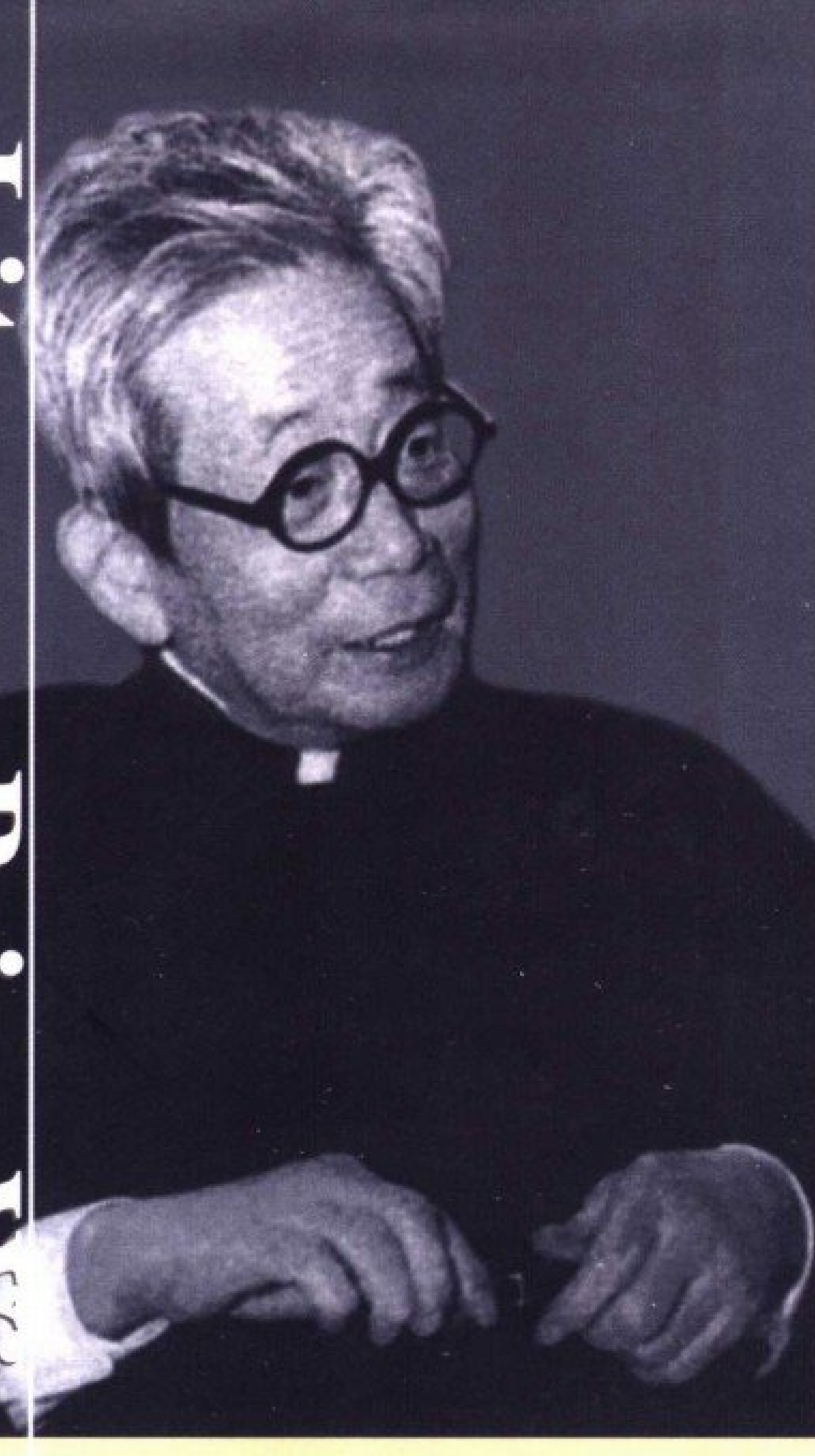


Literary Prize Winners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Sully Prudhomme 1901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1905
RUDYARD KIPLING 1907
PAUL HEYSE 1910
GERHART HAUPTMANN 1912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
HENRIK PONTOPPIDAN 1917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N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D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RD 1937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JENSEN 1944
JOHN STEINBECK 1962
SHMUEL YOSEF AGNON 1966
HARRY MARTINSON 1974
EUGENIO MONTALE 1975
SAUL BELLOW 1976
WILLIAM GOLDING 1983
WOLE SOYINKA 1986

主编／刘硕良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个人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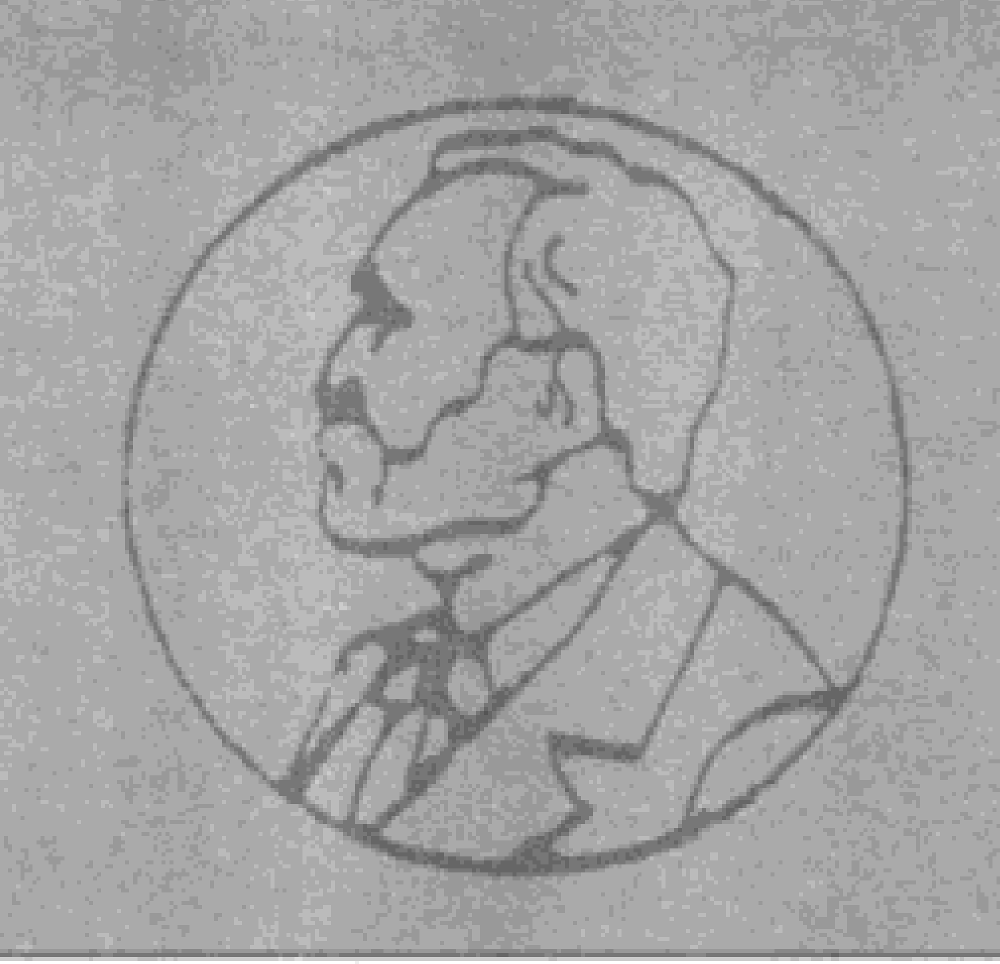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上

[日本] 大江健三郎／著

杨炳辰　王新新／译

漓江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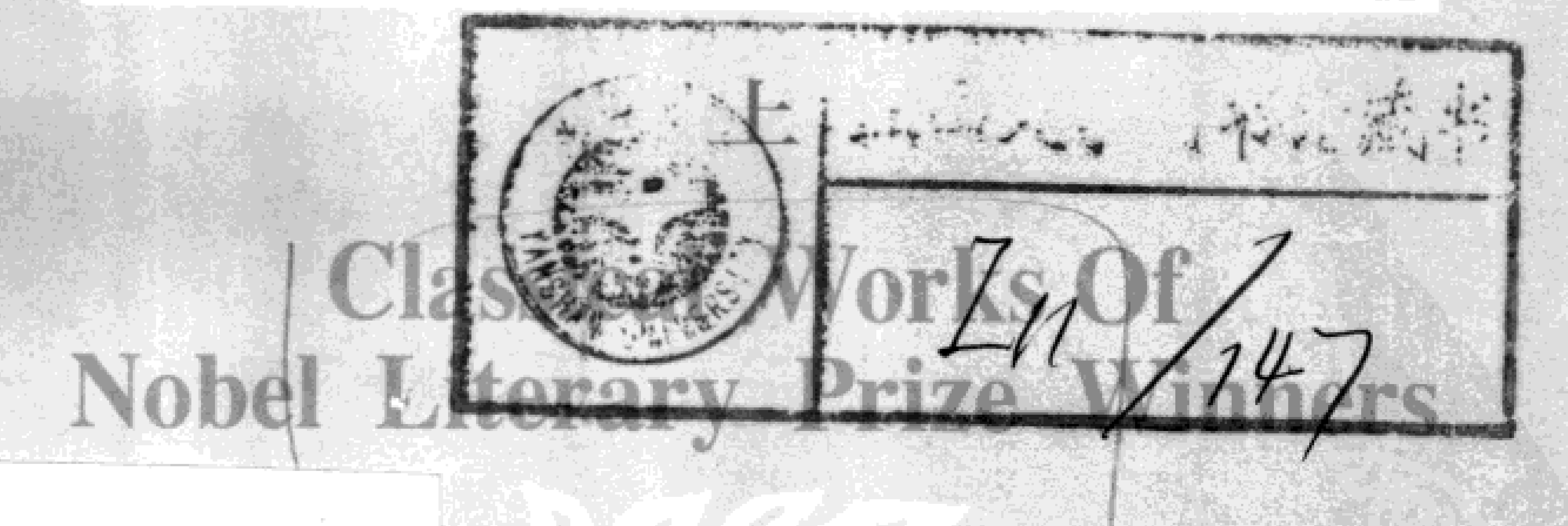
主编／刘硕良

个人的体验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日本］大江健三郎／著

杨炳辰　王新新／译





滴江出版社



〔日〕大江健三郎(1935～)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译本前言·

战后日本存在主义与大江健三郎

叶渭渠

一

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传入日本，始于明治30年代，即20世纪初。当时日本哲学界已经开始引进西方的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尤其是和计哲郎出版《尼采研究》（1919）之后，介绍与研究工作逐渐走向系统化。到了昭和初期，即30至40年代，西田几多郎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自我，与禅学的“无”的思想结合，推演出“无”的存在的形式，即“他要超越主客对立，追求‘物我相忘，主客相没’时的自我，非理性的自我。这个非理性的‘自我’不是普遍性的，而是绝对孤立的自己，不是理智的，而是带有忧伤烦恼的、情感内向的思维方式”，从而对存在哲学作出了自己的解释。1931年九鬼周造发表的《存在哲学》一文第一次将Existentialism译为“存在主义”，并且介绍了存在主

义的基本理论。稍后的1933年，如前所述，三木清引进“不安的哲学”的同时，从人学的立场出发，主张用理性与感情的统一来创造“新人的类型”，主张自我是行动的自我、实存的自我，并从客观转向主观，引入自我的内部，表达了自我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先于本质存在”的命题，从而明确地表述了存在主义的思想[①]。翌年开始在文学上译介了西方存在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堀口大学译《墙》、臼井浩司译《恶心》、《密室》等，同时陆续出现了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作品，如村山知义的《白夜》、高见顺的《应忘故旧》、三好十郎的《幽灵庄》等。但当时在日趋严重的绝对主义的重压下，存在主义没有适宜的发展土壤，没有流行起来形成一种文学思潮，不久就在军国主义思想的钳制下被扼杀了。这就造成日本存在主义发展的滞后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遭到彻底失败，从政治、经济到思想领域都受到巨大的冲击，特别是美国投掷原子弹对广岛、长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给日本国民的心理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他们在急剧的历史转变过程中，感到无法把握历史的进程和个人的命运，在绝望和孤独中忍受着战后现实的沉重负担，普遍产生一种抑郁的精神，企图从苦闷彷徨中诉诸自我否定、非理性的东西，这才给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提供了发展的气候。

战后日本哲学界以“实存主义研究会”及其会刊《存在主义》为中心，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又活跃起来，他们一方面积极

① 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第467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译介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萨特的论著和基本思想，另一方面用存在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战后社会的各种现象和剖析被战争扭曲的自我的存在问题。尤其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的传播非常广泛和深远，其影响不仅限于哲学界、文学界，而且及至一般的大学生。其特点是：一是将反对战争的反人性的抗议与检讨战争历史教训结合起来；二是将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现行体制与探索社会的前景结合起来；三是按照日本的思维方式阐述西方的存在主义，使之适合于日本理论知识的诸领域，并通过美学理论的阐释和文艺作品的形式对日本社会意识产生影响。60年代日本经过反对《日美安全条约》之后，社会处在动荡不安的状态，萨特和波伏瓦[①] 访问日本后，又兴起一股存在主义的热潮，研究对象不仅限于萨特，而且扩大到卡夫卡、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波德莱尔、马尔罗等，使存在主义的解释更加多样化。

日本存在主义在美学上的表现，首推今道友信依据西方存在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来构建自己的美学和艺术创作的存在概念，他不是从艺术存在的真实的现象出发，而是从艺术的“定义”出发，而这种艺术的“定义”乃是一种非理性的创造力，而且归根结底是非存在的表现形式，即包罗万象的创造性和否定方式的表现形式。从今道的观点来看，不存在给人们打开通向死亡的道路，他认为这种死亡不是存在的东西毁灭，而是人类灵魂最高的瞬间，是它的升华，是对有感觉的物质实体的完

① 波伏瓦（1908—1986）：法国女作家、哲学家。萨特的终身伴侣。她的小说主要阐述存在主义的主题。代表作品有《女客》、《人总有一死》、《名士风流》（见漓江版）等。

全解脱。他还企图以此来说明艺术的宗旨，认为艺术是要使灵魂不完全地或部分地从具体实践中解脱出来，免除惶恐不安和空虚的感觉。这样在世俗存在的条件下真正发挥人的才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艺术创作和人掌握艺术作品。①

战后的1946年，以翻译出版《墙》单行本为契机，萨特主张"介入文学"的思想，对战后日本文学产生很大的影响，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他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存在主义作家们按各自的方法，尝试着以存在主义来表现文学的整体，将存在主义文学倾向向社会扩展，反映战后社会的整个危机意识。

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内容，首先是探讨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人的存在的荒谬性和反省人的存在的价值。如上章所述，战后派作家大都有战争的体验和"转向"的体验，战后具有一种强烈的忏悔意识，积极从自我内部追究战争的责任、"转向"的责任，从痛苦的体验中否定过去的自我，重新寻找自我的恢复和自我存在的新价值，在绝望中探索一种新的信念。这是一种逆反心理，从逆反中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只有从他们这种受战争创伤的逆反意识中才能准确地捕捉其真实的意义，它既有对现实的严峻认识，也有自我的再检讨。日本存在主义文学就是主要反映人的命运被战争所蹂躏和被政治所主宰，完全丧失作为人的资格和价值。它表现出来的两种倾向，一是人被现实的力量所压倒，处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下对自我、对社会所进行的主观的反抗；一是社会巨大的机械力制约着人的命运，人的存在的基本关系是脆弱的，于是将人放在特异的

① 王守华、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第470页。

位置上，从观念世界揭示人的存在的不合理性。

其次是探讨人的自由问题。日本存在主义作家基于战争的历史教训和思想体验认为，关系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自由问题”。为寻回在战争中丧失的自我，就必须重新检讨人的自由问题，即获得“自由的选择”、“自由的创造”问题。他们以为，只有自我享有充分的自由，才能重新确立人的本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日本存在主义对战争和权力压迫人的自由的一种实际感受和思考，它力图充实人的存在的内容。这种对人的自由的追求，带有对战争和战后现实的否定的含义以及对人们掌握自我命运的鼓励作用。本多秋五曾概括说，存在主义文学所“追求的最终的东西，如果用一个名称来表达，那就是人的自由”（《物语战后文学史》）。与此相关，就是对人道主义的追求，强调尊重人，发出了尊重人性的呼唤。这是建立在批判战争的非人道、反人道的基础之上的。

对战后存在主义文学作出重大贡献的还有埴谷雄高和野间宏，其功绩在于努力促使存在主义日本化。埴谷雄高在《死灵》中提出“意识＝存在”的新理念，强调了意识是一切存在物互相凭依的状态，是“自己＝他人”、“他人＝自己”这样一种完全是观念性的自我世界，企图以此观念构建其日本式的存在主义思想。野间宏追求的不是观念性的自我，而是非常肉体性的自我。也就是说，他的“自我”和“自他”的关系是极其肉体性的感觉。他通过《阴暗的图画》描写主人公看见勃鲁益尔的画，自己的性欲与战争和社会黑暗压迫下的痛苦叠合起来的故事；以及《崩溃的感觉》通过描写主人公看守一个吊死的学生的尸体、回想起战争期间自己自杀未遂时的崩溃的感觉，和由于看守尸体、不能与女友发生性行为而产生的死的感觉与

性欲相互混杂起来的故事，来揭示自我的问题与自他的问题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通过观念性的自我或肉体性的感觉，来肯定自我的完成，并在这里确立它与存在主义的接点。野间宏曾提出：必须将人作为心理条件、生理条件和社会条件的统一体来把握，上述的作品就是在创作上的实践。

50年代以后，随着战后时代的终结，日本社会开始摆脱战后的混乱、贫困和战争的阴影，经济进入恢复与高速发展，社会相对稳定但又面临新的矛盾和危机。日本存在主义从探讨战争和战后人的基本存在的关系，转而关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和人的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但又表现出一种悲观与绝望的情绪，只相信自我的完善，而不相信民众的变革力量。他们对战争的体验逐渐淡薄，有些人就根本没有战争的体验，脱离了战后初期的存在主义对战争和战后生活的积极关心，虽然也不乏对政治、社会的关心者，但大多陷入追求个人内心的不安和日常生活的矛盾中去。这种转变，主要是如上所述的日本社会，既充满和平与发展又充满荒诞、异化、扭曲和丑恶的一种反映。文学要表现这种与战后初期不同的社会现实与生活，无论在观念上和形式上，自然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对战争和战后生活的关心，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以及新时代的核武器对人类的威慑等现代社会问题的关心，以及作出存在主义式的思考。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的，“我们新的一代文学家必须在可怕的孤独中进行暧昧的战斗”（《传统与文学》）。所以说，存在与虚无几乎成为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调。

从创作上来说，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就是这个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存在主义作家，他们分别表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和核威胁下，人在社会中存在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人与社

会、人与自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疏远的关系，以此来说明互相之间的不协调；同时以观念作为探索的手段，并且使其成为探索的目的。

二

大江健三郎（1935— ），小说家，生于爱媛县喜多郡坐落在一森林峡谷间的大濑村。童年时代，他是在那片大森林里度过的。林中自然的绿韵，成为哺育他的摇篮。他当时最爱读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拉格洛芙的《骑鹅历险记》，从它们的主人公的历险故事中，感受到了两个预言，一个是将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另一个是将会与野鹅结伴而行，便泛起一种官能性的愉悦，自己的感情仿佛也被净化了。所以他自己说，这两部作品"占据了我的内心世界"，"孩童时代的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的依据"，因为他发现住在森林恐怖笼罩的世界里，在林木的悠悠的绿簇拥下容易进入梦乡，获得一种安适和解放。这种从小的感受性，滋润着他的文学想像力。

大江的小学时代是在战争年代度过的。在县里念高中时，他过着寄宿生活，开始爱好文学，编辑学生文艺杂志《掌上》。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学系，先选教养专业，后改攻法国文学，迷恋上了加缪、萨特、福克纳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7年在大学校刊上发表了习作小说《奇妙的工作》，接着在《文学界》上发表了处女作《死者的奢华》、《饲育》，因后者获芥川奖而正式登上文坛。从此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更新文学的观

念和构建特异的文体，以此来展现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他与开高健的出现，被认为是战后文学新一代的诞生。

他结婚后，第一个孩子是脑功能障碍儿，取名为光。光一出生就处在濒死的状态，整天躺在特殊的玻璃箱里，大江面对自己的毫无生存希望的初生婴儿，曾经对光的生与死作过痛苦的选择。但他每天都去医院隔着玻璃窗探视，望着孩子那个脑袋、那张脸，他想起埃利亚德的话："人类生存是不可能被破坏的"，就培养起一种坚定的想法："既生之则养之。"几个星期过去了，婴儿还活着，他确实是存在下来了。于是他直面痛苦的自觉之后，接受了这个孩子存在的事实。光生存下来了，但幼年的光听不懂人类的语言。他六岁那年，大江带他去森林中小屋小泊，他听见从林间传来鸟声，竟对鸟儿的歌声作出意想不到的反应，第一次用人类的语言说出："这是……水鸡。"于是大江看到了希望，全身心地培养他学习作曲，让他把小鸟的歌声与人类所创造的音乐结合，走向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世界，并在其中成长为一个作曲家。大江由此感受到儿子为自己实现了自己幼时的能够听懂鸟类语言的预言。这个"可悲的小生命"诞生的意外事件，以及从光的音乐中感受到"阴暗灵魂的哭喊声"，后来成为大江健三郎的文学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个人的体验》到近作《燃烧的绿树》都将焦点对准他与患脑功能障碍的儿子之间共生的感情，并引发出他的随笔集《生的定义》。

从他的残疾儿子诞生那年起，他多次赴广岛调查遭受原子弹爆炸的惨状，亲眼目睹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多年后仍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度着无休止的忧心忡忡的人生，于是他通过"广岛"这个透视镜，把即将宣告死亡的"悲惨与威严"的形

象一个个地记录了下来，并写了随笔集《广岛札记》，向读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应如何超越文化的差异而生存下去。

在直接接触广岛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以后，反过来他又品尝到因为儿子的残疾而深藏在自已心底的精神恍惚的种子和颓废之根，被从深处剜了出来的痛楚。他把两者作为有机联系的综合体来加以思考，并规划其行动。也就是说，他同时面对儿子和那些广岛原子弹受害者频繁的死与生，对残疾和核武器的悲惨后果问题进行“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的双重思考，以及采取“战斗的人道主义的”行动。比如以最大的爱心和耐心将濒临死亡的幼小生命培养成一个很有造诣的作曲家；他又以最大的热情和毅力投入全人类最关心的反对核试验运动。

概言之，他经历过生活于森林小村庄的自然环境、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以及家中残疾儿的三重生活体验，并把这些生活体验作为文化问题总括来思考，这便成为他探讨人类追求生存愿望的根源，以及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的源泉和永恒的主题。

大江是接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作为新生一代的存在主义作家而开展文学创作的。大江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论萨特小说的形象》。他接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的存在的本质观念，二是发挥文学想像力的表现，三是追求“介入文学”。这三方面表现在创作上，是从心理、生理和社会三个方面捕捉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但是他是具体通过日本的状况、个人所体验的现代人面临的核危机、残疾危机和性危机来寻找日本现代社会的定势，从而形成大江式的存在主义文学。

大江在接受萨特等存在主义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他的恩师、日本的法国文学学者渡边一夫的影响。他说，从渡边那

里，他以两种形式接受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一是在渡边有关拉伯雷的译著中，他具体学习和体验了米哈伊尔·巴赫金所提出并理论化了的“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物质性和肉体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会性、肉体性等诸要素的紧密结合，死亡与再生情结的重合，还有公然推翻上下关系所引起的哄笑。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他得以植根于自己置身的边缘的日本乃至更为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其二是渡边介绍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义，尤其是宽容的宝贵、人类的信仰，以及人类易于成为自己制造的机械的奴隶等观念，对他的影响，促使他通过自己的工作，让人从时代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这对大江健三郎的人生和文学的形成，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大江受到渡边一夫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到日本传统美意识和自然观中的追求精神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比如大江虽然受到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但他既贯穿人文理想主义，致力于反映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的题材，又扎根于日本的乡土、民族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强调民族性在文学中的表现，他只对日本读者说话，并表示他先前对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不感兴趣，现在要“重新发现《源氏物语》”，并在实践中以这种思想为根基，尽力运用日本传统文学的丰富的想像力、日本古老神话的象征性，以及日本式的语言和文体，以保证吸收存在主义文学理念和技巧并使之日本化。

三

大江创作的一贯主题是描写人在闭塞的现实社会中寻找失落的自我的状态，以及人在被闭锁在“墙壁”里求生存的状态。我们读过大江的《死者的奢华》、《他人的足》、《人羊》，乃至后来的《感化院的少年》等，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小说的特质，是在文学上凸现生存的危机意识。作家在这方面的感觉是敏锐的，但他所探索的，不是人的消极的、否定的一面，而是人在现代闭塞状态下求生存的积极的、肯定的一面。应该说，大江对萨特存在主义的吸收和对战后时期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承，首先表现在他对社会的参与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其次他积极把日本史转型期的重大事件加以文学化。由此可以看出，大江非常重视作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并且把它们视为作家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也是作家主体性实现的一种方式。

缘此，他的作品常常带上浓重的政治影子，也就是对各种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通过文学来发表自己的见解，比如将批判天皇制、反核武器具体到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等政治命题形象化。尽管如此，他又不是图解式地直接表现政治的实相，更不是将文学简单化为政治的载体，而是与作为人的生存的基本条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想像力而加以发挥。

比如《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洪水涌上我灵魂》，幻想着模仿百年前在山谷的农民暴动组织一支足球队鼓动“现代的暴动”，或者幻想着地面上发生核爆炸、地壳大变动、大洪水涌来等等。从表层来看，似乎是作家面对政治危机、核危机、破

灭与死亡，陷入追求个人内心的不安和虚无中，但从深层来看，却含有更为积极的内容，它不仅展现了一个异化、扭曲和丑恶的世相，而且表现了在政治重压、核威胁下，人存在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疏远的关系，并深入探索今日人如何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为此作家超越了单一的意识，构建了自己独特的观照世界的“眼”，强调了作家意识与“眼”的密切联系，以及“眼”和观照的必要联系。他把设定视点和导入“眼”作为创作小说的秘密，并且解释说：

> 这种观照，其本身只有通过设定独自的视点，真正导入被选中的“眼”，最浅显地给作家提供一个为了创造超越于自己世界的线索。我正是以这种思考方式来作为自己的小说观的最根本的核心。(《语言与文体，眼与观照》)

继《洪水涌上我灵魂》之后，大江自认为最得意、最令他怀念的《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同时代的游戏》的出现，最充分地体现了作家上述小说观的最根本的核心。作家设定的视点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是从宇宙派遣了“二人帮”来地球摆脱“地球危机”；一个是从“村庄＝国家＝小宇宙的历史”，创造了无限大的宇宙空间，让巨人创造者和破坏者在这宇宙空间展开格斗。实际上，作家是通过这一视点而导入自己独特的“眼”，以超越于自己设定的虚幻世界，来完成一个新的真实的观照世界。这两者的联接点就是想像力。于是作家插上了想像力的翅膀，遨游于现实的世界。这样，作家意识，也可以说作家的目的意识，就自然地流贯于小说的世界和人的实存的世界

这两个内与外、表与里的世界。

日本文学评论家武满彻写道："我们（人类）处在迷失现代文明的总体性的状态。信息的泛滥把人驱赶到一条狭窄的死胡同，但那是人自己招来的。这种前景被闭锁在黑暗中。大江健三郎的新作《同时代的游戏》是继《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之后又一部强烈希求恢复总体性的书。而且与前作比较，在这里构筑的言语空间更多样性地具有作为时代战略的确实的具体性。读者在这一语言的迷宫里不仅不会迷失自己，而且可以感觉和体味到超越于它的总体性的一致。于是在无限大空间充满谐谑和暗喻，明显地划出了时代的黑暗的轮廓。"（《同时代的游戏》解说）

可以说，大江文学虽然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它吸收存在主义的文学技巧多于文学理念，而吸收文学理念也是按照自己的思考方式来取舍与扬弃而加以日本化的。他的上述由"眼"与观照统一构成的文学观，以及具现在上述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技巧，形成了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特征之一。

吸收西方存在主义的想像力的表现，以及传承日本式的想像力和传统的象征性表现，并使两者达到完美的统一，是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另一个特征，他发挥想像力作用的时候，总是把想像力与记忆联系在一起，想象未来，回忆过去。他认为"思考过去和未来，保持总体的记忆和想像力是切实必要的。为了获得这种记忆和想像力，必须抑制所有面的一方的力量。必须通过拒斥被抑制的心，在自由地解放的精神上，回忆过去，想象未来"（《记忆与想像力》）。大江最后强调这种想像力是抵抗"邪恶势力"的手段，正是一般民众和艺术家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义务，因而他提倡的想像力是"政治的想像力"，

这是他思考想像力的出发点，也是大江发挥想像力的立足点。

然而，文学与政治既有联系又是不同质的两个世界，所以大江主张运用想像力的语言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而这座桥是把桥墩深埋在人的本质性的实存之中，使小说世界走向政治世界。比如，从《性的人》、《我们的时代》到《个人的体验》、《叫喊》就是通过性的形象或想像力的语言对现实的再创造，显示了作家对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考，包括对战争问题，以及天皇制、《日美安全条约》等体制问题的见解。又比如，反核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治问题，但大江没有使用政治概念的语言，而是将这个问题植入人性的深层，并使用想像力的语言表现出来。《摆脱危机的调查书》、《青年的污名》就是通过作家的想象世界，展现现代人在政治争斗、右翼躁动和核劫持的面前，对人性的呼唤。他在《现状和文学创作的想像力》一文中说明，这是他“对周围现状的认识，并反复发挥自己文学创作的想像力”。也就是说，大江在想像力的世界里，表述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和实现了他的文学主张。

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还有一个特征，表现在他将日本本土的文化思想作为根干来培育其存在主义文学的枝叶。大江对日本人作为自然神信仰的树木与森林，以及日本传统文化结构的家与村落共同体情有独钟。这固然是由于大江出生在四国岛上一个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谷的村落里，与森林、村落有着浓密的血缘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传统的文化思想和文化结构抱有一种密切的亲情。他在作品中常常将象征神的树木与森林看做是“接近圣洁的地理学上的故乡的媒介”，并且作为跃入文学传统的想像力的媒介，以一种亲和的感情去捕捉它们。从早期的《感化院的少年》起，经过《万延元年的足球

队》、《同时代的游戏》、《M/T与森林里奇异的故事》，直至今年3月刚全部问世的三部曲《燃烧的绿树》等作品里的森林或山谷村落，始终都是作为日本的心像风景而在作家的感觉世界中展现。特别是以这些传统的东西扩展为文学的空间，从实质上说，拓展为更具文化内涵的社会空间乃至时代空间，并且加入民族的神话，东方神秘的哲理——再生与救济，从而使创作既获得独自的、更为丰富的想像力，又紧密地贴近时代与社会。因此可以说，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广而言之，根植于传统，又超越传统，使传统与现代、日本与西方的文学理念和方法一体化，从而创造出大江文学的独特性。

在西方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大江以为“20世纪后半叶给文学冒险家留下的垦荒地只有性的领域了”，于是他在这一领域里开辟了一块“性+政治”的试验田，把性与政治作为表现人的存在和状态的两个重要的表征，并且实实在在地耕耘着。他的试验性的作品《性的人》、《我们的时代》自不用说，他的《日常生活的冒险》、《叫喊》也都是抱着对现实社会的逆反心理，以性为通路，通过反社会的性行为，向现实世界中的日常生活挑战，向现今的权威主义者挑战，来寻求人的真实存在。正如《叫喊》的主人公最后在现实的压迫下，在孤独和焦灼中，不得不呼喊出“我是人”!

在这些作品里，大江运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使用了一些有关精神病理学的用语，但其着重点是强调性与政治的表里关系。他没有在生理的因素上多做文章，而是利用生理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的交叉系统，多角度地通过形象来叙述人性的本质和根源，以及人深深扎根于生的欢悦的愿望，同时把“性”

作为政治的暗喻，展现现代人的性世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探索打破这个窒息的社会现状的可能性，给读者提供一个崭新的窥视日本社会的视角。大江面对某些评论家对他的这几部作品的充满道德意识的抨击，在《文学笔记》中作了如下的辨析：

只要是关于性的人，那么性的形象就是一种能够移位的、使多样的侧面统一起来的形象。

由此可见，关于性问题，大江是作为一个文学上的严肃问题来思考的，性的形象不是孤立的形象，而是由生理、心理、社会等多侧面统一起来的形象。他探求的性，不是性的自然属性，也不是分割了性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联系，而是与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复杂性相对应，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也包括政治因素相统一的，反映了人的性被压抑和求解放的愿望。性现象的复杂性，实际上是社会现象复杂性的反映。大江闯进了前人难以取得成功的这一领域，自觉地将这一命题作为作家的命运，巧妙地把握了性与政治统一的创作原理和方法，并大胆地付诸创作实践而取得了成功。

当然，大江在这一领域实践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他采用独特的文体来建构其作品。他既反对规范主义的古典文体，也反对个性主义的特异文体，而主张“存在论”的文体，即感觉与知性结合的“比喻·引用文体”。也就是说，比喻是感觉性的，引用是知性的，两者邂逅而形成大江文体的特质。在大江文学中，比喻文体的表现扮演着重要的暗喻、讽刺和批判角色，同时成为发挥文学上的想像力的一羽重要的翅膀。但比喻文体的表现只能在容许的限制范围内，并不能无限制地扩

张，相反它是受到引用文体的知性的制约，使比喻文体的感觉性纯化和洗练化，以保持想像力的向性作用。举例来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开卷首句："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寻求着一种热切的'期待'的感觉，摸索着噩梦残破的意识。"这就是大江的文体的规范句。它既表现感觉的观念，又表达了知性的思考，为现实与虚构、现在与过去的故事交替展开，为在语言空间中充分发挥其具有导向性的想像力作了坚实的铺垫，使作者也使读者进入一个确实存在的自己的世界。也就是说，确保在想象世界中维持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感。

大江强调文体对于保持文学上的想像力的生命的必要性时就曾指出：

> 第一，正如从最先作为问题点那样，不能将语言作为单纯的概念来使用，而常要通过与现实的事物、它们所构成的世界本身对应，来使用表现物本身的语言。也就是说，语言必须根源化、物质化。
>
> 第二，与作家自己拥有的语言世界、自己的意识世界一样，要自觉认识到其片面的性格，并且克服它。因此也要使自己的语言与现实的状况相对应，同时争取使用适应现实状况的复杂性的多样语言。也就是说，必须将语言多样化。由此，一个作家的语言最好是总体化的，即能够覆盖一个时代总体状况的语言。（《状况与文学的想像力》）

也可以说，大江发现了想像力与语言的相位，让其文学的想像力立足于语言的总体化的位置上，使语言物质化根源化的作用和与状况对应的语言多样化作用互制互补，既扩大其想象的活动范围，又保持与实存世界最直接、最具体的联系。这就

是大江“存在论”文体的基本特征，也是大江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根本保证。

大江文学的异彩，正是在和（日本）洋（西方）文学的相互交错中碰撞和融合而呈现出来的。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从日本走向西方，从东方走向世界，也是源于此吧。

正如柘植光彦总结这一时期的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特点时指出的：“实际上，有的作家受萨特的影响，也有的作家没有受萨特的影响。从整体上看，毋宁说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更强烈些。尽管如此，与存在主义的关系应该指出的是，战争期间、战后时期，人的状况给所有的作家都带来了以共同感觉作为基础的共同的主题。战后文学的存在主义倾向，首先是自律地产生，其次是通过与萨特的邂逅产生巨大的漩涡。”

大江将存在主义日本化而取得成功，于 1994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使日本文学再一次走向世界。

目　录

上　册

下　册

·随　　笔·

·附　　录·

个人的体验

杨炳辰 译

1

“鸟”像一只野生的鹿，昂然而优雅地瞧着陈列架上一幅绘制精美的非洲地图，他忍不住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女店员们穿着制服衬衫，露在制服外的颈子和手臂冷得起了鸡皮疙瘩，谁也没特别注意到“鸟”的叹息。黄昏渐深，初夏的热空气，像死去巨人的体温，从包裹地表的大气里，脱落得一干二净。谁都会在幽暗中，下意识地摸索皮肤上仅存的白天那温暖的记忆，自然滑出暧昧的叹息。六月，下午六点半，街上看不见汗流浃背的人。可是“鸟”的妻子，也许正赤裸地躺在橡胶布上，像一只被击落的野鸡，紧紧闭着眼睛，躯体上所有的汗穴，纷纷挤出无数豆大的汗珠，嘴里发出疼痛、不安而又满含期待的呻吟声。

“鸟”浑身一哆嗦，眼光集中到地图的细部。围绕着非洲大陆的海是用催人泪下的蓝色印制，像冬天拂晓的晴朗天空。纬度、经度都不是规尺画出的机械线条，而是用令人感觉出画家内心不安而又游刃有余的粗线条勾勒出来的。那是象牙气氛的黑线条。非洲大陆像个俯首男人的头盖骨。这个大脑袋男人，正忧郁地低垂着眼，俯瞰着考拉、鸭嘴兽和袋鼠的故乡——澳大利亚。地图下方标示人口分布的小“非洲”，像个正要开始腐烂的死人头颅；标示交通关系的小“非洲”，则像个剥了皮肤，露出根根毛细血管的受伤头颅；它们都唤起一种活生生暴力的、死于非命的印象。

“从陈列架上拿出来给您看吧。”

“啊，不用了，我要的不是这本，我要密休朗的西非图，以及中非和南部非洲的地图。”“鸟”说。

店员弓下身，在塞满各种“密休朗”汽车旅行者用地图的书架上，忙不迭地找了起来。“鸟”像个“非洲通”似的开了腔：“号码是182和155。”

他所叹息注视着的是摊开的世界总图的一页，那图册精制皮装，像个沉甸甸的摆设品。几星期前，他已经来查询过这“豪华本”的价钱；竟相当于他这个预备学校教师五个月的薪水！即使把当临时翻译挣来的钱也算进去，那也得三个月不吃不喝，书才会到“鸟”的手里吧。可是，“鸟”得养活自己，得养活妻子，现在还得养活即将开始存在的小东西。他是一家之长。

店员挑了两种红封面的地图，放到陈列架上。她有着小小肮脏的手，手指粗糙得像趴在灌木丛里的变色龙脚爪。“鸟”的目光停留在那手指触摸着的标签上：青蛙面相的橡胶人正推着滚动的轮子奔跑，“鸟”觉得像是买下了一件不值钱的东西。可这是重要的实用地图哇。“鸟”还是念念不忘要打听一下，与他想买地图不一样的、那本放在陈列架中的昂贵地图：

“为什么世界全图老翻在‘非洲’那一页上呢?”

书店店员下意识地警觉起来，没有吭声。

“真的，为什么老翻在‘非洲’这一页上呢?”“鸟”自问自答起来，“也许书店老板觉得这本地图册里，‘非洲’这一页最好看吧。可是，像非洲那样老是变幻多端的大陆地图，恐怕陈旧过时也很快吧。这种陈旧从那里，对世界全图的侵蚀便开始了。因此，翻开到‘非洲’这一页，最能广泛告知这本世界全图的古老身价吧。那么，要论政治关系完全固定了，且再也

不会陈旧的大陆地图，该选择哪里呢？美洲大陆，还是北美大陆？”“鸟”中断了“自问自答”，半途而废，买下了那两本红色封面的非洲地图，低着头穿过肥胖裸妇青铜像与盆栽怪兽树木之间的通道，下了楼梯。青铜像的下腹部，涂满了那些性欲不满的家伙们手掌上的油脂，像狗鼻子似的闪着湿漉漉的光。“鸟”还在做学生的时候，也经常手摸着那个部分通过走廊，可现在，连正眼瞧一下青铜像的勇气也没有。他曾经看到医生和护士们，在赤裸裸躺着的妻子身边，挽起袖子，纷纷用消毒水稀里哗啦地清洗着裸露到肘部的手腕。医生的手臂是毛茸茸的。

穿过一楼嘈杂的杂志柜台，“鸟”把牛皮纸包好的地图，小心翼翼地揣到西装外侧的口袋里，用胳膊捂着走起来。这是“鸟”第一次买的、面向实用的非洲地图。“几时能让咱真正脚踏非洲大地，戴上浓黑的墨镜仰望非洲天空哇？”“鸟”情绪不安地思索起来。“不用说，咱呀，现在这一刻，不正是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去非洲的机会吗？咱现在难道不得不继续告别自己青春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惊人紧张的机会吗？即使真是这么回事，看来，也已经是生米煮成了熟饭。”

“鸟”愤然地用力推开“外语书店”的大门，走到初夏傍晚的大街上。也许是空气浑浊加上天色幽暗的关系吧，大街上仿佛弥漫着薄薄的雾气。橱窗里，排列着新进口的、厚封面精装外文书；里边更换日光灯的电工，在“鸟”的眼前弓着背“呼”地跳下，把“鸟”吓得倒退了一步。于是，他就这么个姿势，望着映现在暗淡大玻璃橱窗上的自己，望着以短跑运动员速度苍老起来的自己。“鸟”，他今年二十七岁零四个月。十五岁那一年，他让人给起了个“鸟”的绰号。打那以后，他一

直被人唤做“鸟”；眼前，橱窗玻璃那泼墨似的湖上，他像水面的尸体般笨拙地漂浮着，看上去更像只“鸟”了。“鸟”个子矮小，瘦兮兮的。他的朋友们，大学毕业一就职，都跟吹气似的胖了起来，就连那些瘦子，一结婚也都一个个胖起来。惟独“鸟”一个人，除了肚子有些鼓出以外，身上还是瘦骨嶙峋的。他老是耸着肩、猫着腰走路，站着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姿势。他给人运动型瘦老人的感觉。他耸起双肩，像两只收拢来的翅膀，他容貌本身，也立即使人想起鸟。滑溜溜没有一丝皱纹的暗色鼻梁，鸟喙一般挺直，再强有力地勾起；眼球泛出动物胶一般坚硬而迟钝的光，几乎从不表露情绪。有时，那眼睛会突然睁大，像一只惊弓之鸟。嘴唇老是紧绷绷的，又薄又硬，两颊到下巴刀削一般的尖利。还有那红红的头发，烈火燃烧般地竖起，直指苍穹。“鸟”十五岁上已经成就了这副尊容，长到二十岁时也丝毫未改。他这副“鸟”模样将保持到什么时候呢？难道从十五岁到六十岁，他就是只能凭一张脸，一种姿势活着的人吗？假如真是这样，那么，“鸟”现在正望着橱窗玻璃里那个已经走过一生的他自己呀。一阵切实而具体的厌恶感向“鸟”袭来，他简直想吐，浑身震颤了。他仿佛得到了一种启示，疲劳不堪、儿孙绕膝、老态龙钟的“鸟”……

这时，玻璃深处幽暗的湖上，迎着“鸟”凑过来一个让人觉得有些蹊跷的女人。她的肩膀粗壮浑圆，个头又挺高，从橱窗玻璃中“鸟”的头顶上露出脸来。“鸟”觉得像是有怪物从背后袭来似的，忍不住拉开架势回过头来。女人在他眼前站住，她一脸仔细琢磨的审慎表情，紧盯着“鸟”看了一阵。“鸟”紧张起来，也回敬了那女人一眼。就一会儿工夫，“鸟”看到女人眼里原有的硬硬尖尖、急不可耐的神色，让忧郁的漠

不关心之水洗去了。本来即使无法判断“鸟”是什么性质的人，女人也能发现一种利害关系的纽带；而眼下她无意中注意到，“鸟”可不是与那纽带相称的对象。这时，“鸟”也发现，那女人蓬松柔软头发包裹住的脸有些异常：弗拉·安吉理柯“受胎告知图”上天使般的脸上，透过惊人的浓厚化妆墙壁，上嘴唇竟冒出几根尚未剃尽的胡须，毫无着落地颤动着。

“嗨!”大个子女人发出年轻男人豁达的声音，打了个招呼：她为轻率的失败，自己主动先闭了嘴。那感觉挺好的。

“嗨!”“鸟”赶紧微笑，用有些沙哑而尖利的声音，同对方打了个招呼，这也是他给人以“鸟”的印象的属性之一。

男妓穿着高跟鞋在原地转了半圈，悠然潇洒地走开了；“鸟”目送了他一程，转身往相反方向走去。“鸟”穿过狭窄的小弄堂，小心翼翼、东张西望地穿过有轨电车来往的大马路上。“鸟”这种激烈的神经过敏性谨慎，有时甚至近乎痉挛，常会使人联想起怯生生的小鸟儿。总而言之，“鸟”的绰号对他是再恰当不过了。

“那家伙看我老在橱窗里顾盼影姿，像在等什么人，就错把咱当成性倒错的人了吧。”“鸟”想着，尽管那是有损名誉的误解，可那男妓一看到回过头来的“鸟”，就立刻意识到那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鸟”的名誉早就恢复过来了。现在只剩下一份滑稽感让他感到沾沾自喜：“‘嗨’的一声，当时不正是最合时宜的招呼话吗？那家伙定是个相当理智的人。”对那个男扮女装的青年，“鸟”感到了一种突如其来的友情。“今晚，那年轻人真能找到恰恰相称的性倒错者做他的冤大头吗？真是的，也许我该拿出些勇气，跟他一块儿去的呢。”“鸟”幻想着自己和那男妓，一起进了什么不明底细、令人犯疑的角

落，一边穿过马路，一头钻进了酒店和饭馆林立的繁华大街上。“那家伙和咱像兄弟一样，和和气气地脱光了衣服躺着说话呢。咱脱光是为了把那家伙从无聊的情绪中解救出来。咱大概会提起老婆在生孩子的事吧。也许再跟他说说，我很久以前就一直打算去非洲旅行，回来后，出版一本冒险记《非洲的天空》，可梦想毕竟是梦想哇。我还会告诉他，一旦妻子生下孩子，我就要幽闭进家属的牢笼里去了。（结婚到现在，尽管我身处牢笼，但那牢笼的盖子仿佛是开着的。可那刚出生的孩子，会把盖子重重地扣上。）一个人去非洲旅行的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那男的一定会一颗一颗仔细收集胁迫我神经过敏的种子，他会理解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扭曲，这才会男扮女装上街寻找性颠倒的伙伴；这些青年属于对深深植根于底部的无意识不安和恐怖感具有真正敏锐耳目的一族。

“明天清早，那家伙也许会和咱一边听广播里的新闻，一边面对面地剃胡子吧。还用同一个肥皂壶。那家伙虽然还年轻，却像是个口髭浓浓的男人。”想到此处，“鸟”扣上了幻想之锁，竟微笑了起来。“和那家伙过上一夜显然不现实，可也该拉住他喝上一杯呀。”家家不相上下，舒适干净的便宜酒店满街都是，“鸟”夹杂在几个醉汉之间走在喧闹的大街上。他喉咙渴极了，就是自己一个人，也想去喝一杯。“鸟”把瘦长的脖子，灵巧地转了一圈，琢磨着大街两旁的酒家。其实他哪一家酒店也不打算进去。要是他酒气熏天地跑到妻子和新生儿的床边，他的岳母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啊！“鸟”不仅不愿让岳母、也不愿让岳父再看到自己沉醉于酒精饮料的样子。退休以前，岳父一直是“鸟”毕业的那所公立大学英语系的主任教

授。现在他移到一所私立大学去开设讲座。凭着“鸟”这把年纪，能得到预备学校教师的职位，与其说是幸运，不如说那是他得到了岳父好意的赏赐。“鸟”既爱岳父，又敬畏岳父。岳父是“鸟”所遇到的最具宽大胸怀的老人。“鸟”不想让他再次失望。

“鸟”是在二十五岁那年的五月结婚的，那年夏天，他连着喝了整整四星期的“威士忌”酒。他是毫无理由地、突然开始了酒精之海漂流的。他是烂醉如泥的“鲁宾逊”。“鸟”放弃了大学院学生的所有义务，打工也好，自修也好，一切都置之不顾；深夜，甚至白天也呆在幽暗的起居室里，听听唱片，咕嘟咕嘟地猛灌“威士忌”。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最让人懊丧的日子里，“鸟”除了喝威士忌，听音乐，烂醉如泥却又难以入眠以外，活人该有的行为他几乎一样都不具备。四个星期后，他从持续了七百个小时、充满深深苦涩的烂醉中醒来，发现了犹如战火席卷的城市般的荒废、阴森森地苏醒过来的自己。“鸟”作为仅有一丝复活希望的精神无力自理者，他固然必须尝试重新开拓内心的旷野，还必须重新开拓与他有关的围绕他外部的旷野。

“鸟”向大学院递交了退学书，请岳父替他找了个预备学校教师的职位。打那以后过了两年，今天他要直面妻子的临产。假如这个“鸟”再让酒精的毒素污染了血液，还恬不知耻地出现在妻子病房里的话，那么，岳母肯定会携着女儿和外孙，像躲避瘟神似的狂奔，逃得无影无踪吧！

直到现在，他自己身体里，还隐匿残留着顽固的酒精指向，“鸟”需小心提防。“威士忌地狱”四星期后，他反躬自问，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连续醉了七百个小时呢？可他最终也没

有得出个所以然来。他实在搞不清自己怎么会跌进威士忌深渊里，因此，大有可能是突然间老毛病卷土重来。只要“鸟”不能理解那四星期的真正意图，那么，他就永远不能真正掌握新的、阴森森四星期里所得到的护身防御手段。

“鸟”热心阅读一部有关非洲的探险史，他曾读到过这么一段：“探险家们无一例外地诉说村民们至今仍酗酒闹事。它说明这个美丽国家的生活里，缺乏某种东西，说明这里存在着一种把人赶到自暴自弃绝望里去的根本性不满。”这话说的虽然是苏丹荒野部落的村民们，但是，“鸟”读了以后，竟发现自己也一直在回避彻底思考自己生活里所缺少的东西，回避思考所谓根本性的不满。可是它们确实存在着，所以，“鸟”现在才会如此坚决地拒绝酒精饮料。

“鸟”来到街道最深处的广场，这里相当于这一带辐射形地区的焦点。正面大剧场的电光时钟正好指着七点。正是要给医院里的岳母打电话问候产妇安危的时间。他从下午三点开始，每隔一小时打一次电话。“鸟”往四下里扫了一眼。广场周围尽管有好几个公用电话，可都占满了人。与其说“鸟”急着想知道妻子生孩子的情况，倒不如说他更在乎守候在挂号处住院病人专用电话前岳母的心情，一想到岳母等待他联络的紧张神经，“鸟”便焦急起来。自从把女儿送进医院以后，岳母就让一种固执的观念攫住了：她老觉得自己在那里受到了不正当、侮辱性的待遇。“其他的病人家属占着那个电话就好了。”“鸟”悲切切地盼望着。他返回大街，搜寻着酒店、咖啡馆、卖赤豆汤的小吃店、中国面馆、炸猪排店、舶来品杂货店……他只要进了其中一家，就能借打一个电话。但他尽可能避开酒店，饭也已经吃过了。那么，去买点儿胃药吧？

"鸟"开始找药铺，不知不觉来到一家面朝十字路口的古怪商店。商店屋檐上悬挂着一块巨大的彩画招牌：画着个沉下腰、拉开架势准备打枪的牛仔。他那缀着马刺的长靴正踩在一个印第安人的头上，"鸟"读到了印第安人头上"专售枪支"那几个花体字。店堂里拉着纸做的万国旗，黄黄绿绿的丝缎带围在墙上，墙下则摆了一排彩色的箱型装置，比"鸟"年轻得多的家伙频繁地左来右往。"鸟"透过红蓝彩色胶带镶边的玻璃门往店里一瞧，一眼就看清楚店堂深处的角落里，放着一部朱红色的电话机。

电唱机里正在拼命叫喊着已经过时的摇滚舞曲。"鸟"穿过那投币电唱机和可口可乐自动贩卖机之间的通道，走进了店堂。店里铺着的地板，让风干的泥土弄得脏兮兮的。顿时，他耳朵里鼓满了鞭炮的轰鸣声。"鸟"看到自动麻将台、投标，还有瞄准箱子里袖珍风景打步枪的装置（森林模型里，茶色的小鹿，白白的兔子，巨大的青蛙等都装在一条小小传送带上游动着。"鸟"经过装置的时候，一个高中生，正击中一只青蛙，守候在一旁的女朋友乐得哈哈大笑，装置前面的记分显示器，自动地给加了五分）。"鸟"穿行在十七八岁小青年人群里，像走迷宫似的，总算挤到了电话机旁。"鸟"投进了硬币，赶快拨好已经背熟了的医院号码。他一只耳朵听着远处的铃声，另一只耳朵听着摇滚乐，还听着一万只蟹凑在一起咔啦咔啦的脚步声。沉迷在游戏机里的毛头小伙子们，不时用手套一样柔软的意大利皮鞋底，咕吱咕吱磨擦着起毛的地板。那边的岳母该怎样来推测这里的嘈杂声呢？电话挂晚了需要解释，这种噪音也该作些解释吧？

电话铃响了四下后，岳母来接了，岳母的声音比妻子的声

音像是还要年轻儿分。结果，“鸟”什么也没解释，只是问了问妻子的情况。

“还没呢。还生不下来。那闺女比死还难受，就是生不下来。还没生下来呢。”

“鸟”一时不知怎么说好，竟发现胶木话筒上有几十个蚂蚁洞，就像缀着黑星星的夜空，“鸟”吸进呼出的气，将听筒表面熏得乍阴乍阳。

“那我八点钟再打电话，再见。”说完，“鸟”呆了一分钟，挂上了电话，叹了一口气。

紧挨着“鸟”，放着一架驾驶模型汽车兜风的装置，坐在司机座上的那位，看起来像个菲律宾少年，他熟练地操纵着方向盘。模型美洲虎E型车，在装置的中央，由一个圆筒支撑着；在它紧下面，描绘着田原风景的输送带不停地转动着，美洲虎E型车就一直在郊外整洁的道路上飞驰着。路没有尽头，弯弯曲曲；还不断有牛、羊或是抱孩子的姑娘等障碍物出现，美洲虎车危机四伏。游戏者的工作是：隔一会儿打一下方向盘，让圆筒转动起来，把车从危险事故里救出来。少年短短的浅黑色额头上，刻下了道道深深的皱纹，他没命地玩着，趴在方向盘上。少年误以为传送带的循环运动什么时候停下来，他的美洲虎车也就到达目的地了，于是，他从尖尖虎牙咬着的薄薄嘴唇之间，发着嘶嘶的声音，淌着口水，不停地开着车。谁知，布满障碍物的道路，老是在小小车辆的面前不停地展开。每当传送带的旋转速度放慢下来，少年就赶紧从裤兜里掏出硬币，往镶在装置上的铁眼洞里塞进去。“鸟”站在少年的斜后方，看了一会儿。这时，一阵难耐的徒劳感觉，在偷偷凑近“鸟”的脚下。“鸟”迈着跨越烧热铁板似的步子，匆匆忙忙地

朝后面的出口跑去。不巧又和一对奇怪的装置撞上了。

右侧的装置前，聚集了一伙年轻人，他们都穿着金银织锦缎绣龙、香港风格美国口味的茄克衫，正弄出莫名其妙的巨大冲击声。这时，“鸟”走近左侧那架无人问津的装置。那是一台欧洲中世纪刑具“铁处女”的二十世纪版。钢铁制的美人和真人一般大小，身体上涂抹着红黑的机械条纹，她两条胳膊紧紧地抱在裸露的胸前，原来要竭尽全力掰开那两条胳膊，才能偷看到藏在手臂后面的乳房，机器由此测得挑战者的握力和牵引力，并通过铁姑娘两眼的计数器，把数字报出来。姑娘的头上还标示着年龄级别握力、牵引力的平均值。

“鸟”往铁姑娘嘴唇上开的洞里投入一个硬币。然后，他开始用力把姑娘的两臂从乳房上掰开来。铁姑娘顽强地抵抗着，“鸟”反而更上劲了。“鸟”的脸渐渐让钢铁姑娘抵住了。姑娘脸上像是添加了隐忍苦闷表情的色彩，“鸟”倏地多了一种凌辱这姑娘的感觉。他拼命用力，直到浑身的筋肉开始酸痛起来。忽然，姑娘胸膛里的齿轮转动起来，发出嘭嘭的响声，她的眼睛里，露出淡红血色的数字盘。“鸟”浑身的筋肉，一下子松弛下来，他呼呼地喘着粗气，把自己所获得的数字，与表上的平均值对照。表上没有明确规定是什么单位，可“鸟”获得的数值是：握力 70，牵引力 75。再看看表上 27 岁的平均值，竟是握力 110，牵引力 110。“鸟”简直不敢相信，他再顺着表看下去，不一会儿就看清楚了：自己所获得的是四十岁人的平均值。四十岁！“鸟”的胃承受了强烈的冲击，他止不住打了一个嗝。只有四十岁人的握力和牵引力，这个“鸟”，这个才二十七岁零四个月的男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而且，肩膀、侧腹的筋肉都像针扎似的隐隐作痛起来。瞧这动静，那

疼痛像是取代了讨厌的筋肉痛赖着不走了。“鸟”该尝试着去恢复名誉，他凑近了右边那架装置。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居然会对这种体力测试游戏认真起来。

“鸟”一插进去，穿着绣龙茄克的年轻人们，像自己的领地遭人侵犯了似的野兽，敏感地一齐停下各自的动作，用挑战的眼光包围了“鸟”。“鸟”倒退了几步，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瞧着年轻人圈子里那台中央装置。那装置让人想起西部电影里断头台的构造。只是应该吊起倒霉犯人的位置上，吊着一个类似斯拉夫骑士头盔般的东西，头盔里露出黑鹿皮沙袋。只要往头盔中央睁开眼睛的洞里投进硬币，就可以拽下了沙袋，同时，挂在支柱上计数器的指针也调整到零的位置上。计数器中央画着机器鼠的漫画，机器鼠张开黄色的嘴在叫：“快！来测量一下你的爆发力吧！”

“鸟”只是一个劲儿地盯着那装置看，这时，一个茄克青年，半带羞涩，半有自信，示威似的走近装置，往头盔上的洞里投入硬币，拽下沙袋。然后，年轻人退了一步，像跳舞似的猛地全身跃起，照着沙袋一记猛击。撞击声，加上吊沙袋的锁链，摩擦头盔内侧发出的咔嚓咔嚓声音。指针超过了计数器的字盘，可怜兮兮地抖个不停。穿茄克衫的青年人一起哄堂大笑起来。爆发力超过了计数器的容量，装置麻痹了，恢复不到原来的状态。满脸得意的年轻人，这回摆出打“空手道”的架势，甩起一脚，照着沙袋轻轻踢去。于是，计数器的指针总算指到150停住了；沙袋宛如累垮了的寄居蟹慢吞吞、慢吞吞地缩进头盔里去。这群年轻人又大笑起来。

一种莫名其妙的热情攫住了“鸟”。他当心着别让非洲地图弄皱，小心翼翼地脱了上装，搭在赌博游戏台上。“鸟”掏

出准备给妻子医院打电话用的许多硬币，拣出一个塞进头盔里去。穿绣龙茄克的毛头小子们，紧紧盯着“鸟”的一举一动。“鸟”把沙袋拉下来，退后一步，摆好架势。当年，“鸟”受到地方城市高中退学处分，准备参加考大学资格检定测验时，曾和同一个城市的小流氓组织，每周聚众斗殴。他让人害怕，身边常常围着几个少年崇拜者。“鸟”相信自己的爆发力。他不像年轻人那样乱打一气，恐怕正规的击拳姿势会助一臂之力吧。“鸟”轻轻地跨出一步，然后用右直拳朝沙袋猛地一击。他估计爆发力可以突破计数器最高限度的2500吧，也让计数器患上半身不遂吧？真不像话，才300。“鸟”把猛击沙袋的拳头拽回胸前，身子还保持着前倾，一瞬间，他茫然地注视着计数器。热血涌上了脸颊。他的背后，穿绣龙茄克的青年们一直默不作声。可以肯定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计数器和“鸟”的身上。也许他们对这个爆发力贫弱家伙的出现感到十分意外吧。

“鸟”装出一副完全无视年轻人的样子，再次走近系沙袋的头盔，又往里塞进一个硬币拉下了沙袋。这回他也顾不上摆什么正统姿势了，而是把全身重力全加在拳头上，照着沙袋猛地一击。“鸟”的右臂，从胳膊到手腕都麻木了，谁知计数器还是只指到了500。

“鸟”灰溜溜地弯下身子，拎起上装，面对赌博游戏台穿好衣服。然后，他不做声地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老盯着他的毛头小伙子。“鸟”脸上隐约浮起了老成的微笑，俨然一个引退已久的老冠军，向年轻冠军抛去一个满含理解和惊讶的微笑。谁知，穿绣龙茄克的年轻人，却都是一副全无表情的铁硬面孔，只是把他当成一条狗似的觑着。“鸟”连耳朵后面都涨红

了，他赶快低着头快步跑出店来。背后涌过来一阵故意显示活力的扬声大笑。“鸟”让孩子气的羞耻感弄昏了头脑，他大步流星般地穿过广场，钻进了剧场边的小弄堂。他已经失去了混迹于喧嚣大街上人群中的勇气。幽暗的小弄堂里，游街妓女伫立着，可一看到“鸟”气势汹汹的样子，都吓得不敢上前来勾搭他。不一会儿，“鸟”折进一条没有娼妓守候的小路，没走多远，忽然一堵高高的大坝挡住了去路。幽暗中，弥漫着草叶的气息，他这才注意到大坝的斜坡上，正生长着茂盛的夏草。大坝顶上是铁轨。“鸟”想看看有没有列车过来，他朝大坝的两头望了望，什么动静也看不出来。“鸟”抬头望望漆黑的天空，看到红晕低低地笼罩着，原来那是繁华大街上霓虹灯的反射光。“鸟”仰着的脸颊上，忽然让雨滴给淋湿了。“原来要下雨了，草的气息才浓郁起来的呀。”“鸟”低下头，无聊地偷偷摸摸撒起尿来。

正在这时，“鸟”听到背后有几个人走近的杂乱脚步声。他撒完尿回头一看，已经让几个穿绣龙茄克的年轻人团团围住了。年轻人背对着剧场那边射过来的微光，黑乎乎的，根本看不出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在那一瞬间，“鸟”忽地想起，他们在那店里所表露出来的无表情中，已经浅藏着对“鸟”彻底鄙薄拒绝的印象。他们眼见一个极其无力的存在，就此引发了猛兽的本能。他们充满粗暴孩子的欲望：一看到弱小的家伙就忍不住要追上去欺负，这会儿，他们要追上去袭击那爆发力只有500的可怜羔羊。“鸟”感到一阵恐怖，慌张地想寻找一条逃路。要朝繁华大街上跑，他就必须向背朝大街的青年人包围圈最稠密的正面突击，可凭他刚刚测定过的体力（四十岁的握力和牵引力！）显然是不可能的，立刻就会被年轻人封堵回来。

"鸟"的右方，是一条用木板墙封住的死胡同。左面，铁轨大坝和工厂空地铁丝网围栏之间，倒是有一条细细的暗道。老远的那头，连着通汽车的柏油马路。一百米左右的路，要是跑起来，不给年轻人抓住，倒是有一线希望。

"鸟"打定主意。他冷不防转过身子，佯装出要往右面死胡同跑的样子，又一个急转向左面突进。可是，敌人毕竟是干这种袭击的老手，就像二十岁时候的"鸟"在地方城市夜世界里所干的那样，他们早瞧破了对方的战略，在"鸟"朝右面转身的时候，他们早就向左面移动，把路给堵得死死的。向右一转，又赶快转回来朝左面突进的一瞬间，"鸟"迎面撞上了黑黑的年轻人，他们夸张地挺起胸脯，像拼足全力猛击沙袋似的攻击过来。"鸟"已经没有转身的余地了。"鸟"受到了恐怕是有生以来最猛烈的反向爆发力，背朝后仰，飞进大坝上茂密的草丛里。"鸟"呻吟着吐出血水。像先前把计数器搞麻痹时那样，年轻人爆发出尖利的笑声。然后，毛头小伙子们再次收了声，缩成个比刚才更小的半圆包围圈，一齐往下瞧着倒下的"鸟"，待机行事。

这时，"鸟"想，非洲地图压在自己身体和大坝斜坡之间，该弄得满是皱纹了吧。"此刻，自己的孩子正在降临"的念头，以从未有过的切实感，跳跃到了"鸟"的意识的最前线。突如其来的愤怒和绝望感袭击了"鸟"。先前，他只有惊愕、困惑，只顾一味算计着如何逃跑。可现在，他一点也不想逃跑。"假如现在不斗，甭说咱去非洲旅行的机会将要永远丧失，就连咱的孩子生下来也得过最倒霉的日子了。""鸟"仿佛获得了一种灵感，他坚信那句话。雨滴渗进他开裂的嘴唇。他甩了甩头，发出了一声呻吟，慢慢地站起来。毛头小伙子们的半圆形疏散

开来，他们倒退几步想引“鸟”往前过来。这时，其中一个最强健的家伙，充满自信地跨前一步。“鸟”的两臂无力地耷拉着，下巴前凸，装出夜店里让人痛殴的木偶那副呆傻的样子站定。那年轻人悠然地瞄准，做了个棒球投手准备抛球的动作：单腿高高抬起，上身往后仰，手臂尽可能往后拉，然后猛地打过来。“鸟”头一低，腰一猫，照着年轻人的肚子像头牛似的猛扑过去。年轻人哼了一声，噗地吐了口胃液，突然一声不吭地倒下，晕过去了。“鸟”迅速昂起头，冲着余下的毛头小伙子。争斗的喜悦，在他身上复苏了。那已是多久以前的事呀。“鸟”也好，毛头小伙也好，都站着一动不动，互相盯着不好惹的敌人。时间过去了。

忽然有个青年招呼同伙：

“住手吧，住手吧！这家伙不是咱们的对手哇，是个老大爷呀！”

说着，毛头小伙子们一齐放松了，看也不看还摆着架子的“鸟”，搀起那个昏厥了的同伙，往剧场方向退回去了。只剩下“鸟”一个人让雨淋着。一阵奇怪的逗人发痒的滑稽感涌上来，“鸟”不出声地笑了起来。他的上装沾上了血污，“只要在雨中走几步，它就会变得和雨渍没什么两样吧。”“鸟”感到一种预定的和谐。挨了打的下巴，还有眼睛周围、手臂、背脊都火辣辣地生疼，但“鸟”觉得自妻子阵痛开始以来，他第一次感到心情特好。“鸟”一瘸一拐，沿着大坝和工厂空地之间的小道走向大马路。不久，一辆“大时代”蒸汽火车头，抛撒着火粉猛然开了过来。火车头通过“鸟”的头顶时，看上去像挂在黑暗天空上一头巨大的黑犀牛。来到大马路，“鸟”等着出租车，他从舌头和牙龈之间抠出一颗断了的牙齿，吐掉了。

2

“鸟”把沾满泥、鼻血和胃液污迹的西非地图，用图钉钉在了墙上，墙壁下方，“鸟”像受惊的潮虫蜷缩着身体睡着。这里是“鸟”夫妇的卧室。他睡的床和妻子那空床之间，放着一张给婴儿睡的白床，像只巨大的鸟笼，还罩着原封的塑料布。黎明的寒气让“鸟”不满地哼了一声，他做了个残酷的梦。

“鸟”站在尼日尔以东，乍得湖西岸的高原上。他究竟在那儿等待什么机缘呢？没过多久，“鸟”就让巨大的“法考海尔”发现了。凶暴的野兽踢着沙子冲了过来。这可决不坏，因为“鸟”就是想通过冒险、死的危险来邂逅新的种族，以现在的安稳来窥视彼岸慢性的欲求不满的日常生活情况，这才出发来非洲的。可是“鸟”没有任何与“法考海尔”搏斗的武器。“咱既没准备，又没受过训练，就到非洲来了。”“鸟”让一阵恐慌攫住。这时猛兽又逼过来了。“鸟”想起，他还是地方城市不良少年的时候，曾把弹簧刀像重锤似的缝在裤子的贴边里。现在，那条裤子早就给甩了。说来够滑稽的：他连“法考海尔”用日语该怎么叫都想不起来。“法考海尔！”“鸟”只听到丢下他自顾自逃到安全地带的家伙们大声地叫着：“危险，快跑，‘法考海尔’来啦！”发怒起来的“法考海尔”追到离浅浅灌木丛只有十米的地方。看来“鸟”是逃不掉了。这时，他发现朝北方向，有一个让天蓝色斜线围起来的地方。那斜线恐怕是铁丝网吧。“往那里深处跑进去，看来还有救吧。”这时，

撂下他的人们也在那边大叫着。“鸟”开始跑起来。可为时已晚。“法考海尔”已经紧紧追到他的背后了。“咱又没准备，又没受过训练，就到非洲来了。怎能躲避‘法考海尔’的攻击呢?”想着想着，他完全绝望了，但恐惧心还是驱赶着他跑啊，跑啊。天蓝色斜线的深处，数不清“安全人们”的眼睛，眺望着跑过来的“鸟”。“法考海尔”凶狠尖利的牙齿准确地抓住了“鸟”的脚后跟……

电话铃响个不停。“鸟”醒来了。天亮了，昨晚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鸟”下了床，赤脚踏在又凉又潮的地板上，像只兔子似的跳着去接电话。“鸟”抓起听筒，一个男声连客套话也没说，就直接问了他的名字，然后说：

“请你马上到医院来！婴儿有些异常，得和你商量。”

“鸟”忽然变得孤立无援了。他咀嚼着梦的残渣，觉得还想退回尼日尔高原去，哪怕那个梦像个浑身密密麻麻布满恐怖肉刺的丑恶海胆。随后，“鸟”一边抵抗着不使自己陷入倒退现象，一边用他人般铁石心肠的客观语调问：

“母亲没事吧?”说着，他觉得像遭遇过千百次说那句话的情景。

“母亲没事。请你抓紧来一趟。”

“鸟”像缩在洞里的蟹，心急慌忙地回到卧室。假如就此拒绝，那所有现实，就会像梦中的尼日尔高原般立刻消失，他真想紧紧闭上眼睛再钻回温热的被窝里去。“鸟”摇摇头清醒了一下，捡起脱下来撂在床沿上的衬衫和裤子。弯腰的时候，身体上一阵痛楚，“鸟”这才想起昨晚恶斗的事情来。他想夸耀自己的体力仍然耐得住恶斗，但那种情绪本来就是很勉强的。“鸟”一边扣着衬衫的扣子，一边抬头望着“西非地图”。

梦中他站过的高原，看看地图原来是“迪伊法”。那儿有一张飞跑着的疣猪图。“法考海尔”就是疣猪哇。那上方天蓝斜线的部分是“禁猎区”的意思哇。原来，在梦中即使逃到那里面去，“鸟”也无法得救的。“鸟”又甩了甩脑袋，边往身上套上装，边走出卧室，蹑手蹑脚地下了楼。要是把住在楼下的房东老太太吵醒，那么面对那些用善意和好奇心磨砺出来的问题，他该如何回答才好呢？“鸟”还什么也不清楚。只听人宣告婴儿有异常！“可事态恐怕相当不妙吧。”“鸟”想着。“鸟”摸索着在水泥地上找到鞋，他尽可能轻轻地打开锁，在黎明的微光中出了门。

“鸟”的自行车倒在篱笆墙脚下的小石子道上，被细密的雨水打湿了。他扶起自行车，用上衣袖子擦掉破皮坐垫上执拗的水珠。没等水擦干净，“鸟”就迫不及待地把屁股放上坐垫，像一匹发狂的马激动地踢着小石子，穿过篱笆墙，跑到大马路上。没多久，屁股上的皮肤就又冷又潮让人坐不住了。雨顺着风迎面扑来，他脸上无可招架地满是水珠。“鸟”当心着不让轮子陷进柏油马路上的坑里，骑车时拼命瞪大眼睛瞧着路。雨点敲打着他的眼球。不久，“鸟”来到更宽敞、更明亮的大马路上，向左一拐。于是，风又从右前方，把雨点刮到他脸上，比刚才要好受一些。“鸟”顶风骑车，上身往右倾斜，保持自行车的平衡。薄薄的水像在柏油路上盖着一层膜，飞驰的自行车轮溅起细细的水波，像雾一样喷撒开来。“鸟”一边瞧着水花，一边斜着身子骑自行车，眼睛都看花了。他仰起了头。黎明的街道上，一望无际，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围着大马路的行道树银杏，叶子又浓又厚，那数不清的叶子，各自饱饱地吸足了水珠，沉甸甸、胖鼓鼓的。黑黑的树干，支撑着凝固起来

的深绿海洋。那上面的海洋要是一下子全坍下来的话，“鸟”就该连同自行车一起淹没在散发出青草气味的洪水里吧。“鸟”感到树木成群结队来威胁他。高高树梢周围的斑驳树叶，在风里刷刷作响。“鸟”抬头望望东方，茂密树叶间漏出窄窄的天空，灰黑一片，仅仅在深深底部，隐约渗出了一丁点儿浅浅的粉红色光。含羞自卑的天空，纷乱的云像奔跑的长毛狮子狗，在天空捣腾。几只兰雀像旷野里的猫，毫无顾忌地擦着“鸟”的眼前横飞过去，把“鸟”弄得东倒西歪，“鸟”看到兰雀淡青色的尾巴上，聚集着虱子般银色的水滴。“鸟”知道自己变得容易受凉，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自己鼻子的感觉，都变得过分敏锐了。他莫名其妙地感到这是个不吉利的征兆。他在那漫长的醉酒日子里，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

“鸟”驼起上身，抬起腰，埋下脑袋，拼出吃奶的力气猛踩脚蹬，加快速度。梦里那种跑也白搭的情绪复苏了。可“鸟”还是在飞驰着。他的肩膀折断了银杏树垂下的枝条，发条般弹回去的断口划伤了他的耳朵，尽管这样，“鸟”还是不减速度。雨点呼呼叫着，掠过他生疼的耳朵。“鸟”捏紧刹车发出声尖叫，像他自己在叫喊似的，他把车骑进了医院的车棚。他像条刚落水的狗，浑身湿透了。他抖了下身子，甩去水珠；这时，他茫然陷入一种错觉：好像他飞快地骑了很长的路才来到这里似的。

“鸟”在诊疗室前，调整了一下呼吸，走进幽暗的室内；于是，他面对了几张脸，分不清哪些是等着他来的眼鼻群。

“我就是父亲。”他用沙哑的声音说，“他们坐在那里干吗不点灯呢?”心里嘀咕着。

“鸟”分辨出来：岳母也坐在那里，像恶心似的用和服大

袖子捂着半个脸。“鸟”便凑近到她身边去。他在岳母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只感到湿透了的布紧紧贴在背和屁股的皮肤上。这回可不像在车棚时那样粗鲁有劲，他像一只衰弱的雏鸡，毫无依靠的打着抖。

“鸟”的眼睛很快习惯了室内的幽暗，他看到三个医生，一声不吭，十分注意地瞅着他，像审问官似的。如果说法庭审判官的头上，都应该悬挂象征法之权威的国旗，那么，对诊疗室里这些审问官来说，背后那张彩色人体解剖图便是他们独自立法权威的旗子。

“我就是父亲。”声音里明显透出“被镇住了”的情绪，“鸟”焦躁不安地重复了一句。

“好，好。”三个医生正中间的那位（他是院长，“鸟”看到过他在躺着呻吟的妻子身边洗手）像从“鸟”的声音里嗅出攻击的意味，他用了几分防御的口气回答。

“鸟”盯着院长，等着他发话。可他在开始说明情况之前，先从脏兮兮的白大褂口袋里掏出烟斗，装进烟叶。他是个臃肿似桶的小个男人，过度的肥胖让他摆出一副可悲而笨重的臭架子。敞开的白大褂里露出胸部，像毛茸茸的骆驼脊背，上唇和耳朵底下自不必说，就连喉头下垂着的脂肪囊都长满了胡碴。今天早上，看来他连剃胡子的空都没有，就是说，他从昨天下午开始，就一直在为“鸟”的孩子努力奋斗着。“鸟”怀着感激的心情想着；想是这么想，可“鸟”还是在这个多毛质的中年男子身上，发现了难以理解、形迹可疑的东西，于是也就不能简单地解除自己的担心。院长吸了一袋烟，那满是髭须的皮肤下，潜藏着某种非拼命克制而不能疏忽的东西，它正胖鼓鼓地涌动着。他把烟斗从湿漉漉的厚嘴唇上拿下来，回到像

皮球一样的手掌里，冷不防笔直地盯视着“鸟”。

“先看看实物吗?”他大声说，那大嗓门显然与那场合不相称。

“已经死掉了吗?”“鸟”迫不及待地问。

院长一脸的纳闷，像是搞不懂“鸟”怎么会这样来接受他的话。他用暧昧的笑来抵消这念头说：

“不，不。现在还哭声嘹亮，身体活动也有劲啊。”

“鸟”听到他旁边的岳母深深叹了一口气，那声音足以令人考虑过头。要是岳母没有用袖子捂住嘴，那叹气声威猛嘹亮，简直和一个酒喝过头的大个子男人打饱嗝不相上下，别说“鸟”，就连医生们也会退避三舍吧。岳母一定是真的受不了，或者是有意通风报信：为了让“鸟”预测他们夫妇所陷困难泥沼的深度，总是其中某个原因。

“那么看看实物?”

院长又重复了一遍，他右边的年轻医生站了起来。他是个瘦长身材的人，颧骨凸出的脸上，看起来老让人觉得左右眼睛不均衡。一只眼睛急躁而小心谨慎，另一只眼睛稳健安静，“鸟”让他带着也抬起屁股，随后，又吃了一惊重新坐下，他注意到，那医生单面漂亮的眼睛，原来是用玻璃球做出来的。

“不。看以前请说明一下。”“鸟”对医生用“实物”一词耿耿于怀，他把“不接受”挂在了心之网眼上，用明显地受到威胁的声音说。

“是嘛，突然见了可要吓你一跳哟。生出来的时候连我都吓了一跳呢!”

院长说着，厚厚的眼睑忽地红了起来，没想到竟孩子气地扑哧笑了起来。原来这吃吃的笑，就是刚才潜藏在医生胡须拉

碴皮肤底下、唤起形迹可疑印象的东西呀；原来，它改了形式渗进暧昧微笑里来了呀。“鸟”愤然地瞪了一眼吃吃笑个不停的院长，随后，他觉出院长的笑里面似乎含着羞愧。真的，他从别人老婆的两腿间拽出个说不清楚的怪物。一个猫一样的脑袋，身体鼓胀得跟气球般大小的怪物吧。他接生了这种东西，说不定正在羞愧地吃吃笑自己呢。与其说同有经验的产科医院院长职业的威严相称，不如说它是斯拉普·斯特依克喜剧中那些江湖郎中的演技更加恰当，他好容易收住了笑。现在，他吃惊、困惑，甚至还让羞耻心折磨着。“鸟”身体纹丝不动，等着院长从吃吃的笑当中恢复过来。怪物，究竟是怎样的怪物啊？院长说“实物”一词，让“鸟”联想到“怪物”一词。而缠绕在“怪物”一词上的荆棘却划伤了“鸟”的胸膛。“鸟”想起作自我介绍，说“我就是父亲”时，医生们所表示出来的不安，不就是因为他们耳朵里响起了另一个声音吗？“我就是怪物的父亲!”

院长总算克服了吃吃的笑，迅速回到了可悲的威严之中。只有他眼皮底下和两颊上的蔷薇花晕还没有消退。“鸟”从那张脸上移开目光，抑制着自己内部那愤怒而恐惧的急流漩涡：

“说吓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问。

“外观，看外表？头看上去有两个哟，瓦格纳[①]有一出歌剧《双头鹰的旗帜下》吧，那可够吓人的哟!”院长说着，又想吃吃地笑，这回好容易克制住了。

“连体双生儿那样的?”“鸟”用畏畏缩缩的声音问。

---

①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著名作品《唐荷塞》、《尼伯龙的戒指》等。

“不，只是头看起来像两个哟。实物，看吗?”

“医学上叫……”“鸟”仍然很犹豫。

“‘脑瘢痫’，因头盖骨缺损，脑子里的东西都流了出来呀。我结婚后就建了这所医院，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病例呢。非常罕见的病例，真让我吓了一跳哇!”

“脑瘢痫”，“鸟”怎么想也描绘不出一个具体的形象。

“这种脑瘢痫的婴儿有希望正常长大吗?”“鸟”茫然不连贯地问。

“正常长大的希望!”院长忽然粗鲁地提高嗓门，有些激愤地说。“是脑瘢痫呀。就是把头盖骨切开，把流出的脑汁全塞回去，能成个植物人已经是最好的运气了。‘正常的长大’你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院长朝两边年轻的医生摇摇头，表示对“鸟”的无知惊讶到了极点。那假眼的医生，还有另一个从高额头到喉咙口，一律覆盖着毫无表情的褐色皮肤、寡言少语的医生，都连忙点头呼应，用严厉的目光盯着“鸟”，像口头考试官谴责解答错误学生的目光。

“那么，马上会死吧?”“鸟”问。

“现在不会马上死吧。到明天也许劲头会更旺。是个生命力强的婴儿呀。”院长极其客观地说。“你瞧，怎么办?”

“鸟”像重重挨了一下，顿时矮了一节，尴尬惊慌得连话也说不出来。自己究竟能做些什么呢?院长像个恶作剧的象棋手，把“鸟”往死胡同里逼，他说：“你瞧，该怎么办?”真的，怎么办呢?趴在膝盖上哭吗?

“您愿意的话，我可以给您介绍N大学医学系附属医院。假如，您愿意的话!”院长的腔调，像在提出一道埋下陷阱的

智力竞赛习题。

“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鸟”竭力想看透形迹可疑、云蒸雾罩的对方，但是一个把柄也抓不住，只是空有警觉而已。

“没有其他办法。”院长斩钉截铁地说道。他接着又说：“至少，该做的都做了，可以满足了吧。”

“能不能就这样不动，把孩子放在这里呢？”岳母问了一句。

不但是“鸟”，就连三个医生都吃了一惊，他们的目光一齐转向唐突的提问者。岳母纹丝不动，扮出地球上最阴险口技师的嘴脸。院长像估价似的认真瞧着“鸟”的岳母。然后，他露骨地表达了简直可以说是丑陋的自我防御：

“这不可能！脑瘫痫呀，这是不可能的呀！”

听了这话，岳母还是用和服袖子捂着嘴，身子一动不动。

“搬到大学医院去吧。”“鸟”下定了决心。

毛茸茸的院长赶快扑住“鸟”的回答，立刻发挥出精湛的活动能力来。他像个有能耐的实干家，动作麻利地指挥着两旁的医生：去联络医院，去找救护车来。

“救护车上我们派一个医生陪着，到那里以前肯定不会出问题的。”接受他指令的两个医生分头走了，院长像卸下了什么可疑的包袱，悠然地掏出烟斗，又往烟斗里装上了烟叶。

“谢谢您了。”

“妈妈去陪陪产妇去吧。你先换换湿衣服怎么样？准备救护车得二十分钟呢。”

“就去。”“鸟”说。

院长把身体凑近“鸟”，像要说几句猥亵的打趣话似的，

过分亲昵地小声在“鸟”的耳边嘀咕：

“当然，你可以拒绝手术嘛!”

“可怜的、凄惨的小婴儿。”“鸟”想着。“咱的婴儿，在这世界上第一个遇到的，竟是这个肥胖臃肿浑身是毛的矮个男人。”“鸟”仍旧茫然失措，愤怒、悲愤的感情一旦结晶，就会立刻像泡泡一样地崩裂。

“鸟”、岳母和院长，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吭一声，拧着脖子走到大门口的“外来患者候诊室”。于是，“鸟”像要告别似的回过头来望着岳母。岳母极像他妻子的姐妹，用妻子一样的眼睛瞧着他，仿佛有什么话要说。“鸟”等着听，谁知岳母面无表情，眼神也萎缩黯淡了下来，她盯了“鸟”一阵，没说话。“鸟”觉得岳母像脱光了衣服站在公众面前似的羞耻难当。她的眼神自不待说，就连脸上的皮肤也似乎毫无感觉地麻木了，不知她到底有什么可害羞的呢?“鸟”在岳母垂下眼帘之前，自己先移开了眼光，他问院长：

“婴儿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院长冷不防被问了一句，疲倦的脸上又忍不住要吃吃笑起来，他用实习医生的口吻说：

“是呀，是什么呢?忘记了呀。好像觉得看到了呀，那玩意儿，小鸡鸡。”

“鸟”独自一人去了车棚。雨停了，风小了。天上波浪翻滚的云也干涸了。灿烂的早晨，已经从黎明昏暗的茧子里脱壳而出。初夏的大气一片馨香，人们身上的肌肉、五脏六腑都觉得疲软。“鸟”的双眼，早就被建筑物里残夜之温柔娇惯坏了，而濡湿的柏油马路、茂密的行道树折射出来的晨光，像一根霜柱，又白又硬地砸进了“鸟”的眼睛里。背着那晨光，“鸟”

正想踩动脚蹬，忽然一阵站在跳台上的情绪攫住了他。和切切实实的大地分离开来，他只感到两眼昏花、孤立无援。他像被蜘蛛逮住的小虫，一声不吭地麻木了。“你就这样骑上自行车，到什么陌生地方去吧，你可以在酒里泡他个数百天。”“鸟”像听到头上有个可疑的天启之声。“鸟”沐浴着晨光，坐在不稳定的自行车上，摇摇晃晃，等待着下一个声音。谁知声音从此再也没有响起第二遍。“鸟”回过神来，像个懒汉，慢吞吞地蹬起了自行车。

……起居室的中央，“鸟”光着身子、耸起肩膀地站着，他要去拿放在电视机上的内衣。当他伸出一条胳膊时，“鸟”第一次看到自己赤裸的臂膀，这才意识到自己浑身赤裸着。然后，他像用眼睛追踪着逃跑的小白鼠似的，瞥了自己的性器一眼，心里好不羞耻。“鸟”宛如锅里炒着的豆子，扑扑地跳着穿好内衣，套上裤子，罩好上衣。现在，“鸟”和院长、岳母被同一条羞耻心之锁链拴住了。人的易损之不完全肉体充满了危险，这是多么令人羞耻的事啊。“鸟”像个被卷进足球场更衣室的处女，浑身打着哆嗦，低着头逃离了起居室，奔下楼梯，冲出大门，跨上自行车，抛开了身后的一切。要是可能的话，“鸟”倒真希望跑出自己的肉体。比起走路，骑自行车跑要好得多，哪怕只有一丁点儿，也会更有效地使他体会到从自己肉体里逃跑的心情……

踩着自行车，“鸟”看到从医院大门里，出现了一个白衣男子，他抱着个“干草篮”似的东西一溜小跑，分开人群，钻进救护车开着的后门里去。“鸟”内心竭力想逃避的懦弱部分，似乎觉得眼前的情景竟然像远在万米之遥，甚至是发生在更远地方的事情。“鸟”自己似乎与那情景无关，只是个爱好清晨

散步的闲人。然而，他像一只正挖掘着空空土墙前行的鼹鼠，顶着沉重而又黏稠的抵触感，除了向前靠近没别的去路。

“鸟”绕到人群的背后停下了自行车。随后，他下了车，弯下腰，往净是湿漉漉泥浆的轮子里套上环形锁，忽然，他被身后一个可怕而又充满责难的声音咬住：

“在这儿停自行车可不成啊。”

“鸟”吃惊地回头一看，正遇上责怪他的毛茸茸院长的眼睛。“鸟”只得将自行车扛在肩上藏到树丛里去。八角树叶上积满了雨水，滴滴答答全撒了下来，从“鸟”的头颈里直往背心里灌。经常愤愤不平、易躁易怒的“鸟”，这会儿却对这细小的倒霉事不抱一丝反抗的心理，全都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接受了。他甚至连愤愤地啧啧嘴都干不了。

“鸟”的鞋子弄脏了，从树丛里走回来，院长像是有些后悔刚才自己不该盛气凌人地责怪“鸟”。他用肥胖的短臂拥着“鸟”的肩膀，一边指挥救护车，一边像揭开一个重大秘密似的满怀自信地说：“是男孩子哟，我想该看见过小鸡鸡了！”

救护车里坐着假眼医生和一个黧黑皮肤穿白衣的救护员，他们围着篮子和氧气瓶。篮子中的东西，被救护员的背挡着看不见。只听见贮满水的烧瓶里，氧气气泡发出的轻轻破裂声，像悄悄传递着信息。看到他们占据的长凳对面，还有一张长凳，“鸟”便坐了下去。他坐得很不踏实。“鸟”坐在了长凳上放着的帆布担架上。他坐立不安地扭动着屁股，透过玻璃窗往外一看，忽地浑身激烈地颤抖起来。医院二楼的窗子、阳台都叫孕妇们给淹没了，也许是刚刚起床的缘故吧，雪白的肌肤迎着朝阳，正齐刷刷朝这边俯瞰着呢。她们一律穿着红的、蓝的、天蓝色合成纤维的宽松睡衣。特别是跑到阳台上的孕妇

们，微风拂起垂到脚髁的飘柔睡衣，简直就像一群天使在天空中翩翩起舞。“鸟”从她们的表情上瞥见了不安、期待和欣喜，他垂下了眼帘。这时，警报器呻吟起来，救护车徐徐开动，“鸟”让车的震动弹了起来，差点没从长凳上滑下去，他使出浑身的力气用脚顶住，“这个混蛋的警报器!”他想。以前，警报器对“鸟”来说，总是由远而近，擦过他身边又呼啸着远去。可现在，警报器就像他内部的残疾，紧贴在他的身上，仿佛永远也不会远去。

“你大概不要紧吧。”假眼医生回过头来说。

“谢谢你。”

医生的态度里，极其细微却又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权威的热情，“鸟”像糖一样溶化掉了。他像只斗败的狗，极度的被动，他的反应，一下就拂去了医生眼睛里犹疑的影子。医生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权威，把它推到“鸟”的面前来。

“这真是罕见的病例呀，我也是第一次体验。”医生自己用力点点头，趁车子摇晃的间隙，他敏捷地抽身移到“鸟”的身边来。尽管长凳上放着担架坐起来不舒服，可他一点儿也不在乎。

“你是脑科专业的吗?”“鸟”问。

“不，不，我是产科医师。”假眼医生订正说，这么一点儿说漏嘴并不妨碍他的威严。“我们医院里没有脑科医生。可这种症状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肯定是‘脑癫痫’。从脑子里出来的大瘤部分，插根针取出脊髓液来看，事态就会更明了。可是，说得难听一点，要是稍不留神碰到一点脑子的实质，那可就不得了啦。所以要原封不动地送到附属医院去。我虽是个产科医生，但能碰上‘脑癫痫’的新生儿真算幸运，打算请他们

让我在场看看解剖呢。不用说，你会赞成解剖吧？现在这阶段，把这种事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也许让你不愉快吧？可只有这样层层积累，才能帮助医学进步，对吧？说不定你孩子的解剖，能救助下一个患‘脑癫痫’的婴儿哟！而且，说得再爽快一点，为了婴儿，也是为你们夫妇着想，我觉得这婴儿还是早些死掉的好呀。对这样的婴儿也有人持怪诞乐观态度，但我以为在这种场合早点死掉，倒是幸福的呢。上代人与我们这代人的差别嘛。我是一九三五年生的，你呢？”

“我也差不多。”要猛然间改成阳历“鸟”计算不过来，他说：“那很痛苦吧？”

“我们这辈人？”

“不，我说的是婴儿。”

“问题是怎样理解痛苦这词语的意思。这个婴儿，视觉、听觉、嗅觉，什么也没有吧，而且不是连感到疼痛的部分也欠缺吧。用院长的话来说，你瞧，就是个植物的存在嘛！你觉得植物有痛苦吗？”

“鸟”默默地思索着，“也许咱真能觉出植物的痛苦吧？咱曾经想过卷心菜让山羊啃的时候有痛苦吗？”

“怎么样？你觉得植物的婴儿有痛苦吗？”医生稳当而郑重地重复了一句。

“鸟”老实地摇摇头，表示这问题超过了现在他发热头脑的判断力。尽管本来他不是那种对第一次遇到的生人弯腰屈膝的人。

“氧气吸入像是不太顺畅。”救护员回过头来报告，医生赶忙站起来去看橡皮管的情况。

就在这一瞬间，“鸟”第一次看到了他的儿子。那是个满

身净是皱纹和脂肪渣，长着红红小脸的丑陋婴儿，眼睛像合起的贝壳紧紧闭着，鼻子里插着橡皮管子，露出珍珠光泽的桃红色口腔，像是正发出无声的叫喊。"鸟"禁不住抬起身凑过去，看见了缠着绷带的婴儿头部。绷带的后面，可以明显看出存在着异样的大东西，它埋在大量血迹斑斑的脱脂棉花里。

"鸟"挪开了脸坐下，把头蹭着玻璃窗上，眺望着逝去的街景。路上的行人让警报器提醒着，和刚才甩在"鸟"背后的大群孕妇一样，怀着好奇心和莫名其妙的期待目送着救护车。他们的动作给人一种不自然的印象，仿佛底片上突然静止了的画面似的。他们刚偷窥到了眼前平坦生活中极其细微的裂痕。他们也表示出了一种天真的虔敬。"咱儿子像战场上负伤的阿波里奈尔①，头上缠着绷带。"“鸟”想着。"在咱没见过的黑暗、孤独的战场上，咱的儿子头部负伤，而且，像阿波里奈尔那样缠着绷带无声地叫喊着……"

"鸟"忽然流出泪来。"像阿波里奈尔那样头上缠着绷带"的形象，使"鸟"的感情一下子纯净起来。"鸟"感到，多愁善感、软弱无力的自己，正在被人理解，使之正当化；他甚至尝到了自己眼泪里的甜味。"咱的儿子像阿波里奈尔，头上缠着绷带走来了，他在我没见过的黑暗、孤独的战场上负了伤。咱必须把儿子像战死者一样埋葬。""鸟"涕泪涟涟。

---

① 阿波里奈尔（1880—1918）：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和前卫派先驱。

3

“鸟”在“特别儿童室”门口的楼梯上一屁股坐下来，肮脏的手抱着膝盖；泪流过之后，乘机袭来的执拗的睡意怎么赶也赶不走。这时，假眼医生两手空空地从“特别儿童室”里出来了。“鸟”连忙站起来，他听到医生的声音里流露出不安，那神情与在救护车上时大相径庭。

“这家医院可真官僚，连护士都不肯听我一句。我拿了和我们院长认识的那个教授的名片来，可她们竟不知道谁是那位教授!”

“鸟”理解医生为什么会急成这副憔悴的样子。在这里，连他自己都被人当成婴儿处理了，这个假眼的青年，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威严来了。

“婴儿呢?”“鸟”禁不住用安慰医生的口吻问。

“婴儿?啊，脑外科医生查房的话，情况就会立刻清楚的。婴儿假如能拖到那会儿的话，就这么回事。要是拖不过去，那么，解剖后能知道得更确切。我看，他恐怕拖不过明天吧。明天三点左右，你再来这里露露脸怎么样?还是得预先提醒你一下，这个医院太官僚，连护士都一样!”

然后，医生像是下决心不再接受“鸟”更多的提问似的，那只健康的好眼也和假眼一样，无表情地搁置起来了；他开始挪动脚步，“鸟”像个洗衣女，赶忙把空空的篮子夹在腰间，跟在他后面追上去。他们返回到连接“住院病房”和“本馆”之间的走廊上，抽着烟等着他们的开车救护员和管输氧的救护

员，也加入了他俩的行列。假眼医生打头，救护员和夹着篮子的“鸟”随后，一行人穿过长长的走廊往“本馆”走去。

两个救护员像是一眼就看出，假眼医生再没有救护车里那股兴致勃勃的劲头了。其实两个救护员又何尝没有失去光彩呢：他们煞有介事地拉起警报器，无视约束善良市民的交通信号，简直像草原上疾驰的吉普车，在大城市的闹市中心横冲直撞；而现在，他们已经失去了由那身禁欲克己的制服充实起来的威严。“鸟”从背后望着两个救护员寒伧的秃顶后脑勺，觉得他们两人像一卵所生的双胞胎兄弟。他们都不再年轻，不胖不瘦，同样的秃顶。

“要是哪天第一项工作就需要氧气瓶，那么这一整天都得用氧气瓶喽。”管输氧的救护员用足气力大声说。

“是啊，你老这么说的嘛。”开车的救护员也用足气力大声说。

假眼医生没在意那无聊的对话，“鸟”也无动于衷，但他好歹理解这两个救护员其实想互相鼓起无精打采的情绪来。“鸟”冲着管输氧的救护员点了点头，救护员以为“鸟”有什么话要问，一本正经地紧张起来，他“啊”了一声。催促着“鸟”的下文。

“鸟”一阵尴尬：

“救护车呀，返回去的时候也拉警报闯红灯吗?”

“救护车返回去的时候?”两个救护队员像小组齐唱似的，一齐反问，又一齐收声；刷地两人像喝醉了酒似的脸上充血，面面相觑，鼻翼扇了扇，扑哧笑了一声。

自己提问的无聊以及救护员的反应，使“鸟”不由地恼火起来。这“恼火”，用一根细细的管子连接着他体内饱受压抑

的、阴暗庞大的愤怒罐。从天亮起，他体内就开始积聚无法排遣的愤怒，还不断增加着压力。救护员们似乎悔不该那样不谨慎地嘲笑这位不幸的年轻父亲可怜兮兮地蔫了下去，“鸟”那激愤管子上的阀门也就跟着关上了。到头来，“鸟”对救护员的责备，变成了自责的心情。一开始，难道不是自己突然问了个没头没脑的滑稽问题吗？那正是因为自己让悲伤和睡眠不足搞得一片糊涂的脑袋里，产生出迟缓愚钝的空隙而造成的吧？“鸟”瞧了一眼挟在身边的婴儿睡篮。它现在给人的印象是毫无必要挖掘的空虚坑洼。叠了几层的毛毯、脱脂棉花和一卷纱布，留在了篮子的底部。脱脂棉花和纱布沾上的血还没有退色；然而，“鸟”已经再也无法唤起他儿子的形象，那个头上缠着绷带，鼻子里插着橡皮管一点点吸入氧气的婴儿。他甚至不能准确想起：婴儿脑袋上的异样、红皮肤上沾着的黏乎乎脂肪膜。婴儿现在正开足马力离“鸟”远去。“鸟”不断垂头丧气地感到内疚，感到无尽的恐怖。“咱不久就会忘记那婴儿吧，这个‘存在’从无限幽暗中露出头来，经过十个月的萌芽状态，接着，又品尝了几小时难耐的不快，然后，又将跌落进永不回还的无限幽暗中去。咱也许跟着就会忘掉吧。恐怕咱自己将死的时候会想起他来吧。那时，即使死亡的痛苦和恐怖剧增，咱也多少会觉得尽了一些父亲的义务吧。”

“鸟”一行人走出“本馆”正面的大门。两个救护员奔跑着去停车场。他们从事和紧急事态有关的职业，所以，只有这一口气不歇地跑来跑去的样子，才最能反映出他们日常的生活态度。救护员们，挥舞着手臂，像有鬼咬着他们的屁股似的，横穿过光亮耀眼的宽大水泥广场。这时，假眼医生正在打公用电话向院长报告。医生三言两语地说明了情况。几乎没有什么

可报告的新情况。接着，岳母来接电话了。医生回过头来对“鸟”说：

“你丈母娘，说了关于婴儿现在的处置情况，你来听吗?”

不！“鸟”真想拒绝。昨夜开始时不时的电话联系，电话线上传来岳母的声音，闹得“鸟”无法安宁。那声音虽说很像“鸟”妻子的声音，但却更嫩、更含糊，简直像蚊子叫。“鸟”把婴儿的睡篮往水泥地上一放，满脸忧郁的神情，接过话筒。

“明天下午，还得再回这里一趟。听脑外科专家的诊断结果。”“鸟”说。

“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嘛?”

岳母用“鸟”竭力想躲避的声音，直接责怪地问。

“你问我什么意思，不就是因为婴儿到现在还活着嘛?”“鸟”说完，伴着厌恶的预感等着岳母接下去的声音；谁知岳母却不吭气了，只听见痛苦地响着极细微的短促呼吸声。于是，“鸟”说了句“马上回你那边去再说吧”就想挂断电话。

“啊，你别回来！”岳母焦急地丢过话来，“我已经对女儿说，你带孩子住进了心脏专科医院。你要是回这里的话，女儿会起疑心的。过几天，等女儿平静下来，就说孩子因心脏病死了，那时候你再回来才是最自然的。请你还是用电话联系吧。”

“鸟”体谅岳母。他正想说，等一下去岳父那儿说一声，谁知却听到对方生硬地挂断电话的声音。原来岳母也讨厌“鸟”的声音，她是硬撑着听完电话的呀。“鸟”把电话听筒放回原处，捡起婴儿的睡篮。假眼医生已经坐上从停车场兜过来的救护车。“鸟”没有跟着上去，只把婴儿的睡篮搁在帆布担架上。

“多亏你们关照，我自己……”“鸟”对医生和两个救护

员打了个招呼。

“自己回去?”医生问了一句。

“是的。”“鸟”应了一声，他本来打算说“我自己要出去”。虽说得去岳父那里报告孩子出生的情况，可那以后就是“鸟”完全自由的时间了。而且，他觉得，与回到妻子和岳母那里去相比，拜访岳父倒是一种自我拯救的方法。

假眼医生在里边关上了门，救护车像失去声音、瘫软下来的“怪物”，默默地遵守着限速的规定开动起来。“鸟”面对着开车的救护员，透过窗户，一小时前他曾流着泪眺望马路上行人的窗户，看到医生和管氧气的救护员，摇摇晃晃地凑近开车的救护员。“鸟”并不顾虑呆会儿他们三人会对“鸟”和他的婴儿说三道四。他只要一想到岳母电话里放他外出休假，能让自己一个人自由地支配时间，“鸟”的脑子里就流进一股崭新而强烈的热血。“鸟”跟着救护车，横穿过医院前有足球场那么宽大的广场。“鸟”站在广场中央，回过头来，仰望了一眼刚把自己第一个儿子、濒于死亡的婴儿丢弃在那里的建筑物。那是一幢具有傲岸存在感的、城堡般庞大的建筑物。辉映着初夏的阳光，在这建筑物的某个角落，孩子正从闪着珍珠光泽的红红口腔里，发出轻轻的叫声；可在这偌大的建筑物里，他的存在显然不过是一颗渺小的沙粒而已。“明天，就是我再来拜访此地，怕也只能给这座现代城堡的迷宫牵着鼻子走投无路吧。也许再也看不上咱孩子一眼，他已经死了，或正濒于死亡。”“鸟”想着。这想法又把“鸟”从他所陷入的不幸中拉开了一步。“鸟”大踏步走起来，穿过医院的外大门便来到大街上。

“鸟”走着。初夏晌午最凉爽的时间里，微风席席，吹拂

在“鸟”没睡醒的火辣辣的脸颊和耳垂上，使他回忆起小学时的郊游，身上麻酥酥的好舒服。他皮肤的感觉和神经细胞，似乎都远离了意识的控制，他确实体味到：这季节、这时间的美好，哦，是一种活生生的解放感。它不一会儿便扩散到意识的表层来了。

“见岳父前，先刮刮胡子，洗洗脸！”“鸟”想着。“鸟”一看到理发店的招牌，就径直进去了。刚上了些年纪的剃头师傅，用接待普通顾客的态度，招呼“鸟”坐上了椅子。他可无法在“鸟”的身上辨别出不幸的征兆。于是，“鸟”现在不过是剃头师傅之类“他人”眼里映出的他自己，他尽可以从悲伤和不安中解放自己。“鸟”闭上了眼睛。热气腾腾，散发着浓重消毒液气味的毛巾蒸上了他的两颊和额头。“鸟”小的时候，曾经听过一段以剃头店为背景的单口相声。剃头店里的小伙计，把一块滚烫的毛巾敷在客人的脸上；那毛巾太烫，没法搭在手上弄凉，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移到客人脸上去了。打那以后，“鸟”只要让热毛巾捂在脸上，就忍不住要笑。眼下，“鸟”又感到自己在微笑。这可太过分了。“鸟”颤抖着驱赶那微笑，他开始想到那孩子的不幸。在微笑着的自己身上，“鸟”找到了罪证。

“植物般婴儿的死”，“鸟”选择了最能尖锐刺中自己的角度，研讨起婴儿的不幸来。“尽管婴儿只具有植物般机能，他的死不伴有痛苦，但是，那婴儿之死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婴儿之生又意味着什么呢？延续了几亿年的‘无’之旷野上，一株存在之芽冒了头，又持续了十个月的培育。不用说，胎儿没有任何意识；蜷曲着身子存在于温暖、潮湿、柔软、幽暗的整个世界里。然后，他伴随着危险前往外部世界。那儿冷冰冰、硬

邦邦、干巴巴、明晃晃。那世界的宽敞，他一个人是完全占据不了的。他要和数不清的‘他人’共同居住。可是，对植物人婴儿来说，他在外部世界的滞留，只不过是什么也搞不清楚、隐约痛苦的几个小时罢了。然后，便在咽气的瞬间，他又成为延续几亿年‘无’之旷野上的一颗细微的‘无’之沙粒。假如真有末日审判的话，那么该把刚生下来就要死去的植物性婴儿，当成什么样的死者来传唤、起诉、下判决呢？他张大闪着珍珠光泽的红红小嘴，舌头翩翩摆动，哭叫着在地上逗留的几小时，不管对哪一个审判者来说，不都是证据不充分吗？实在是证据不充分。”“鸟”迎着渐渐聚集而来的深邃的恐怖，屏住呼吸思考着。“即使咱那时候作为证人被传唤，咱也是连自己儿子的脸都无法辨认的呀，要是不把婴儿头上的瘤作为标记的话。”“鸟”感到上嘴唇上一阵刺痛。

“身体别动，瞧，割破了一点皮哟。”剃头师傅把剃刀支在“鸟”的鼻子上，使劲地往下看，用严厉的威胁口气低声说。

“鸟”用手指在嘴唇上抹了一把举到眼前。一小点血迹污染了他的手指。“鸟”注视着手指上的凝血，胃的深处感到一阵隐忍的恶心。他，还有他妻子的血型都是A型。将要死去的不走运婴儿身上，现在流着一公升左右的血也是A型吧。“鸟”把沾上了血的手指又收回来到白布底下，手按着胃，闭上了眼睛。剃头师傅慢吞吞地剃着他轻伤周围的胡子，然后，看来是想挽回延误的时间吧，他草草了事地收拾完了脸颊和额头。

“洗头吧？”

“不，就这样行了。”

“土和垃圾都掉进头发里了哟。”剃头师傅不死心地说。

“昨晚上摔的。”“鸟”说着，一边从椅子上下来，一边在白昼海边似的光亮刺眼的镜子里，瞧瞧自己新刮了胡子的脸。头发真的脏兮兮硬邦邦，像一把枯草干巴巴的，但尖尖的下巴直到额头上，却像红鳟鱼的肚子一样，带着清新的粉红色。鱼胶色的眼睛里，生出了炯炯的目光，往常痉挛的眼皮也舒缓安稳，要是连薄薄的嘴唇也不再抽筋的话，那么，比起昨天在书店橱窗里看见的自己的尊容，这张脸要年轻得多，俨然一个精神焕发的“鸟”。“亏得去见岳父之前，顺道上理发店来了一趟。”一想到此，“鸟”就体味到一种深深的满足。至少天亮以后一直处在“负”倾斜的心理平衡上，总算能够捡回一个“正”的要素啦。“鸟”又匆匆检查了一下鼻子右下方，那块看上去像三角形黑痣似的血块，这才出了理发店。到岳父的大学以前，剃刀和毛巾制造的鲜亮脸色会退掉吧。到那时，血块的黑痣也该可以用指甲剥掉了吧，岳父的眼里，大概不会映出“鸟”那副滑稽而凄惨的失败者形象吧。“鸟”迈开大步兜了几圈，寻找着公共汽车站，忽然他想起从昨晚起，自己口袋里一直多准备了些零钱，于是，他伸出手叫住正开过来的出租汽车。

在大学正门前，午休时出来的学生们拥挤嘈杂，“鸟”下了出租车，正巧十二点刚过了五分钟。“鸟”走进大学的校园，叫住一个大个子学生，向他打听英文系教研室的位置。谁知那学生满脸堆笑，深情地说：

“啊，老师，好久不见了！”那调子就跟唱歌似的，“鸟”一下愣住了。“在预备学校承蒙您的关照。公立的全没考上，我爸往这学校捐了些钱，我就从后门进来了，老师！”

“啊，你成这里的学生啦。”“鸟”想起了这个学生，他像格林童话插图上画的德意志农民似的，长着圆圆的眼睛和鼻子，但决不难看。于是，“鸟”定下心来：“这么说来，预备学校全白念了呀。”

“不，老师，学校没有白念呀，什么都记不住也是学习嘛。”

“鸟”感到受了嘲弄似的，用严峻的眼光盯住那学生。可看得出来，那大个子学生从头到脚都对“鸟”表示出了好意。“鸟”这才清楚地记起，这家伙在一百名学生的班里，是个出名的愚钝学生。看来只有这种学生，才会非常单纯而快活地向“鸟”报告他从后门进了二流私立大学的事，而且还对白搭的预备学校表示感谢。其他九十九个学生见了预备学校教师的“鸟”，大概都想极力回避吧。

“你这么说，我心里就轻松多了，因为预备学校的学费贵呀。”“鸟”说。

“没事，没事。呃，老师这回是上我们学校来工作吗?”

“鸟”摇了摇头。

“啊，是嘛。”学生很识相地岔开话题，“我带您去研究室吧。请吧，这边走。真的，预备学校的学习没有白废。它作为养分肯定存在头脑里的什么地方，总会有用的嘛。我只要守着就可以了，学习归根结底不就是这么回事吗，老师?”

“鸟”由独具启蒙主义色彩的昔日乐天派的学生引导，穿过茂密树木镶边的散步小道，来到了深红砖砌的大楼正门前。

“英文系的研究室在三楼的最里边，老师。进了这种大学也让人高兴呀，我还在大学里独自探险了一圈呢。现在，我摸清了这所大学的所有大楼哟。”夸夸其谈的学生不停地说着，

忽然他脸上浅浅地闪烁出一缕老成的自嘲式微笑，让“鸟”简直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个傻乎乎的故事吧。”

“不，不，我并不觉得怎么傻呀。”“鸟”说。

“您这样说，我可高兴喽。老师，那就多保重。怎么，看起来您的脸色不太好呀，老师！”

“鸟”边上楼，边想着那个刚分手的昔日的学生。“那家伙，可比咱潇洒千倍地过着日子呀，至少他没碰上自己孩子患‘脑癫痫’要死去的倒霉事吧。尽管如此，咱还是个莫名其妙教授独特道德的人呀。”

“鸟”从英文系研究室的门缝里瞧进去，寻找着岳父。房间的一角，往外凸出的室内阳台上，岳父正坐在橡木摇椅上，那椅子像美国总统坐的；他把身体深深地埋在椅子里，仰望着开了半扇的天窗。比起“鸟”毕业的大学研究室，这里要宽敞、明亮得多，大得像个会议室。包括摇椅在内的设备，在“鸟”的岳父退休后，都搬到这所私立大学来了，岳父说受到了比公立大学好得多的待遇（这是岳父多少带有些自虐而得意的笑话之一），在“鸟”看来，这话不单是几句笑话。可是，假如太阳光再强一些的话，似乎有必要把摇椅再靠后拉一点，或者把室内阳台的窗帘全拉上吧。靠门的这边，放着一张巨大桌子，三个年轻的副教授正在桌旁喝咖啡，他们似乎刚吃过饭，血色很好的额头上轻轻闪耀着脂肪的光亮。三个人和“鸟”都认识。他们都是“鸟”的前辈校友，还是母校的高材生。如果“鸟”没有发生烂醉数周以致掉队的事故而留在大学里的话，那么，不久他也该随三位前辈校友步入他们的生活圈子里去。

“鸟”有意敲敲开着的门，进了研究室，朝三位前辈校友

点头招呼了一下。于是，“鸟”径直走近摇椅，他岳父不停地摆弄着身体的平衡，向后仰着，回过头来看着他。三位前辈校友凑在一起，脸上堆着没什么特别意义的微笑，注视着“鸟”。对他们来说，“鸟”是个稀奇古怪的人，同时又是个不值一提的门外汉。那几星期里，毫无理由地烂醉，还为此放弃大学院的学习，真是个变态、古怪的家伙。

“鸟”一走近，岳父就从摇椅里坐起身，伴着木头滑轮发出的吱吱响声，岳父连同椅子一齐朝向他。“鸟”还是按着和教授女儿结婚前做学生时的习惯，叫了声：“老师。”

“孩子生了吗？”教授朝着“鸟”，指了指带长扶手的转椅问。

“啊，生了，生是生下了，可……”“鸟”听自己的声音觉得十分刺耳，极度胆怯而又惶恐不已，他刚说了一句就缄口不言了。接着，他强制自己一口气说完该说的一切，“婴儿得了‘脑瘢痫’，医生说明天，也许是后天就要死掉的。妻子没事。”

摇摇椅顶着墙，不可能全转过来，所以，教授有些斜度地冲着“鸟”。一头白发装点着狮子般宽阔方正的脸，脸上米白色的皮肤静静地、扎实地，眼看着被染成了朱红色。袋子般下垂的眼睑也像充血似的现出鲜艳的朱红色。“鸟”觉得自己脸上也再次涌起了红潮。“鸟”重新认识到，天亮以后自己实际上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脑瘢痫。你看见孩子了？”教授用细细的沙哑声音问道。“鸟”从那声音里，听出了自己妻子声音隐藏的迹象。当然，让他略感欣慰。

“看见了。孩子像阿波里奈尔似的头上缠着绷带。”“鸟”

说。“像阿波里奈尔似的，头上缠着绷带。”教授像听到一小则笑话似的反复咀嚼着。然后，他对着“鸟”，不如说更是对着三个副教授说：“生下来好，还是不生的好，眼下这时代实在很难说嘛。”

“鸟”听到三位前辈校友有节制地但还是发出声音地笑了，他回过头去望他们。他们也正望着“鸟”。他们的眼里，表露出无所谓的眼神：“鸟”嘛，本来就是个古怪的家伙，发生这档子事，本不在意料之外嘛。这眼神惹起了“鸟”的反感。“鸟”低头瞧着自己沾满泥浆的鞋子说：

“等一切都弄完的时候，再给您打电话。”

教授没说话，只是把椅子摇了摇。“鸟”想，教授也许从终日摇椅上的满足里，开始悟出些无聊的东西了吧。“鸟”也无所事事地没吱声。他觉得要对岳父说的都已经说完了。向妻子挑明情况时，也会如此简单明了地解决吗？不，绝不可能有这种事。眼泪、数百个提问、疲惫的饶舌、刺痛的喉咙和火燎的头脑，甚至还会有精神忧郁症的锁链把“鸟”这对夫妇严严实实地扣上。

“医院里还有些手续要办，我就得走了。”过了一会儿，“鸟”说。

“你辛苦了。”教授没想从摇椅上站起来，应了一句。而“鸟”也觉得没有被拖住实属万幸，他站了起来。只听教授对“鸟”说：

“旁边桌子里有瓶威士忌，你拿去吧。”

“鸟”顿时紧张起来，他感到三位前辈校友的眼睛里也闪烁起紧张的神色，仔细认真地留意起事态的发展来。别说教授，就是那三位前辈校友，谁不清楚“鸟”那烂醉几星期的事

呢。“鸟”一阵犹豫，忽然想起了预备学校里讲读课本里的一段话，那是一个愤怒的年轻美国人的台词：

“Are you kidding me，kidding me?”

你嘲弄咱吗？找茬儿打架？

可“鸟”还是弯腰打开教授桌子的盖子，看到一瓶“焦尼·沃卡”，立刻两手伸进去把它拿出来。“鸟”连眼球都红了，他朦胧地感到一阵扭曲而强烈的喜悦。“在‘抛绣球’试探咱吧，咱可管不了那么多喽。”

“谢谢您了。”“鸟”说。

紧盯着“鸟”的三位副教授松弛了下来。教授脸上仍然布满红云，他直直地撑住那张沉甸甸的脸，将摇椅的方向慢慢地转回老地方。“鸟”迅速地瞥了他们一眼，点点头出了屋子。

“鸟”像握着手榴弹似的慎重地握着“焦尼·沃卡”，下了楼来到铺着石板的院子里。“从现在起便是咱独自一人自由自在的时间喽”，这念头和“焦尼·沃卡”结合，在“鸟”的脑子里涌起了危险的陶醉感。“明天，后天，说不定是一星期的缓刑之后，妻子定会知道婴儿的悲惨和死讯，她和我，将要被幽闭进残酷的神经衰弱的地牢里去。所以，今天，一瓶威士忌和自由解放的时间，是咱正当的权利呀。”“鸟”说服了自己内心气泡般腾起的可怕声音。气泡顿时销声匿迹了。“好了，咱要开始喝‘焦尼·沃卡’喽。”可还只有十二点半呀。他想先回租来房子里的书斋去喝，但显而易见那是个馊主意。回到那里，房东老太太，朋友们，会铺天盖地而来，或直接，或打电话来盘问生孩子的前前后后；再瞅瞅卧室，白油漆涂抹的婴儿床，会像条鲨鱼来啃咬他的神经的。“鸟”拼命摇摇头，竭力赶跑那想象。“找个只有陌生人的便宜旅馆，关上门去喝吧？”可

是，一想到上了锁的单人房间里自己烂醉如泥，“鸟”就感到一阵阵恐怖。“鸟”羡慕地望着威士忌酒瓶标贴上画的那个白人，他身穿红衣，愉快地大步流星地走着。“这家伙在半道上，究竟要去哪儿呀?”忽地，“鸟”想起一个女朋友。不管春夏秋冬，她总是白天躲在阴暗的卧室里，想着什么极其神秘的事情。房间里，像布满人工烟雾似的，她几乎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紫罗兰”香烟。她总要在傍晚以后才出家门。

“鸟”出了学校正门等着出租车。大街对面咖啡馆的大玻璃窗里头，坐着“鸟”昔日的学生和同学们。他立刻认出了“鸟”，像条亲近人的小狗，递过来一个坦率却不合时宜的信号。他的同学们也望着“鸟”，脸上露出迟钝、暧昧的好奇表情。“这家伙会怎样对那帮人编派我的事呢？烂醉几星期，不再上大学院而成了预备学校的教师；是个具有莫名其妙热情，或是个让恐惧心攫住的家伙。他会说这些吗?”反正，直到在他坐上出租车，那昔日的学生一直执拗冲着他微笑，盯着他看。车开起来，“鸟”觉得自己陷入了受人慈善关照的心境中。而这“慈善”，竟然来源于昔日的学生，那个最后连“现在分词”和“动名词”都无法区别就离开预备学校的，长着黄鱼脑袋的学生。

“鸟”向司机交代他女朋友住所周围的情况。越过巨大的高架桥，那里是由不计其数的寺庙和墓地围着的高地一角。女朋友在小巷深处的一个住宅里，一个人过着日子。“鸟”是在进大学那年的五月，开班级“亲睦会”的时候认识她的。她在自我介绍时，出了个题目：请大家猜猜她的名字“火见子”有何出典。“鸟”回答对了：那是从《风土记逸文》的“肥后国”一节里取下的名字。“天皇传旨于棹人，行前火见，直指前

往。”从此，“鸟”和这个九州来的女学生火见子成了朋友。

据“鸟”所知，“鸟”的大学里只有少数女生，她们，尤其是从外地来的文学部成员，快毕业时，一个个都变成了莫名其妙的怪物。也许她们细胞里的百分之几渐渐发达得过了头，扭曲掉了；以致她们的动作变得缓慢起来，表情变得迟钝忧郁起来。结果，她们毕业后都无法适应日常生活。她们结婚又离了，谋到职位又被炒了，也有人什么也不做，只是一个劲儿出去旅行，竟也会出一些滑稽而又阴森森的相撞事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常见女子大学毕业的学生，她们生气勃勃地顺应着新生活的环境，一个个成为骨干，可为什么只有“鸟”的大学的女生们变成了那副模样呢？火见子临毕业时和一个大学院的学生结了婚；虽说没有离婚，但更可怕的是，结婚才一年，她丈夫就自杀了。她公公把她们夫妇住的屋子留给了她，还每个月给她生活费。谁都希望她再婚，可她本人却不在乎，白天一直沉溺于神秘的冥想，一到夜里，她就驾着跑车彷徨于街头，每天这么过日子。“鸟”曾听说过谁都知道的有关火见子的丑闻，说她是个脱离常规的“性冒险家”。他甚至还听人说，她丈夫的自杀也与此有瓜葛。“鸟”也曾和火见子胡搞过一次，那时两人都喝得醉醺醺的，连实际上有没有过性交都记不起来。打那以后再没有重复过类似事件。那还是火见子不幸婚姻老早以前的事；那时，即使火见子真受到了敏锐欲望的驱使，积极主动地追求快乐，也只不过是个毫无经验的女学生罢了。

“鸟”在火见子住的那条弄堂口下了出租车。他迅速地计算了一下皮夹里的钱。明天上课之后，先预支这个月的工资大概没问题吧。“鸟”将酒瓶塞进上衣口袋，塞不进去的部分用手捂着，脚步匆匆地进了弄堂。火见子的古怪生活，周围的邻

居都有所闻，所以，来拜访火见子的客人，都不能不疑心自己会不会成为各家窗户的猎奇对象。

“鸟”按了一下大门口的门铃。没有反应。他又把大门摇了两三下，“火见子小姐，火见子小姐”地小声叫了起来。这是礼节性的手续。然后，“鸟”绕到屋子的背后，看见火见子卧室的窗下，停着一辆肮脏的箱型 MG 旧跑车。血红的 MG 车，空空的座席暴露在外面，给人一种丢弃在那里很久的印象，但它也表示火见子在家。“鸟”用自己那满是泥浆的鞋，踩着坑坑洼洼的保险杠，身体重心全压在腿上。MG 车晃晃荡荡地摇起来，像一条舢板。“鸟”仰望着卧室那扇垂下帘子的窗户，又叫了一声。窗帘合缝处从内侧撩起来，那儿尽可能窄地只露出一个观察孔，一双眼睛正朝下望着“鸟”。“鸟”停止摇晃 MG 车，微笑起来。“鸟”在这个女朋友面前，老是能够放肆地自由行动。

“呀，‘鸟’……”那声音隔着窗帘和窗玻璃，听起来像是一声纤弱而又模糊的叹息。

“鸟”觉得自己找到了大白天喝威士忌的最理想场所。在今天一整天的心理借贷对照表上，到底写进了一个“正”数，“鸟”怀着兴冲冲的心情折回到大门口。

4

“你没在睡觉吧?”“鸟”问来给他开门的火见子。

“睡觉，这种时间?”女朋友嘲弄似的轻声说。

火见子扭着脖子，用手搭着凉棚，竭力避开从“鸟”身后

射来的白昼之光；紫罗兰色、厚厚木棉做的家居便服里，露出了与她年龄十分相称的健壮肩膀，那白昼之光朝着火见子的脖子和肩膀猛扑过去。火见子的祖父是九州的渔民，他和一个像是从乌拉基奥斯托克诱拐来的俄罗斯姑娘结了婚。于是，火见子的皮肤洁白得过分，毛细血管看上去几乎都鲜明地浮在皮肤表面上；她的动作里，常带有无法适应当地生活的异邦人那种手忙脚乱的感觉。火见子怕见涌进来的亮光，立刻像只母鸡似的，心一急慌忙后退到半开半掩的门洞里去。眼下的火见子已经失去年轻姑娘那种毫无防备的美，而且还未获得下一个年龄层次的充实感，她正处于青黄不接最贫瘠的状态中。也许火见子这种类型的人，必须超长期地度过这段不安定时期吧。“鸟”为了保护这个背着思想包袱的女朋友免受外面光亮侵袭，赶紧闪进窄窄的换鞋处，关上了门。接下来，“鸟”自觉成了个半盲人，换鞋处那挤得令人难受的空间，像个搬运动物用的铁栅栏笼子。脱鞋的时候，为了让眼睛适应昏暗，“鸟”不停地眨着眼。他女朋友则站在幽暗的深处，不做声地一直盯着他。

“我可不想勉强把睡着的人叫起来啊。”“鸟”说。

“今天人软软的哟，‘鸟’。可我没躺下呀，白天睡的话，晚上可就绝对睡不着喽。我正在思考‘多元宇宙’的事情呢。”

“多元宇宙？正好，那就边谈这个问题边喝威士忌吧。”“鸟”想着。“鸟”的瞳孔还在渐渐加速调整放大。他像头猎犬，哼哼唧唧大嗅特嗅似的扫视着周围，跟着女朋友进了客厅。那里是一片黄昏的幽暗，就像生病家畜躺着的稻草窝，屋里漂荡着热乎乎、湿漉漉、淤塞的气味。“鸟”目不转睛地朝下望着每次他来都坐的那张椅子，一张古旧却很实沉的藤椅子；他把杂志之类的东西挪开，小心翼翼地坐了下去。火见子

冲淋浴，穿衣，稍稍化妆之时，甭说拉开窗帘，屋里连盏灯也不会点。客人必须强忍着幽暗耐心地等待。一年前，“鸟”曾来这里拜访，不小心一脚踩着了倒在昏暗地板上的玻璃器皿，脚拇指的根部都被割破了。“鸟”一想起那时的疼痛和狼狈，就禁不住蜷起了身体。

火见子的客厅里，别说地板、桌子以及靠着窗子的低矮书架上，就连音响、电视机的箱子上面，也乱七八糟地泛滥着书呀、杂志、空盒子、瓶、贝壳、小刀、剪子、昆虫的标本，还有冬天灌木林里采集来的枯花、旧信纸、新信纸等等，“鸟”拿不定主意，不知该把他的威士忌往哪里放。没办法，“鸟”用脚稀里哗啦地扫出一小块空隙，把酒瓶搁在自己两脚后跟之间。

火见子盯着看“鸟”的一举一动，像道歉似的说：

“还是老样子，没染上‘整理癖’哟，‘鸟’，你上次来也是这样吗?”

“是呀。我的脚指都割破了呢。”

“可不是嘛，那时血流不止呢，那里一片全是的。”火见子十分怀恋地说，“好久了吧，‘鸟’，我呀，真的还是老样子哟。你呢，‘鸟’?”

“我这头呀，出事故啦。”

“事故?”

“鸟”本来不想一上来就说自己的不幸，所以他犹豫了一下。于是，他想好尽可能用最少的语言来说，把事情简单化：

“生了个孩子，马上要死了嘛。”

“‘鸟’你这里也是吗? 我朋友那里也一样哟，还不止一个，两个人呢。加上‘鸟’就是三个人喽；这年头，该不会是

核物质的灰污染了雨造成影响的吧?"

"鸟"真想把曾看到过的因放射能障碍致残的病儿照片,拿来和看上去"双头"的自己儿子比较比较看。可是,对"鸟"来说,别说再对别人讲一遍自己孩子的异常,就连他自己重新想一遍,那极端个人式的狂热羞耻感也会立即冲上喉咙口。这是"鸟"所固有的不幸。他觉得:这"不幸"决不可能成为和地球上所有"他人"相同的、与整个人类相关的问题。

"我儿子像是个单纯的事故哟。""鸟"说。

"真是痛苦的经验呀,'鸟'。"女朋友说着,眼眶里几乎全让黑色占满了,她用不露清楚表情的眼睛,温柔地瞧着"鸟"。

"鸟"没有去探究这双眼睛的意思,他从自己双腿之间拿出了"焦尼·沃卡"酒瓶:

"我想,到你这儿来,大白天起就能让我喝威士忌吧。这就来了。怎么样?一起喝干它。"

"鸟"感到自己在女朋友眼前,像个厚脸皮的"小情人",腆着脸撒娇求欢。其实,火见子的男朋友,在她面前大都这副德性。那个和火见子结婚的男人,比"鸟"之类的男朋友们更厉害,直截了当地端出"情弟弟"的姿态,夫妻生活上完全依赖她;后来,一天早晨,他突然上吊自杀了。

"孩子的不幸还没走远吧,'鸟'。看来你还没恢复过来。别再提孩子的事了吧。"

"这可真叫我放心啊。就是再提,也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

"好歹先干吧?"

"这就干。"

“我去冲个澡就来。你趁这时候，先去把杯子和水壶端过来，自己先喝着吧，‘鸟’。”

火见子的影子消失在浴室后，“鸟”站了起来。卧室像卧铺小包厢似的狭小，从客厅穿过卧室，走到底便是并排着的厨房和浴室。相当于小房子尾部的扭曲空间，被厨房和浴室分割开来。火见子刚脱下的便服、内衣堆成了小山，像只匍匐着的小猫，“鸟”一步跨过，走进了厨房。

他往水壶里灌满水，把洗净的高脚杯和小杯子各拿了两个揣在口袋里；正要返回去时，无意间“鸟”从玻璃门缝里，瞄到了更幽暗浴室的深处正在淋浴的女朋友；看到了她的背脊、屁股和大腿。火见子像是要挡住阴暗头顶上哗哗直下的黑水珠，左手高高举起，右手撑在肚子上，越过自己右肩，她朝下望着自己的屁股和稍稍弯曲的右腿肚子。“鸟”的肌肤像突然受到了寒气的侵袭，唤起一股压抑不住的鲜明的厌恶感。“鸟”像从潜伏着幽灵的黑暗中逃跑出来似的，蹑手蹑脚、战战兢兢地穿过卧室，跑回那张坐惯了的旧藤椅子。他的心狂跳不已。一种幼稚的对裸体深感不安的厌恶感，说不准儿时才能克服，它竟然又在“鸟”的身上苏醒了。即使面对妻子，面对刚生下孩子还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妻子，面对想着“孩子因心脏病该和父亲一起去了另一家医院”的妻子，他也会感到“厌恶感”像章鱼的触须那样扩散开来。这种感觉会一直持续下去吗？还会更恶化吗？“鸟”用指甲剥掉瓶盖上的封印，拔掉软木塞，往自己的高脚杯里倒进了威士忌。他的手腕抖个不停，害得杯子像震怒的老鼠磨牙似的，发出焦躁而刺耳的声音。“鸟”像个不肯宽容的闭塞老头，皱起乱蓬蓬的眉毛，把没掺水的威士忌一古脑儿倒进喉咙口。烧灼的喉咙。“鸟”一阵剧烈的咳嗽，

眼泪都迸了出来。然而那快乐的热箭立刻穿透了“鸟”的胃，“鸟”从颤抖中回过神来。“鸟”孩子气地打了个散发着野草莓香味的饱嗝，用手指抹了抹湿润的嘴唇，用止住颤抖的正确手势，将高脚杯重新斟满。“咱可有几千小时没碰老酒不也过来了吗?”“鸟”想着，他像是感到了谁都不知道的遗憾，于是，急急忙忙像山雀啄玉米粒似的灌下了第二杯威士忌。喉咙不再痛了，也不咳嗽了，眼泪也不再渗出来了。“鸟”抓起瓶子，仔细端详着标贴上的画，出神地漏出一声叹息，喝下了第三杯。

当火见子回来的时候，“鸟”已经开始醉醺醺了。酒精麻痹了他的厌恶机能，使他不再能敏锐地嗅出她肉体存在的气息。而且，火见子又穿着黑色的绒布连衣裙，让他感到蓬松松的像个毛团，他把火见子看成了漫画上的滑稽熊，于是，产生了削弱遮盖住的肉体印象使之稀薄的效果。火见子稍稍理了一下头发，扭亮了屋子里的灯。“鸟”把桌子稍许整理了一下，放上了火见子的那份高脚杯和小杯子，往里注入威士忌，掺上水。火见子坐在雕花的大木椅上，细心地查看了一遍，不让刚洗过的肌肤，从裙子下摆过分地裸露出来。这对“鸟”来说实在是太好了。他正在克服对女人肉体的厌恶感，但还没有把它根除掉。

“来，干!”说着，“鸟”喝干了自己杯里的威士忌酒。

“干!”火见子也说了一句，她像尝尝味道的猩猩似的，撅起下嘴唇，抿了一小口。

“鸟”和女朋友静静地吐着热气，屋子里弥漫着酒精的气息，两人的眼睛开始碰到了一起。火见子刚洗完澡，光彩照人，一点不丑，跟刚才受阳光袭击的瞬间比起来，简直是母亲

与女儿的差别。“鸟”放心了。原来她这年龄也还有这种最明显的复苏时刻啊。

“洗澡时我忽然想起来，还记得这句诗吗?”火见子说着，像念咒语似的小声背诵了一节英语诗。“鸟”听了要她再来一遍。

Sooner murder an infant in it's cradle than nurse unacted desires……

“婴儿还是扼杀在摇篮里的好，比起养成尚未萌动的欲望来。”

“总不可能将所有的婴儿全都扼杀在摇篮里吧。”“鸟”说。“这是谁的诗?”

“威廉姆·布莱克①。我毕业论文不就写的是布莱克嘛。”

“是嘛，你写布莱克呀。”“鸟”说完，探头探脑地寻找起来，发现客厅和卧室之间的板壁上，挂着布莱克绘画的复制品。“鸟”经常见到这幅画，可从来没有特别注意过；现在仔细一看，真是一幅耐人寻味的画呀。那画突出了石版味儿的效果，但实际上肯定是张水彩画，原画上该有色彩吧，眼前镶嵌在厚厚木框里装裱的版面，却是一片淡墨色。广场周围是一片中东风格的建筑物。远景上浮现出一对公式化的金字塔，那里也许是埃及吧。黄昏的残阳，或许是拂晓的微明，弥漫了整个画面：广场上挑着灯的老人和怀抱婴儿的女人们，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年轻死者，像条开了膛的鱼，在他身边，有个悲痛欲

① W. 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画家。诗集有《无垢之歌》、《天国与地狱的结婚》等。他为但丁的《神曲》和《圣经》所作的版画插图很著名。

绝的母亲。可更重要的，是在人们头上张开两臂跳跃着、正要横渡广场的巨大存在。那大概是个人吧？健美的肌体上竟长满了鳞。一双充满不祥的狂热与悲痛忧郁的眼睛，深深凹下去的嘴，甚至把鼻子都一齐带着陷了进去，那嘴脸令人想起了山椒鱼。他是个恶魔，还是个神？看起来那男人正要燃起鳞片，准备飞往黑暗迷乱的夜空……

“他在干什么？身体上覆盖的不是鳞片，是中世纪士兵披的锁片盔甲吧。”

“我想是鳞呀。这幅画的彩色版上涂着绿色，更像鳞哟。他是要杀死所有埃及人长子而四处出击的‘贝斯特’呀。”

“鸟”对《圣经》故事几乎一无所知。“也许是《出埃及记》吧。”“鸟”想。要说这男人的眼与嘴的异样程度，是多么激烈啊。悲哀、恐怖、惊愕、疲劳、孤独，还有似笑非笑的情绪，都从他那黑暗的眼睛和山椒鱼似的嘴里，无止尽地喷涌出来。

“他，很有魅力吧？”

“你喜欢这长鳞的男人？”

“喜欢呀。”火见子说，“而且，假如自己真成了‘贝斯特精灵’该是什么样的心境呀，想想都叫人喜欢。”

“自己要成了‘贝斯特精灵’的话，就会长出跟这个有鳞男人一样的眼睛和嘴巴，就那种心境嘛。”“鸟”瞄了一眼火见子的嘴角说。

“真可怕呀。”

“是啊，可怕呀。”

“我每当碰到可怕的场面，总是要倒过来想，自己要是成了让别人害怕的人，那可就更可怕了，由此获得心理的补偿。

你想过把自己蒙受的最可怕感情和相同程序的恐怖，移栽到别人头上去吗?”

“怎么说呢?”“鸟”说，“必须慢慢想想才会明白的吧。”

“也许不是想一想就会明白的事啊。”

“这么说来，我还真没有让别人感到过害怕呢。”

“是啊，一定的。你还没做过呢。可你什么时候保不定会碰到的。”火见子的口气像个出言谨慎的预言家。

“如果真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那可就会成为一次使自己和他人都害怕的经历吧。”

说着，“鸟”又往自己和火见子都空了的两个杯子里斟满了威士忌酒。“鸟”一口喝干，又斟满一杯。火见子可不像他那样一杯接一杯。

“你真有节制呀?”

“我还得驾车呢。”火见子回答，“你坐过我的车吧，‘鸟’?”

“不，还没呢。哪天让我也坐坐。”

“你半夜来的话让你坐哟。白天街上人多太危险。加上我的运动神经是‘夜晚型’的，白天无法充分活动。”

“所以你白天闭门不出想事呢?真是哲学家的生活哟。一到半夜，就开着红色MG兜风的哲学家呀。你刚才思考的，叫什么来着?‘多元宇宙’是怎么回事?”

“鸟”怀着淡淡的满足感，瞧着因喜悦而兴奋起来的火见子。“鸟”贸然闯来她房间肆无忌惮地酗酒，现在“鸟”开始来补偿自己的失礼行为。看来真能细细聆听火见子梦想的人，除了“鸟”之外，还真不多见呢。

“我们这就说吧，‘鸟’。对我们来说，首先这个现实世界

只有一个吧。”火见子说开了。“鸟”又倒了一杯酒，像孩子摆弄玩具似的，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在手掌上，当起了听众。“但是，我和你作为完全不同的存在，被包含在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另外一些宇宙里，这种其他的宇宙数也数不过来呀，‘鸟’。在过去的各种时刻里，我们自己是生是死，都具有各自参半的回忆吧。譬如说，我小时候出麻疹，差一点儿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站在十字路口的瞬间：要么朝着死亡走下去，要么攀上恢复的坡道。现在我和你同处一个宇宙，是因为我选择了复活。然而，在那个瞬间，另一个我却选择了死亡呀。而且，在我满身红斑的幼小尸体旁，有人对死去的我仍抱有点滴记忆，他们的宇宙行进起来了。是吧，‘鸟’？每当站在生与死的分歧点上，人们总是面对两个宇宙：他已经死了，有一个与他无关的宇宙；他继续活着，有一个与他维持关系的宇宙。然后，他就像脱衣服似的，将自己只能作为死者存在的宇宙抛在了后面，到他继续存活的宇宙这一边来。于是，围绕一个人，正像树干上分出枝叶一般，有各种各样的宇宙跳来跳去。我丈夫自杀的时候，也有那种宇宙细胞分裂的过程呀。现在的我，被‘丈夫死去’那一方的宇宙留了下来，但在‘丈夫没自杀还活着’的宇宙里，另一个我正和他一起生活着呢。一个人早死，他留在身后的一个宇宙，同时还有一个他避开死亡继续活着的宇宙；围绕着我们的世界，正是以这种形式不断地增殖。我所谓的‘多元宇宙’就是这个意思呀。你对孩子的死大可不必伤心。以婴儿为轴心分开的另一个宇宙里，围绕婴儿长大的世界正在铺展开来。在那里，你这个让幸福冲昏头脑的年轻父亲，正和听到好消息而兴高采烈的我在一起干杯呢。是吧，‘鸟’？”

“鸟”喝着威士忌安详地笑了。酒精正扩散到他体内数不清的毛细血管的末梢，正常地发挥着效果。“鸟”内心浅桃色的阴暗，与外部世界之间取得了平衡的压力关系。然而，“鸟”清楚地知道，它不可能长久。

“即使你不能充分理解，总能抓住个大致的轮廓吧？‘鸟’，你二十七年的生活里，该有过几回站在生死不明分歧点上的瞬间吧？那一瞬间，你在连接‘现在这个宇宙’的一个宇宙里存活了下来，相反你却把自己的一具具尸体留在了另一个宇宙里了，‘鸟’。你能想起几个这样的瞬间吧？”

“想起来了。确实我有好几次差一点儿死了。可那就是当时把我的尸体一具具留在后面，然后逃到这边宇宙来的吗？”

“就是这么回事呀，‘鸟’。”

“照你这么说，也有完全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能如此顺利生长的最坏瞬间吧。”“鸟”被几声遥远回想的呼唤所吸引，像是马上要昏昏沉沉睡去似的，他用毫无把握的声音承认着。“是嘛，每次遇到那样的危机，另一个咱，就成了一具具尸体留在后面了呀。在与此处不同的各种宇宙里，咱会是个提心吊胆的孱弱小学生，或者是个头脑单纯，但身体比现在的咱要结实得多的高中生吧，咱竟然还有这么多死去的自己呀。当然，咱知道，现在这个宇宙里的我，实在不怎么高明，但究竟什么样的死者才是咱最期望的自己呢？”

“要是我最后终于逃不到其他宇宙去，那么，我在这个宇宙里的死，就成了我在其他所有宇宙里的死，到底有没有这所谓终极之死呢？”

“假如没有终极的死，那么，至少在一个宇宙里，你得无限期地活下去。所以，就把它当成‘有’吧。”火见子说。“可

那恐怕是超过九十岁的衰老之死吧。所有的人，直到他老死于最后的宇宙之前，都要在各种宇宙里经历意外之死，然后又到别的宇宙里继续生存哟。结果，要是所有人都得在他最后的宇宙里老死的话，那不就平等了吗，‘鸟’?”

忽然，“鸟”注意到了什么，他打断了火见子：

“你原来心里还对丈夫的自杀负疚哇。”他说，“于是，你希望死亡并非绝对不能挽回的事，这才别出心裁想出这种心理骗术来的吧。不是吗?”

“反正，我留在这边的宇宙里，老是承担着一件苦差事：必须把自杀的他时刻放在心上哟。”火见子说，她已经开始衰老的眼睛周围，浅灰色皮肤看上去丑陋地迅速泛出了红潮。“至少我没有回避在这边宇宙的责任呀。”

“我可没打算责备你呀，可事实就是这样的，火见子。”“鸟”又微笑着，他想尽可能减轻自己话里的刻薄，但还是丝毫减轻不了。“你设定在那边宇宙里他活着，想把‘他在这边宇宙已死去’这样一件绝对无可挽回的事相对化了。可是你无论采用什么心理欺骗法，也丝毫不可能将一个人死的绝对性相对化吧?”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鸟’，能再给我一杯威士忌吗?”火见子兴味索然地说，她好像忽然对自己的“多元宇宙论”失去了兴趣。

“鸟”给火见子，也给自己斟满威士忌，他真希望：直喝到火见子醉得完全忘记他信口开河的批评为止；那么，从明天起，她又能够继续围绕多元宇宙去梦想了。“鸟”宛如一个旅行者，乘上“时间列车”去拜访一万年前的世界，生怕由于自己的影响，而导致现实世界里哪怕一丁点儿的异变。自从得到

婴儿异常的消息以来，他心里就渐渐培养起这么一种情绪来。“鸟”就像从连续坏牌的扑克游戏中退下阵来似的，他想暂时退出这个世界。“鸟”和火见子都没说话，不知怎么搞的，两人互相交换起宽容的微笑来，像甲虫喝着树浆似的认认真真喝起威士忌来。初夏的午后，马路上传来各种声音，“鸟”听起来，仿佛都从老远地方飘来，最后都成了置若罔闻的信号声。他动了动身子，打了个小小的哈欠，挤出了唾沫似的一滴眼泪，他又新斟满了一杯，抿了一口。自己好像正在顺当地退出这个世界……

“嗨，‘鸟’!”

“鸟”手指间夹着威士忌酒杯，竟美美地睡着了；猛地，肩膀不舒服地一哆嗦，威士忌洒在膝盖上，他睁开了眼睛。他感到自己已经进入醉酒的第二阶段。

“啊?”

“你伯父给你的鹿皮外套怎么样了?”火见子也让醉意攫住，脸涨得又圆又红像个大西红柿，她有意慢慢地让舌头打着滚，努力想使发音准确，问了一句。

“是啊，怎么样了呢，那是大学一年级时候穿的吧。”

“一直穿到二年级的冬天呢，‘鸟’。”

“鸟”的记忆海洋，醉意浓浓变得迟钝，“冬天”一词敏锐地激起了千层浪。

“噢，对了对了，和你搞的那会儿，雨刚停就把那外套直接铺在堆木场的泥地上。第二天早晨一看，泥和细木屑沾得满身都是，弄也弄不掉。那时洗衣店也不收鹿皮外套。所以洗都没洗就扔进箱子里去了，不知几时给扔掉了。”“鸟”说着，想起了那年隆冬一个深夜的事情，仿佛那已是相当遥远的过去似

的。

忘了是什么事情触发的，那一晚，大学二年级的“鸟”和火见子一起喝得酩酊大醉，送火见子回家。火见子寄宿在一家木材店的二楼，在屋子后面幽暗的木材堆场上，“鸟”抓住了火见子。一开始只不过为了取暖，两人面对面站着互相抚摸，不一会儿“鸟”像是偶然地，手直接触摸到了火见子的性器。于是“鸟”狂乱起来，将火见子推到靠板壁堆着的木材方料上，不管三七二十一，拚命想把自己那玩意儿插进去。火见子积极地帮着“鸟”，竟然还不做声地笑起来。两人虽说亢奋，但还是没有超出游戏的范围。渐渐地，“鸟”明白过来，站着的姿势不可能将那玩意儿插进去，于是，“鸟”觉得自己像是被当孩子耍了，越发执拗起来。“鸟”脱下鹿皮外套铺在地下，把笑个不停的火见子放倒在那上面。个子高挑的火见子，头和膝盖以下都露在外套外面，直接挨着泥地。没过多久，火见子不笑了，“鸟”以为她正进入“性高潮”的阶段。又过了一会，他想确认一下，谁知火见子只回答了声“冷啊”。于是，“鸟”中止了性交。

“那时,我可够野蛮的。”“鸟”像个百岁老人回顾往事似的说。

“我也够野蛮的呀。”

“为什么后来我们没在别处再来一次呢？那以后，我们没有再一起搞过第二次吧。”

“木材堆场上的事，使我强烈感到那是一场偶然发生的事故，第二天醒来一看，才觉得那是不可能重复的。”

“是呀，那根本不是日常干的，像一个事件。像个强奸事件。”“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就是个强奸事件嘛。”火见子订正说。

“可那时你真的没找到一丝快感吗？离‘性高潮’路还很远吗?”“鸟”不无遗憾地说。

“那是不可能的嘛。对我来说，那可是第一次性交呀。”

“鸟”吃惊地望着火见子。“鸟”知道火见子可不是说这种假话开玩笑的人。“鸟”茫然了，他被责备自己的滑稽感觉镇住了，那感觉与恐怖感只一纸之隔，“鸟”轻轻地一笑。他的笑也感染了火见子。

“真的，人生可真奇怪，充满了惊异哟。”“鸟”的脸猛地一下红了起来，看来不单是醉酒的关系。

“别说泄气话嘛，‘鸟’。那次性交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性交，假如说有意思的话，那只是跟我有关，跟你毫无关系。”火见子说。

“鸟”把高脚杯换成了小杯，倒上威士忌，一口气喝干了。他感到必须更准确地回顾木材堆场上的那件事。确实，当时他那玩意儿硬硬地紧绷着，反复遭到尖尖嘴唇似的东西的抵抗、拒绝。他那时以为天气太冷，火见子那里收缩得太小的缘故。可是，第二天早晨，他看到衬衫下摆沾上了血迹。“咱当时怎么就没怀疑是那档子事呢?”想着想着，一股心血来潮的欲望向“鸟”袭来。他咬着牙，像在忍耐痛楚似的，紧紧握着威士忌酒杯。他觉得，体内深处的中心，像生了个肿瘤，它混杂着剧烈疼痛和不安，那是个不折不扣的欲望。是与抽住心肌梗塞病人肋骨深处的那种疼痛和不安相似的欲望。它与“安分的欲望”迥然相异：“安分的欲望”与意识高处闪烁的“去非洲的梦想”直接对立，不过是疲倦拖沓而又安安稳稳的日常生活里的赘疣，每星期和妻子性交几次就能消退解除的欲望。它实在又不同于伴随一个无力淫荡的“呋”声，让极度疲劳感之

污泥涂满全身的“家庭式欲望”。这欲望就是千百次反复性交也无法解消。它与乘坐“猴子电车”兜一圈后，盼望能再次获得票子的欲望不同。它是欲望中最剧烈的欲望，它是人感到不安的危险欲望；它严密得不可能重复，因此在达成这种欲望的瞬间，会让人觉得“死神”正从大汗淋漓裸露的背后悄悄地靠近。几年前，在那个隆冬的半夜，“鸟”在木材堆场上，要是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强奸一个处女的话，也许他所能够达成的，正是这种欲望。

“鸟”用力鼓起丁当作响的眼球，它已经被威士忌弄得醉醺醺热乎乎，“鸟”像鼬鼠般敏捷地瞟了火见子一眼。脑袋充血，膨胀得像气球一样。找不到出口的烟雾，像沙丁鱼群似的在屋子里游来荡去，火见子看上去就像在雾里飘忽不定。她瞅着“鸟”也醉得迷迷糊糊，脸上浮着十分单纯却又捉摸不定的笑容，实际上，这双眼睛什么东西也没有捕捉到。火见子沉湎于梦想，她整个身体软软的、圆滚滚的，特别是那张红红的火辣辣的脸盘。

“要是和火见子再能重温一次那冬夜里的强奸一幕……”“鸟”恨恨地想着。但是绝不可能。今后就是再和她性交，那性交也是和他今天早晨换衣服时，偶然瞥见的、瘦小如雀的性器相联系，和生孩子时疯狂扩大、随后又慢吞吞缩小的妻子的性器相联系的。它还得和濒临死亡的婴儿相联系；这现实世界到处有希望落空的倒霉家伙，而其他人又都约定好佯装不知，甚至把它唤做“人道主义”，那性交还与人类这种下流而杂乱的悲惨相联系。哪里有什么欲望的升华，只会成为一堆废料。“鸟”呷着威士忌，生暖的内脏忽地一阵哆嗦。“再把火见子当对手，如果要再现那冬夜自己紧张万分没干成的性关系的话，

那么除了绞杀她看来无计可施。”“鸟”想着。从他深处的欲望之巢，振翅飞出了一个声音：“杀了她，奸尸！”然而，“鸟”知道现在的自己不可能去冒这样的险。“眼下，咱只是听到那半夜火见子是处女的事，十分懊悔罢了。”“鸟”蔑视自己内心的混乱，他想否定这无能的自己。只是浑身长刺、充满黑红欲望和不安的海胆，怎么也溶化不了。杀戮奸尸做不成，那就去找一些不亚于此的、能唤起紧张爆发之戏剧因素吧！然而，“鸟”既无手又无脚，面对异常的危险，他只有束手无策的茫然。“鸟”像个老是出错而被替换下来的篮球选手，回到长凳上喝水，他精疲力竭，焦躁地自我嘲弄，喝着威士忌却难以下咽。那酒已经不再厉害，缺乏香味，连苦涩也没有了。

“‘鸟’你老是这样迅速地大量喝酒吗？像喝红茶似的。红茶嘛，烫的时候也喝不了这么快吧。”

“就是这样的哟，老是这样，喝酒的时候。”“鸟”难为情地说。

“和妇女一起也是吗？”

“什么？”

“这样喝酒难以让女人满足吧。说来说去，你自己大概永远来不了性高潮吧。像个疲惫不堪的长距离游泳选手，最后心律失常，在女人的脑袋边架起一道酒精之虹。”

“你打算这就跟我睡呀？”

“你那样喝酒，我才不跟你睡呢，对双方都没意义。”

“鸟”往裤袋深处的洞里塞进手指，摸摸那软绵绵的东西，它像只懒懒睡去的无精打采的小白鼠。“鸟”心里有个燃起欲火的海胆，相反，“小白鼠”却愈加萎缩起来。

“你瞧，不行了吧，‘鸟’。”火见子一眼就逮住了他的动

作，自鸣得意地说。

“我就是达不到性高潮，也无论如何要模仿孙悟空活跃起来，只要能把你顶到那个境界不就行了嘛。”

“怕没那么简单吧，我的性高潮！你像是没有准确记住我们躺在大冬天的木材堆场上乱搞的事吧；那件事就别再提了，对我来说，那只是起步的仪式呀。又冷又脏，滑稽而悲惨的仪式呀。打那以后，我恶战苦斗，跑过了长距离竞赛呢，‘鸟’。”

“我，让你得‘性冷淡’了？”

“通常的性高潮，立刻就能找到哇。那晚上，我指甲里还留着挠地面时留下的木材堆场上的泥，就接受了一个同学的帮忙，到了那分上。但我总像上楼梯那样，追求更完美的性高潮。”

“大学毕业后你一直干的，就只有这件事吧。”

“说大学毕业后，不如说在学校里就开始了，那是我的工作呀，现在回想起来的话。”

“让你犯腻了吧！”

“不，不，不是那回事哟，‘鸟’。什么时候也让你理解那工作吧。当你不想再以木材堆场事件来记住我的时候，‘鸟’。”

“那么，我也告诉你长距离赛跑所获得的经验吧。”“鸟”说。“不要再像性欲不满的雏鸡那样撅起尖尖的嘴互相寻找了，来吧，一起上床！”

“你喝多了吧，‘鸟’。”

“你难道觉得只有阴茎才是和性有关的器官吗？作为最好的性高潮探究家，你的想法未免太朴素了吧。”

“用手指、嘴唇？还是譬如用盲肠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器官？我呀，讨厌！那种事情。那感觉和手淫差不多哟。”

"好歹你是直率的人哟，伪善般的直率。""鸟"畏畏缩缩地说。

"得了吧，'鸟'，今天你可一点都不渴望'性'。看上去还有些讨厌'性'吧。就算一起上床，你也最多用膝盖抵着我的两腿，呕吐都来不及哟。你耐不住厌恶感，咖啡色的威士忌混着胃液都会往我肚子吐哟，'鸟'。我呀，已经尝过一次味道的。"

"俗说话'实践出真知'呢，你的观察，正确。""鸟"沮丧地说。

"不用性急嘛。"火见子安慰说。

"啊，不性急。我觉得，似乎很久都没有撞见非得急匆匆去做的事了。小时候，可是一年中都急匆匆的呀。那是怎么回事呀?"

"不久就不再是孩子了嘛?"

"真的，我可一下子就不再是孩子了呢。而且，现在到了做父亲的年龄。作为父亲，又没有充分的准备，也就碰上了不完整的孩子。我儿时才能成为合格孩子的父亲呢？我可没自信哟。""鸟"变得感伤起来。

"这种事，谁都不会有自信的，'鸟'。下一个婴儿是个实实在在的婴儿，你自己也就可以确认自己已成像样的父亲了，而且，追溯到过去，会有自信的呀。"

"你可真是个充满人生智慧的人呀。""鸟"受到了鼓励，"我问你……"

睡眠像海葵的触角，朝着"鸟"一波又一波地涌过来，他感到最多只能再抵抗一分钟了。从摇晃视野中，"鸟"仔细瞧着的空杯子，摇摇头，考虑着是否再来一杯；结果，他承认自

己的胃已经容不下一毫升威士忌酒了。“鸟”手指间的杯子滑落，撞到了膝盖上，然后滚落到杂乱无章的地板上。

“我只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婴儿时候就死去的人，他那死后的世界，究竟是怎样一个世界呢?”“鸟”问了一句，试着用脚在地上踩了踩，看看自己能不能站起来。

“假如有的话，那是非常单纯的世界吧，‘鸟’。可是，你不相信我的‘多元宇宙论’吧? 你的孩子，一定也能在最后的宇宙中活到九十岁哟!”

“嗯，嗯。”“鸟”答应着，“那么，我要睡了，火见子。已经是晚上了吧? 看看窗帘外面好不好?”

“还是白天哟，‘鸟’。睡觉的话，睡我床上去吧。我傍晚要出门的。”

“你难道丢下你可怜的朋友开着红跑车出去吗?”

“可怜的朋友喝醉的时候，让他一个人呆着最合适了。要不然，往后可就要互相找麻烦了呀。”

“是啊! 你把人的聪明智慧都当成自己的东西了! 你难道开着红跑车飞驰，直到天亮吗?”

“有时是这样的哟，‘鸟’。像个跑来跑去寻找睡不着觉孩子的‘索漠男人’!”

“鸟”软绵绵的，像拽别人身体一样好容易把自己从藤椅子上拽起来；他把手臂绕上火见子健壮的肩膀往卧室走去。像太阳般热乎乎的头脑里，滑稽小人像迪斯尼电影里见到过的“彼得潘小精灵”似的，播散着光粉，金光闪闪地跳跃着。那幻觉惹得“鸟”笑了起来。

“你可真像个热心的大婶子啊。”“鸟”一头栽倒在床上，就大声叫出了这句感谢的应酬话。

“鸟”睡着了。那个浑身长满绿色鳞片的男人，睁着悲哀的眼睛，山椒鱼似的咧开可怕的大嘴，正横穿过他梦里那黄昏的广场；不一会儿，所有的一切，都卷进了黑红幽暗的漩涡之中。他听见跑车发动起来的声音，又落入沉沉的睡眠。夜里，他又醒来过两次。两次醒来火见子都没回家。吵醒“鸟”的，是来自卧室窗外的叫声。那声音谨慎而又百折不挠地执拗：

“火见子小姐，火见子小姐!”

一开始来叫的，听得出是个少年的声音。第二次“鸟”睁开眼时，那叫喊声是个中年男人的。“鸟”爬起床，像火见子对待他那样地撩起窗帘的接缝处，偷偷看了一眼来访者。那里站着个矮个儿的绅士，像缩紧了似的，令人感到发怵，可他却整整齐齐穿着很讲究的丝麻晚礼服，仰着鸡蛋似的圆圆脑袋叫着；暗淡的月光下，看得见他脸上既像不好意思，又像有一层淡淡的“自我厌恶”那种模糊不清的表情。“鸟”放下窗帘，又到隔壁屋子里去找威士忌酒瓶，他一口喝干瓶里剩下的酒，又钻到女朋友床上呼呼睡去了。

5

呻吟声反复进攻着“鸟”，他勉勉强强地睁开了眼睛。一开始，“鸟”还以为那呻吟是自己的声音。因为睁开眼的瞬间，他的胃里似乎穿出来无数个小鬼，用小小的箭捅他，让他发出了一声呻吟。可是，他又一次听到不属于自己声音的呻吟。他保持着刚睁开眼时的姿势，轻轻地极其安静地抬起头，往床边上望下去。火见子睡在床和电视机之间狭窄的地板上。她发出

野兽般强有力的呻吟声。火见子从她那梦的世界里，传递信息般送过来呻吟声。那是传递恐怖信息的呻吟声。透过室内空气幽暗的网眼，“鸟”望见了火见子那张未加修饰的脸，圆圆的充满稚气、血色很坏、像铁锈般浑浊，那表情一会儿痛苦紧张，一会儿愚钝弛缓。每次呻吟声提高，火见子的身子就会动一下，粗粗的手指挠着喉头和胸口。“鸟”仔细瞧着火见子从毯子里露出来的乳房和侧腹。乳房是完整的半球形，不自然地耷拉在两边，互相背转着脸似的。两乳之间宽宽的，带有钝感的扁平。“鸟”觉得像是在哪儿看到过这未成熟的胸脯。是在那隆冬的木材堆场上看到的吧。然而，那侧腹和毯子几乎完全盖没的隆起的肚子，竟一点也没有唤起“鸟”的怀恋之情。他只觉得那些部分随年龄增长开始蓄起了脂肪。这属于火见子新生活的侧面，“鸟”根本就不了解。脂肪之根没过多久便传播到皮肤的各个角落，改造了火见子的体形。那乳房也将失去先前还残留着的清新气息。

火见子又剧烈地呻吟起来，冷不防像受到了什么威胁似的，眼睛“啪”地睁开。“鸟”赶快装作还没醒的样子。一分钟后，“鸟”再睁开眼，火见子又睡熟了；这回她把毯子拉到喉咙口，紧紧地裹住身体，弄成个木乃伊的样子，像一条没有呻吟声也没有苦涩表情的瞌睡虫一样呼呼地睡去了。她和梦中的妖怪讲和了吧。“鸟”心安理得地闭上了眼，来对付他自己胃里的问题——受到威吓、动摇起来的胃的问题。忽然，胃眼看着就膨胀起来，满满地充塞了“鸟”的整个肉体世界和意识世界，“火见子几时回来的呀?”“婴儿像伤兵阿波里奈尔那样，头上缠着绷带，已经给弄到解剖台上去了吧?”“今天去预备学校，果真能顺利地讲完课吧?”继继续续的念头想抵抗胃的压

力，潜入到“鸟”的头脑中央去，可惜都被一一击退了。“咱立刻就要吐了吧?”“鸟”想。恐怖心将他脸上的皮肤弄得冰凉。“我要是把脏东西全吐在床上，火见子会把我想成个什么人呀？我喝醉了酒，在大冬天的室外，强奸似的夺走了那处女的贞洁，甚至连那真正的意思都搞不清楚。那以后又过了几年，又一次在同一个女子屋里过夜，酩酊大醉倒头便睡，结果，还窝囊地想吐。咱可真是个十恶不赦的混蛋啊。”“鸟”一连打了十几个酒气十足的饱嗝，一边呻吟，一边硬撑着爬起来，往床外踏出充满阻力的艰难一步，他慢吞吞地走向浴室。不知何时，“鸟”只剩了一条贴身内裤，浑身赤裸。他打开关不严的坏玻璃门，屏气敛声，总算平安地关上了浴室，这时候，“鸟”的心头竟意想不到地升起一股期待已久的喜悦。也许没等火见子费心就能吐完了。假如能像蝈蝈儿那样老老实实呕吐的话……

“鸟”跪下来，两臂搭在抽水马桶的边缘，耷拉着脑袋，像虔诚祈祷似的，等待着胃的紧张达到爆发点。脸上冷飕飕的皮肤，这回被不自然的燥热弄得火辣辣的，汗涔涔的；忽地，热气和汗又感觉不到了。摆出这种姿势的窥视者眼里，马桶像个又白又大的喉咙，包括狭窄的底部那一汪清水，真正是个喉咙。第一阵恶心涌上来。“鸟”发出犬吠似的吼叫声，伸出的颈子发僵变硬，猛然吐了起来。强烈刺激的酸水，把鼻孔弄得湿漉漉的。“鸟”喘着气。眼泪顺着脸颊，直流到沾满秽物的嘴边。“鸟”又弱不禁风地把食道里还剩下的都吐了出来。脑袋里“啪啪”地闪着金色的火花，随后，暂时停了一停。“鸟”像个做完活的水管工匠，慢慢地直起身子，用手纸擦了擦脸，响亮地擤了几下鼻涕。“咳——”“鸟”叹了口气。然而，呕吐

不会就此罢休。这是“鸟”的惯例。一旦开始呕吐，他至少得吐两次。而且，第二次呕吐，已经不能再借助胃的力量。他得将自己的手指抠进肮脏的嘴里，把呕吐引出来。刚才已经预感到那份痛苦，所以，“鸟”才叹了一口气。他又耷拉下了脑袋。马桶给弄脏了，一片狼藉。“鸟”厌恶地闭上眼睛，伸手到头顶摸到抽水的手柄，打开来放水。哗啦一声，大量的水冲了下来，一阵小小的旋风刷地掠过“鸟”的额头。睁开眼一看，白色的大喉咙干净地敞开着。“鸟”用手指伸进自己红红的狭窄的喉咙，强行开始了第二次呕吐。又是一片呻吟声，几滴无意义的眼泪，头脑中闪出金色的火花，鼻孔黏膜火辣辣地生疼。“鸟”吐完了，擦了擦肮脏的手指、嘴唇和沾满眼泪的脸颊，筋疲力尽地靠在马桶上。“咱多少也算偿还了一些婴儿的痛苦吧?”想着想着，“鸟”为自己的如意算盘红了脸。烂醉的痛苦只能是完全无谓的痛苦，它抵偿不了任何其他的痛苦。“哪怕它只不过在脑子里悄悄一闪，咱这种允许假补偿的行为也实在太厚颜无耻了。”“鸟”像个道学家似的批判自己。然而，呕吐完后一阵放心，胃里的小鬼们也大都不做声了，即便这决不是永久的，也使“鸟”自睁开眼睛以来，第一次得到了稍微舒服一些的时间。“咱今天必须到预备学校上课去呢，恐怕还得到医院去替已经死掉的婴儿办各种手续。”“鸟”想着。“还得和岳母联系，报告婴儿的死讯；必须同她商量几时向妻子挑明，这些可都是大事呀。我现在倒好，在久别的女友家浴室里，烂醉吐完之后，丧失了体力，靠在马桶上茫然不知所措。可不是岂有此理吗?”虽说“鸟”处在这种受追逼状态下，也许会感到恐怖，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相反，他放弃一切责任，刚才那几十分钟手脚动弹不得，倒使他尝到了一种自我救济的滋味。

“要说现在的咱呀，浑身乏力，只感到鼻子、咽喉火辣辣的生疼；简直像濒临死亡婴儿的兄弟。咱的可取之处只在于没有像婴儿那样哭叫，但实际上比起哭叫的婴儿来更不像话……”

要是可能的话，“鸟”会选择跳进抽水马桶，拉下手柄，随着那高亢的水声流进下水道地狱里去。可是“鸟”还是惋惜留恋地吐了一口唾沫，和马桶告别，打开玻璃门想回卧室去。谁知“鸟”糊里糊涂竟忘记了火见子的存在，等他赤着脚刚往卧室里踏进一步，猛然醒悟到：火见子清醒地睁着眼，从头到尾地观察了他呕吐的样子，以及后来那可笑的沉默。火见子躺着，还是那副睡熟时的姿势。“鸟”借着窗帘缝里透进来的细微光线，看到火见子的额头、眼睑、鼻梁，还有上嘴唇的轮廓都泛起淡淡的金色，她眼睛到处是黑乎乎的阴影，睁得大大的。“鸟”像只小白鼠似的一溜小跑，绕过火见子的脚边，一心只想着去拿搭在床沿上的裤子和衬衫；这时，火见子那双眼睛，像打开快门的照相机镜头的颜色，一直注视着“鸟”那条青筋暴露、净是长毛的腿和那微微有些鼓出来的肚子。

“你听到我像狗一样呕吐吧?”“鸟”难为情地说。

“像狗一样？那可是大嗓门的狗哇。”火见子用睡意朦胧的声音说，她重新睁大温和的眼睛，用审视的目光瞅着“鸟”。

“是啊，牛一般大小的救护犬嘛。”“鸟”无精打采地说。

“很难受吧，都完了吗?”

“啊，现在好些了。”“鸟”说着，他有气无力，跌跌撞撞，不小心呀的一声，踩在毯子下面火见子的脚上。他总算摸到了自己的裤子，慌里慌张地往里伸进腿去说：“可是呀，说不定上午还得有一次呢。一直是这副老样子。我已经好久不喝了，很久没有大醉过了，所以，这次好久不遇的大醉，也许会

成为我一生中最倒霉的一次。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持续好几周的酗酒，刚开头也是大醉一场，想想总该再喝几口压一压，谁料一发而不可收，竟成了我在无限的酒精轨道上奔走的起点站了。”他想用夸张的忧郁调子来突出滑稽的效果，但结果反而陷入别扭的自我反省的调子中去。

“要是再来一次呢?”

“今天我可不能再醉啦。”

“喝点儿柠檬汁吧，会舒服些的。我买来放在厨房里了。”

“鸟”听话地朝厨房望去。透过毛玻璃洒下的柔顺光线，照射在水池里，那里边咕噜咕噜滚着十几个柠檬，闪烁着新鲜的金黄色光，使劲地刺激着“鸟”那虚弱的胃神经。

“你常买这么多柠檬吗?”“鸟”问，他套好裤子，把衬衫纽扣满满地扣到喉咙口，稍稍恢复了些平静。

“需要就买呗，‘鸟’。”火见子像是要提醒“鸟”知道他所提问题的无聊，非常冷淡地说。

“鸟”又失去了平静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开着跑车一直到天亮吗?”火见子只是嘲弄似的瞧了他一眼，他赶快做出“有要事相告”的样子补充说，“半夜里，有两个朋友来找你呀。一个还像个孩子，另一个呀，我从窗帘缝里瞧见了，鸡蛋形脑袋的中年绅士。我没跟他打招呼。”

“打招呼？当然不需要啰。”火见子无动于衷。

“鸟”从裤袋里拿出手表，看了看时间，九点。他的课十点开始。他假如是个有旷课、迟到勇气的预备校教师，那么，就算他有种了。说实话，“鸟”可不是那种勇猛、果敢而又别具钝感的教师呀。他摸索着系上领带。

“和那两人一起睡过几次哟。于是，他们就自认为有半夜

来访的权利了。孩子的那位可是个古怪的人呐。光和我两人睡觉他并不特别感兴趣，老是希望我和别的男人睡，他在旁边加油。他总候着有人上我这里来的时候出现。那怪癖可是极度的嫉妒呀!”

“你给他机会了?”

“哪可能!”火见子干脆地说，“那孩子呀，喜欢你这种类型的成年人呢，所以什么时候若能和你在一起，为了你，他会很用心思的哟。‘鸟’，你没有常常接受这类服务吗? 你在学校的低年级同学里拥有崇拜者；预备学校里怕是也有特别愿意献身的学生吧? 我觉得你是小社会孩子们当中的‘英雄’人物呐。”

“鸟”摇摇头否定，径自往厨房里去，赤裸着的脚面踩到凉飕飕的地板，“鸟”这才想起还没穿袜子。“呀，这可是一大苦差事啊，找袜子一弯腰压迫了肚子，保不定咱又要吐了。”“鸟”懊恼地想着。可是，赤脚在地板上走心里怪舒服的，水龙头里迸出的水沫打湿了手指，湿漉漉的手指捏起柠檬来看看，“鸟”的心里顿时生出些朦胧的快意。“鸟”挑了个大大的柠檬，一切两半，挤出汁来喝下去。令人怀念的恢复期感觉，随着柠檬汁，从他的喉咙，朝着受过虐待的胃，冷冰冰地、针刺般鲜明地落了下去。

“柠檬像是真管用呢。”折回卧室的“鸟”，小心翼翼地挺着上身，一边找袜子一边向火见子表示感谢：

“就是再吐，这回全是柠檬的味道，会好受些的。”

“你捻碎了一个哀婉的希望喽。”“鸟”眼看着柠檬汁带来的满足感烟消云散了。

“找什么呀? 像只找小河蟹的熊瞎子。”

"袜子呀。""鸟"感到对不起自己赤着的脚，小声说。

"塞你鞋里去了哟，出去时能和鞋子一起穿嘛。"

"鸟"疑惑地俯视着紧裹毯子躺在那里的火见子，他推测这大概是火见子情人们钻这张床时的习惯吧。万一有个比自己更高大更粗野的其他情人出现，他们可以立刻拎起鞋子赤着脚跳出门外去，所以他们才一贯这样放的吧。

"那么，我走喽。上午我得上两节课呀，昨晚和今天早晨真是太谢谢你了。""鸟"说。

"你还来吗，'鸟'？我们也许是互相需要的人呢。"

"鸟"像听到哑巴忽然开口叫了一声似的大吃一惊。火见子像要关闭厚厚的圆脸盘似的，把皱纹都堆积到眉梢，往上瞧着"鸟"。

"可能是吧。也许我们真是互相需要的人呢。""鸟"说。

"鸟"光着的脚下，针扎似的感到了草果子的刺和铁丝的断头，他像个踏破沼泽的探险家，提心吊胆地横穿过幽暗的客厅；在大门口穿鞋处他刚弯下腰，就有一阵恶心袭来，他赶忙拔上了鞋。

"那我走喽，再见，你好好睡!""鸟"叫了一声。

女朋友静悄悄地没有做声。"鸟"出了门。夏日清晨，布满酸溜溜的尖锐光亮。"鸟"正要走过大红跑车旁，发现钥匙还插在点火开关上。"没多久，小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这辆跑车偷走吧。""鸟"心情沮丧地想着。"以前那么勤勉、谨慎、聪明的女学生，怎么会转化成跟前这种落寞的性格呢？这到底是哪档子的事啊。结了婚，丈夫年纪轻轻的就自杀了，深夜开车出去散心，发泄完了又做噩梦，发出呻吟声。"

"鸟"想拔下车钥匙。可他觉得：自己现在要是再折回薄

暗中紧锁双眉、紧闭双眼、默不作声的女朋友那里，恐怕很难再跑出大门吧。“鸟”从钥匙上挪开手指，往周围扫视了一下，“至少现在似乎没有偷车贼在觊觎。”他宽慰地想着。外挡泥板车轮的旁边，丢着短短一截烟头。这恐怕是昨晚“鸡蛋头”绅士扔下的吧。更亲密照顾火见子的家伙，除了“鸟”一定还大有人在的。“鸟”摇摇头做了个深呼吸，“烂醉”小龙虾因抵挡各种威胁而披挂上阵，他得试着从中脱身；但即使这样，也不可能改变被摧残的心态，他低着头，走出了明晃晃的小巷子。

如果顺利的话，“鸟”至少撑着直到钻进预备学校的大门都不出事。他得经过柏油马路、站台，然后是有轨电车。这时候最倒霉的，莫过于“鸟”的嗓子眼干着冒烟，还得忍受震动和其他人身上的气味。这车厢的乘客里，只有“鸟”汗流不止，围绕他的方圆一平方米的地方，似乎盛夏提前到来。和“鸟”摩擦着皮肤的人，都一齐纳闷地回过头来望着他。“鸟”像头吃了一箩筐柠檬的猪，喷吐着柠檬味的气息，只为这他也得可怜巴巴地讨别人的原谅。他怯生生地四周张望，寻找着十万火急时候该跑去吐的地方。还好，他总算忍着没吐出来，到达了预备学校大门口。这时，“鸟”觉得自己像个老兵，败下阵来，又经过长途跋涉，已经筋疲力尽了。可谁知，更为难的事还在后头呢。敌人迂回到“鸟”的前面，正埋伏着等他到来呢。

“鸟”从自己专用的橱里拿出教科书和粉笔盒。然后往架子上的词典瞥了一眼，这东西今天看上去好重啊，他决心不把它拿到教室里去。其实“鸟”教的班上，不论是语句的意思，还是有关语法规则的问题，总有几个学生，其能力远远超过做教师的“鸟”。假如出现了他没见过的单词或者难解的句子，

只要点名叫出其中的一个就足以抵挡一阵子。他班上那些年轻人的脑瓜，对于局部，像只塞满知识，过于发达的螺蛳壳那样复杂；可你要请他综合捕捉某一个对象，那脑筋就开动不起来了。于是，“鸟”的任务就是给他们综合概括文章的中心意思。然而，“鸟”心里总有个疑问，像个燃烧不尽的强制观念：他的课真的会对学生们考大学有用吗？

走出衣帽间，“鸟”害怕碰到外语教研室的主任，那人毕业于密西根大学，像是个滞留国外日本人中的佼佼者，和蔼可亲，眼睛尖锐；于是，“鸟”没去乘教员室里边的电梯，而是从后门出去，登上了常春藤似的贴在建筑物外墙上的螺旋楼梯，去自己的教室。他一点没去理会渐渐开阔的街道风景，学生们从他后面奔跑着上来，把个螺旋楼梯弄得像船上的舷梯似的左右摇晃；“鸟”忍着那晃荡，脸色苍白、汗流浃背地喘着粗气，不时还像呻吟似的打着嗝儿。“鸟”慢慢地往上爬，后面追上来的学生，都忽地减慢自己的速度站下，盯着“鸟”的脸看了一阵，不觉往后退了一步，又“噔噔噔”摇晃起楼梯，大步流星地朝上面攀登而去。“鸟”头昏眼花，叹着气，紧紧地抓住扶手……

总算爬上了楼顶，刚喘了口气，“鸟”就被等在那里的一个朋友叫住，重新回到紧张的情绪之中。那朋友是“鸟”和一些临时翻译同事们组织的斯拉夫语言研究会的负责人。“鸟”正被“烂醉”搞得手忙脚乱，冷不防又和朋友不期相遇，他便觉得要出什么麻烦事似的。“鸟”像只受到攻击的贝壳，自动关闭了自己。

“呀，‘鸟’。”朋友叫了声。“鸟”的绰号在任何场合，不管什么样的朋友中都通用。“昨天起一直给你打电话，找不到

你呀，这就来了哟。”

“啊。”“鸟”心不在焉地回答。

“特鲁切夫先生的消息，听到了吗?”

“消息?”“鸟”漠然而不安地反问道。特鲁切夫先生是巴尔干半岛一个小社会主义国家驻日本公使馆的馆员，在“鸟”他们的研究会当讲师。

“听说特鲁切夫先生，整天呆在日本小姑娘房里不回公使馆去哟。说是一星期没回去了。公使馆要私底下解决，想把特鲁切夫带回去。可是呀，公使馆刚刚建立人手不足，地点又是在新宿最杂乱地方的最里边，公使馆员谁也没有本事去找寻迷路的孩子。于是，跑来找我们研究会帮忙喽。这事咱们本来就有责任哟。”

“责任?”

“研究会例会后老带他去酒店，特鲁切夫先生就是和那酒店的小妞在一起呀，那个‘椅子’上的，”朋友难为情地笑了。“那个脸色难看、身材矮小的奇怪家伙呀。”

“鸟”立刻想起了那个“脸色难看、身材矮小的奇怪家伙”。

“可是，那姑娘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斯拉夫语，根本不会外语吧?特鲁切夫日语又不行，怎么交流哇。”

“说的是啊，他们这一星期究竟怎么过的呢，什么话也不说吗?”朋友说着，越发难为情起来。

“假如特鲁切夫先生再也不回公使馆去可怎么办呢?会算作逃亡或者亡命事件吗?”

“那可不。”

“麻烦大了哟，特鲁切夫先生。”“鸟”忧虑地说。

“我们研究会想聚在一起想想办法。今晚，你有空吗?”

“今晚啊……”“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今晚可不行啊。”

“特鲁切夫先生和你最要好了吧？如果要咱们研究会派使者的话，准会请你来担任的哟。”

“使者吗，可今晚无论如何不行。”“鸟”说着说着，下定决心似的，“我生了个孩子，不正常啊，可能已经死了，也许正在死，就今天啊。”

朋友忽然胆怯地啊了一声。这时，他们头顶的上课铃响了。

“这可了不得，真的不得了。那今晚的集会就我们几个来开吧。别对孩子的事灰心丧气哟，太太没事吧?”

“啊，不要紧，谢谢。”

“特鲁切夫事件的具体对策定下来，再跟你联络。你，让人觉得有些衰弱啊。当心身体呀。”

“谢谢。”

“鸟”没把自己喝得烂醉的事告诉朋友，他责备着自己，目送着慌慌张张像逃跑似的耸着肩下楼的朋友。然后，“鸟”进了教室。一瞬间，他面对一百个学生，正面冲着那些像苍蝇头似的丑陋面孔。“鸟”条件反射一般低下头；他下定防范的决心：再也不正面瞧他们第二次；他把教科书和粉笔盒子像自卫武器似的捧在胸前，走上了讲台。

上课了。“鸟”打开教科书里夹着书签的那一页，从上星期结束的那段开始，有口无心地朗读起来。“鸟”立刻就注意到他读的那段章节，是从海明威文章里选来的。教材是外语研究室主任按自己的兴趣从美国现代文学中选来的，是语法上随

处可见陷阱的短篇章节的集大成者。“海明威啊，”“鸟”想到他就觉得受鼓舞。他喜欢海明威，特别爱读海明威的《非洲绿丘》。眼前这段是从《太阳照样升起》中选的，是接近尾声，那“英雄”去洗海水浴的那部分：“我”在游泳，越过了浪涛；不时有浪涛劈头盖脸地打来，将“我”冲到海面上；那里是一片风平浪静的地方，“我”仰卧在水面上飘流；只有晴空万里，身底下的波浪忽高忽低的……

“鸟”感觉到自己身体的深处，有一股按捺不住的潜在危机蠢蠢欲动了。喉头彻底地干燥，舌头像异物般肿胀。恐怖心的羊水浸泡着他。尽管如此，“鸟”还在继续朗读着，像只得了病的鼬鼠，乖巧而虚弱地打量着门的周围。“往那边冲过去，该来得及吧？可要是能熬得住，不跑出去也过去的话，那才是上上大吉呢。”“鸟”为了分散注意力，边读边回想这一章节的上下文。“我”在沙滩上休息，又去游泳；后来回到宾馆，收到离他而去和斗牛士私奔的恋人打来的电报。“鸟”回忆起了那份电文：

COULD YOU COME HOTEL MONTANA MADRID
AM RATHER IN TROUBLE BRETT

一字不差地想出来了。“这可是好兆头，这份电报是我所读过的最具魅力的电报，它也许能制止住恶心吧。”“鸟”像做祈祷似的拼命想着。然后“鸟”又接着想：“我”睁着眼睛潜水到海里，看见了蔚蓝色的海水畅快地流淌着。“这里所节选的部分，要是出现了那一段，那么，咱就不会再吐，安然过关了吧，这可是护身符呀。”“鸟”继续读了下去，“我”从海里

上来，回到宾馆接过了电话。电报果然如“鸟”所记忆的：

COULD YOU COME HOTEL MONTANA MADRID
AM RATHER IN TROUBIE BRETT

可是，“我”洗完了海水浴，睁着眼睛潜水的光景却终于没有出现。“鸟”吃了一惊，“那是海明威别的小说里的情节吧，要不是别的小说家的文章?”他犯疑了。护身符失灵了。紧跟着，“鸟”也失声了。喉咙里像布满了成千上万条干裂缝，舌头肿得塞满了一嘴，像要从嘴唇里吐出来似的。“鸟”抬起眼睛，冲着一百个苍蝇头蠢笑起来。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滑稽的五秒钟沉默。然后，“鸟”两膝跪倒了，他像只青蛙，摊开十指的两手撑着地，趴在满是灰尘的地板上，嗷嗷地呻吟着吐了起来。“鸟”像只呕吐的猫，脖子直直地伸着呕吐。内脏被绞榨着，他手脚乱抓，空空挣扎，那样子活像个被阎王老子巨大的脚踩着的小鬼。“鸟”本想试试幽默的呕吐方法，可事实上恰恰相反。只是当吐泄物浸泡舌根而又回流的时候，正如火见子所说，确实有一股柠檬的味道；“鸟”把它想成地牢墙上开着的紫罗兰，从而可以捞回一些镇静。可是，这种心理诡计在呕吐发作达到最高潮之前，也像奶油点心似的脆弱无力；嗷嗷高叫的“鸟”，大张着嘴，身体挺直僵硬。从脸的两边，马眼罩形状黑乎乎的东西嗖嗖地爬上来，严严实实地封住了“鸟”的眼睛。“鸟”热烈地期望就这样钻进更黑暗更幽深的地方，“飞到一个与此迥异的宇宙去吧”!

一瞬过后，不用说，“鸟”还是留在这边的宇宙里。迸出的眼泪，湿漉漉地打湿了他鼻子的两侧，他可怜兮兮地低头望

着自己呕吐物的水塘。一片淡红黏土色水塘，散落着鲜烈的柠檬渣滓。荒凉枯竭的季节里，乘着轻型飞机超低空飞行，非洲大草原也许会呈现出这种色彩吧：这些柠檬渣滓的阴影里，潜藏着犀牛、食蚁兽和野生的山羊呢。就像吊在降落伞上怀抱着枪的伞兵，迅速而凌乱地往下跳……

恶心全部给压下去了。“鸟”用沾满泥和胃液的手抹了一下嘴，站了起来。

“十分抱歉，今天的课上不下去了。”“鸟”用奄奄一息的声音说。

看上去，一百个苍蝇头都像理解了似的。“鸟”正要去收教科书和粉笔盒，忽然一个苍蝇头站起来，大声叫唤着什么。他长着一副女性化的圆圆脸，像个农民的儿子，两颊泛起红晕光鲜鲜的，蔷薇色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叫唤着，说话像口里含着什么东西，而且还有些口吃，所以一点都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然而，渐渐地一切都明白了。他首先指责“鸟”的态度，说这是预备学校老师所不应有的；他看到“鸟”一脸纳闷的表情听着他的批评，立刻就变成了具有攻击意识的“鬼”。他详尽列举了诸如预备学校的学费贵啦，离考试时间短啦，对预备学校的期望落空啦，以及受到许许多多挫折等等，他没完没了地数落着。不一会儿，刚才抓住“鸟”的困惑，像酒换成了醋似的，转换成了恐怖感。恐怖的晕眩，像黑眼圈似的浓浓地渗出眼眶，“鸟”感到自己渐渐变成了恐怖的眼镜猴子。“过不久，那九十九个苍蝇头，也会被那家伙感染吧，那包围咱的可就是一百个考不取大学的‘浪人’呀，我将要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喽。”“鸟”再次注意到，自己对每周上课的对象、这一百个学生竟然一点也不了解。“鸟”发现了自己被一百个来路不

明的敌人包围住了；发现了自己喝得烂醉，一而再、再而三地呕吐以至体力消耗殆尽。抗议者越来越亢奋，眼看着就要掉眼泪了。“鸟”就是想回答那年轻人也不成，呕吐后他口干舌燥，连一滴唾液都分泌不出来。“鸟”觉得自己似乎只能发出鸟类叫唤的声音，“哦，我该怎么办好呀。”“鸟”发出了无声的悲鸣。“咱的日常生活里，是有这种最倒霉的陷阱张着大口，等着咱掉下去。比这更倒霉的还有，那情景与在非洲的冒险生活里该遇到的危机截然不同，咱就是掉进那口陷阱，也不会失神，更不会突发事故而死去。咱只能永远茫然地望着陷阱的四壁。咱也想打一份电报，‘AM RATHER IN TROUBLE’，可是，打给谁呢？”

这时，中排位置上站起个聪明相的年轻人，用“突降法”的口吻说：

“喂，别说牢骚话了。听见吗！”

教室里高涨起来的生硬情绪，幻影般一下子消失了。然后，教室里涌动了幽默的活泛气氛，学生们都大声笑了起来。像潮水般退去。“鸟”摞起教科书和粉笔盒向门口走去。

“鸟”打开门时，背后又传来一声叫唤，他回过头去一看，原来，刚才攻击他的那个学生，学着“鸟”呕吐时的样子，趴在地上，在嗅着“鸟”吐出东西的气味，一边又在大声叫唤。

“有酒精味。你这家伙喝醉了，告事理事长去，开除你这混蛋！”

“告事？”“鸟”想，“啊，‘告诉’哇。”正想着，教室里那愉快的年轻人，又用感伤的调子叫了声：

“嗨，你，可别吃那东西哟！”又惹起了一阵新的爆笑。

“鸟”从趴在地上的告密者那里解放出来，跑下了螺旋楼梯。正如火见子说的，当他陷于困境时，也许真有他弟弟同龄的援救狙击手来解救他吧。“鸟”下螺旋楼梯的几分钟里，觉出了舌头和喉咙深处吐泻物残渣的酸味，他时不时地皱皱眉，却怀着一种幸福的心情。

6

一条道通向小儿科门诊部，一条道通向特别儿童室，“鸟”站在分岔道上，不知该往哪边去好。一个年轻的病人坐在轮椅上，正对着“鸟”冲过来，他狠狠地瞪了“鸟”一眼，要“鸟”让道。病人该有脚的地方放着一架旧式的大型收音机。其他地方也瞧不见他的双脚。“鸟”惶恐地退到墙边上。病人再次威吓般瞪了一眼身子架在脚上的活人代表：“鸟”，然后，飞快地往走廊上冲去。“鸟”目送着他远去，叹了口气。“鸟”的孩子假如还活着，那么，“鸟”应该一直去“特儿室”。可要是已经死了呢，那么，得和医院商量有关尸体解剖和火葬等事宜，这样又必须到小儿科门诊部去露面。这是一次赌博。“鸟”向门诊部走去。他把赌注下在“婴儿死了”的一方，这念头清清楚楚地固定在他意识的表面。他现在是他孩子的真正敌人，一生中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敌人。“鸟”深深地感到愧疚，他觉得假如真有永生的审判之神，那么，自己是有罪的。可是，这种罪孽感，在救护车里，当他用“阿波里奈尔那样头上缠着绷带”的语言来形容婴儿形象的时候，与侵扰他的悲伤一样，或许他还更多地尝到了甜甜蜂蜜的滋味吧。“鸟”拿出会情人的

劲头，渐渐加快了脚步，他去听他儿子的死讯。接到死亡报告，要办各种各样的手续（“医院方面积极地想做解剖，手续一定简单；麻烦的是火葬的手续呀。”“鸟”心里做好了准备）。“今天咱一个人给他送葬，明天就去把这不幸告诉妻子。咱会对妻子说，‘头上负伤而死去的孩子，是你我之间肉体之纽带’吧。咱们呢，家庭生活无论如何能够恢复过来的呀，再来一些相同的不满、希望仍然实现不了、非洲还是那么遥远的……”

“鸟”歪着脑袋从门诊部低矮的窗口里望进去，对从里面望出来的护士报了自己的姓名，说明了昨天把婴儿送进来的情况。

“啊，那个‘脑癫痫’的婴儿呀，”半老的女人嘴唇周围有一圈稀疏黑毛，脸上表情松弛，轻飘地说，“你直接去特儿室吧，知道在哪里吧？”

“哦，我知道。”“鸟”用沙哑纤细的声音说，“就是说，孩子还没有死吧。”

“当然活着啰！牛奶猛喝，手脚的力气可大着呢，祝贺你呀！”

“可他是‘脑癫痫’吧，所以……”

“哦，是‘脑癫痫’呀。”护士没有陪着“鸟”踌躇，微笑起来，“是你的头生孩子吧？”

“鸟”点点头，没有出声回答，就急匆匆返回走廊，跑去“特儿室”。“鸟”的赌博失败了。他该偿付多少赌金呢？那个坐轮椅上的病人，又在拐角处碰上了“鸟”，这回“鸟”看也不看他一眼，笔直冲过去，就在快要撞上的一刹那，对方让开了道。“鸟”压根儿没顾及到轮椅上的病人，甚至连对方是个残废都没顾得上去想。假如说，轮椅上那位抱怨地目送“鸟”

远去的残废人没有双腿，那么，“鸟”的身体内部，也像刚刚出清货物的仓库一样，空空如也。“烂醉”仍然在他胃的底部、脑袋的深处，高唱着恶毒的惋惜之歌。“鸟”短促而痛苦地呼出难闻的气息。医院本馆通往住院病房的过渡走廊，在半空中划出吊桥似的弧状，刺激了“鸟”的不安情绪。而且，住院部大楼两侧病房的走廊，像一条延伸去远方微微亮处的暗渠。脸色铁青的“鸟”慢慢地小跑了起来。

“特儿室”的门，像冷库的外门，包着坚固的铁皮。“鸟”透过门，难以启齿似的对里面的护士含含糊糊地报了自己的姓名。昨天第一次听说自己孩子异常时，他体味到了牵肠挂肚的自我羞耻感，现在，这羞耻感又重新紧紧地箍住了“鸟”。护士煞有介事地放“鸟”进了门。护士在他身后嘭地关上门，“鸟”立刻就从挂在柱子上的椭圆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额头到鼻子间，浮着汗水溶化了的脂肪，大喘气的嘴唇半开着，还长着自我闭锁的幽暗眼睛，简直是一副色情狂的面孔。“鸟”突然厌恶地挪开了眼睛，但是，自己那张脸，已经尖利地刻印在他眼睛的深处。“咱经常受到这张脸记忆的折磨呀”，这严厉约定般的预感掠过了“鸟”那火烧火燎的头颅。

“认得出来吗，您的宝宝?”

护士和“鸟”并排站着，就像和这医院里最健康最漂亮婴儿的父亲打招呼似的说。但是她脸上没有笑意，也看不出有任何特别的好意。“鸟”想，“这大概是特儿室里的常规谜语吧”。除了提问的护士，竖长房间深处有两个年轻的护士，正在热水器下洗着大量的奶瓶；她们旁边有一位称量奶粉的中年护士；墙上挂着黑板、贴满乱七八糟的纸页，沿着墙下的一条长桌旁，紧巴巴地坐着一个医生，正在翻阅着病历卡；最靠前的一

个医生，正和一个小个子、父亲模样的人说着话，看来那人和“鸟”一样，也有烦恼的种子收容在这里；听到护士对“鸟”提问，一瞬间，大家都停下了手中的事情，像怀着默默的期待似的回过头来望着“鸟”。

“鸟”往大玻璃隔墙那边的婴儿病房望去。刚才“鸟”还意识到医生和护士们的存在，转眼间这种意识从他的脑袋里消失了。“鸟”瞭望着婴儿们，像一头美洲狮，站在白蚁筑巢堆起的高台上，俯瞰着草原，用严峻而干涩的眼光搜寻着羸弱的动物。

粗犷而充裕的亮光泼洒在房间里。那里已不是初夏，而是夏天，在夏天的心脏中。漫反射的光烧灼了“鸟”的额头。屋里放着二十张幼儿用的病床，还有五台电动风琴似的“保育器”。保育器里的婴儿，笼罩在一层雾之中，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相反，床上的婴儿却无遮无盖。他们被过分亮堂的光线之毒坑害着，精疲力竭地蜷缩成一团。婴儿们活像这世上最老实的家畜群。尽管婴儿们的手脚有时也稍稍动弹一下，但他们穿着白色棉制内衣，裹着尿布，沉甸甸像潜水服似的。婴儿们给人一种被拘囚的印象。有的婴儿手腕给绑在床框上（尽管这是为了防止他们抠抓自己稚嫩的皮肤所采取的措施），脚踝给纱布条固定着（尽管这是为了保护输血时切开的脚踝），他们简直就是一些弱小无力的囚徒啊。他们一律鸦雀无声。“恐怕玻璃墙挡住了他们的声音吧?”“鸟”想着。婴儿们一律都像没有食欲的金钱龟，忧郁地紧抿着小嘴。“鸟”的眼睛往所有婴儿的头上逐一扫去。虽然他已经忘记了自己孩子的脸，但他的孩子有一个不会被认错的标记。那个院长说的：“外观，看见了吧？看得出头像有两个吧。听过瓦格纳的《双头鹰的旗帜下》

那段音乐吧。”那家伙大概是隐居在街上的“古典音乐通”吧。

可是，“鸟”没有找见长着那种头颅的婴儿。他焦躁地把床上的婴儿又重新兜着瞧了一遍。这时，突然地，也没见什么特殊情况，所有的婴儿竟一齐打开牛肝色的口腔，又哭又叫起来，还活泼泼地动来动去。“鸟”害怕了。他回过头来，想问护士“他们怎么会一齐醒过来的?”谁知护士根本不在乎婴儿们的叫唤，她还在和其他护士、医生们一起饶有兴趣地继续玩着游戏，那些人盯着“鸟”看，一声不吭：

“认不出来吧？在保育器里呢。那么，哪个保育器是你宝宝的屋子呢?”

“鸟”听话地弯下了腰，往最靠近自己的保育器里张望，就像张望“水族馆”里的水槽似的。那水槽让水垢、微生物弄得一片昏暗，他皱起了眉。“鸟”看到一个黑乎乎、干巴巴皮肤的婴儿，跟拔光了毛的鸡一般大小。婴儿完全一丝不挂，虫蛹一般的小鸡鸡用个塑料袋套着，肚脐眼塞着纱布。他像童话画册里的小人，望着“鸟”，一脸通情达理的表情。他也像加入了护士们的游戏似的。显然他不是“鸟”的孩子，可“鸟”心里却对这个静静老人相的、老成、衰弱的未成熟婴儿，抱着大人之间的友好感情。“鸟”竭力从婴儿黑洞洞水汪汪的眼睛上挪开自己的目光，直起身体，回头看了一眼护士，像是说“够了，再也不想多玩游戏啦”。由于角度和光线的关系，根本不可能看清其他保育器内部的情况。

“还看不出来呀？窗边上最靠里的保育器呀。把保育器移过来，让你站在这里也能看清宝宝吧。”护士说。

一瞬间，“鸟”愤慨了。谁知以此解除了护士们、医生们对“鸟”的关心，他们各自回到自己手边的工作和对话中去；

这时“鸟”才明白原来这场游戏，是接纳“鸟”进特儿室的一种仪式。“鸟”耐着性子，朝护士指的那个保育器望去。进特儿室以来，“鸟”在护士的影响下，抵触情绪和反抗心理几乎丧失殆尽。他觉得自己也像个既无力又老实的婴儿，像那些突然不可理喻一齐哭叫起来的婴儿一样，给纱布条捆住了手脚。“鸟”喷着热乎乎的气息，把汗湿透了的手掌在裤子膝盖处抹了抹，然后再用那手掌去擦头上、眼睛和脸颊上的汗。“鸟”觉得眼球似乎被两手捂住；黑乎乎、浑浊而浓烈的火焰燃烧起来，一种头朝下坠入深渊的幻觉，使得“鸟”踉跄起来。

“鸟”睁开眼，护士像在镜中走路的人似的，已经跑进玻璃墙后面去移动窗边的保育器了。“鸟”身子僵硬，紧握双拳等待着。这时“鸟”看到了他的宝宝。婴儿已经不再像阿波里奈尔那样头上缠着绷带。他和特儿室的其他婴儿不同，浑身通红，像水煮的虾子一样，呈现出异常鲜艳的血色。脸上油光闪亮，像覆盖着刚治愈的火伤疤痕。“他忍着剧烈的不快，闭着眼睛。”“鸟”想。婴儿的不快，一定是突出在他后脑勺，像另一个红红的头似的瘤所引起的。“鸟”注视着红紫色的瘤。它真像个难以去除、重重捆在头上的秤砣呀。恐怕和瘤一起通过产道时受到挤压的关系吧，婴儿长长的头又尖又细。那头比瘤更直截了当地往“鸟”的心里打进惊奇的楔子。“鸟”一阵恶心，和烂醉的恶心不一样，它更直接地关系到“鸟”存在的本身，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恶心。护士在保育器后面观察“鸟”的反映，“鸟”低下了头，像是在说，够了，太多了。又像面对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彻底地认输了。婴儿拖着瘤，到底要持续到几时呢？婴儿已经不再濒临死亡。他的存在，不再是随意注入轻易哀悼的眼泪就能溶化的果冻了。他继续活着，开始压

迫、攻击“鸟”。孩子包裹着虾子般红红的、伤疤般闪闪发光的皮肤，正拖着重重的瘤秤砣，猛烈地活动起来。植物的存在吗？即使真是这样，也一定是仙人掌似的植物。护士看到“鸟”的反应，满意地点点头，又将保育器推回窗边上。婴儿们的叫声又像旋风似的刮起了一阵，像炉中熊熊煮沸的光，震颤了玻璃墙的那一边。“鸟”瘫软地垂下肩，耷拉下脑袋。就像往长枪里装填火药似的，“鸟”的脑袋里，装填进了婴儿们的叫唤声。“鸟”甚至觉得自己也想和婴儿们一样，需要一个小床和保育器。特别是保育器，充满雾一般水蒸气的保育器，睡在里面，“鸟”可以像愚钝的鱼似的用腮呼吸。

回到“鸟”身边来的护士说：

“尽可能早一点办住院手续。保证金三万日元。”

“鸟”点了一下头。

“喝牛奶可厉害呢，手脚活动也起劲哟。”

“究竟他为了什么喝牛奶，为了什么活动呢？”“鸟”差一点抱怨地发问。“鸟”开始厌恶起自己没完没了爱抱怨的性格了。

“您稍等一下，小儿科的主治医生就要来了。”

于是，“鸟”给人丢下，无人理睬了。搬运牛奶瓶、尿布的护士们，冲出两边的胳膊肘老是蹭着“鸟”的身体，可她们连看也不看一眼。只有“鸟”一个劲儿地说着“对不起”。这时，玻璃墙的这一边，全给小个男人的声音统治了，他面对医生，用挑衅口气滔滔不绝地说着：

“确诊没有肝脏了吧？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已经听了一百遍解释，可就是理解不了哇。真会有没肝脏的婴儿吗，大夫？”

护士们跑来跑去，忙碌不停，“鸟”总算躲进不给她们挡

道的地方，低下头来望着自己冒汗的手心。那手心看上去像一副湿漉漉的皮手套。这时“鸟”忽然想起他孩子举在耳边的手。那手和自己的手一样，大手掌，手指长长。“鸟”把自己的手插进裤兜里。然后，“鸟”抬起眼睛，望着那个执拗地和医生论理的小个子中年男人。男人穿着翻领衫，还松开了第一颗纽扣，卷着袖子管；那衣服明显大于骨骼和极少干肉的身体。下面穿一条茶色的灯笼裤。翻领衫上露出的颈子、手臂都有一层太阳晒的浅浅痕迹；贫弱、满是暴露的青筋。他不具备富有的肉体素质，皮肤和肌肉属于体力劳动者常有的类型，慢性过度劳累的类型。油光光拳曲的黑发猥亵地黏贴在盆一样的大头上，额头宽宽，眉眼迟钝；和脸的上半部相比，下半部的小嘴和下巴极不协调。看来，他从事体力劳动，但又不是个单纯的体力劳动者吧。他一定又得费尽思考，担负着小企业的责任；又得亲自干重体力活。他系着围腰般的宽皮带，抡起的手臂上，箍着足以和腰带抗衡的宽阔大鳄鱼皮表带，他把自己推向个子高出二十多公分的医生。多少有些小官僚作风的医生，既没有应对的言辞，也没有表情；与此相反，那小个儿男人看上去精悍强壮，他瞅准有利时机，横冲直撞，处处闪烁出他那形迹可疑的权威。他时不时地回过头来，朝护士和“鸟”匆匆地瞟一眼，那眼锋给人一种失败主义者的印象，他自己似乎也承认，自己最终处在无力回天的劣势。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

“怎么会这样，我哪知道。是场灾难嘛。可没法子，那是事实。你孩子没肝脏呀。大便是白的吧？大便雪白的吧？你在别处见过拉这种大便的婴儿吗？”医生想击败小个男人的挑战，盛气凌人地回答。

“小鸡雏有哇，你看到过拉白色大便的吧。大夫，鸡一般

都有肝脏吧，鸡肝，烤着吃的鸡肝，大夫。有肝，小鸡雏还老拉白色大便嘛。”

“我说的不是小鸡雏，是人的婴儿，你这人！……”

“可是，拉白便的婴儿真的就这么稀少吗，大夫？”

“请你别叫‘白便’好不好，搞混了哟。”医生愤然地打断他。“有‘绿便’的词，可没有‘白便’呀；您别乱造词语了吧，搞混乱了哟。”

“那就叫白色大便吧。没有肝脏的家伙都拉白色大便，这我知道了；可拉白色大便的婴儿非得都断定为没有肝脏吗，大夫？”

“这话，我已经说一百遍了吧！”医生发出激愤的声音，听起来竟像哀嚎。他想冷冷地嘲笑小个男人，可谁知架着厚厚赛璐珞眼镜，又长又大的脸，竟下意识地变得僵硬，嘴唇也在打抖。

“我就是要再问一次，大夫。”小个男人镇定地用稳重、和蔼的声音问。“没有肝脏，对我孩子，对我都不是什么开玩笑的事情吧，是特大的事情，不对吗，大夫？”

结果，医生屈服了，他让小个男人坐在椅子上，拿出病历卡说明起来。他的声音，不时夹杂着颇有疑问的小个男人的声音，避开别人，只在他们之间来来回回，“鸟”一点听不懂他们说的意思。

“鸟”正想再把头凑过去听听，这时，有人粗暴地推开门；“鸟”的背后进来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白衣男子：

“哪一位？‘脑癫痫’新生儿的家属。”金属笛子般又高又细的声音叫着。

“是我，我是他父亲。”“鸟”回过头来说。

医生粗略地上下打量了一番“鸟”。他的眼睛让人联想起乌龟。不停地转动的眼珠，箱子形状的下巴，还有净是皱纹的长脖子，都使人想起乌龟；不是天真无邪的乌龟，而是那种粗暴而凶恶的乌龟。眼黑部分像个无表情的小点，整个眼睛看上去几乎全是白乎乎的；那眼睛里，隐隐约约藏着些单纯善良的影子。

“你，是头生吗？那可就麻烦啰。”医生仍有些纳闷地瞧着“鸟”。

“是啊。”“鸟”说。

“今天还没有什么可值一提的事吧。这四五天里，请脑外科的医生来看一看。我们院长可是这方面的权威呀。即使要动手术，也得等婴儿增加点体力以后再说，否则毫无意思啊。我院的脑外科十分拥挤，哪个医生都想避开徒劳的无用功呀。”

“真要做手术吗？”

“等他有了耐得住手术的体力，再做手术吧。”医生把“鸟”的踌躇理解成别的意思了。

“手术以后，有可能当正常孩子一样养育吗？昨天，在生孩子的医院里，听说即使做了手术也只能是个植物的存在。”“鸟”说。

“植物的存在吗……”

医生没有直接回答“鸟”的提问，就这样收声了。“鸟”瞅着医生等着他的下文。突然，“鸟”确确实实感到自己让一种羞耻的热望攫住了。还在小儿科窗口听人告知婴儿还活着的时候，他脑袋深处就出现一群令人讨厌的黑色浮尘，并以惊人势头增殖，其自体意思也渐渐地明晰起来：“咱和妻子难道得让这个植物的存在、怪胎拖累一辈子吗？这算哪档子的事呀。”

“鸟”想。他让这想法重新登上了意识的表面。“咱无论如何得从婴儿怪物那里逃掉啊。不然的话，啊，咱的非洲旅行可就要泡汤了吧?”“鸟”被自我保护的热情控制着。仿佛保育器中的婴儿怪物，正透过玻璃墙觊觎着他呢。同时，“鸟”又羞愧地感觉到，蛔虫似的利己主义附着在自己的身上，他冷汗直冒，脸色绯红。他的一只耳朵整个儿麻痹了，只能听见那边血在流淌的声音。他的眼睛充着血，像挨了透明而强大的拳头重重的一击，“啊，咱这个人哪。”“鸟”愈发羞耻地面红耳赤；然而，他一边又在祈祷：为捍卫去非洲旅行的理想，他一定要摆脱植物存在的负担，摆脱婴儿怪物的重担。可是，要把这些话说出口并告诉医生，实在难以启齿；攫住“鸟”的羞耻感实在是太重了。“鸟”绝望了，低下了西红柿般的脸。

“你怎么，不希望婴儿接受手术恢复呀? 不，大致的恢复吧?”

“鸟”感到自己肉体上最丑陋但又是最快乐最敏感的地方，譬如睾丸的皱折之类，让知情人的手指抚摸了一下似的，浑身一颤。他的脸越来越红，“鸟”用连他自己都听不下去猥琐的声音说：

“即使手术成功，按正常孩子养育的前景，怕也是不乐观的吧……”

“鸟”感到自己朝着卑劣的下坡道，迈出了第一步；卑劣的雪球，滚出了第一圈。他肯定会迅猛地沿着卑劣的坡道滑下去，他那卑劣的雪球也会眼看着越滚越肥胖起来。这绝对难以避免的预感，使“鸟”再一次浑身哆嗦起来。这时他那带着热烈情绪的湿润眼睛，还在继续恳求着医生。

“总不能直接下手干掉婴儿吧。”医生像是厌恶“鸟”的

眼睛，他眼里闪着光，端着架子回头瞧着“鸟”。

“那当然……”“鸟”又是一阵哆嗦，仿佛听到什么意外的话，连忙回答。他注意到自己正设下心理骗局，谁知医生竟一点儿都没上当。这可是双重屈辱啊；但是，“鸟”既不能反抗，也不能再收回自己了。

“你也是年轻的父亲了，这么说，跟咱这般年纪?”医生像乌龟头一样的脑袋扭过来，瞥了一眼玻璃墙这边屋子里的其他成员。“鸟”怀疑医生是不是想嘲弄他，他感到了深深的恐惧。“真要是这样，咱非宰了这小子不可。”“鸟”头晕目眩地想着，只能在喉咙深处，嘀咕一句空心逞强的话。其实，医生也打算支持“鸟”那可卑的热切希望。他压低嗓子，有意不让其他成员听见：

“减掉婴儿的牛奶量试试看。也有用砂糖水代替牛奶的事呀。过一段时间看看情况，要是婴儿还照样不衰竭的话，看来只有做手术了。”

“谢谢了。”“鸟”伴着不正经的呼气说。

“没关系。”医生怀疑自己是不是给“鸟”耍了，赶快又回到原来公事公办的语气。“过四五天你再来看看。就是再性急也期待不了有显著变化哟!”他像只吃了苍蝇的青蛙，牢牢地闭上了嘴。

“鸟”把眼睛从医生那里挪开，低着头往门口走去。护士追在他背后叫着，抛来一句话：

“尽可能早一点来办住院手续啊!”

“鸟”像逃离犯罪现场似的，被阴云催逼着走在幽暗的过道里。真热啊。“鸟”这才想起特儿室里开着空调。今年夏天“鸟”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冷气。“鸟”一边走，一边偷偷地擦拭

着羞愧的热泪。其实，他的头脑，比周围的空气、比眼泪更热；“鸟”的身子不停地哆嗦，像个久病初愈的病人，脚步打飘，跌跌撞撞地走着。集体病房的窗子打开着，牲口般肮脏的病人们，有的躺在床上，有的半坐起身子，无动于衷地瞧着边抹眼泪边走路的“鸟”。当他走到与单人病房连在一起的拐角上，眼泪的发作平静了下来，然而，羞耻的感觉，却在眼底成了挥之不去的白内障核似的。它不仅在眼底，而且已经在“鸟”的身体的各个深层部位结成了块。羞耻感觉的癌。“鸟”只能体味到有异物的感觉，却不能就此作深深的思考。“鸟”的脑细胞已经消耗殆尽了。一间“单人病房”的门开着。“鸟”看到那里站着一个娇小的年轻姑娘，混身一丝不挂堵着门。姑娘身体带着青黑的阴影，给人尚未发育完全的印象。姑娘目光炯炯，挑逗似的盯着“鸟”；左臂可怜兮兮地抱着隆起小小乳房的狭窄胸脯，右臂下垂，抚摸着平板的下腹，抓住阴毛，然后微微地叉开双腿，像可怜自己似的，优雅地把手指沉入性器周围的阴毛中，她背后射来一道光线，顿时烘托出了那金色的纤毛。“鸟”没等色情狂姑娘达到性高潮，他抱着类似爱的怜悯情绪，走过了门口。“鸟”感到十分羞愧，甚至让他已经不可能再去关心其他的事情了。“鸟”刚要出走廊，那个系着宽皮带和鳄鱼皮表带的小个儿辩论家追了上来。他对“鸟”也表示出昂然威慑的态度；也许他打算掩盖身矮的缺陷吧，走起路来嘭嘭地跳着，尽可能和“鸟”肩并肩。随后，他下了决心似的扯开嗓子，仰视着“鸟”说开了：

“你呀，不斗可不行哟，要斗，战斗，战斗。”小个儿男人说。“战斗，同医院战斗哇！特别得同医生战斗！我今天出色地斗过了。你，听见了吧？”

“鸟”想起小个儿男人新造的“白便”一词，点了点头。小个儿男人正是为了有利地同医院进行战斗，才虚张声势说出“白便”之类的词吧。

“我家的孩子呀没有肝脏，要不是我一个劲儿和医院斗，早就给活活解剖了哟，不信？是真的嘛。对付大医院，要想干得顺利首先就得有斗争的思想准备哟。你老老实实，给对方占了便宜可不行呀。你瞧嘛，临死的病人，这可是比死人还老实的呀。我们这些病人的父兄可不能那样老实呀。战斗，战斗哟。在这之前呢，我呀，还对他们说，婴儿没肝脏，你就给他装一个人工肝脏嘛！战斗嘛，不研究战术可不成啊，于是我就学开了。听说现在可以给没有直肠的婴儿装上人工肛门，我就对他们说可以考虑装个人工肝脏嘛。肝脏总比肛门什么的要高尚得多吧！”

“鸟”走到了本馆正面的大门。他觉得小个男人想逗他发笑，当然他是笑不出来的。于是，他想为自己的忧郁脸色开脱，就问了一声：

“到秋天能恢复吗?”

“恢复？哪里的话，我儿子身上没有肝脏呢！我只是想战斗，可没图其他什么事呀，我把这大医院二千名职工当敌人，只是为了跟他们斗斗罢了。”小个男人回答着，眼里闪烁的眼神足以使“鸟”吃惊，那是弱者独特而悲哀的威严。小个男人叫“鸟”搭自己的三轮摩托车，送他到附近的有轨电车车站去，“鸟”拒绝了；他一个人穿过火辣辣太阳照射的广场，往公共汽车站走去。“鸟”想起那三万日元的住院手续费来。他已经定好了，从哪里筹措这笔钱。脑子里一出现那想法，猛然间，他变得不管对谁都抱着绝望的愤怒，愤怒代替了羞耻感；

愤怒也使“鸟”浑身颤抖起来。“鸟”确实有三万日元的存款，可那是“鸟”为了去非洲旅行所积累的第一笔资金。眼下，那三万说来说去不过是一种情绪的标志。可现在连标志也要被拔除了。除了两张道路地图，“鸟”已经再没有与非洲旅行的直接联系了。皮肤上汗珠一齐让风吹散了，“鸟”的嘴唇、耳朵和指尖感到了潮湿的寒气。“鸟”站在队伍之尾等候汽车到来，他用蚊子叫般的声音咒骂着：“非洲哇，笑话。”他前面的老人眼看着要回过头来，谁知转到一半便停住了，把秃顶的大脑瓜又慢悠悠地转了回去。炎夏过早地充塞了这座城市，人人都被弄得筋疲力尽、摇摇欲坠。

“鸟”又无力地闭上眼，恶寒使他打着抖还流着汗。不一会，他闻到自己身上窜出一股怪气味。汽车怎么还不来。热呀。“鸟”的头脑里卷起了漩涡，羞耻感和无对象愤怒的漩涡，殷红的阴暗在扩大。“鸟”对外部的光亮与声响，变得毫无感觉。随后，“鸟”阴暗的头脑里，性欲之芽萌发了，像棵小小的橡胶树，眼看着长大起来。“鸟”紧闭着眼睛，手伸到裤袋里，用手指摸弄着布口袋上勃起的性器。“鸟”心里升起一股悲惨、委琐的强烈盼望，想进行直接有悖社会的性交。羞耻感正在侵蚀他，他要一把撕开羞耻感去进行性交。“鸟”离开了等车人的队伍，睁大的眼睛突然受到阳光的直射，望出去的广场风景像底片一样黑白颠倒；他找着出租车。“鸟”想好了，回火见子那挡住白天光线的屋子里去。“要是火见子拒绝咱，”“鸟”像鞭挞自己般情绪焦躁地想着，“咱就先把她打昏，再和她性交。”

7

"鸟"脸色铁青疲倦地说完，火见子夹杂着叹息说：

"你和我一起上床的时候，真的，老是最次的时候呀，'鸟'。现在的你，是我见到过的最差劲的'鸟'啊。"

"鸟"顽固地不做声。

"没关系啦，我照样和你上床哟，'鸟'。那人自杀以来，我呀，对伦理道德可没有什么纯洁的兴趣，你就是想好了和我用最下流的方法性交，我仍然能在那性交里找出些 genuine 来的。"

genuine，纯种的、本能的、真正的、诚实的、认真的、真挚的等等，预备学校英语教师的"鸟"，在脑海里罗列了一大串翻译词语。他觉得现在的自己，离这个词的任何一个意思都很远。

"你先去床上吧，'鸟'，我去洗一把就来。"

"鸟"慢吞吞地把汗涔涔的衣服脱光，在磨秃了的毛毯上仰面躺下。他把头枕在紧握的两个拳头上，低下眼睛，朝下望着仅缀上了一点点脂肪的肚子，和尚未充分勃起的白白的玩意儿。火见子在浴室里，卧室与浴室的门敞开着，只见她逆向坐在马桶上，两膝使劲叉开，一手提着大水壶，一手咕哧咕哧地洗着性器。"鸟"痴痴地幻想："这大概是和外国男人做爱得来的智慧吧。"他又朝那边望了一会儿，然后，再一次俯视着自己的肚子和性器等待着。

"'鸟'。今天可有怀孕的危险呀，你准备什么了没有哇？"

洗完身体的火见子用一块大毛巾，使劲地擦着溅到胸口的水沫，问了一声。

“不，没准备。”

“怀孕”一词燃起的荆棘，深深扎进“鸟”身体上最薄弱的内部。“鸟”轻轻地“啊”，悲哀地叫了一声。荆棘一直钻到“鸟”的内脏，还不停地燃烧着。

“那就想想办法吧，‘鸟’。”说着，火见子把水壶放在地板上，嗵的一声活像在打桩，她擦着身子回到“鸟”的身边来。“鸟”难为情地用手捂着黑乎乎的性器，那玩意儿已经完全萎缩了：“突然，不行了。火见子，真的不行了。”

火见子健康强有力地吐着气，朝下打量着“鸟”，不停地用毛巾擦着侧腹和乳房之间，像在推测“鸟”的话里的潜台词。“鸟”从火见子的身体上，嗅到了令他窒息的气味，那气味能唤起学生时代各种激烈的“夏之记忆”。让水濡湿的皮肤上散发着太阳烘烤的气息。火见子像只小“柴犬”的崽子，皱着鼻子发出单纯而干燥的笑声。“鸟”变得面红耳赤。

“你只是这样觉得而已吧，‘鸟’?”火见子若无其事地说。然后，她把毛巾丢在脚下，露出獠牙般小小的乳房，想就势压到“鸟”的身上去，“鸟”让孩子气的防御本能攫住了。他一只手紧紧握住性器，另一只手冲着火见子的腹部笔直地伸了过去。他的手掌陷进了火见子软绵绵的腹部，顿时，浑身一阵哆嗦。

“刚才你不该大声叫‘怀孕’的呀。”“鸟”快嘴快舌地辩解。

“谁也没大声叫哇。”火见子一副愤慨的样子打断他。

“在我，可是大大的反应呀！‘怀孕’，这话说不得哟。”

赤裸的火见子像是受到“鸟”拼命捂住性器的影响，自己也用两手遮盖起胸部和下腹部。他们俩像全裸着打斗的古代摔跤手，首先徒手保护自己最虚弱的地方，可两人都尖起眼睛注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谁也没有倒退一步。

“怎么回事哟，‘鸟’。”火见子渐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连声音都变了。

“中了‘怀孕’一词的毒呀。”

火见子并拢膝盖在“鸟”旁边坐下来。“鸟”在狭窄的床上扭着腰使劲躲开，他尽可能给火见子腾出最宽敞的地方。火见子松开一直捂在乳房上的手臂，那手指轻轻地抚摸“鸟”捏着自己生殖器的手。随后，火见子温和而满怀信心地鼓励“鸟”说：

“‘鸟’，我来叫你充分硬起来吧。木材堆场一别，咱俩可真是久违了吧。”

“鸟”陷入苦闷、忧郁、孤立无援的阴暗感情之中，火见子的手指在自己的手背上痒痒地活动，他强忍着恶心。“咱能够充分说明自己吗?”“鸟”怀疑地想。可无论如何他得说明情况，打破僵局。

“可不是技术的问题哟。”“鸟”说，于是，他从火见子那一本正经充满极度悲伤表情的乳房上挪开眼睛。“是恐惧心的问题哟。”

“恐惧心?”火见子似乎无意间里发现了开玩笑的萌芽，假装出左思右想的样子。

“我可害怕那个又深又暗、制造出怪胎孩子的地方呀。”“鸟”想再多混杂些说笑的心情，谁料没成功，反而变得更加忧郁起来，“我看到头上缠绷带的孩子，便想到了阿波里奈尔。

虽说那是个多愁善感的故事，但我真的感觉到，婴儿像阿波里奈尔似的，是在战场上战斗时负伤的。在我陌生的幽闭洞穴里孤独地奋战，他被击中了。（“鸟”一边说，一边想起自己在救护车里流下的眼泪，那可以得到拯救的甜甜眼泪。可今天咱在医院走廊里流下的羞耻眼泪，却是无可救药的呀。）我那虚弱的玩意儿总不能派遣到那战场上去吧。”

“可这不过是你和‘鸟’夫人之间的事吗？应该是她恢复后，和你第一次性交时你才会感觉到的恐惧呀？”

“就算我和妻子之间能再一次开始，”“鸟”感到几星期后的困惑，使他提前感到了威压，“那时候呀，加上这种恐怖感，甚至连我孩子近亲相奸般的感情，都一定会来让我烦恼。那时，玩意儿就是钢铁造的，也会疲软下来的吧？”

“真可怜，‘鸟’。有空的话，你多多举出一些自卑情结来，维护自己的阳痿吧，‘鸟’。”

火见子嘲弄了一句，在“鸟”身旁狭窄的空间里趴下。床凹了下去，“鸟”像躺在支撑两个人重量的吊床上，他的身体越缩越小，耳边不断受到火见子压抑呼吸声的威胁。“要是她欲望的火花塞已经点上了火的话，咱能为她做些什么呢？可是，我无法叫那鼹鼠崽子似的、既盲目又脆弱的玩意儿，去钻阴湿的、莫名其妙而又处于复杂褶皱深处的那封闭断头的暗渠。”火见子躺着，什么也没说，耳垂尖尖热乎乎地蹭着“鸟”的鬓脚。看来火见子筋疲力尽横躺着的身体上，像是被几千头“欲望”的大苍蝇袭击着。“鸟”考虑着用手指、嘴唇、舌头一点一点来解除火见子的欲望。可是，昨晚上火见子说过，她把那种事看得像手淫，她讨厌。“现在，要是咱说了同样的话却遭到拒绝的话，那咱俩会激烈地互相瞧不起吧。”忽然“鸟”

想到，火见子要是个有性虐待狂兴趣的女人，那说什么都能有办法解决。“只要和那个涌出一切灾祸的洞窟没牵连，随便让咱做什么咱都会干。任打任踢任践踏，咱平静地忍耐；让咱喝她的尿也决不含糊。”“鸟”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发现了色情受虐狂的自己。陷入羞耻感谷底的深深沼泽地之后，“鸟”甚至在那小小的耻辱中感到了自虐的诱惑。“人们就是这样倾斜到色情受虐狂去的吧。”“鸟”想着。“与其说是‘人们’，也许更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是‘自己’。咱这色情受虐狂，到了四十岁时，也许会回顾今天的一切吧，今天是咱改信色情狂宗教的纪念日。”“鸟”追求着极端自我中心的颓废空想。

“嗨，‘鸟’。”

“啊?”“鸟”认定进攻终于开始了。

“你可得早日破掉你自己营造起来的性禁忌哟，否则的话，你的性世界可就要扭曲了哟。”

“说的是啊，刚才我正在想色情受虐狂的事嘛。”“鸟”刺探般地说。丑陋的他，原来期待着火见子扑到“色情受虐狂”这个词语的诱饵上来，也伸出同样丑陋的刺探手，说出“鸟”想听到的“我也常常想‘色情虐待狂’的事哟”之类的回答。“鸟”不具备性倒错者“舍身求仁”的正直。他正在颓废之极点上，这颓废带来了羞耻感之毒素。

谁知火见子只是纳闷地不做声，也不深究“鸟”的词语之谜：

“‘鸟’，为了克服恐惧心，你必须正确限定对象，必须孤立恐惧心哟。”

“鸟”一下子猜不透火见子的意图，没有接话。

“你感到的恐惧，是局部地针对下身和子宫呢？还是对形

成女性的一切产生恐惧呢？比如对‘我’这个女人存在的一切？”

“我想只是对下身和子宫吧。”“鸟”稍微想了一下说。“‘你’的存在，尽管你和我陷入的灾难没有直接关系，可我还是在赤裸的你面前感到害怕，那是因为你凑齐了下身和子宫嘛，看来只有这个道理了。”

“那就是说，只要排除下身和子宫不就可以了吗，‘鸟’？”火见子警惕万分，冷静地说，“你把恐惧心的对象只限定为下身和子宫的话，那么，你该对付的敌人就只能住在下身和子宫的国度里呀，‘鸟’。你究竟害怕下身和子宫的什么属性呢？”

“就是刚才说的呀。在那幽深的地方，用你喜欢的话来说，我感到了另一个宇宙。我觉得那儿有一个黑暗的、无限的、到处都挤满了反人性东西的、奇怪的宇宙。进了那里就会落入另一个时间层次，像是回不来似的，所以，我的恐惧心里，有一种和宇宙飞行员极相似的恐高症哟。”

与火见子理论之前，“鸟”预感到会刺激自己的羞耻心，他想巧妙地岔开，才故意用词隐晦；谁知火见子还是直截了当地追击他。

“除了下身和子宫，你觉得女性的肉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怕呢？”

“鸟”犹豫地红了脸，说：

“没特别重要的，乳房……”

“假如你从背后接近我的话，就不会引起恐惧心了吧。”火见子说。

“可是……”“鸟”想打断她。

“‘鸟’，”火见子根本不接受他的抗议，继续说道，“我觉

得你是让‘与弟弟同龄的家伙们抱着好感’的人吧，你没有和那些男孩子一起上过床吗？”

然后，火见子对“鸟”提了个方案，足以破坏他“性道德的纯洁兴趣”。“鸟”受到了冲击。“咱如何感觉即使不在问题之列，”“鸟”觉得仅此一瞬，超脱了自己的执著，“火见子恐怕也得忍受相当的痛苦，身体开裂流了不少血吧。也许我们两人都沾上了肮脏的东西。”可是，突然“鸟”感到涌起了绳索般捻合着厌恶感的新欲望。

“以后，你不会感到屈辱吗？”“鸟”表示了最后的犹豫，他被欲望弄哑了声音，小声嘀咕着。

“那冬天半夜的木材堆场上，我被血和泥、木屑弄脏的时候，也没感到屈辱过。”火见子鼓励着“鸟”。

“那么，”“鸟”说，“你也有快乐吗？”

“我现在可是想为你做些什么呢，‘鸟’。”火见子反驳了一句，很快她又不想让“鸟”难为情似的，止不住温柔地添了一句，“可是，你瞧呀，我不是说过，不管什么样的性交，我都可以找到 genuine 吗？”

“鸟”没做声。然后，“鸟”一直躺着，盯着火见子去化妆台的小瓶子里挑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又进了浴室，从橱柜里拿出块新的大毛巾。不安的潮水慢慢涨上来，渐渐要吞没“鸟”了。“鸟”冷不防坐起身，拿起床边上翻倒的威士忌酒瓶，就着瓶口咕嘟喝了一口。“烈日下，在医院前广场的公共汽车站上，咱曾经那样希望最坏的、充满侮辱的性交。”而现在，它是可能的。“鸟”又喝了一口威士忌，又再次躺下了。那性器变得又尖又硬，脉搏热烈地跳动着。火见子从“鸟”的脸上挪开眼睛，脸上浮起忧郁沉重的表情，回到床上。“火见

子也有什么特别的欲望开始了吗?”“鸟”想着。“鸟”满足地感到，浅浅的微笑从自己的唇边扩展到了脸颊。“我第一次跨过最大的羞耻感觉之墙。咱像是开始了不限时间的跨栏跑，接二连三地跨过羞耻感觉的障碍，跑过去了。”可是，火见子在这个“鸟”的身上，发现了与他的欲望背道而驰的征兆：

“没有不安的事，恐怕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吧，‘鸟’。”

……“鸟”第一次注意到火见子。可是，常常重复的失败之中，“鸟”觉得好像受到了滑稽的轻声和奇怪气味的嘲弄，他竭力反抗，渐渐地，除了自我执著以外，其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不久，“鸟”顾不上火见子了，他只感到自己的成功，于是，他立刻忙忙碌碌地干了起来。“鸟”的头脑里，断断续续闪过各种念头：“咱讨厌那软绵绵的乳房和野兽般粗糙的性器；我希望只有咱自己一个人孤独地进入性高潮，不喜欢女人老盯着我正在性交的脸看。”这就是快乐来临的前奏。照顾女人的“性高潮”，边记录怀孕的责任边进行性交，那简直是伸长脖子，套上枷锁，甩动裸露屁股的奋斗哇。“咱现在要用最充满侮辱性的做法来蹂躏她!”“鸟”的头颅燃烧着，呐喊起来。“咱可是随处都能干最卑鄙勾当的人啊。咱是羞耻的疙瘩，咱的那玩意儿现在触及到的热疙瘩就是咱。”“鸟”想着想着，一阵令人头晕眼花的激烈感觉，性高潮袭来了。

“鸟”快乐地痉挛时，火见子发出了痛苦而尖厉的惨叫。“鸟”昏昏沉沉地听着那叫声。突然，“鸟”像憎恶得再也耐不住似的，照着火见子的肩膀咬了一口。火见子又发出一声新的、更响亮的惨叫，“鸟”睁开眼，看见贫血的火见子从耳垂到脸颊，有一滴娇嫩的鲜血，啪地掉了下去。“鸟”又呻吟了一声。

性高潮过后，“鸟”感到自己做了件十分对不起火见子的事，他的情绪凝固了。“这种非人的结合后，火见子和自己之间，究竟还能不能恢复人的关系呢?”“鸟”疑惑着。“鸟”一直趴在床上吐着粗气，他真想就此完蛋算了。可这时，火见子用充满日常静谧气氛的稳健声音对这个“鸟”说：

“‘鸟’，就这样，手别碰，到浴室来，我让你彻底舒服。”

伴随着深深的惊奇，“鸟”被人救助，让人解放了。火见子把满脸通红侧身躺着的“鸟”，当成半身不遂的人来对待。惊奇的情绪渐渐在“鸟”的内部沉淀扎根。确实，他碰上了“性”的行家里手。从那个冬天的半夜起，他的女友究竟走上了怎样遥远道路的啊。“鸟”想多少报答一下十分卖力的火见子，可他最后只不过用消毒液清洗了火见子肩上的伤，那是他自己的牙齿咬出来的。“鸟”像个细心的孩子，笨拙地清洗着散在三处的伤痕。不一会儿，火见子的脸颊和眼垂上，血色静静地恢复了。“鸟”这才放下心来。

重新换了一条被单，“鸟”和女朋友又肩并肩地躺到了床上。他们俩凑齐了你一呼，我一吸。“鸟”放心不下火见子的沉默，但她沉稳的呼吸以及注视在薄暗空间的柔静眼锋，都轻轻抚慰着“鸟”。“鸟”也沉浸在深邃的平安感情里，远远离开了心理探索的兴趣。“鸟”的心里充满感激。特别是对火见子的感谢，他找到了“平安”，即使是范围狭窄、也决非长久持续的“平安”，也使身处漩涡中的“鸟”，衷心感谢这一份“平安”。当然，封闭“鸟”的羞耻之环，仍然在扩张；眼下，在远方特儿室里，正往羞耻之环上刻下耻辱的标记呢。可是，“鸟”在暖洋洋的“平安”中躺着。接着，“鸟”注意到自己内部已经克服掉了某种障碍。

“再干一次，这回能正常进行吧？我像是把恐惧感撵走了。”“鸟”说。

“谢谢，‘鸟’，需要安眠药的话，就吃了这个；可以睡到半夜呢。那以后，就更能摆脱恐惧感了哟。”

“鸟”同意了，但他觉得现在的自己并不需要安眠药。

“你安慰了我呀。”“鸟”坦率地说。

“对哟，‘鸟’。你呀，从下回开始再也不会得到谁的安慰了吧？这可不好哇，‘鸟’。这种时候，要不是被人过度安慰过一次，受人鼓起勇猛的心，那么，当他必须从混沌中逃出的时候，就会成为失魂落魄的人。”

“勇猛心？”“鸟”并未对这词语有过什么特别的考虑。“我什么时候有必要鼓起勇猛心呢？”

“你必须鼓起勇猛心来哟，‘鸟’。从今往后，还得经常的。”火见子镇定自若地说，口气里包含着一本正经的威严。“鸟”重新感到，还得把火见子称为“日常生活”的行家里手，她积累的经验绝对比“鸟”多得多。火见子不仅是“性”的专家，而且一定还是这个世界方方面面的集大成者。“鸟”承认自己开始受到火见子的影响。他刚刚靠火见子的援救跨过了一个恐惧感。“鸟”想，以前每次性交以后，难道曾有过抱着纯真心情和女人说话的事吗？性交以后，包括和自己妻子的性交，“鸟”经常让自我怜悯和厌恶感抓住。“鸟”把这话说给了火见子听。尽管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直接提到过自己的妻子。

“自我怜悯、厌恶感？‘鸟’，你会不会是‘性’还没有彻底成熟呢？和你上床的女人们也许都抱着自我怜悯和厌恶感吧？结果，那都不可能成为畅快的性交呀，‘鸟’。”

"鸟"感到了羡慕和嫉妒。深夜，在窗外叫火见子的少年和那个蛋圆脑袋魔鬼一样的小个儿绅士，和火见子之间一定有畅快的性交吧，"鸟"想着。于是，"鸟"不做声了，火见子还是镇定自若，看上去明显地忍受着不快说：

"和别人性交，完了后落入自我怜悯，再没有比这更傲慢无聊的家伙了，'鸟'。厌恶感嘛，那还好说。"

"是啊。可是性交后落入自我怜悯的家伙，大致是因为没碰到你这样的性专家专门指导的机会，失去自信的吧。""鸟"说。

"鸟"觉得自己像躺在精神分析医生面前的长椅子上，断断续续地对主治医生火见子，毫无愧色、恳请倾听似的吐露着不安，然后，他睡意朦胧，脑子里转着个奇怪的想法：让这么个黄金女人做妻子的青年，为什么还要自杀呢？受睡眠病毒侵犯变得迟钝空虚的头脑，像装满了温乎乎的热水，这时，浮起一个念头：火见子对于"鸟"、少年和蛋圆脑袋的绅士，该不是给死去青年的一种补偿吧？那个青年就是在这个屋子里，把这张床当成踏脚板上吊死的，和现在躺在那里的"鸟"一样，浑身一丝不挂。那天，火见子打来电话找来了"鸟"，帮着把悬在梁上绳圈里的青年拽下来放在地板上，就像从冷库巨大而结实的、布满霜冻的钩子上，卸下已经杀好的半条牛似的。刚入睡时浅浅的梦境中，"鸟"把自己和那青年视为一体。他醒着的部分，感到火见子的手正擦拭着他那大汗淋漓的身体，在梦里，他认定自己身体上，飘飘然游动着火见子给死去青年净身的手。"我就是那死去的青年啊，马上要进入盛夏了，我能够耐得住吧。""鸟"想着。"死去的青年，就是自己那身体，简直像冬天的树一样冰冷！""鸟"拼命回头往梦的外头走，他

浑身打着颤，“可我是不会自杀的哟。”他小声嘀咕着，接着便沉入了更深更浓的黑暗睡眠之中。

……与进入睡眠时那天真的梦相反，醒来之前，“鸟”置身于密密麻麻的刺球包裹起来的残酷梦境。他的睡眠是漏斗形的，由宽宽的、容易进去的口子进入睡眠，但必须从狭窄的困难的出口告别睡眠。“鸟”的身体像飞艇般鼓鼓囊囊，慢悠悠地移动在微微发亮的无限空间里。“鸟”被黑暗那一边的法官们召唤着。于是“鸟”苦思冥想着如何摆脱婴儿之死的责任，逃过法官的眼睛。可“鸟”感到自己最终逃不过法官的眼睛；同时，他又想对法官申诉说“那都是医院里那帮家伙干的”。“看来看去，咱像是避免不了受处罚喽?”于是，“鸟”越来越感到卑劣的痛苦，他像一架小小的飞艇，继续不停地飘流着。

“鸟”醒过来了。野兽窝似的床和“鸟”的身体构造完全不同，他那可以称得上肌肉的筋肉，已经全部僵硬了。他觉得自己身上像绑了好几层石膏。“咱究竟在哪里呀，在这要紧时候!”“鸟”嘟哝着，他的意识还没有从暧昧的浓雾深处露出身姿，只有警戒心的触角，尖锐地戳了出来。这种要紧的时刻，正是和怪胎的婴儿格斗的时刻。“鸟”想起了和医生在医院特儿室里的谈话。危险的感觉与羞耻的感觉交替上升。可是，危险的感觉不可能完全消失。它扎根于羞耻感觉的背后。“鸟”又一次高声说道：“咱究竟在哪里呀，在这要紧的时候!”他听到一声被恐惧感之醋浸泡的声音。然后，“鸟”像发作似的摇着头，待正要嗅出包围他的阴暗陷阱的原形时，他忽然浑身打起抖来。他完全没有防御地赤身裸体，加上靠着他身边睡的，还有个赤身裸体的人。“妻子吗?难道我会与还不知道怪胎婴儿秘密的、刚生孩子的妻子赤裸地躺在一起吗?啊，这是个什

么地方啊!""鸟"战战兢兢地伸出手去，手指摸到了裸女的头。接着，"鸟"的另一只手从裸女的肩膀伸向侧腹时（大个儿、有着动物性丰满柔软的身体，都和他妻子的属性大致相反），裸女慢慢地、整个儿身子紧紧贴上了"鸟"的身体。"鸟"的意识一下子明朗起来；他发现了情人，发现了自己已经不再对女性抱着禁忌情绪，发现了自己的欲望。"鸟"不再觉得手腕和肩膀的酸疼，像熊抱住敌人似的抱住了火见子。火见子仍睡得香甜，她的身体又大又重。"鸟"的双臂得慢慢使劲。火见子的上身压住了"鸟"的胸部和腹部，火见子的头在他的臂弯里仰着脸向后倒去。"鸟"仔仔细细地审视这张脸。幽暗中浮起了火见子白乎乎的脸，让人痛切地感到了稚嫩可人。谁知火见子忽然醒来，冲着"鸟"嫣然一笑，只稍稍动了下头，用又热又干的嘴唇抚摸着"鸟"。他们就这样顺理成章地移到了性行为上。

"'鸟',我性高潮的时候，你憋得住吗?"火见子用还没睡醒的声音问，火见子在防备怀孕的危险，她迎着自己"性高潮的瞬间"，已经不能再退后一步了。

"好吧。""鸟"像航海家接到了"接近风暴"的报告，紧张而雄赳赳地回答。"鸟"小心着，尽可能不让抑制的情绪混进身体的运动里。这回，"鸟"要来补偿那个冬天夜里，在木材堆场上凄惨性交所欠下的债了。

"'鸟'!"火见子在幽暗中，抬起了稚气的脸，使劲发出一声与她脸蛋极其相称的哀婉叫声。火见子在这次"性交"里独自把握 genuine（高潮）的几秒钟内，"鸟"就像一个跟随战友的兵士，抑制着禁欲的观念在一旁观看似的。性高潮瞬间过后，火见子的身子颤抖着过了好久，那身体才变得无限女性化

般的柔软、无依无靠的纤细；不久，她像吃饱了肚子的小动物，含糊地哼了一声，又沉沉睡去了。“鸟”的心里升起一股母鸡护雏鸡的心情。火见子的头半藏在他的胸口下，他闻着那头上腾起的健康的汗气；一直用胳膊撑着自己的体重，不让压坏了火见子。虽然欲望亢奋达到了极点，但“鸟”还是不愿妨碍火见子的自然睡眠。他放弃了对女性的一切诅咒，尽管几小时前，那诅咒还占据着他的头脑；他宽容了眼前最女性化的火见子的一切。他感觉到她是最敏锐的性伙伴。不一会儿，“鸟”听到火见子发出的安定的鼾声。他小心翼翼地挪开自己的身体，这时，“鸟”在自己的性器上，尝到了一种类似互相握手的温暖感觉。原来火见子尽管睡着了，还想尝试一下“挽留”的感觉呢。“鸟”品尝到了细微的、但很纯正的性满足滋味。“鸟”愉快地笑了，也立刻进入了睡眠。“鸟”睡着了。睡眠仍是漏斗形的。他伴着微笑投进了睡眠的海洋；但是，等他要回到现实陆地上来的时候，令人窒息充满封闭感觉的梦又紧紧抓住了“鸟”。“鸟”含着眼泪逃出了梦。火见子也醒了，不安地瞅着他的眼泪。

8

“鸟”一手提着鞋，一手抱着装了五个柚橘的纸袋，往妻子病房所在的二楼跑上去，正好假眼医生从楼上下来。他们在楼梯的半道上碰到了。假眼医生像压住他似的站在比他高的楼梯上，一开口，“鸟”就感受到来自假眼医生那底蕴深深的威压。可是，假眼医生实际上才问了一句：“怎么样了？”

“还活着。”“鸟”回答。

“那么，动手术?”

“在能够手术以前，也许会衰竭死掉吧。”“鸟”仰起脸，感到脸上起了红潮。

“那，太好了。”假眼医生说。

“鸟”的脸越来越红，嘴角痉挛地抽搐着。“鸟”那直截了当的反应，使得医生也跟着红起脸来。他移开眼睛，笔直地看着“鸟”的头顶上说：

“我还没对你太太说新生儿脑子的事呢。只对她说是内脏不好。本来脑也是内脏，所以也不算撒谎。要是全靠撒谎来应急的话，一旦谎话暴露，就非得再编另一个谎话不可呢!”

“是啊。”“鸟”说。

“好了，要是有什么事，请别客气。”

“鸟”和医生都礼数周全地低下了头，侧着脸从互相的边上通过。“那，太好了!”“鸟”反复回味着医生的话。在能够动手术前衰竭死掉。就是说，可以避免负担手术后植物的婴儿，可以避免弄脏自己的手去杀死婴儿；只是等着婴儿在现代的病房里，清洁地衰竭而死。而且，以后忘掉婴儿也并非不可能的事，这就是“鸟”的工作吗?“那，太好了!”深深幽暗的羞耻感觉又苏醒了，他体会到了叫身体发硬的情绪。孕妇、刚生下孩子的女人们，来来往往、穿着形形色色合成纤维睡衣，她们肚子里有个，或有过蠢蠢欲动的大疙瘩；“鸟”和无法逃出那种记忆和习惯的这帮人一样，跨着小小的步幅慢慢地踱着。“鸟”也在自己头脑的子宫里，孕育着蠢蠢欲动的羞耻大疙瘩。和“鸟”擦肩而过的女人们，毫无意义傲慢地看着“鸟”；“鸟”每次都怯懦地低下头。这群天使般的女人们，曾

目送过乘救护车走的“鸟”和怪胎的婴儿。一个妄想触动了“鸟”：打那以后“鸟”的儿子所经历的，她们该不会都详尽知道吧。也许她们都像口技师那样，在喉咙深处小声嘀咕着：哦，那婴儿被收容进高效率传送带的屠杀婴儿的工厂，正在安安稳稳地衰竭而死呢。所以，才“那，太好了！”吗？

无数婴儿的啼哭声，像旋风似的袭击了“鸟”。他慌慌张张地朝四周一看，眼睛碰上了并排睡在“新生儿室”摇篮里的婴儿们。“鸟”一溜小跑逃离了那边。他觉得正有几个婴儿拿眼睛瞟着自己呢。

来到妻子病房门前，“鸟”拼命地闻闻自己的手臂和肩膀，还有胸部的周围。等待他到来的妻子嗅觉灵敏，假如闻出了火见子的气味，“鸟”肯定得吃不了兜着走，事态也将会闹得不可收场吧？“鸟”像要确认一下退路似的回头去看看，谁知穿睡衣的年轻女人们，伫立在昏暗走廊的各个角落，正眯细了眼睛，透过一片昏暗，想瞧个究竟似的盯着“鸟”呢。“鸟”想做一个紧皱眉头的脸子给她们看看，可结果只是孱弱地摇了摇头，背对着女人们战战兢兢地敲了敲门。“鸟”演出的，原来是突然降临厄运的年轻丈夫啊。

“鸟”一踏进病房，岳母正背靠着茂密绿叶的窗子站着，妻子耸着两膝，盖在腿上的毛毯形成了高坡，从“高坡”的那一头，她像只鼬鼠似的抬起头。房间里洒满了闪耀绿色的阳光，她们俩一齐往这边瞧着，脸上露出受到侵犯似的表情。“这两个女人或惊或悲，那脸、姿态、动作直到每个角落，都极其浓厚地表露出血缘关系呀。”“鸟”想着。

“让你们受惊了，实在对不起，我敲过门，大概太轻了。”

他就这样一边向岳母解释，一边凑近妻子的床沿。“啊，

‘鸟’。”妻子用泪光点点的眼睛盯着“鸟”。眼前，他的妻子一点没化妆，皮肤上浮起黑乎乎的色素，就像几年前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一样。那时，她还是硬式网球选手，像个结实的假小子。“鸟”感到自己沐浴在妻子视线里，没有一点防备；他把装柚橘的袋子往毛毯上一放，弯下腰，像要藏起什么来似的把鞋子往床底下放。他恨恨地想着：就这样像只螃蟹似的，嘎吱嘎吱趴在地上说话也不错嘛。然后，他强作欢颜，直起了身体。

“呀——”“鸟”像唱歌似的轻松愉快地说，“疼已经都过去了吧?”

“还没呢，周期性的疼痛哟。像痉挛般的收缩，隔一阵子就要来一次哟。不痛时心情已经够坏了，一笑起来立刻就疼。”

“晦气透了吧。”

“是啊，晦气透了哟，‘鸟’。”他的妻子说，“小宝宝情况怎么样?”

“情况怎么样，那个假眼医生都说了吧?”“鸟”还想坚持用唱歌似的调子，可他就像个缺乏自信的拳击手匆匆回头瞄一眼教练似的，把视线朝岳母抛去。

岳母站在他妻子头边，那片床与窗的狭窄空间里，拼命给“鸟”打手势。“鸟”搞不清信号的细节，只看懂她叮嘱别对妻子说什么。

“宝宝，怎么样了呀?”妻子问，那声音听起来充满自我封闭，净是孤零零的情绪。

“鸟”发觉疑神疑鬼的妻子，已经数百次，用相同的调子孤立无援地嘀咕着相同的话了。

“内脏不好呀。医生本来就没有说得很详细嘛。还在研究

讨论呢。加上大学附属医院那种地方又很官僚。”“鸟”说着，一边嗅着自己谎话的臭气。

“要做这样小心翼翼的检查，我想别是心脏出了毛病吧。可是，怎么会心脏不好的呢?”妻子说着，像走投无路似的语调，“鸟”真想让自己再嘎吱嘎吱趴在地上兜圈子。

于是，“鸟”故意装出发怒少年的口吻对妻子和岳母说：

“由专家来调查，现阶段只有全权托付给他们了。我们没有根据地胡乱猜想，什么也解决不了嘛!”他粗声大气地说。

缺乏自信的“鸟”，把拖向后面的视线，收回到床上来，他这才发现妻子其实一直闭着眼睛。“鸟”俯视着妻子的脸，眼睑周围皮肉松懈，鼻翼隆起，嘴巴特大，整个脸庞很不匀称；他不安地想：“难道今后还能回到日常均衡的感觉上去吗?”妻子紧闭双眼，身子一动也不动，像要就此睡过去似的。冷不防从她那紧闭的眼眶里，涌出了大量的泪水。

“生下宝宝的那一瞬，我听到护士啊地叫了一声的。那时我就想，恐怕有什么异常吧。可接着，院长先生像是很高兴地笑了起来，是真事还是做梦实在分不清楚。麻醉醒来后，宝宝已经随救护车走了。”妻子紧闭着双眼说。

“那个浑身毛茸茸的院长!”“鸟”想着，愤怒充塞了喉管，“这家伙乱起哄，那偷偷窃笑甚至传到麻醉的病人耳朵里；假如这是那家伙吃惊时的怪癖，那么我在黑地里举着棍子等他，叫他再嘻嘻哈哈笑个够。”可这不过是孩子味的气话。“鸟”知道自己实在不会弄到棍棒，也不会在黑暗中埋伏。“鸟”不得不承认，自己为了谴责别人，已基本上失去了必要的自持。

“我拿柚橘来了呢。”“鸟”希望求得到原谅似的说。

"什么，拿柚橘来了?"妻子挑衅地说。这时，"鸟"才恍然大悟自己的失策。

"啊，对，对，你讨厌柚橘的气味。""鸟"自我谴责着，"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会鬼使神差去买了柚橘回来的呀?"

"你呀，到底有没有把我和孩子的事放在心上呀'鸟'?你呀，仔细想的不就只是你自己吗?我们结婚仪式上定水果盘时，我们还为柚橘问题吵过嘴呢，你全忘了吗?"

"鸟"无力地摇了摇头。然后，"鸟"从渐渐歇斯底里发作的妻子眼角里逃走，躲进妻子枕头边狭窄的角落，紧盯着"又要送秘密信号的"岳母。"鸟"可怜兮兮地向岳母求救。

"怪不得在食品店里挑水果时，我老觉得柚橘对我们俩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于是，也没考虑是什么特殊意义就买了来。这柚橘怎么处理呢?"

"鸟"是和火见子两人一起去食品店的。因此"鸟"所感到的"特殊意义"，一定有火见子存在落下的影子。"咱生活的细微之处，今后火见子的影响会变得越来越浓吧。""鸟"想着。

"就是放一个柚橘在房间里，我闻到那股气味也吃不消。"妻子还是不肯放过"鸟"。"鸟"不安地想着"妻子该不会很快嗅出火见子的气味吧"。

"那就拿到护士值班室去吧。"岳母说着又给"鸟"递了个新的信号。背后的窗上，遮满了茂密的绿叶，透过绿叶射来的光，使岳母那深凹下去的眼睛、瘦削的鼻梁边上荡漾着一层绿色的孕圈。"鸟"终于读懂得了这个镭妖怪似的岳母传来的信号：把柚橘送到护士值班室去，回来时在走廊里等着!

"我这就去，护士值班室在楼下吧?"

“候诊室隔壁嘛。”岳母看着“鸟”说。

“鸟”抱着柚橘的袋子走到阴暗的走廊上。走着走着，柚橘迅速腾起香味来，那香味的粒子像是染了“鸟”的一头一身。“鸟”想：“一定有人闻了柚橘味会大喘气吧。”他觉得躺在床上焦躁不安的妻子也好，像歌舞伎后台监督那样发着信号、眼窝周围泛起绿晕的岳母也好，考虑着柚子气味与大喘气关系的自己也好，所有的人都像在演戏。“演戏，演戏，只有头上长着瘤的婴儿，只有让人把糖水当牛奶灌，正逐渐衰竭下去的婴儿没在演戏。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灌普通水而要灌糖水呢？假如不给他牛奶，那假货该怎样调味呢，不就跟策划一个下流透了的诡计差不多吗？”“鸟”把柚橘袋子递给没当班的护士们，想说几句客套话，谁知，小时候口吃的习惯，忽然像是返回来了，一句话也迸不出来。“鸟”狼狈起来，不做声地低下头，赶快退出来。背后传来护士们爽朗的笑声。“演戏，演戏，样样都是演戏，做得跟真的一样，这是为什么呢？”“鸟”皱起了眉，屏住呼吸，一步跨三节楼梯，噔噔地往上跑，他留心着自己，别往新生儿室里张望一眼，赶快从那门前跑了过去。

岳母提着药罐，在住院病人家属和陪夜人共同使用的炊事房前，尽可能昂然地牢牢支起上身。“鸟”走近岳母一看，代替绿叶的反光之晕，岳母的眼睛周围，看上去给人一种过分寒伧而空虚的感觉，“鸟”不觉吃了一惊。这时，“鸟”注意到与其说岳母昂然挺立，不如说她疲劳绝望透顶，甚至失去了女人身体的柔软性。“鸟”和岳母睁大眼睛，警惕地注视着五米远处妻子病房的门，简短地交换了几句话。岳母一听到婴儿还没死，就责怪“鸟”说：

“不能早一点处理掉吗？那闺女看到孩子肯定会发疯的。”

“鸟”受了威吓似的一声不吭。

“亲戚当中有医生就方便喽！”伴着孤独的叹息，岳母说了一句。

“咱们可是贱民同盟，不正经的自我防卫联盟啊。”“鸟”想着。“鸟”生怕走廊两侧的一扇扇门后面，会停着燃起好奇心、竖起耳朵的哑蝉，于是，他压低了声音报告说：

“给他喝的牛奶减量，用糖水代替牛奶喂他呢。主治医生说，这两天会有结果的。”

这时，“鸟”看见围在岳母身边的瘴气似的东西，一下子全消失干净了。装满水的药罐子像吊在岳母手臂上过重的秤砣。岳母慢慢地点点头，像要睡去似的用含糊的声音说：

“啊，是嘛。”她说，“不管以后怎么收场，孩子不正常只是你我之间的秘密哟。”

“是啊。”“鸟”和岳父也说好了不再提这事。

“要不然的话，那闺女可再也不会生孩子了哟，‘鸟’。”

“鸟”点了点头，他对岳母，几乎只有高涨起来的生理上的排斥感觉。岳母进了炊事房，“鸟”一个人先回妻子的病房。“这样简单的策略妻子会瞧破吧？管他妈的，反正是演戏，反正上场的人物都只有谎话的台词。”“鸟”想着。

“鸟”走过去，迎接他的妻子，似乎已经忘记了刚才为柚橘而歇斯底里的风波。“鸟”在妻子病床的床沿上坐下。

“你可瘦多了哟。”妻子贸然地伸出包含爱意的手，抚摸着“鸟”的脸颊。

“啊——”

“你可像只寒伧的小老鼠呀，‘鸟’。”妻子突然袭击了疏

忽大意的鸟。“像个偷偷摸摸往洞里钻的小老鼠呢，‘鸟’。”

“是嘛，我像只想逃跑的老鼠吧。”“鸟”说，心里一片凄苦。

“我妈呀，担心你会不会又喝上了，‘鸟’。你那种风格，老是没日没夜地喝。”

“鸟”想起昼夜喝醉的感觉，火烧火燎的头和干燥的喉咙，疼痛的胃，重重的身体，无感觉的手指，以及吸进酒精后，头脑松弛下来的感觉。他想起被威士忌关闭了几星期的地窖生活。

“要是你再喝上，那么，我们宝宝需要你的时候，你可就会醉得不成人样喽，‘鸟’。”

“我可不会再那样一醉方休了。”“鸟”说。

真的，尽管他曾被凶猛的“烂醉”老虎咬住失败了，但是，他好歹没靠新的酒精的救助，就从那里逃了出来。可假如没有火见子的救助他将会怎样呢？难道他真能肯定自己，再不会开始几十小时连续不断的黑暗痛苦的飘流吗？火见子的事，“鸟”不能说出口，于是他也就很难说服妻子和岳母相信他具有抵抗威士忌的力量。

“真的，希望没事呀，‘鸟’。每当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你喝得醉醺醺的，或者给什么奇怪的梦缠住，会像真的‘鸟’一样蹒跚地飞起来呢。”

“结婚已经这么久了，你还是对自己的丈夫抱着不安吗？”“鸟”夹杂玩笑口气，亲切地说。可谁知他妻子根本不钻那甜言蜜语的圈套，又开腔了，说得“鸟”震惊不已：

“你呀，常常梦见出发去非洲吧，梦里都用斯瓦希里语叫呢。过去我可一点没说过哟，你大概真的不希望和自己的妻

子、孩子在一起过安安稳稳的生活吧，‘鸟’？”

“鸟”盯着妻子放在他膝盖上的又瘦又脏的左手没有吱声。然后，“鸟”像个尽管承认自己恶作剧但还是被责骂的孩子似的，提出了无力的抗议：

“斯瓦希里语？究竟我叫出了什么斯瓦希里语呀？”

“记不清了，我也是半睡半醒的嘛，况且我又不懂什么斯瓦希里语的。”

“那你怎么知道我喊的就是斯瓦希里语呢？”

“那种野兽嚎叫似的语言，总不该是文明人的语言吧。”

“鸟”对妻子如此误解斯瓦希里语感到很伤心，他没做声。

“前天、昨天半夜，妈妈说‘你睡在那边医院里’，那时，我就怀疑你别又是去哪里喝得烂醉，或者逃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了，就这两件事，不会有别的‘鸟’。”

“我可没工夫来考虑这些事哟。”

“瞧你，脸红了吧？”

“那是我在气头上。”“鸟”抬高嗓门说，“我为什么要逃跑？我们刚生了个孩子。”

“你呀，当我告诉你怀孩子的时候，各种强迫的念头，不是像大群蚂蚁似的缠住过你吗？你真的想要个孩子？”

“反正这些事都是宝宝恢复以后的事呀，不对吗？”“鸟”尝试着摆脱困境。

“是呀，‘鸟’。那么，宝宝能不能恢复，可取决于你选的医院和你的努力啊。我一步也离不开床，连宝宝的病究竟是内脏的哪部分也不知道哟。我只有相信你了，‘鸟’。”

“啊，请你相信我吧。”

“宝宝的事，能不能相信你，一想到这个，我就会觉得还没把你了解透彻哟。你是不是会牺牲自己，担起宝宝责任的那种类型呢?”妻子说。“嗨，‘鸟’，你是那种责任感强、而且又勇敢的类型吗?”

“咱假如是个上过战场的人，倒是可以清楚回答自己是不是勇敢类型的。”“鸟”常常想这个问题。打架之前想，考试之前想，连结婚前也想过。他老是遗憾自己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在与非洲相反，日常生活的风土上，他希望测验一下自己，也许那是他专用的一场战争吧。可是现在，“鸟”既没有必要考虑战争，也没有必要去想非洲旅行；他已经知道自己是那种不足以信赖、卑怯类型的人了。

妻子让“鸟”的沉默弄得不耐烦了，她把放在他膝盖上的脏手握成了拳。“鸟”犹豫着是不是要把自己的手盖上去。妻子的拳头，看上去像是一碰就会烧伤似的，充满了热辣辣的敌意。

“‘鸟’，你呀，不就是那种在最关键的时候，甩掉弱者的类型吗?你不是甩掉个叫菊比古的朋友吗?”妻子说完，睁大疲倦而迟钝的眼睛，扫视着“鸟”的反应。

“菊比古哇，”“鸟”想。菊比古是他少年时候的朋友，当时“鸟”还是外地的不良少年，菊比古老跟着他。“鸟”曾带着菊比古到隔壁的城市去进行奇特的体验。他们接受了一份工作：去寻找一个从精神病医院逃出去的疯子，就是半夜里，他们也得骑着自行车在市内兜着跑。年少的朋友不久就厌倦了这份工作，最终连医院借来的自行车也给弄丢了；但是“鸟”却到处打听那疯子的事情，渐渐对那疯子的人格着了迷，继续热心地寻找着。疯子幻想这个世界是个地狱，把狗当成化了装的

鬼，十分害怕。有什么人说过：为了找他，天一亮，就该放出医院里的狼狗群，但要是被狗围住，那疯子恐怕会吓死的。于是，“鸟”一直到天亮，一刻不闲地寻找着疯子。菊比古停止搜索后，执拗地吵着要回他们自己的城市里去，“鸟”一气之下便羞辱了菊比古。他揭露菊比古曾是CIE同性恋美国人的“情人”。菊比古乘末班有轨电车回去的半路上，看到“鸟”还骑着自行车飞驶，热衷寻找着疯子，他从车窗探出身子，用带哭的声音喊叫着：

“‘鸟’——咱害怕呀！”

然而，“鸟”照样甩了可怜的菊比古，继续寻找他的疯子。结果，“鸟”在地方城市中心的城山上，找到了吊着脖子的疯子；但这次经验给他带来一次转机。那天早上，“鸟”告别了孩子的生活就像他坐在运疯子尸体的三轮摩托车上时所预料的。第二年春天，他进了东京的大学。那时正好发生了朝鲜战争，“鸟”他们地方城市里闲着没事的家伙们，听说都被强制编入警察预备队，还受到小道消息的威胁，说什么“要把他们送到朝鲜战场上去”之类的。“那一晚，被我甩掉的菊比古，以后该怎么样了呢？”“鸟”想。从他“过去”的幽暗里，浮上来若干个小小旧友的亡灵，“啪”地打了个照面就消失了。

“哦，你怎么会想到利用菊比古的事来攻击我的呢？我甚至忘记了曾把那时的事告诉过你呀。”“鸟”说。

“假如是个男孩，我想让他取菊比古这个名字呢。”妻子说。

“名字，那个怪胎的婴儿要是有了这玩意儿的话……”“鸟”怯生生地想着。

“你要是对婴儿见死不救，我可就跟你离婚哟，‘鸟’。”

妻子说这一定是她靠在这床上耸起膝盖、望着满窗绿叶早就准备好的台词吧。

“离婚？我们可不能离婚。”

“就是不离婚，有关这孩子也将会成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呀，‘鸟’。”

“咱最终会被认定是不足以信赖的卑怯的人，将要过忧郁的不合格丈夫的生活喽。”“鸟”想着。“现在，那个婴儿正在明亮过度的病房里，渐渐地衰竭而死，而咱对此只能默默地等待。可是，妻子却将咱能否为了孩子的恢复充分承担责任一事，来赌博咱们未来的夫妻生活；看来只有咱还在玩已经输定了的游戏。”尽管如此，“鸟”现在还得发挥他的作用。

“不会让宝宝死的哟。”“鸟”说，带着多重委屈之意。

这时，岳母回来，给倒上了红茶。岳母想遮掩走廊上那深刻的对话，妻子也不愿让母亲感到和“鸟”之间迫切的感情危机；所以，三人边喝茶边说着闲话，开始引导到了日常生活气氛。“鸟”留心说着干巴巴的幽默，说了那个没有肝脏的孩子和父亲的事。

为慎重起见，“鸟”回头望了一眼茂密街树对面的医院的窗子，那些窗子全让绿叶严严实实地盖住了；“鸟”确认后向红色跑车走过去。火见子像钻在睡袋里似的，身子往方向盘下边横进去，头枕在低低的座椅上睡着了。“鸟”弯下腰摇醒火见子，他心里仿佛觉得，刚从别人的包围中逃出，跑回到真正家属这边来了。他又一次回头看了一眼背后那茂密银杏树上风吹过的树梢。“嘿，‘鸟’！”MG车上的火见子，像美国女学生似的打了个招呼，嘎吱嘎吱地坐起身来，帮着“鸟”打开副驾

驶席的车门。“鸟”赶快坐了进去。

“能不能先去我家？然后弯一下银行再到孩子的医院去。”

火见子一发动车子，立刻就让排气管发出啸叫声，急剧地加速。“鸟”失去了身体平衡，一下子倒在座椅背上，他保持着这姿势指示着去自己家的路。火见子开车很野，“鸟”尝到了晕船似的滋味。

“你真的醒透了吗？你打算在梦里的高速公路上飞驰呀？”

“醒透了哟！‘鸟’。梦中正和你性交呢。”

“你头脑里只会浮起性交的事吗？”

“像昨天那样出色的性交之后，时刻会想起的哟。那种事情太少了，就是你，原封不动的紧张，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啊，‘鸟’。为了长久持续出色的性交日，真想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不久，我们互相脱光还忍不住打哈欠的时候，就在眼前呀，‘鸟’。”

眼下才刚刚开头呢！“鸟”正想说出来，可火见子以惊人速度驾驶的跑车，已经在他家和篱笆墙之间的小石子路上弹跳着开进了深深的里院。

“五分钟就下来呀，这回别睡，等着呀。五分钟大概不会梦见什么大不了的性交吧？”“鸟”说。

“鸟”跑上卧室，把要去火见子家住一阵子所必需的东西集中地搂在一起。婴儿睡的床，看上去像个白色的小棺材，“鸟”背转身子塞好旅行包。最后，“鸟”把一本非洲人用英语写的小说塞进包里，又从墙上摘下非洲地图，小心翼翼地折叠好插进上衣口袋里。

“鸟”又坐上跑车驶向银行的路上，火见子一眼就看到了“鸟”口袋里的地图，问：

“那个，是道路交通图吗?”

“噢，是啊，实用地图。”

“那好，你在银行里的时候，我可以先查一下去你孩子医院的近道，‘鸟’。”

“那可不行哟，这是非洲地图呀。”“鸟”说，“除了非洲，我可没有其他地方的实用地图呀。”

“你就祈祷真能使用上这实用地图的那一天快点儿来到吧。”火见子带儿分嘲弄似的说。

大学附属医院的广场上，“鸟”把火见子留在车上，让她又钻到方向盘底下去睡觉，自己一个人去给婴儿办理住院手续。围绕“鸟”的孩子尚未取名的事，发生了一些问题。在和窗口女事务员一番口角以后，“鸟”终于说：

“我的孩子眼前正在慢慢死去。也许都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给这种婴儿取名字呢?”说到刀口上了。

女事务员狼狈不堪地让了步。这时，“鸟”毫无理由地感到婴儿已经完成了衰竭死亡。刚才他只向女事务员打听了解剖和火葬的手续问题。

谁知迎着“鸟”的医生用下面的话立刻击退了“鸟”。

“怎么回事啊，你急巴巴地等着你儿子死吗? 这里的住院费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钱嘛。你带健康保险卡了吗? 总之，你孩子是很衰弱的，可他还好好活着呢。拿出点做父亲的样子来，听见了?!”

“鸟”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写了火见子家的电话号码，嘱咐医生，要是婴儿有什么要决定的事件，请往这里打电话。“鸟”觉得包括护士在内，特儿室里的全体人员，都把他当成什么讨厌的东西来看待似的。这时，他甚至不希望再看一眼保

育器中的自己的孩子，笔直往广场上的跑车奔回去。跑来医院背阴处的“鸟”，一点不亚于车上睡着的火见子，浑身大汗淋漓。他们把散发野兽气的汗味混合着排出的废气，拖在了后面；为了在这闷热的下午，脱光了躺在床上，等报告婴儿死讯的电话，车子开动了。

“鸟”他们一整个下午都注意着电话机。就连出去买晚饭的菜，都生怕不在家的时候会有电话挂来，“鸟”一个人留下守着。吃过晚饭，他们从收音机里听一首苏联有名钢琴手演奏的音乐，也是吊起神经听电话铃声，所以音量开得很低。就连睡下后，“鸟”也在梦中恍恍惚惚听见声音，醒过来，又下了床仔细听，梦的领域一直扩展到医生给摘下话机的“鸟”传达婴儿之死的那部分。好几次睁开眼睛的时候，“鸟”都重新感到自己处在缓期执行的茫然无着的状态中。但自己不是孤家寡人，而是和火见子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鸟”从中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和激烈的力量。“鸟”长成大人以来，像这样需要别人，这还是第一次。

9

第二天一早，上预备学校去的时候，“鸟”借用了火见子的跑车。在预备学校学生聚集的校园里，大红跑车，似乎散发着丑闻的味道。“鸟”把车钥匙揣进口袋的时候才注意到，自从婴儿事件发生以来，他自己意识的皱褶里产生了几许失落感。“鸟”板着脸，穿过了围观车子的预备校学生的人墙。教师办公室里，“鸟”被外语教研室主任叫住，那人穿着与侨胞

风格不太相称的时髦短外套，他告诉“鸟”说，理事长要见“鸟”。谁知这通知潜入了“鸟”的意识的锈蚀部分，所以，他并没有失去镇静。

“‘鸟’，YOU，不可貌相耶，你有种，天不怕地不怕，你可是真果断哟。”主任像开玩笑般快活地说，用敏锐的眼光打量着“鸟”。

“鸟”走进了大教室，学生们已经等着了，他又禁不住害怕起来。还好，今天的学生和前天那一班不同，是别的班级的学生。预备学校里班级和班级互不接头，今天这班学生也许还不知道那天坍台的事吧。“鸟”自顾自想着，为自己打气。可一开始上课，“鸟”就明显发现有几个学生知道那件事。他们都来自东京的高中，是一群都市里的泼皮。“鸟”的失败，即使有几分英勇，他们也把它当成滑稽来接受。他们的眼睛和“鸟”一相遇，便连忙抛过来满含亲密、带着揶揄似的微笑。“鸟”对此绝对视而不见。

“鸟”上完课走出教室，看到螺旋楼梯口上有个少年等着。他就是前天庇护“鸟”、把他从怨气冲天的学生暴动中解救出来的那个学生。少年撂下了其他教室里的课，在暴晒在阳光下的那滚烫的螺旋楼梯上，专门守候着“鸟”。少年微笑着，鼻子两边的汗珠嚓嚓地闪光，他在楼梯上坐着，蓝色劳动布裤子上沾上了干泥巴。

“嗨！”

“嗨。”“鸟”客气地应了一声。

“理事长让你去了一趟？那傻瓜真的去报告理事长了呢。还用小照相机拍下了呕吐的证据呢！”说着，少年露出保养得很好的牙齿，难为情地咧开嘴笑了。

“鸟”也笑了：“那家伙大概老想抓我的小辫儿去告发，所以随身携带着小型照相机吧？”

“他呀，向理事长告密，说先生是因为‘烂醉’才出教室的；但我们五六个人想去做证：不是烂醉而是食物中毒。这事，想先和你通通气。”少年说，他神气活现，一脸狡猾。

“那可真的是‘烂醉’哟，你们搞错了。正如那正义派的告密者所说的那样。”“鸟”说着，擦过少年的身边，准备往螺旋楼梯下去。

少年跟在后面追过来，缠着“鸟”，像是非说通他不可似的。

“可是，老师，你那样去坦白的话，准会被炒鱿鱼的哟。理事长可是禁酒同盟文京区支部的书记呀。”

“撒谎！”

“正好是这个季节嘛，就说是食物中毒什么的吧？工资太低，无奈，吃了馊东西。”

“我可不想混淆喝醉酒的事实哟。也不会请你们出来做伪证的。”

神气活现的少年，哼哼了两声，“这里不干了，再到其他地方去吗，先生？”

“鸟”决定不去理睬少年。眼下，他还没有情绪让新策略闯进头脑。他变得极度退缩保守。这也关系到他失落意识的皱褶。

“真的，你没必要当预备学校的老师呀，瞧瞧这辆大红跑车吧。要开除驾驶箱型跑车来的教师，理事长也难以下手吧，哈哈哈哈！”

“鸟”没有回头去看那快活的少年，他径自走进了教师办

公室。正要往柜子里塞进教科书和粉笔，看到了一封写给他的信。是斯拉夫语研究会负责人和参加该会的朋友们的信。“研究会的紧急会议上，定下了对付特鲁切夫的主意吧。”“鸟”正要撕开信封读信，忽然想起学生时代“求概率”的一个奇怪的迷信：同时碰到两件不知内容的重要事情时，若一件包孕着不幸，那么另一件肯定就包含着幸运；于是，他把信原封不动地揣进口袋，向理事长室走去。如果和理事长谈话落到最不如意的地步，那么，“鸟”就有正当理由对口袋里那封信寄予最高的期望了。“鸟”刚看了一眼大桌子后仰起脸的理事长，便预感到这次会见一定会产生最倒霉的结果。“鸟”死心了，他想：即使只是会见，也要心情愉快地度过。

“出麻烦了哟，‘鸟’，我实在也感到很为难哪。”理事长模仿着企业小说里那些敏锐的经营者，用实际而又庄重的态度说话。他是个有能耐的人，还在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将筹划中的学习塾改建成综合性的大规模预备学校，眼下又在酝酿设立大学专科学校的事呢。他那硕大的脑袋全剃光了，戴着一副圆眼镜：厚厚的直线上，吊着个特制的屋檐似的东西，强调了他容貌上的特征。在这声势吓人的眼镜背后，那双眼睛却老是让“鸟”抱着淡淡的好感。

“我知道了呀，那是我的责任。”

“告密的学生，实际上是《考试杂志》的常任通信员呐。一个难对付的家伙呀。他要是引起大骚动，我可就太为难了。”

“是啊，是啊。”“鸟”觉得应该让理事长也快活一点，于是他抢先说：“暑假期间的特别讲座，秋天以后的讲座我都谢绝吧。”

理事长夸张而故作姿态地叹了口气，脸上浮现出悲愤的表

情。

“对教授可真不好意思啊。”理事长说。那意思大概是，“你去帮我对你岳父说一声吧。”

“鸟”点了点头。他感到现在要是不马上走出理事长室的话，自己一定会焦躁激动起来的。

“还有，‘鸟’，听说有一帮人要威胁那个告密者，他们主张你是食物中毒。告密的那学生说是你有意煽动的。不会吧？”

“鸟”失去了微笑，摇摇头否认：“那么，我告辞了。”

“你辛苦了，‘鸟’。”理事长镜片后边膨胀的眼睛里，满含浓郁的感情，用实实在在的声音说：“咱呢，很喜欢你的性格呀，实在是太遗憾了。那么，那个，真是喝得烂醉吗？”

“是啊，是醉了。”“鸟”说着，走出了理事长室。

“鸟”没有从教员室走，而是穿过工务员室来到校园。他像受到完全不正当的侮辱似的，阴郁地感到亢奋起来。一个老年杂务工，已经听到关于“鸟”的风声，叫住他说：

“老师，你真辞职呀？可有些依依不舍呢！”“鸟”在工务员室里，还是很有人缘的。

“这学期还得请您多关照呢。”杂务工满是硬邦邦皱纹的脸上，浮起惋惜的表情，“鸟”内心空虚地想着“真不值一提”，一边嘴上回了句客套话。

校园里停着跑车，想帮助“鸟”的那个学生坐在车门上，在热辣辣的阳光下，他脸上挂着一副成年人的表情，等着“鸟”过来。少年没想到“鸟”会从工务员室的后门出来，来不及地赶快站起来。“鸟”坐进了跑车。

“怎么了？你坚持说食物中毒了，老师？”

“那可是喝醉酒哇。”“鸟”说。

"你瞧，你瞧，"少年惋惜地埋怨着"鸟"，"先生可要被炒鱿鱼喽。"

"鸟"把钥匙插进开关，发动起引擎。"鸟"的下肢立刻像进了澡堂似的满是大汗。方向盘让太阳烤得滚烫，"鸟"刚一摸上去，立刻就啪地一下跳开了。

"混蛋!""鸟"骂了一句。

少年愉快地朗声大笑起来：

"炒了鱿鱼后，你怎么办啊，老师?"

"咱被开除后，到底打算干什么？还要付孩子和妻子的住院费呢。""鸟"想着。可是，他那让大太阳烤着的脑袋里，什么有效的计划都不会形成，只会渗出大量的汗水。"鸟"又一次随着漠然的不安发现了退化的自己。

"当个导游怎样样？与其收考生吝啬的日元，还不如使劲去挤老外观光客的美元好。"说着，少年又愉快地笑了起来。

"你知道导游介绍所啊?""鸟"被他吊起了胃口。

"马上去查呗，到哪去告诉你呢?"

"下星期上课时我去找你。"

"交给我了!"少年高兴地叫了起来。

"鸟"慎重地将跑车开到了柏油马路上。摆脱了少年的麻烦，"鸟"最先想到的是读一下信封里的信。车子一加速，"鸟"才觉得自己对那孩子气的预备学校学生充满了感谢之情。被开除出预备学校，坐上肮脏的大红旧跑车，对"鸟"来说，要是没有那少年带来的玩笑气氛，真不知该会多么凄惨呢。他一定是碰上了"让与弟弟同龄的家伙们解救危急"的好运气了。"鸟"忽然想起来，把车开进了加油站。他稍稍想了想，要了高辛烷汽油，于是，他读起那封根据学生时代诙谐的概

率，已经算好有百分之百魅力的信。

原来特鲁切夫不理睬公使馆的召唤，仍然和新宿的不良少女同居。可是，特鲁切夫对他祖国，既没有政治上的不满，也没有策划过间谍行为，更没有亡命的意图。他只是无法离开一个日本姑娘而已。当然公使馆方面最害怕的是，特鲁切夫事件被人政治性地利用。假如西方某国家势力，把特鲁切夫的隐居生活当成材料搞宣传活动的话，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于是，公使馆方面，想尽早将特鲁切夫收回到公使馆，再送还本国；但是，如果动用日本警察帮忙，那么，事件很快就会表面化；如果公使馆员动武的话，那么，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运动斗士的特鲁切夫，肯定会激烈抵抗，结果还是会惊动警察的。于是，困惑的公使馆方面只得委托特鲁切夫信赖的日本人团体，“鸟”他们的斯拉夫语研究会，暗中去说服特鲁切夫。

朋友写着：星期六下午一点，在“鸟”他们毕业母校大门前的饭馆里，再次召开有关特鲁切夫的紧急会议。而且希望和特鲁切夫最亲密的“鸟”一定参加。“星期六，就是后天呀，去参加吧。”“鸟”想着，把信揣到口袋里。他把钱付给加油站的青年，那青年浑身包裹着汽油味的刺鼻气息，就像蜜蜂身体周围飘荡着蜂蜜的气味一样。今天自不必说，假如明天、后天告知婴儿死讯的电话还不打来的话，那么，眼前有了要做的事情，也就可以填补缓刑期间的空虚焦躁了，自然这算是一种幸运吧。“鸟”还是把这封信当成了有魅力的信。他让汽车发出猛烈的排气声，嗖地开出了加油站。

食品店里，“鸟”买了鲑鱼罐头和啤酒。回到火见子的家，

停好车子，抱着买来东西的纸袋正要进大门，发现大门上了锁。“火见子出去了吧？”在他的脑子里，电话铃声长时间空响的情景极鲜明地展开。“鸟”不由地怒上心头，他不死心，把纸袋放在大门口，绕过屋子冲着卧室的窗子喊了起来，正好火见子的眼睛，从窗帘缝隙里露出来。“鸟”喘着粗气，流着汗返回了大门口。

“医院，有联系吗？”“鸟”一脸硬邦邦的表情问。

“没有哇，‘鸟’。”

他感到开着红色跑车，在夏天的东京兜着圈子，实在是庞大行动半径的徒劳运动，“鸟”让难以对付的疲劳之蟹掩住了。假如从医院来了联系电话，告知孩子的死讯，那可以说他这天的行动，一切都富有意义，而且摆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去了。“鸟”发着牢骚说：

“你呀，大白天在家干吗还把门锁上？”

“总好像有些害怕呀。老觉得那边有个令人讨厌、会带来不幸的鬼似的。”

“鬼来缠你？”“鸟”纳闷地说，“眼下不是任何种类的不幸都不来缠你了吗？”

“我丈夫自杀可不是什么老早的事呀，‘鸟’。你是不是想傲慢地说，这周围就你一个人让不幸的鬼缠着身子呢？”

“鸟”受到猛烈的一击。幸好火见子没有砸第二下，她背转身子迅速回卧室去了，致使“鸟”免遭击倒的厄运。“鸟”一边盯着火见子油光光的裸肩，一边穿过猫肚子似的、漂浮着冷热空气的阴暗客厅。他正要径直走进卧室，忽然狼狈地站住了。弥漫在屋子里的香烟瓦斯里，有个和火见子差不多年纪、眼下也正在失去妙龄的大个子女人，她裸露着肩膀和手臂，坐

在床沿上。

“好久没见了，‘鸟’。”女人用悠扬的、不紧不慢的沙哑声音招呼了一声。

“呀——”“鸟”掩饰不住困惑地回了一句。

“我不愿意一个人在家等医院的电话，就请她来了哟，‘鸟’。”

“今天广播电台休息吗?”“鸟”问。

她也是和“鸟”在一个教室学习的同班同学。大学毕业后，她松松垮垮地玩了两年。和“鸟”大学里几乎所有的女生一样，她自视才高。一概拒绝提供给她的工作单位。结果，无所作为的两年后，她成了三流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电台只拥有局部地区的听众。

“我主持的是深夜节目哟，‘鸟’。你听见过用喉咙和不定多少人交媾的下流低语吧?”女朋友用浓重造作的声音说。

这时，“鸟”想起，敢于聘用她的那家电台里曾发生过种种丑闻；再追溯上去，他更清晰地想起，在大学同一个教室里，这个大胖个儿女人，眼睛、鼻子周围极像狐狸，让同班同学都抱着厌恶感。“鸟”把装罐头和啤酒的纸袋放在电视机上面，对两个尼古丁中毒的女人客气地说：

“对这朦胧的烟雾该想想办法了。”

火见子去厨房打开换气扇。可她的女友却根本不在乎“鸟”的眼睛是否被烟雾熏得生疼，她涂抹着银色指甲油的粗俗手指，又夹起一根香烟点上了火。“鸟”看到镀银的打火机上那束深桔色的火焰，被她额上耷拉下来的头发给遮住了；这女人额头太宽阔，还刻上了深深而尖利的皱纹；渗入黑黑筋线的眼睑上，忽地闪过一道痉挛。“鸟”不知她肚子里打着什么

主意，于是，他警觉起来。

“你们两人都是不怕热的体质吧?”

“怕热的哟，心静自然凉嘛。”火见子的女友忧郁地说，“只是别人正和要好朋友慢悠悠说话时，随意搅动屋子的空气，会让人感到不愉快的啊。”

火见子麻利地从电视机上的纸袋里拿出啤酒，塞进冰箱的冷冻室里，又拿起罐头瞧了瞧。深夜广播电台女主持，用批评的眼光注视着火见子的动作。“这女人会把咱和火见子的桃色新闻极力散布出去吧，很可能会搭载到深夜广播的电波上去哟。”“鸟”想着。

卧室的墙壁上，火见子用图钉把“鸟”的非洲实用地图挂上了。可他往包里塞进去的非洲人小说，却像只死老鼠似的躺在地板上。“一定是火见子在床上读小说的时候，那女朋友来了。火见子准是把书一丢就跑去开大门的。把与咱有关的非洲宝贝就这样随随便便地处置，这可是不祥的预兆哇。”“鸟”恨恨地想着。“咱恐怕一生都无缘看到非洲的天空喽。别说积累去非洲旅行的资金了，甚至连每天糊口的工作都给丢掉了。”

“我让预备学校炒鱿鱼了，今年暑假特别讲座以后，就一直开除喽。”“鸟”对火见子说。

“又来了，怎么回事呀，‘鸟’?”

“鸟”不得不说出他喝得烂醉、呕吐，让执拗的正义派告了状的故事，故事逐渐变成湿漉漉的不愉快的东西。听起来烦人，“鸟”早早地收了场。

“你明明可以和理事长说说清楚的嘛！有帮你做伪证说食物中毒的学生在，让他们帮忙绝不会有坏处的呀！‘鸟’，你干吗这样爽快答应被开除呢?”火见子愤愤地说着。

“是啊，为什么咱会那样爽快地答应被开除呢?”“鸟”沉思起来。这时，“鸟”才第一次感到对刚失去的预备学校教师的位子充满了留恋。“那可不是半开玩笑就能随便丢掉的工作呀。而且，面对岳父究竟该怎么交代呢？就说生了异常婴儿的当天喝醉了，第二天烂醉在身，才干出足以被炒鱿鱼的荒唐举动来的，咱能对教授这样挑明吗？而且，那瓶威士忌酒还是岳父给的‘焦尼·沃卡’呀……”

“我感到呀，在这个世界上，我像没有一件事能够伸张自己的正当权利的。我只想着早早结束和理事长的会见，于是，就这么糊里糊涂，什么也没搞清就答应了下来。”

“‘鸟’，你呀，现在一直在等自己孩子的衰竭死亡，所以才会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所有权利的吧?”女主持人从旁边插进嘴来。

原来火见子把缠在“鸟”身上的不幸全告诉女友了呀。

“恐怕是吧。”“鸟”说着，愤愤不平，他讨厌火见子的轻率和女主持人那强加于人的口气。“鸟”能够轻而易举地想见自己在扩散开来的丑闻中的形象。

“人呐，一开始感到在现实世界里没一点权利，就会自杀的哟。‘鸟’，你可别自杀呀。”火见子说。

“自杀？又来了!”“鸟”说，心底里觉得受到了侵犯。

“我丈夫也是一开始有这样的感觉，不久就自杀的嘛。”火见子说，“假如你也在我这间卧室里上吊的话，我可真会把自己想象成妖女了哟，‘鸟’。”

“自杀什么的，我可从来没想过。”“鸟”用足气力说。

“你父亲是自杀的吧，‘鸟’?”

“你怎么会知道的?”“鸟”吃惊地问。

“我丈夫自杀的那天晚上，你来安慰我的时候讲的呀，‘鸟’。你让我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自杀是司空见惯的事哟。”

“那时我大概太慌张了吧。”“鸟”理屈词穷地说。

“你还说你父亲自杀前，痛打了你一顿呢。”

“在说什么？”女主持人燃起好奇心，问了一句。

“鸟”怒上心头，沉默不语；火见子见机传播起那个故事来。“鸟”六岁的时候，曾经问了他父亲这么个问题：

“爸爸，我生下来一百年以前在哪里？死后一百年又在哪里？爸爸，死后的我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年轻的父亲二话没说，给了“鸟”一顿毒打，“鸟”口腔破裂，鲜血直流；然而，打那以后，他忘却了“死之恐怖”。可谁知三个月以后，他父亲拿了一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使用过的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开枪自杀了。

“我的孩子要是衰竭死了，我至少可以避免一次恐怖。”“鸟”边想起父亲的事边说。“我的孩子长到六岁，用同样的问题来问我的话，我可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哟。但我绝不会为了让他一时忘却死之恐怖，而打他的嘴巴。”

“无论如何别自杀呀，‘鸟’。”

“别老纠缠着这话题哟。”“鸟”说着，在微微的亮光中，他从充血肿胀的火见子眼睛上，挪开自己那让人感到有些异样的眼光。

看到火见子不吭声了，女主持人像还等着什么似的对“鸟”说：“远方医院里，自己孩子喝着糖水慢慢衰竭死去，而你却只是等待，这种状态是最要不得的，不是吗，‘鸟’？这是自我欺骗，不确实，不安！所以才见你这么憔悴呀？不光是‘鸟’，连火见子也眼看消瘦下去了呢。”

“可也不能把他带回身边来杀了他吧。”“鸟”反驳了一句。

“说不定这样做，可以清楚知道自己弄脏了手，也就没有自我欺骗的感觉了呀，‘鸟’。你已经无论如何不能逃出‘罪魁祸首’的恶名了，为什么还不用利己主义的理论呢，纵然只能成为罪魁祸首，那也是出于躲开异常婴儿，来保护自己夫妇俩宁静生活的考虑嘛。血淋淋的事叫远方医院里的人做，本人却安坐在另一远方，装出个遭受不幸的善人，做出老实的被害者的模样；这对精神卫生可没好处呀。这就是所谓自我欺骗呀。‘鸟’你自己该知道吧。”

“自我欺骗？确实，我不在的地方，婴儿正衰竭而死，我焦急地待等着，但如果我想要深信自己的手一点没弄脏，那我是自我欺骗吧。”“鸟”否认说，“可是我知道对孩子的死负有责任呐。”

“真是这样吗，‘鸟’？”看来女主持人一点也不相信，“从婴儿死的那一瞬间起，我觉得肯定会有各种麻烦朝着你脑袋的外侧、内侧蜂拥而来的。依我看，这都是对自我欺骗的报复。只有这种时候，火见子该睁大眼睛瞧着，别让他自杀；但是‘鸟’最终要回到受过伤的‘鸟’夫人身边去的吧。”

“我的妻子呀，要是我丢了孩子，或者让孩子死掉了，她说都要和我离婚的。”“鸟”自嘲地说。

“一旦受到自我欺骗之毒的侵犯，这个人便不可能做出这样明快的安身决定。”火见子接着说出最离谱的预言。“‘鸟’哇，你为了不离婚，肯定会拼命辩解，把问题点弄得模模糊糊，企图重振结婚生活吧。离婚这种决断，在你受到自我欺骗之毒侵犯之后，是绝对办不到的，‘鸟’。而且，你已经让

‘鸟’夫人彻底不信任了，就是你自己也会看到笼罩在私生活整体上的阴影，不久，你就会自我崩溃的。‘鸟’的自我崩溃的征兆不是已经表露出来了吗?”

“走进死胡同了吗?你为我描绘了最绝望的未来呀。”“鸟”仿佛想开玩笑，肥胖的同班女同学故意刁难似的一把拦住。

“你呀，现在正在死胡同里哟，‘鸟’。”

“可是，我妻子生下了个异常的孩子，那不过是个单纯的事故，我们可没有责任呀。我既不是立刻要把婴儿捻碎的健壮恶汉，也不是顽固的善人，会拼命动员医生，要他们细心照料，无论如何也要延长那个怎么都会致命婴儿的生命；我把孩子放在大学医院里，只能够选择自然衰竭死呀。其结果，纵然我得了自我欺骗的病，变得像吃了老鼠药在死胡同里乱窜的水老鼠，我也没有任何办法呀。”

“不对，‘鸟’，你要么成为恶汉，要么成为善人呐。”

“鸟”在室内又甜又酸的空气里，嗅出了酒精的气味。“鸟”透过薄暗，望着女朋友那硕大的脸庞明显红了起来，像是害着脸面神经痛似的，脸上到处都痉挛得一抽一抽的。

“你醉了呀。现在我知道了。”

“就是再怎么说，你也总不能从我刚才唠叨的话当中，完好无损地逃出去哟。”女朋友自鸣得意地说。于是，她毫不客气地，公然地喷吐着热乎乎的酒气，“说是这么说，可是，‘鸟’婴儿衰竭死以后，剩下自我欺骗的渣滓问题等等，在你现在的眼睛里还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眼前‘鸟’最大的担心，说不定就是异常婴儿究竟有没有死，他会不会还在使劲长大起来的问题吧?”

“鸟”的心揪了起来，又是汗流浃背了，他感到自己像一条丧家犬，长时间地一声不吭。然后默默地跑去冰箱拿出啤酒。啤酒直接挨着冰盒的那部分十分凉了，而其他部分则是温温的。“鸟”立即失去了喝啤酒的情绪。可他还是把啤酒和三个酒杯拿回了卧室；女主持人扭亮了客厅的电灯，在那儿整理头发，重新补妆，准备穿衣服走了。“鸟”背着客厅，把看上去脏兮兮发暗的褐色啤酒，倒进自己和火见子的杯子。火见子招呼一声客厅里的女友，只听见她爱理不理地说：

“我不要了，得赶快去广播电台喽。”

“还有时间，急啥呀?”火见子说，充满过分的女性妩媚。

“‘鸟’回来了，我不是没必要了吗?”女友说，像要把“鸟”引到暗示的圈套里去似的。然后，她直接对“鸟”说：“我可是咱们那所大学一起毕业女孩子们的‘守护神’啊，‘鸟’。谁都还没有春风得意呢，还需要我这个‘守护神’的哟。谁要是卷进了麻烦，我就会来帮她一把。‘鸟’，别把火见子往你夫妇的麻烦里拽得太深哟。作为个人来说，我倒很同情你尴尬的处境的。”

说是要送到叫出租车的地方，火见子和女友一起出了门；她们走后，“鸟”把剩下的温温的啤酒全倒进厨房的水池里，冲了把凉水澡。喷出的水滴打在他身上，先使他浑身一哆嗦，忽地想起了小学时去春游，一不小心掉了队，挨大暴雨浇时所尝到的那种压倒的无依无靠情绪和悔恨的无力感。“眼下的我，还不像刚蜕了壳的柔软螃蟹，不管受到什么卑琐家伙的攻打都会不堪一击的。最差的条件啦。”“鸟”想着。孩子快生出来的那天晚上，和那群后生暴徒对阵，他还能显示出相当的抵抗力；可现在，他要能再令人害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冲完了

澡，“鸟”说不清楚自己怎么又会性欲亢奋起来，他赤裸着仰面躺在床上。外来者的气味消失了，这屋子到处又腾起独特的古旧气味。这里是火见子的窝。火见子把身体的气味蹭在窝里各个地方，不先确认一下自己的气味就会感到不安，她像只胆小的小动物。“鸟”已经习惯了这间屋子的气味，有时甚至觉得那是自己身体的气味。火见子老不见回来。冷水澡冲掉了旧汗水，“鸟”的皮肤上又涌出大量的新汗水。“鸟”缓缓地站起来走过去，试着另一瓶多少还有些凉的啤酒。

一小时过去了，火见子总算回来了，她对满脸不高兴的“鸟”辩解说：

“她在嫉妒哟。”

“什么嫉妒?”

“她是我们同学中最可怜的人嘛，所以，我们这些人中，谁都和她一起上过床呀，‘鸟’。于是，她想入非非把自己当成我们的守护神了。”

把孩子扔在医院以来，“鸟”的道德感觉全都沦丧了。他听到火见子说自己与她女友的关系，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吃惊。

“即使那些话都是出自嫉妒，”“鸟”说，“我也无法完好无损地从她的话里逃出来呀。”

10

“鸟”趴在床上，像条小鳄鱼似的昂起头。他和坐在地板上抱着膝盖的火见子一起，看着深夜最后一次播报的电视新闻。暑气全消，他们两个像远古时期的穴居生活者，几乎一丝

不挂地品尝着心情舒畅的凉爽滋味。担心听不到电话铃声，他们把音量开到最小程度，屋子里充满了一片嗡嗡声，像蜜蜂扇动着翅膀似的。“鸟”并没有把那声音当成具有意味和情感的人类之声，从显像管的闪烁和影像的重叠上，他判别不出有意义的形状来。他从外界挑选不出任何一样东西，能在他“意识”的屏幕中刻上确切的映像。他就像一架只有听筒的电话机，永远只能保持待机状态，等待着远方不知何时会传来的飘忽不定的呼叫。直到现在，呼叫没有传来，待机的电话机——“鸟”处于假死状态。冷不防，火见子将放在膝盖上的非洲人小说，依莫斯·丘丘奥拉写的《我在幽鬼森林里的生活》弄掉在地上；原来她探出身子，伸手把电视机的音量提高了。即使声音大了，“鸟”还不能从看到的画面、听到的声音里受到什么特别的影响。“鸟”茫然地望着电视机，只是一种待机的姿态。没过一会儿，火见子单腿跪着，一只手撑在地上，另一只手伸过去，啪地关上了开关。刷的一下，鲜亮燃烧起来的银白色点迅速向后退去，消失了。这纯粹是被抽象化了的死之形象。这尖锐的印象深深映入了“鸟”的眼帘，他不由地轻轻啊了一声。他想，“现在，我那怪胎孩子也许已经死了吧。”他从早到晚只是一门心思等着联络的电话，只吃面包、火腿加啤酒；除了和火见子反反复复地性交，甚至没其他事情可做（连瞧瞧非洲地图，读读非洲人写的小说都不起兴了。现在，“鸟”的非洲热像是传染给了火见子，她倒是开始热衷起非洲地图和小说来），要说想的，那只有一样：就是有关他婴儿的死。他明显地处在器官的连续退化之中。

火见子膝盖着地回过头来，眼睛里热辣辣地啪啪闪着光，冲着“鸟”说了几句话。“鸟”一下没抓住她所说的意思，皱

起眉头反问了一句：

“啊?”

“也许要用核武器来发动世界末日的战争呢，‘鸟’。”

“又来了，怎么搞的?”“鸟”吃惊地说，“你有时说话老是前言不搭后语哇。”

“前言不搭后语?”这回轮到火见子吃惊了，“你不也对刚才的新闻感到吃惊了吗?”

“刚才什么新闻？我没注意电视哟，吃惊的是另外的事。”

一瞬间，火见子露出愠怒的目光，紧盯着“鸟”，可是她像是立刻明白了，“鸟”既不是埋设恶作剧的伏线，也没有装疯卖傻。火见子闪着紧张神色的眼睛，立刻阴沉了下来。

“打起精神来哟，‘鸟’。”

“什么新闻呀?”

“赫鲁晓夫又要重新开始核试验了，而且，像是进行了前几次的氢弹绝对无法比拟的巨大核弹试验哟。”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呀。”“鸟”说。

“你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印象嘛。”

“怎么说呢?”“鸟”说。

“不可思议呀。”

这回，轮到“鸟”与火见子一样，感到不可思议了：他自己竟会对苏联重开核试验的新闻没多少印象。“别说赫鲁晓夫重开核试验，眼下就是听到使用核武器爆发了世界大战的消息，咱一点也完全不会吃惊……”

“不知怎么搞的，我真的什么也没感到哇。”“鸟”说。

“最后，你对政治可是毫不关心了?”

“鸟”沉默了一回儿，他必须好好想一下。

于是，“鸟”说开了：

“学生时代，你和你死去的丈夫常常一起去参加示威游行吧，可你现在对国际形势、政府态度，也不会再像当时那样敏感了吧。不过，对核武器我可是一直很关心的哟，和朋友们一起成立的斯拉夫语研究会，所搞的唯一政治活动，就是呼吁废止核武器。因此，赫鲁晓夫重开核试验的新闻，应该让我感到吃惊的呀；我一直瞄着电视机，可什么感觉也出不来呀。”

“‘鸟’……”火见子说不出话来。

“我的神经只牵连在孩子的问题上，对其他东西都变得麻木不仁了。”“鸟”被漠然的不安攫住了。

“是啊，‘鸟。’你今天十五个小时，净在唠叨孩子是不是衰竭死亡了。”

“真的，我的脑袋现在让婴儿的怪影占领着哟。就像淹没在婴儿意识的泉水里。”

“不正常哟，‘鸟’。婴儿一时半会儿看来不会衰竭死亡的，这状态要是持续一百天，你可就要发疯了吧，‘鸟’。”

“鸟”严厉责备似的瞪了火见子一眼。火见子话里的精灵，该不会给只喝糖水和少量牛奶的婴儿体内添一些能量吧？就像吃了菠菜的“波帕依”会获得能量一样。啊——一百天！两千四百个小时！

“‘鸟’你这样老让婴儿的怪影缠着，婴儿就是死了，你也难以逃脱，不是吗？现在你对孩子的心理状态，实在要不得哟！”火见子说。于是，她又引用《麦克白斯》里的一句台词，用英语朗诵道：“你——可不能——这样——想——啊，‘鸟’，你这样做——可要——发狂的。”

“可我现在不能不考虑孩子的事啊，孩子死了以后也许还

会保持这种状态哟。实在是毫无办法呀。”“鸟”说。“真的呀，对我来说，最倒霉的，大概在孩子衰竭死以后的日日夜夜里吧。”

“那你现在给医院打电话，请他们用浓牛奶喂孩子不还来得及吗。”火见子说。

“这不行。”“鸟”像悲鸣似的发出一声凄惨的尖叫，打断了火见子。“你要是看到我孩子头上的瘤，你就能想通我为什么说这不行喽！”

火见子瞅着这么一个“鸟”，忧郁地摇了摇头。他们互相避开对方的眼睛。过了一会儿，火见子关了落地台灯，钻到“鸟”的身边来。已经很窄的床上，并排躺着两个人，幸好凉爽，没有让暑热烦恼时间就过去了。两人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躺了一会儿。然后，火见子少掉了平时那些“性”专家的动作，只不过生疏地翻过身来搂抱住“鸟”。“鸟”感觉到干乎乎的阴毛在腿的外侧摩擦。没料想，一阵厌恶的情绪掠过心头。“鸟”盼着火见子别再活动她的四肢，就此移向她自己那女性的睡眠之中去。然而，他又切实地希望自己醒着的时候，她也睁着眼睛。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鸟”也好，火见子也好，彼此都清楚地感到对方睁着眼睛，而且都想隐藏自己的感觉，终于，火见子像装死的狐狸那样，实在忍受不住了，突然用奇怪的尖厉嗓音说道：

“‘鸟’你昨晚上梦见孩子了吧？”

“啊，梦见了哟。怎么了？”

“什么梦？”

“那儿是月亮上的火箭基地，实际上是个荒凉的岩石场，婴儿的摇篮放在那里，就这些。很简单的梦哟。”

“你像婴儿般蜷起了身子，捏紧拳头张大了嘴，嗷嗷地直哭，睡熟着呢。”

“鬼话，你不正常吧!”涌上来的羞耻心温泉淹没了“鸟”，他激愤起来。

“我真害怕呀。还想着你可别恢复不过来呀。”

黑暗中，“鸟”的脸颊燃烧似的热辣辣的，他一声没吭。火见子也没有动一动身子。

“喂，‘鸟’。下回呀，别把它只看成是你个人的问题，如果把它看成与咱俩都有关系的问题，那么，我就能够更好地鼓励你了。”不一会儿，火见子像是悔不该说出“鸟”梦魇的话似的，用低沉的调子对“鸟”说。

“确实，这只限于我个人，完全是个人的体验。”“鸟”说，“个人体验之中，只能有一个人，在那体验的洞穴里慢慢地爬行，不久，就能爬出与一般人相关的打开真实展望的洞口，应该有这样的体验吧？这种场合，说什么也应该把痛苦的果实给予痛苦的个人。就像汤姆·索耶[①] 在黑暗洞穴里苦思冥想，但当他爬出地面时，金币口袋也就到手了！然而，眼下我个人体验的苦役，从所有其他人的世界里被孤立了出来，不过是在绝望地、深深地挖着自己一个人的竖洞。即使在相同黑暗的洞井里苦苦流汗，我的体验也产生不出一丁点儿人生的意味。只是个毫无成果、羞耻下流的掘洞者。我的汤姆·索耶无端落在深深的竖洞底下，也许会发狂的呀。”

“据我的经验，我认为只要是有关人类的东西，就不会有

① 汤姆·索耶：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所作长篇小说《汤姆·索耶历险记》中的主人公。

完全无成果的痛苦，‘鸟’。那人自杀后不久，我就给梅毒恐惧症缠上了。和有那种嫌疑的男人一起上过床了呀。很长一段时期，我让恐惧症折磨着哇。可是，后来的恢复还是很有效果的呀，‘鸟’。打那以后，不管和什么样危险的人上床，我持续已久的梅毒恐惧症再也不会犯了。”

火见子说了那段自以为离奇的故事。临了，火见子又添上微微的一笑。“鸟”觉得那是装出来的爽朗，看来火见子正在努力，要鼓他一把劲呢。谁知“鸟”不领情，摆出一副冷面先生的嘴脸，挖苦她说：

“你是说我让妻子下面再生一个异常儿，我就不会再长久痛苦下去了吧。”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呀，‘鸟’。”火见子沮丧地说，“嗨，‘鸟’。我在想你如果能够把下次的体验，从竖洞式改为有退路的洞穴的话……”

“办不到哇。”“鸟”说。

这时，火见子终于说：

“我要喝啤酒吃安眠药了，‘鸟’。你要不要？”

那东西要是想要，可“鸟”不能听漏了电话铃声。“鸟”用充满留恋的、变得不和谐的声音说：

“我可不要哇。早上起来，嘴里全是安眠药的味道，难受。”其实说一声“我不要”就足够了。可是，对于安眠药和啤酒，“鸟”的喉咙口挤着火辣辣的欲望，所以需要多说几句。

“是嘛？”火见子就着啤酒吞下安眠药片，冷冰冰地说，“说起来，那是缺牙口时的滋味吧。”

不一会儿，火见子睡着了，她那边从肩膀到手臂、胁部、腹部都宛如得了橡皮病似的浑身发硬。“鸟”怎么也睡不着。

“鸟”和别人的肉体躺在一张床上的时候，老会感觉到自己的肉体付出了极大牺牲似的。他想起结婚的第一年，和妻子在一张床上睡过觉，但又觉得那是记忆上的差错。“鸟”终于决心下床，睡到地板上去，他正想撑起身子，忽听到酣睡的火见子发出一声令“鸟”所害怕的野兽般的呻吟，接着磨起牙齿来。“鸟”又感到了那使劲擦着他腿外侧的阴毛。从火见子翕开嘴唇的幽暗深处，猛地喷出一股生锈金属般的气味。

“鸟”被弄得毫无移动身体的余地，身体上集中的痛楚使他绝望，他只好徒劳地睁着眼睛。不一会儿，“鸟”被满是荆棘的猜疑心控制住了。一个令他胸闷的疑惑扑过来：说不定那些医生和护士，实际上每隔一小时就给那婴儿喂 10 毫升的浓牛奶吧。“咱等着婴儿的衰竭死，可令人怀疑的是，那儿像是潜藏着缓刑的单身牢房啊。”“鸟”似乎能看见婴儿那两个头，张开两张红红的小嘴，正“咕嘟咕嘟”地喝着浓缩牛奶呢。“鸟”的皮肤上无一遗漏地撒满了热辣辣的粟米粒。往婴儿衰竭死而去的羞耻感的砝码变轻了；天平那一头，由怪胎婴儿而来的被害意识的砝码变重了；围绕着“鸟”的所有平衡都动摇了。“鸟”被利己主义的不安虐待着，满身是汗。他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包括浮起在幽暗中的家具；他任何声音都听不见，包括车子来来去去的轰鸣，只有从体内发出的躁热感觉和皮肤上流下汗珠的刺痒感觉依稀尚存。他就像吃了农药的大青虫，直挺挺地躺着，不停地渗出带有青草味的体液来。“那医生和护士一定给咱那怪胎婴儿 10 毫升相当浓的牛奶喝呢……”

就是天亮，“鸟”也不能对火见子说出这种羞耻的妄想啊。这正是深夜女主持人贬低他的那份妄想呀。“鸟”再也忍受不住等待电话的痛苦了：“明天一大早就去附属医院的特儿室

吧。”电话铃直到天亮也没有响起来。一夜未眠的“鸟”，迎来了黎明，夏天的晨光从窗帘的缝隙潜入了屋子，“鸟”沉浸在不安的焦油槽里，他大汗淋漓，耳朵里除了幻听以外，其他什么铃声也听不到。

医生和“鸟”都不愉快地沉默着，肩抵着肩，像在水族馆观察章鱼似的，眺望着玻璃档板那头的床。“鸟”的孩子看不出有过什么特殊处置的样子，他从保育器里出来，被安放在普通的病床上，和做过兔唇手术的婴儿同样，孤零零地躺着。这个煮熟虾子似的红皮肤孩子，“鸟”一点也感觉不出他正在衰弱下去。婴儿只是一个劲儿地长大了许多。同样，他头上的瘤也像大了一些。婴儿为了和自己那个瘤的重量取得平衡，把头使劲地朝后仰，细细的两手举在耳朵旁边，用拇指的根部牢牢地抵着头，脸上一半是皱纹，还紧闭着双眼。恐怕婴儿想去挠一下那个瘤吧，可惜他的手够不到。

“头上的瘤很痒痒吧?”

“呃?”医生说。等听明白“鸟”的问题后，他回答说：“是呀，会不会呢？只是瘤下面的皮肤有点破了，像是有些糜烂，也许很痒吧。那里已经注射过抗生素了，刚停掉，看来也许又破了吧。皮一破，新生儿就会进入呼吸困难的状态。”

“鸟”盯着医生，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结果还是没做声，只是咽了口唾沫。其实，“鸟”想再确认一下，医生有没有忘记自己作为父亲的希望：这个婴儿快点儿死掉吧。“要是不问的话，咱可又得被今晚或昨晚那样的疑惑所践踏了呀。”然而，现在，“鸟”只有咽唾沫的份。

“这一两天可见分晓了。”医生说。

"鸟"依旧瞧着把红红肥大的手举在耳朵边，紧紧抵着头的婴儿。孩子的耳朵和"鸟"的耳朵像极了，冻僵似的蜷缩着。"鸟"生怕自己的声音传到婴儿耳朵里去似的，低声细语地说：

"拜托您了。"

于是，"鸟"红着脸朝医生点了一下头，出了特儿室。听到后面嘭地关上门，"鸟"立刻就后悔了，刚才为什么不再对医生强调一下自己的愿望呢。"鸟"在走廊上，把两手举到自己的耳朵后面，用拇指根部鼓出的肉，频频揉搓着发梢。他一边搓一边把头渐渐地朝后仰，像有个沉重的秤砣吊在后脑勺似的。过了一会儿，"鸟"忽然注意到自己正在下意识地模仿脑袋后面长瘤婴儿的姿势和动作，他站起来，急忙往四下里瞧了瞧。走廊拐角处饮水池旁，站着两个毫无表情的孕妇，正往他这边瞧着。"鸟"感到一阵恶心，猛地向过渡走廊那边跑去。

在大学前的餐厅门口，"鸟"慢慢地驾车，寻找着能停车的空当。他朋友眼尖，一看到"鸟"来了，赶忙从饭店里走出来。"鸟"好容易停稳车，看看表。迟到了三十分钟。朋友走近"鸟"下车的地方，脸上像罩着一层焦躁感的霉斑。

"借朋友的车呀。""鸟"难为情地为大红跑车申辩，"来迟了，真对不起。大家都凑齐了吗?"

"哪有，就咱和你两个人。其他人都说去参加抗议赫鲁晓夫重开核试验的集会，到日比谷去了呢。"

"哦，这么回事啊。""鸟"说。这时他想起今早听火见子读过报纸上有关此事的报道，他似乎一点也不关心。"咱现在可是处处受到怪胎婴儿这种个人麻烦的牵制啊，几乎是背朝着

这个现实世界呀。可说来说去，那些为地球命运担忧而去参加抗议集会的家伙们，不都是因为自己没有被长着瘤的婴儿咬住嘛。”

焦躁的朋友，责备地瞥了一眼能随声应付的“鸟”：

“其他人呢，其实都不想和特鲁切夫有牵连哟，所以借口参加抗议赫鲁晓夫集会都开溜了。日比谷的野外音乐堂，几万人一齐高叫反对，决不可能给赫鲁晓夫造成麻烦。”

“鸟”把斯拉夫研究会其他成员的处境，一个个比较过来。真的，他们若是与走进泥塘的特鲁切夫关系过密的话，似乎都有为难之处。他们有的在一流商社的贸易科工作，有的是外交部的官员，有的在大学研究室里当助手。特鲁切夫事件，要是被当做丑闻捅到报纸上去，一旦被上司嗅出自己多少也与此事有所牵连的话，一定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他们之中绝没有人像“鸟”那样方便，他是预备学校的教师，甚至还是个再过几天就要被开除的“自由人”。

“那么，怎么办呢?”“鸟”催促着朋友。

“一点办法也没有哇。作为咱们这个组织，只能把说服特鲁切夫的委托，原封不动退还给公使馆去哟。”

“就是说你也不想和特鲁切夫有牵连吧。”

“鸟”实在没什么恶意，只是凭一时兴趣问了一句，谁知那朋友突然像受到了莫大侮辱似的，双眼充血地回敬了“鸟”一眼。“鸟”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朋友是在期待“鸟”，期待他也赞同把说服特鲁切夫的事退还回去呀，他感到很惊讶。

“不过呢，”对忽然哑了的朋友，“鸟”温和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从特鲁切夫的角度来看，能响应咱们的说服是他最后的机会吧？如果这一招不行的话，那就只有公开化了。所以，

咱们把这份委托原封不动退回去的话，将来可就会梦寐不安了哟。”

“不用说，特鲁切夫如果能接受咱们的说服，那当然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啰。可要是说服不成功，特鲁切夫事件成了丑闻，那咱们可就都要被卷进国际问题里去喽。所以，我对与特鲁切夫接触的事，还是很有抵触情绪的嘛。”那朋友从“鸟”的身上挪开眼睛，朝羊内脏似的揉得乱七八糟的跑车司机座上望去。

“鸟”感到了朋友那可怜兮兮而又赤裸裸的暗示：希望他别再多反驳了。可是“鸟”可没有受到丑闻啦、国际问题等等可怕语言的任何影响。“鸟”已经让怪胎婴儿的丑闻严严实实浸泡到了头顶，围绕孩子的家庭问题，远比任何国际问题，都更具体而切实地重重掐住了“鸟”的颈脖子。特鲁切夫的身边，该潜藏着陷阱，而“鸟”从那所有陷阱的恐惧中，得到了彻底的自由。婴儿事件发端以来，“鸟”第一次确实地注意到和他人比起来，自己竟广泛地拥有日常生活的空闲，他感到了带讽刺意义的滑稽。

“斯拉夫语研究会，要是非得把说服特鲁切夫的委托奉还回去的话，那咱想以个人身份去会会特鲁切夫先生。咱和特鲁切夫先生很要好，而且，特鲁切夫事件就是真的公开化，咱被卷进那丑闻，也没什么可为难的事。”“鸟”说。医生的话，给他带来新的缓刑期间，他希望有什么“内容”，来填补这空白的一两天，而且，他还真想看看特鲁切夫是怎样过隐居生活的。

这时，朋友那种连“鸟”都难为情的“说现成话”脾气复发了：

“你有这想法就干吧！这恐怕是最好的主意喽。”朋友用热辣辣的声音使劲地说，“说实在的，咱内心一直在想着你能够接受下来就好了。比起你来，其他成员呐，一听到特鲁切夫的消息，避之惟恐不及地开溜，‘鸟’，只有你沉着超然啊。咱可真受感动啊。”

“鸟”没让要嘴皮子的朋友出丑，他们互相微笑了一下。这下他可知道了：自己对婴儿问题以外的其他事件，是怎样一种沉着超然的姿态啊。“话虽如此，”“鸟”心情沮丧地想着，“可没有套上怪胎婴儿枷锁的东京人们，大概不会有什么羡慕咱的理由吧。”

“反正，中午饭咱请了，‘鸟’。”朋友急忙忙地提出建议，“先去喝啤酒，‘鸟’。”

“鸟”点点头。他们并肩朝饭店走去。和“鸟”面对面落了座，那朋友叫来招待要了啤酒，心情愉快地说：

“‘鸟’，你瞧，用两手大拇指根搓头，是你从大学起就有的习惯吧？”

酒馆和朝鲜菜馆之间，像条裂缝似的，有一条仅宽五十厘米的小弄堂，“鸟”侧着身子走了进去。他想，这“迷宫”应该还有些个被隐藏起来的出口吧。朋友在地图上标明了那是条死胡同，现在“鸟”往里走的，该是这条胡同的唯一入口。死胡同的形状像胃，而且是堵死了通肠子出路的胃。就在这封闭场所的尽头，潜藏着过逃亡生活的人和志愿过逃亡生活的人，难道他们不会感到不安吗？特鲁切夫偏偏选择这种地方做他的隐身之处，可见是一种被追逼的心理吧？说不定特鲁切夫不在这死胡同里吧。“鸟”这么一想，情绪放松多了；他来到弄堂

底一个简陋房屋跟前，在一个像通往山中堡垒的秘密通道似的入口处站下，擦了一把汗涔涔的脸。整个弄堂黑漆漆的，但头顶的天空，布满夏日强烈的白昼阳光，像一张明晃晃热腾腾的白金网，罩在死胡同之上。“鸟”仰起头望着耀眼的天空，闭上眼睛，用大拇指揉搓了一阵刺痒的头。这时，“鸟”像被弹了一下似的，放下了双臂，收起了后仰的头。远处传来了一声女孩子发狂般的叫喊。

“鸟”脱了鞋，拎在一只手里，登上大门口满是沙石尘土的短台阶，进了房子。一个个房间的门，在走廊的左面排成一溜。“鸟”对着门牌号码往里面找进去，各扇门后面都像有人的动静，可所有的门都关得死紧。这房子里的居民们，靠什么来躲避暑气呢？火见子可算是他们的先辈，可这大城市白天也关紧屋子的“闷闷种族”，是什么时候大量繁殖起来的呢？结果，“鸟”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才发现了一架狭窄的陡楼梯，像内侧口袋似的给隐蔽了起来。“鸟”无意中回过头来，看到房门口出现一个大个女人，正双手叉腰地站在那里瞅着他呢。大个女人挡住了从背后射进房子里来的光，走廊上，还有大个女人身上，都是黑黑的一片。

“喂，你在那儿干吗？”大个女人做出撵狗似的动作，厉声喝问。

“我来找个外国朋友。”“鸟”战战兢兢地回答。

“美国人吗？”

“和一个日本小姑娘一起生活……”

“哦，那个美国人，在二楼最靠前的屋子里哟。”大个子女人说完，悄悄地消失了。

假如“那个美国人”就是特鲁切夫的话，那他一定是让大

个女人抱有好感的人。“鸟”半信半疑地上了那白木楼梯，谁知在极度狭窄的“舞蹈场”刚要急转弯，“鸟”一眼就看见露出惊讶神色、高举双臂迎接他的特鲁切夫。“鸟”喜不自禁。原来这房子里，只有特鲁切夫打开门，想方设法驱赶暑气，他是个有健全生活感觉的人啊。

“鸟”在走廊墙边竖好自己的鞋子，特鲁夫切从屋子里笑嘻嘻地往走廊探出半个身子，和“鸟”握了握手。特鲁切夫像个马拉松选手，只穿着蓝短裤和无袖运动衫。特鲁切夫头上的红头发剪短了，可红胡子还是那么浓密。“鸟”看不出任何逃亡者的迹象。只是闷在这个房子里以后，也许没有使用洗澡间的机会吧，小个儿的特鲁切夫身上，散发出熊一般高大男人那样呛鼻的体臭。“鸟”和特鲁切夫用蹩脚的英语互致问候。特鲁切夫说他的女朋友刚出去做头发。他邀请“鸟”进自己那铺地席的房间，“鸟”说脚太脏了不进去，就几句话，站在走廊上说说算了。其实，“鸟”害怕自己会在特鲁切夫屋子里呆得时间太长。他往特鲁切夫房间里瞄了一眼，那里几乎没有一样家具，房间深处开着一扇窗，但窗前 20 厘米处却严密地围挡着木板。恐怕窗子那边，还有别人进行私生活的场所，不能让这边窗户看到吧。

“特鲁切夫先生，你的公使馆说希望你赶快回去。”“鸟”开门见山地直接切入说服的正题。

“我不回去哟，因为女朋友想要我在这里。”特鲁切夫微笑着说。

“鸟”和特鲁切夫的词汇量都很有限，生硬的英语让他们的问答形同游戏。他们互相都没有必要带上使事态紧迫的感情，尽管如此，但还是可以直截了当地一问一答。

“我是最后的使者。在我之后，你国家的公使馆的人，或者日本的警察会来的。”

“日本的警察不会做什么吧，因为我是外交官。”

“是嘛。可是公使馆的人要是把你带回去的话，你就只有给送还本国了吧？”

“呃，那是我预料的。我惹出了麻烦，所以被调迁，或者失去外交官工作之类的吧。”

“所以嘛，特鲁切夫先生，在没有酿成丑闻之前回公使馆去怎么样？”

“我不回去，女朋友想要我在这里。”特鲁切夫堆出浓浓的微笑说。

“并非政治的理由，真的只是和女朋友感情的理由，隐居在这里的吗？”

“是的。”

“你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啊，特鲁切夫先生。”

“有什么不可思议？”

“你的女朋友不会讲英语吧？”

“我们默默地理解。”

“鸟”心里渐渐长出割不尽的悲哀之芽。

“那么，我随后报告的话，公使馆的人们要来带你回去的哟。”

“违反我意志把我带回去，我也没办法。女朋友会理解这个的吧。”

“鸟”虚弱地摇了摇头，表示对自己的使命已经死心了。特鲁切夫的红胡子周围，带着红红感觉的金黄的纤细体毛上，颗颗汗珠闪闪发光地摇曳着。再仔细一看，视线所及，特鲁切

夫身上的体毛都密密麻麻地沾满了汗珠。

“那好，我就这样报告了。”“鸟”弯腰去拎鞋。

“‘鸟’，你的宝宝生下了吗?”特鲁切夫问。

“生下了，可是个异常儿，眼下我在等着婴儿衰竭死亡。”“鸟”毫无理由地产生了“想说出来”的冲动。“头看上去像两个，很厉害的脑癫痫呀。”

“为什么不做手术却等着衰竭死呢?”特鲁切夫说，收起了微笑，脸上充满威猛男子汉那种剽悍骁勇的表情。

“我孩子接受手术，能正常发育的可能性连百分之一也没有。”“鸟”畏畏缩缩地说。

“卡夫卡[①]致父亲们的信里有一句话，对孩子来说，父亲所能做到的，只是迎接婴儿到来这一件事。你不迎接婴儿的到来，而是拒绝他吗？做一个父亲拒绝孩子生命的利己主义难道能够容忍吗?”

强烈的红晕染上了“鸟”的眼睛，染上了“鸟”的脸颊，他一句话也说不出，这近来已经成为“鸟”的新的“性”癖好。眼前的特鲁切夫，并不是个奇形怪状的红胡子外国人，他身处深刻的逆境，却仍然保留着幽默的平常心。“鸟”像是意外遇见了批评他的伏兵。“鸟”本想强迫自己死拉硬拽地抗辩一番，可这时他突然觉得自己竟无言以对，他耷拉着脑袋，一脸的沮丧。

“啊，这个可怜的小东西!”特鲁切夫像耳语似的轻声说，“鸟”浑身一哆嗦，仰起了脸。仿佛特鲁切夫说的不是婴儿，

---

① 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生于布拉格。著有长篇小说《审判》、短篇小说《变形记》、《饥饿艺术家》等等。

而是说“鸟”他自己的事。“鸟”一直沉默着，等待着特鲁切夫释放他的时刻。

“鸟”好容易等到了与特鲁切夫分手道别的时刻，特鲁切夫送给“鸟”一本自己本国语和英语的对译词典。“鸟”请求特鲁切夫在扉页上签个名。特鲁切夫写了一个巴尔干半岛故国的词语，随后在那下面签了名。

“这个词语是‘希望’的意思。”他说。

走出房子的“鸟”在弄堂最狭窄的部分，和一个小个儿年轻姑娘笨拙地擦肩而过。“鸟”闻到了刚做完头发的气味，不由地瞅了一眼这位低下头、颈项异样的苍白的姑娘，“鸟”想出声地问一句，还是忍住了。“这个可怜的小东西。”“鸟”走到晃眼的阳光中，不一会就汗流浃背了，但他还是像个逃亡者，朝着百货店的停车场奔跑过去，那儿停放着火见子的跑车。在大热天里奔跑的人，整条街上只有“鸟”一个人。

11

星期天一大早，“鸟”醒来了，没想到他的周围竟是一片光亮，满是新鲜空气。卧室的窗子大开，风随着光亮吹了进来，一直循环到客厅。客厅里还传来吸尘器呜呜的响声。“鸟”已经习惯了这屋子的昏暗，现在，一下子大亮起来，他立刻意识到毯子里自己赤裸着身体，感到十分羞耻。火见子快进攻到卧室里来了，赤条条的“鸟”趁她还没揶揄之前，赶紧慌慌张张套好裤子，穿上衬衫跑到客厅里去。

“早哇，‘鸟’。”火见子缠着头巾把弄着吸尘器，像用棒

子压着一只四处乱跑的老鼠。她转过布满红潮的脸，像回到童年时代似的快活地说，“我公公来了哟，‘鸟’。屋子打扫干净之前，他说到哪里去兜一圈再来。”

“那么，我就走吧。”

“干吗，你要溜哇？”火见子激烈地反对。

“我呀，在这里像过着隐居生活似的。在隐居地，经人介绍认识新人物，我总觉得很尴尬。”

“我公公嘛，他知道我常常留男朋友过夜的呀。而且，他对这种事根本不在意。倒是这个男朋友，一大早慌慌张张地溜走，我想他倒会担心哟。”火见子脸上表情僵硬，不满地说。

“OK，那我去剃胡子啰。”“鸟”说着，返回了卧室。

火见子刚才表示的“反对”，让“鸟”受到了震动。“鸟”觉得来到火见子家以后，他常以自己为中心地活动，只是固执地考虑自己，而把火见子单单看做自己意识世界的一个细胞。“咱怎么会这样毫无理由地确信对她有绝对的权利呢？咱变成了个人不幸的蛹，眼中只有不幸茧子里面的活动，甚至还一点不怀疑蛹的特权……”

“鸟”剃完了胡子，往黑漆漆的狭窄的镜子里瞟了一眼那个不幸的蛹，那张苍白的一本正经的脸。“鸟”注意到自己的脸又收小了一圈。他觉得这不单是消瘦造成的。

“我突然插足到你家来，专门指手画脚，你没觉得不自然吗？”“鸟”来到客厅，对火见子说。

“你来道歉？”火见子完全回到了柔和的表情，逗弄着“鸟”。

“我想了解一下，睡你的床，吃你做的饭，其实没有一条能约束你的正当理由，却在你家里舒舒服服地呆着。”

“要走吗，‘鸟’？”火见子不安地问。

“鸟”注视着火见子，他像被宿命的感觉抓住了似的：似乎从未遇到过与自己这样默契的人，从没碰到过比这更好的地方。“鸟”品尝着留恋的辛酸滋味。

“知道最后总要走的，可现在不走吧，‘鸟’。”

“鸟”回到卧室，仰面躺在床上，两手交叉枕在头下，闭上了眼睛。他心里直想感谢火见子。

一会儿工夫，火见子和她公公、还有“鸟”三人围坐在干干净净的客厅桌旁，说着非洲新兴国家领导人的佚事，谈着斯瓦希里语的语法。为了让她公公看清楚，火见子还把墙上的非洲地图摘下来摊在桌上。

“你和火见子小姐一起到非洲去不是挺带劲吗？把这房子和土地卖了就能弄到钱嘛。”火见子的公公提议说。

“是啊。这主意不坏。”火见子边说边试探性地瞧着“鸟”。“去非洲旅行，还可以忘掉宝宝的不幸呀，‘鸟’。而且，我也可以忘记自杀的丈夫嘛。”

“是啊，是啊，这可是要紧事啊！”火见子的公公用力说道。“两个人这就出发不是挺好吗？”

“鸟”让这过于刺激、过于深刻的提议震撼了，他窝窝囊囊，狼狈不堪，含含糊糊地叹了口气说：

“那不行，那不行啊。”

“为什么？”火见子挑战似的问。

“到非洲自然可以忘掉婴儿的衰竭死，实在也说得太玄乎了。我可做不到。”“鸟”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鸟’可是个道德上严厉的青年呀。”火见子嘲弄地说。

“鸟”越来越红的脸上浮起责备火见子的表情。其实，在

他心里是这样考虑的：要是火见子的公公对咱说，“出于把火见子从自杀丈夫的阴影里救出去的道德目的，你能接受一起去非洲旅行的要求吗?”那么，咱会像注入滚烫开水的固体汤料那样马上融化掉的吧，于是，咱就可以在这甜蜜有趣的欺骗之旅中，兴冲冲地解放自己了吧。“鸟”既害怕火见子的公公说出这话，同时又热烈地期望着他说，他想把厚颜无耻、急功近利的自己隐藏在黑暗的洞穴里去。一瞬之后，火见子的眼睛里，闪出白花花的清醒之光紧盯着“鸟”看。

“再过一星期，‘鸟’要回到他夫人那儿去哟。”火见子说。

“啊，这我可没想到。”火见子的公公说，“可是，火见子小姐这么生气勃勃，我儿子死后还是第一次看见哟，所以我才那么想来着。您可别生气呀。”

“鸟”疑惑地望着火见子的公公。他短脑袋，完全秃了顶，后脑勺让太阳烧焦的皮肤，原封不动地连接到颈部，再扩展到肩上，让人辨别不清从哪里开始算是脑袋。那使人立刻想起“海马”的脸上，一对灰暗混浊的眼睛温和地瞪着。火见子的公公到底属于哪种类型的人，“鸟”一点摸不着头脑。“鸟”默不作声地警惕着，脸上浮起暧昧的微笑，他感到从胸口到喉咙，渐渐涌上一阵令人窒息的失望感，还伴着一阵阵的羞耻，他极力克制着不让别人看出来。

半夜里，闷热的黑暗之中，他们俩像一对懒汉，各自采取负担最少的姿势，持续了一个小时的性交。像在交配的动物一样，他们一直沉默着。最初还分出短短的间隔，渐渐地经过慢悠悠的等待，火见子朝着性高潮腾空而起。每一次，“鸟”都

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傍晚，在地方城市小学校的操场上，他放飞带引擎的模型飞机时的情景。以“鸟”的身体为轴心画着大圆圈的火见子，飞翔在她“性高潮”的天空上；就像苦于引擎负担过重的模型飞机似的，她震动着身子，不时发出轻轻的喊叫声。当火见子再次降落到“鸟”站着的操场上时，默默的有耐心反复运动的时间复苏了。日常生活的静谧和有秩序的感觉，已经在“鸟”他们的性交里面扎下了根，“鸟”觉得和火见子已经持续性交了一百年似的。对于“鸟”来说，火见子的性器，即单纯又实在，在那里没有潜藏任何一丝细微恐怖的胚芽。它不是“搞不清怎么回事”的东西，而是像用柔软合成树脂做成的口袋似的单纯的东西。那儿不会出现妖怪跑来追赶他吧。“鸟”深深地松了口气。恐怕那正是火见子只追求彻底鲜明的快乐的缘故吧，而且她以此为目的来限定他们的性交。由此，“鸟”想起他和妻子之间，提心吊胆，老是岌岌可危的性交。结婚后的几年里，“鸟”夫妇每次性交都重复着忧郁的心理障碍。妻子想克服厌恶感而蜷缩着，“鸟”那不灵活的手脚太长，老要碰到妻子发硬的身体，每次她都觉得像挨了打似的。毫无例外，妻子来气了，甚至想打还“鸟”两下。结果，“鸟”免不了卷入一场小小的争吵，性交中止；于是，要么将拨旺了、却未能满足的欲望触角变成时隐时现的小冲突，一直持续到深夜；要么像受到什么恩赐似的，怀着阴惨惨的心情草草收场。“鸟”曾经把变革他们夫妇俩性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这次孩子的出生上……

火见子一边在“性高潮”的空中回旋，一边像挤牛奶的手那样，反复压迫着“鸟”的性器，“鸟”选择了火见子的任意“性高潮”，把它当做自己与“性高潮”重合的机会。可同时，

"鸟"害怕性交以后长长的夜晚，终于，又从那儿返回来了。"鸟"向"性高潮"平稳的上升之中，模模糊糊地梦见了由它带来的最甘美的睡眠。

火见子好几次从性高潮的飞翔中，悠然地下降，就像遇到上升气流的风筝，又往高处逆向飞了回去。"鸟"小心谨慎，克制着自己；在黑暗中，清醒的耳朵里传来了一阵电话铃响。"鸟"想爬起来，可他的肩背却被火见子汗津津的手臂牢牢地箍住。

"好了，'鸟'。"一分钟后火见子松开了手。

"鸟"慌慌张张地调整好气息，赶快扑到客厅里铃响个不停的电话机上。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说是找住在大学附属医院特儿室里新生儿的父亲。"鸟"紧张地用蚊子叫般的声音回答了对方。打来电话的是实习医生，说是传达孩子的主治医生的话。

"这么晚打搅实在对不起。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远方来的声音说，"明天上午十一点请您到脑外科教授的办公室里来一趟，就是副院长室。应该是本院医生直接给您打电话的，可他实在太累了，只好对不起。一直到很晚，发生了一些事呀！"

"鸟"深深地吸了口气，"婴儿死了，在脑外科解剖。"他想。

"知道了，去副院长室，谢谢你。"

"婴儿衰竭死了！""鸟"又想着，放下了听筒。可是，非得主治医生筋疲力尽地干到很晚吗？这意味着那死降临到婴儿身上是做了手脚吧？"鸟"舌头上感到了涌起胃液的苦涩味。眼前的幽暗中，有个巨大的可怕的东西瞪着"鸟"。"鸟"像个

动物标本采集家，掉进了爬满蝎子的地窖，浑身哆哆嗦嗦打着抖，蹑手蹑脚地回到了床上。那里是安全的窝，“鸟”一声不吭地打着抖。然后，“鸟”像要钻进窝的更深处似的，想进入火见子的身子。性太急，好几次失败；火见子的手引导着尚未充分勃起的“鸟”，总算让他安定了下来。“鸟”慌慌张张，立刻，两人共有了“性高潮”，性交结束时激烈的动作诱引了火见子。“鸟”笨拙地扭动着，突然，像手淫般孤独地射精了。“鸟”感到胸部深处剧烈的心跳，隐隐作痛；他在火见子的边上放平了身体，连一点脉搏都没有，他相信：“咱不久就要得心脏麻痹死去喽。”

“可真够厉害的你呀，‘鸟’。”透过黑暗，火见子仰起头来看看“鸟”，与其说嗔怪不如说更像感叹。

“啊，真对不起。”

“宝宝，‘鸟’?”

“像有许多事弄到夜里很晚。”“鸟”说，新的胆怯攫住了他。

“说去副院长室?”

“明天早上去那儿露面。”

“用威士忌服安眠药睡吧，没有必要再等电话了呀。”火见子无限温柔地说。

火见子打开边上的台灯，爬起来去厨房，“鸟”紧闭双眼躲避着光，还重叠住双手盖住眼睛，“鸟”茫然的头脑中，只有一个尖锐的核：衰竭死的婴儿何以让医生干到很晚呢?“鸟”碰上了一下子就能挑起恐惧心理的构思，一溜烟地往后退去。“鸟”微微睁开眼，从火见子手里接过三分之一酒杯的威士忌，和远远超过定量的几颗安眠药，边呛着边一口气吞了下去，又

紧闭起双眼。

“把我的份儿也吃了呢。”火见子说。

“啊，真对不起。”“鸟”懒洋洋地重复着。

“喂，‘鸟’。”火见子叫了声，在他客客气气空出的间隙里躺了下去。

“啊?”

“威士忌加安眠药发作之前，有些话要讲给你听，‘鸟’。非洲人小说里的一个情节呀。‘鸟’，读过那本小说强盗幽鬼一章吗?”

“鸟”在黑暗中摇摇头否定。

“有女人一怀孕，强盗幽鬼街上的幽鬼们，就在伙伴中挑选一个鬼派他到那女人家里去。幽鬼的代表，夜间赶出真正的胎儿，自己钻到子宫里去呢。生孩子的日子一到，幽鬼化装成善良的婴儿生了出来呀，‘鸟’。”

“鸟”一声不吭地听着。那些婴儿，不久都得了病。为了治好病，母亲捧上供奉，幽鬼偷偷把那些东西收藏到秘密地点去。婴儿的病绝对好不了，终于死掉了。婴儿落葬时，幽鬼恢复了原来的样子，逃出墓场，从秘密地点搬运出财产，回到强盗幽鬼街去。

“幽鬼化装的婴儿，独占了母亲的爱，为了让母亲不惜一切地进献供奉，生出来的婴儿常常是十分漂亮的哟。非洲人把这种婴儿叫做‘为死而生的婴儿’。那就是俾格米人的婴儿，很美的婴儿，‘鸟’，你能想象出来吗?”

“咱把这个故事说给妻子听倒不错。”“鸟”想着，“妻子完全能把咱夫妇‘为死而生的婴儿’，想象描绘成十分漂亮的婴儿；咱或许也能这样逐步修正自己的记忆吧。那可是咱一生

中最大的欺骗呀。咱那怪胎婴儿，还没修正丑陋的双头就死去了。他在死后的无限时间里会一直是双头怪胎婴儿吧。如果有一种把无限时间有条有理化的巨大存在，那么，他眼睛里会看见双头婴儿和他的父亲吧。”“鸟”被恶心苦恼着，忽然坠下去似的落入了睡眠，那是照射不进任何梦之光亮的、封闭罐头中的睡眠。尽管如此，“鸟”意识中最后闪了一下光，听到了他守护神的小声叫唤：“可真够厉害的呀，‘鸟’。”“鸟”头上像吊着个秤砣似的往后仰，正要举起两手用拇指的指腹去揉搓耳朵的后面，不料，胳膊肘狠狠地撞在火见子的嘴唇上。疼得火见子掉出了眼泪，她透过黑暗望着“鸟”那不自然蜷缩着的痛苦睡相。火见子甚至怀疑，“鸟”有没有把医院打来的电话搞错了？婴儿其实并没有死，而是回到定量的牛奶和恢复的道路上来了吧？医院说了声“快来”，难道不是商量婴儿做手术的事吗？火见子感到男朋友既滑稽又可怜：他睡着，像笼子里的猩猩一样曲着身子。吐着燃烧起威士忌的气息。这睡眠可成了明天大骚动前的小休止了。火见子从床上下来，拉直了“鸟”的手臂和腿，帮着他满满地躺在床上，能够手脚放平睡得安稳。“鸟”像个被人施魔法睡熟了的大个子男人，重重地任人摆布。然后，火见子用被单裹住赤裸的身体，像个希腊的贤者，走到客厅里去。她打算望着非洲地图一直坐到天亮。

“鸟”忽然意识到自己搞错了，他像受到了毫不留情的嘲弄，愤然地红了脸。他刚刚踏进脑外科副院长的房间。包括主治婴儿的小儿科医生在内，几个年轻的医生围着个威而不怒的壮年医生，等候着“鸟”的到来；他一进去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误解，红着脸茫然地呆若木鸡。“鸟”在医生们“圆形阵”围

着的黄色皮圈手椅上坐了下来。他觉得自己像个囚犯，从怪胎婴儿监狱越狱的企图败露了，被人拖到了看守审讯室来。这些看守们该不会是共同策划，为了能在高高的瞭望塔上，看着“鸟”的“越狱失败”取乐，昨天晚上故意打来暧昧的电话，撒下大网来等他钻的吧？

看见“鸟”一声不吭，小儿科医生介绍开了：“这位是新生儿的父亲。”然后，他脸上浮起羞涩的微笑，退到了旁听席上。脑外科的教授，也许在探房时对婴儿的营养颇有微词，于是，年轻的医生就背叛了“鸟”吧。“鸟”恨恨地想着，狠狠地盯了小儿科医生一眼。

“昨天和今天，去看了你的孩子，再增加些体力，就可以动手术了。”脑外科的教授说。

“看，来喽，咱必须抵抗哟，和这些家伙斗，在那怪胎婴儿处，咱得正当防卫。”“鸟”给自己陷于恐慌的头脑发着号令。“鸟”从意识到自己大意失荆州的一瞬间起就开始败逃，边逃边回头看，除了防御自己不受侵犯，别的事什么也无法顾忌了。“我必须拒绝手术，不然的话，咱的世界可全得让怪胎婴儿占领喽。”

“手术以后有正常发育的可能吗?”“鸟”心不在焉地问。

“正确的嘛，什么也不好说呀。”副院长直率地说。

“鸟”差一点没说出“咱可是滴水不漏的人哟”。

他头脑里的运动场上，出现了最热烈、最羞耻感觉的火圈。“鸟”像马戏团里的老虎，紧盯着钻火圈的时机。

“正常发育的可能性和非可能性，哪一个更强些?”

“这个嘛，不做手术，说不清楚呀。”

这时，“鸟”的脸也不红了，他钻过了羞耻感觉的火圈。

“我想拒绝手术。”

所有在场的医生，一下子全注视着“鸟”，倒抽了一口冷气。“鸟”感到自己已经能够大声声张所有不知羞耻的事了。幸好，“鸟”没有行使那厚颜无耻的自由。脑外科教授迅速而充分地理解了“鸟”。

“那么，孩子领回去吗？”教授说，声音里明显赌着气。

“领回去。”“鸟”也快速接口说。

“那就请吧！”“鸟”在医院里遇到的最有魅力的医生，对“鸟”表示出了厌恶。

“鸟”和圆形阵的医生们同时站起。哐，比赛结束的锣声响了。“咱完成了怪胎婴儿处的正当防卫。”“鸟”想着。

“你真把孩子领回去呀？”刚到走廊上，小儿科医生靠近“鸟”，犹豫不决地问。

“今天下午我来接他。”“鸟”说。

“出院时可别忘了带孩子要穿的衣服来。”医生说完，别转脸走远了。

“鸟”快步向火见子停车等着的医院前广场跑去。那一天，阴沉的天空下，大红跑车也好，戴墨镜的火见子也好，看上去都像退了色一般丑陋。

“鸟”一跑近，就粗鲁地歪着脸说：“搞错了呀，真是笑话。”

“我想过，该会是那样的呢。”

“为什么？”“鸟”用粗暴的声音问。

“没理由哇，‘鸟’。”火见子说，怯懦地退了一步。

“我决定抱孩子回去。”

“抱到太太医院里去，还是抱回你家去？”

"鸟"立即陷入进退两难的困惑之中。这时"鸟"才注意到:这个医院的医生们要给孩子试着做手术,从此他的一生,就得无可推托地负担起头上开洞婴儿的一切,对此,他自己只顾冒冒失失地抵抗,连以后如何打算都没有事先想明白。他妻子的医院里,大概不会再接受曾经惹过麻烦的"实物";往租来的屋子里搬,房东老太太善意的好奇心,会让他陷入尴尬的境地。即使"鸟"能够继续使用以前的危险"食物疗法",但是,饥饿的双头婴儿哭叫起来,准会引得那条街上几百条狗拉长声音的吼叫。结果,婴儿系衰竭死亡,随便哪个医生都能开死亡诊断书吧。"鸟"在心里描绘出那些令人生厌的报纸记事,会报道因"杀婴嫌疑"而遭逮捕的自己。

"是啊,我什么地方也不能抱去呀。""鸟"说,吐出一股带酸味的气息,瘫软了下来。

"假如你没有什么计划的话,'鸟'……"

"呃?"

"我正在想,交给我做医生的朋友你看怎样?他呀,常帮助那些不想要孩子的人呐。以前,做人工流产时跟他认识的呀。"

被婴儿怪物击溃的军团里,"鸟"再一次品尝到了被恐慌攫住、只顾自我防卫的弱小兵士的感情。"鸟"脸色苍白,又钻过了一个火圈。

"要是这医生肯接受的话,就这么办吧。"

"只要求他去做,就是我们,"火见子用异样缓慢的口气说,"要弄脏手,谋杀婴儿哟,'鸟'。"

"不是我们的手,是弄脏我的手,谋杀婴儿呀。""鸟"说。他想,至少我刚从一个欺骗里解放了自己。但没什么可喜

的，他只感到往忧郁的地牢又下了一个台阶。

“还是我们的手哟，‘鸟’。”火见子说，“你来开车吧?”

“鸟”觉得火见子让过于缓慢的讲话弄得太紧张了。“鸟”绕过车头坐上了驾驶席。“鸟”从反光镜里看到火见子脸色苍白，嘴唇周围像撒上一层白粉似的，起了鸡皮疙瘩。“咱自己的脸一定也是那么难看吧。”“鸟”想着。“鸟”要往车子外面吐口唾沫，谁知口腔干燥极了，只发出单调的啧嘴声音。“鸟”像火见子驾车那样，极其粗野地开动了车子。

“那个医生呀，‘鸟’，就是你来我家第一夜，那个让你叫做蛋形脑袋的中年朋友呀。‘鸟’，还记得吗?”

“记得呀。”“鸟”边回答边想，本来一生可以不和那种类型的人打交道，可谁知现在……

“给他先打个电话商量一下，再调整接婴儿的步骤吧，‘鸟’。”

“小儿科的大夫说别忘了给孩子带衣服来。”

“朝你家弯一弯，去拿一下不就可以了吗？你该知道放在哪里吧?”

“那可不行哟。”“鸟”的脑海里压倒地、无比鲜明地浮现起他妻子怀孕时候每天热衷于为婴儿准备的情景。婴儿白色的床、象牙色缀着苹果形状把手的婴儿柜子，都使他感到自己像是被拒绝在外似的。“我不能从那里挑选婴儿的内衣呀。”

“是啊。要是让人知道是为这种目的挑选衣服的话，‘鸟’夫人可不会轻饶你哟。”

“真是这么回事呢。”“鸟”想着，“可是，就是不从家里拿这些东西，一旦让妻子知道，孩子从这个医院转到那个医院死了的话，也不会饶了咱的。再这样发展下去，咱肯定不可能

在暧昧的疑惑中拉拢妻子、糊里糊涂地继续过婚姻生活呀。咱忍着内心欺骗的刺痛，不管怎样恶战苦斗，都已经超过了咱力所能及的范围。”“鸟”咀嚼着糖衣外套包裹下的苦涩真实。

“鸟”他们的车来到一个大十字路口，给信号灯拦住了。围绕这个大都市，有一条环状马路，“鸟”匆匆忙忙地往他要转过去的方向放眼望去。天空黑沉沉，阴云低低地笼罩着。孕育雨的风刮了起来，布满灰尘的街树，树梢都沙沙作响。信号灯翻成了绿色，在阴沉的天空里格外显眼，简直像要把“鸟”吸进去似的。“鸟”和别人一样，和那些在自己一生中从未立志杀人的别人一样，遵守着交通信号；他对此抱着不和谐的感觉。

“在哪儿打电话?”“鸟”怀着逃犯似的心情问。

“到最近的食品店去打电话吧。顺便去买些香肠，得吃饭呀。”

“啊。”哪里还谈得上什么食欲，“鸟”发现了胃里极讨厌的抵触感，他老实地说，“可是，你那朋友真会愿意接受吗?”

“那人圆圆的脑袋，心挺好，就是干过许多坏事来着。譬如……”火见子没说完，不自然地半天不吭声，时不时伸出舌尖来，舔着干涩的嘴唇。“鸟”想，那小个男人肯定干了什么难以启齿的残酷事情。他又一阵恶心，实在还没到吃香肠午餐的时间呀。

“电话之后，”“鸟”说，“比香肠更要紧的是给孩子买穿的，还有摇篮。去百货店容易到手吧。说真的，我连婴儿用品柜台也不想去哇。”

“我去给你买来吧，‘鸟’。你就呆在车里等着得了。”

“和刚怀孕的老婆一起去过买东西，净是孕妇、婴儿，一

派兽类的气氛啊，那边。”

“鸟”瞥了一眼火见子越来越失去血色的脸，她也感到要呕吐了吧。他们脸色苍白，一声不吭，驾车排着队。不一会儿，“鸟”怀着自我嘲弄的心情说：

“婴儿一死，妻子康复，我们也许要离婚的呀。又被预备学校开除，完全可以让我做个自由的男人啦。老是梦想着这种状态，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高兴哟。”

强风从“鸟”这边吹向火见子那边，火见子顶着风不得不提高嗓门，在那边喊起来。

“‘鸟’，”她叫了一声，“你真的成为那种自由人的话，那就按照我公公的提议，卖掉房子和地，一起去非洲吧？”

“眼前就有现实的非洲！”“鸟”想着，脑海里浮现起荒凉的、不再勾起热情的非洲大地。非洲，在他内心如此失去光芒，这还是第一次；打少年时代起，他就对非洲充满了热情。灰色的撒哈拉大沙漠上伫立着索漠的自由人，他在东经一百四十度的蜻蜓岛上，杀了婴儿逃了出来；他在非洲兜了一圈，别说疣猪，就连一只地老鼠也没抓到，他茫然地站在撒哈拉大沙漠上。

“到非洲去呀。”“鸟”毫无感动地说。

“你现在就像龟缩在壳里的蜗牛那样，畏畏缩缩地想问题啊，‘鸟’。踏上非洲大地，你一下子就会恢复热情的哟。”火见子说。

“鸟”忧郁地没做声。

“我正热衷于你的非洲地图呢，‘鸟’。和离婚后成为自由人的‘鸟’迁徙到非洲，我想把那地图当成交通图来使用。我呀，昨天在你睡熟后，一直眺望着非洲地图，都快得热病喽，

‘鸟’。所以，我需要自由的‘鸟’呀。我说‘弄脏我们的手’时，你曾说‘不是我们的手’，其实，还是我们的手哇。‘鸟’，我们两人一起去非洲吧。”

“鸟”像是吐了口苦苦的痰似的说：

“你假如盼望的话……”

“我和你的关系，一开始不过是性的单纯结合，在你让不安和羞耻感苦恼着的时候，我不过是为了在性方面救救你的急罢了。但是，昨天晚上，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去非洲旅行的热情高涨起来了。现在，我们是以非洲实用地图牵线搭桥结合起来的呀，‘鸟’。我们已经从单纯的‘性’场所，跳上了高台哟。我一直盼望着这个境界，现在，我真的感到热起来了哟，‘鸟’。我把医生朋友介绍给你，自己也一起弄脏了手。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呀，‘鸟’。”

跑车低低的挡风玻璃上，密密麻麻布满裂痕似的、喷上了雾粒般细细的白色雨滴。同时，他们额头上、眼睛里也感到了雨滴。不知不觉中，像黄昏提前到来似的，四围昏昏暗暗，起了一阵旋风。

“把车靠在屋檐下吧？不然的话婴儿要淋湿的。”“鸟”像忧虑的白痴似的说。

12

“鸟”往MG跑车顶上罩好了黑色的车篷，这时，从厨房窗子里飘出烧焦的大蒜和香肠的气味，它乘着忽然吹来的风，像只受惊的鸡，在弄堂里团团打转。切成薄片的大蒜用白脱油

一炒，香肠翻滚一下，加上水蒸，这道菜是从特鲁切夫那儿学来的。于是，“鸟”想起了特鲁切夫。特鲁切夫大概已经离开那苍白皮肤的小姑娘，被带回公使馆了吧。在那死胡同深处的情人窝里，他尝试过激烈的抵抗吗？他的情人用他们不能理解的日语，朝着来抓他的公使馆员哭喊叫唤过吧？结果，特鲁切夫也好，情人也好，只好死心了吧？

“鸟”眺望着张了车篷的跑车。大红车身加上黑色的篷，看上去像伤口处翻开的肉和它周围的疮痂。“鸟”感到了燃烧不尽的厌恶。天空黑漆漆、阴沉沉的，空气中湿漉漉地充满了雨气，风也骚动不已；雨像一阵烟雾似的充塞了四周，一下子又乘着疾风被运向不知哪里的远方去了，没过多久，它又不知不觉地被送了回来。房屋的空隙处，“鸟”看到阵雨重重地、阴沉沉地清洗了看来过于茂盛的树木，使之露出鲜嫩的绿色。它和在环状马路十字街头看到的信号灯一样，是蛊惑“鸟”的“绿色”。“死的时候，咱也许只能看见如此鲜艳的绿色吧。”“鸟”茫然地想着。“鸟”忽然觉得：被运去可疑的堕胎医生那儿遭人谋杀的，不是他的婴儿，而是他自己。“鸟”返回大门口，把放在那里的婴儿摇篮以及内衣、袜子、绒线上衣和裤子，还有帽子，一古脑儿搬到 MG 跑车上，塞进座位后边的空隙处。这些东西都是火见子花了很长时间挑选来的。“鸟”在外面等了一个小时，他甚至担心火见子别是逃走了。“火见子干吗要花那么长时间，去给快要死去的婴儿挑选衣物呢？女人的感受总是叫人奇怪的。”

“‘鸟’，菜做好喽。”卧室窗子里传来火见子的叫声。

“鸟”上楼一看，火见子正站在厨房里啃香肠。“鸟”往平底锅望去，一股大蒜味熏得他倒退几步。缩回了手指，他朝

吃惊地瞅着他的火见子孱弱地摇了摇头。火见子津津有味地咀嚼着，用杯子里的水清洗掉融化后沾染在舌头上的白脱油，喷着大蒜气说：

“没有食欲的话，去冲个澡怎么样？”

“好，我去冲一个。”浑身是汗和尘土的“鸟”松了一口气。

“鸟”拘谨地缩着肩膀洗着身体。他有一种习性：每次温水从头上冲下来，就会招来他的性欲；可这会儿只让他感到胸口憋闷、心悸亢奋。“鸟”在温水雨中，有意识地紧闭双眼，头往后仰，用两手拇指的根部，揉搓着耳朵后面。不一会儿，头上戴着西瓜条纹塑料帽子的火见子，慌慌张张地挤到“鸟”的身边，胡乱地往身上搓着洗起澡来；“鸟”赶快停止了洗澡游戏，出了浴室。“鸟”正拿着大毛巾擦着身体，忽听到传来“咚”一声，像是一个很大很沉的东西落在弄堂的地面上。“鸟”赶快透过卧室窗子看出去，他们的大红跑车，像艘快要下沉的船，致命地歪斜在一边。前右侧的轮子不翼而飞了！“鸟”来不及擦干后背，赶忙套上裤子，穿上衬衫，跑出去查看。他看到弄堂口有个影子刷地一闪不见了。“鸟”无心去追赶，直接去检查受害的车子。拆下的轮胎已经荡然无存，倾倒在地上一侧的前灯也给撞坏了。原来那家伙用千斤顶顶起车体，拆掉车轮，然后，“咚”的一下让车子歪向一边，把坐在挡泥板上的前车灯给震坏了。千斤顶像条折断了的手臂滚落在车身下面。“鸟”冲着还在洗澡的火见子叫起来：

“轮胎给人偷走了哟，前灯也震坏了。真是个莫名其妙的小偷。你可有备用胎吗？”

“车厢后箱里有一个呀。”

“可谁会去偷一个轮胎呢?”

“还不是我的朋友，那个孩子气的年轻人干的呗?‘鸟’。他在恶作剧呀。肯定抱着轮胎躲到附近什么地方去藏起来了，然后瞪大眼睛瞧我们的好戏呢。”火见子若无其事的叫声传过来，“我们要是装出什么麻烦也没有，大大方方地出去，那孩子恐怕会躲在暗处委屈地大哭一场呢。就这么干吧。”

“那可得看车子争气不争气啰。反正我先换上备用胎试试看吧。”“鸟”说。

“鸟”双手沾满泥土和机油，换好了轮胎。这一番操作，使他比洗澡以前，汗出得更多。然后，“鸟”小心翼翼地发动了一下引擎试了试，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正常。“就是再迟，也能在傍晚以前把事办完，前灯不一定需要哇。”“鸟”想着。这会儿，“鸟”又想再去洗一次澡，可谁知火见子已经做好了出发准备，他那焦躁不安的情绪，真的再也找不见一点儿空闲了。“鸟”没再洗澡就出发了。他们的车开出弄堂时，有人从背后扔过来小石子。

到了医院，“鸟”恳求准备留在车里的火见子说：

“你也一起来吧。”

于是，“鸟”挟着睡篮，火见子抱着孩子的衣物，在通向特儿室的长长渡廊上快步走着。今天，他们和擦肩而过的住院病人都感到特别紧张，谁都摆出一副冷淡的模样。这大概是雨声和雷声的影响吧：雨乘着狂风飘来，冷不防又被送到远方；雷在远处隐隐约约地响着。“鸟”挟着睡篮一边走，一边就婴儿出院的事，搜肠刮肚地想着最容易能对护士们说出口的话，渐渐地，他的困惑加深了。进了特儿室一看，护士们已经都知道他要带走孩子的事了。于是，“鸟”放心了。即使如此，看

来燃起好奇心的年轻护士还想问问，为什么不做手术就领回去、打算带到哪里去等等问题吧，可是，“鸟”尽可能不给她们机会，他保持着排他的僵硬表情，垂下眼睛，只就必要的事务上的手续问题作了最小限度的应答。

“这张卡请拿到事务室去，把钱交清。我去把小儿科主治医生叫来。”护士说。

“鸟”接过略带猥亵气氛的粉红色大卡片说：

“我把孩子的衣服带来了。”

“当然需要的。把它给我吧。”护士把前面一直模糊掩盖着的尖锐责难流露了出来，没有一丁点儿好意地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了“鸟”一番。

“鸟”把所有的衣物全递给了护士，护士一样样清点后，单把帽子还了回来。“鸟”狼狈不堪，把帽子揉成一团塞进裤兜里。“鸟”回过头去，嗔怪地瞧了一眼站在他身后什么也没觉察到的火见子。

“哦?”火见子说。

“没什么。”“鸟”回答说，“我去去事务室就来。”

“我也去嘛。”火见子生怕被甩掉似的，急忙说。“鸟”他们两人和护士交涉时，为了不让玻璃挡板那头的婴儿群映入眼帘，他们尽可能地扭曲着身子。

事务室窗口的姑娘，接过粉红的卡片，催促“鸟”快拿出印章：

“是办出院手续吧，恭喜您了。”

鸟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您给婴儿取了个什么名儿?”姑娘继续问。

“还没取呢。”

“现在这上面只写了宝宝是你的新生儿，为了便于整理，请告诉我个名字，那就太帮忙了。”

“名字?”在妻子病房里也曾经想起过这件事，“鸟”觉得很为难。“给那怪物起‘人’的名字，也许从那个瞬间起，那家伙便开始提出更具有人味儿，更像人样的自我主张吧。没有名字死去，和取了名字后再死，对咱来说，那家伙存在的本身就不一样了呀。”

“说个想取的临时名字也可以呀。”姑娘快活地说，性格里却隐藏着顽固的一面。

“取个名字怕什么，‘鸟’?”火见子插进嘴来，她显得有些焦躁不安。

“那就叫他‘菊比古’吧。”“鸟”想起妻子说的话，还说明了汉字的写法。结算以后，窗口的姑娘把保证金的大部分退还给了“鸟”。他孩子在这个医院逗留期间，只喝稀薄的牛奶和糖水，还控制着使用抗生素，当然不会有比这更清苦的生活了。“鸟”他们两人又折回了特儿室。

“这钱本来是从非洲旅行的存款里抽出来的。现在刚定下杀死婴儿和你一起去非洲的计划，它又回到我口袋里来了。”“鸟”说着，怀着一种错综复杂的情绪，实在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说什么。

“这样的话，那就真的可以拿到非洲去用了吧。”火见子漫不经心地说。随后她又说：“嗨，‘鸟’，你刚才取了个‘菊比古’的名字，我可知道有一家汉字的写法跟你说的一样、也叫‘菊比古’的同性恋酒吧呢。那店老板的名字就叫‘菊比古’。”

“他大概几岁了?”

“那种人真正的年龄很难知道，恐怕比‘鸟’你小四五岁吧。”

“一定是我在地方城市认识的那个人呀。他被驻地美军的文化情报官弄去做同性恋情人，后来出走到了东京。”

“真是偶然呀，‘鸟’。那么，过后去看看吧。”

“‘过后’？把婴儿丢到可疑的堕胎医生那儿以后！”“鸟”想。他回想起自己在地方城市甩掉少年的那个深夜。“咱给将要被丢弃的婴儿，取了个曾经被丢弃的少年的名字哇，可见取名字这行为，还是给怀疑之网罩住了呀。”“鸟”真想再返回去把名字订正一下，但是，他立刻被有气无力的毒素腐蚀了意志。于是，“鸟”怀着自暴自弃的情绪说：

“今晚到同性恋酒吧‘菊比古’去，喝他个够，通宵喝。”

特儿室里，“鸟”的孩子已经让搬到玻璃挡板的这一边，菊比古穿着火见子挑选的松软的衣服，躺在睡篮里。睡篮旁边，小儿科主治医生，拱手而立等着“鸟”回来。“鸟”他们两人和医生，把睡篮夹在当中，面对面站着。“鸟”觉得火见子看见睡篮里的婴儿一定会受了很大刺激。婴儿已经大了一圈，赭色的皮肤，皱纹深深地睁开着斜视的眼睛。脑袋上的瘤也像发育了许多似的。那瘤比脸堂更红、更充实透亮地闪着光。孩子睁开着眼睛，活像个南山老寿星，“人”模样的印象，确实掉落了。恐怕那是因为对应瘤的额头部分，头被挤压得窄小的关系。婴儿微微活动着捏紧的拳头，像是要从睡篮里逃出去似的。

“和‘鸟’不像嘛。”火见子尖着嗓子发出怪声轻轻说。

“他和谁都不会像哟，本来就不像个人嘛。”“鸟”说。

“没有这回事啊。”小儿科医生孱弱地批评“鸟”说。

"鸟"往玻璃隔板后边瞄了一眼。睡在床上的婴儿们一齐拼命地翻起身来。"鸟"怀疑他们有没有在说那个将要被带走的伙伴的事情。婴儿们看上去一律亢奋。保育器里那个小得和口袋猴子差不多的婴儿，睁着冥想的眼睛，现在怎么样子呢？替没有肝脏婴儿战斗的父亲，还老样子穿着花色灯笼裤，系着宽幅皮带在和医生们说长道短吗？

"事务室里的事全部完了吗？"护士问了一声。

"哦，都完了。"

"那就请便吧！"护士说。

"不再重新考虑一下吗？"小儿科医生还不罢休。

"不，不重新考虑。""鸟"斩钉截铁地说，"多谢你的照顾。"

"不，我什么也没照顾哇！"医生拒绝接受"鸟"的好话。

"那好，再见了。"

"再见了，请多保重。"医生的眼圈红了，他像是后悔刚才自己发出的大声音，这回和"鸟"一样用低声回答。

他们俩挟着睡篮走出特儿室，无所事事的、在走廊上站着的住院病人，一齐把目光朝向睡篮里的婴儿。"鸟"露出凶狠的眼神瞪着他们，两臂护拥着睡篮，大踏步地噔噔朝前走。火见子一溜小跑地跟在他后面。病人们对"鸟"的气势汹汹似乎有些纳闷，恐怕是考虑到篮子里的婴儿吧，他们微笑着往幽暗的走廊两侧避开。

"那些医生、护士也许会向警察报告呢，'鸟'。"火见子朝后面回过头去说。

"才不会去报告呢。""鸟"用粗暴的声音说，"那些家伙也曾经用淡牛奶和糖水想让宝宝衰竭死的嘛。"

一来到本馆正面的大门，“鸟”就感到，那里聚集着许多门诊病人，“鸟”只用自己的双臂护着睡篮里的婴儿，要冲过庞大的好奇心阵地，简直是不可能的。“鸟”觉得，面临对手层层密封的球门，自己像个正单枪匹马抱着橄榄球冲刺的选手。他踌躇了一下，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

“从我裤袋里把帽子拿出来，能不能帮我盖住这个后脑勺。”

火见子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是“鸟”看到，她手臂在瑟瑟打着抖。于是，他们俩镇静地微笑着，横冲直撞地突破靠近过来的其他人。

“真可爱，宝宝，像个小天使!”一个中年妇女像唱歌似的说，“鸟”觉得像被人看轻了似的，尽管如此，他也没有低头站住，一口气地穿了出来。

医院前广场，刚才已经好几次骤雨倾盆而降了。火见子开的车像雨中一只黑壳甲虫，敏捷地倒退到抱着睡篮等待的“鸟”面前。“鸟”先把婴儿的睡篮递给火见子，然后自己也上了车。拿回了睡篮。为了把睡篮稳稳当当地放在膝盖上，他宛如一尊埃及法老的石雕像，上身必须保持笔直。

“可以吗，‘鸟’?”

“啊，可以。”“鸟”回答。

像在竞赛场出发似的，跑车猛地跳了起来。“鸟”耳朵嘭地猛撞在车篷的杠子上，他屏住呼吸忍着疼痛。

“现在几点了，‘鸟’?”

“鸟”用右手支着睡篮，看了看表。指针指在荒唐的时间上，原来表早就停了。这几天来，“鸟”只是习惯性地戴上手表，一次也没有看过钟点，也根本没想到要上上发条，对对时

间。几天来，“鸟”在那些没让怪胎婴儿咬住的平稳过日子的家伙们的时间圈以外活了下来。而且现在他也未能回复到别人的时间圈里去。

“手表不走喽。”“鸟”说。

火见子按了下汽车收音机的开关。正是新闻节目，男播音员正在报道莫斯科重开核试验后的余波。日本原子弹氢弹协会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核试验。其内部有各种各样的动向，有可能使下一届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陷于混乱云云。其间，插入了广岛原子弹受害者的录音，他们对原子弹氢弹协会的声明充满了疑问。究竟什么是干净的核武器？即使出自苏联人的手，又是在西伯利亚进行的试验，难道会有对人畜无害的原子弹、氢弹吗？

火见子按了一下其他电台的钮，那里正播放着通俗的流行音乐。是探戈呀。所有的探戈乐曲，在“鸟”听起来都像是同一首探戈曲子似的。那音乐长长地持续着，火见子终于关上了开关。他们俩不能与时间相遇。

“‘鸟’，原子弹氢弹协会屈服于苏联的核试验啦。”火见子说，那样子看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兴趣。

“啊，看来是的。”“鸟”说。

和他人共同的世界里，只有一个，为了“人的一般”而进行着的时间，才能让世界上的人们都感到同一个厄运正在继续形成。眼下，“鸟”专心护卫着睡篮，支配他个人命运的怪物的睡篮。

“嗨，‘鸟’，在这块土地上，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大概有一些人可以从生产核武器中直接、间接地捞到好处吧；与这些人不同，也许还有些人只是纯粹盼望核战争吧。我觉得呀，

大多数人没什么特殊的理由，就是相信地球会继续存在下去，衷心盼望着呢；那些黑了心的人，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相信人类要灭亡，他们也衷心盼望着，不是吗？像老鼠般的小'旅鼠'是北方产的动物，常常会集体自杀，这片土地上难道就没有像'旅鼠'那样的人吗，'鸟'？"

"黑心肠的'旅鼠'风格的人？那可得尽早在联合国制定抓住他们的对策啊。""鸟"随声附和着。

可是，他自己并不想加入十字军，去抓那些"旅鼠"般黑了心的人。但可以说，"鸟"觉得那黑心肠"旅鼠"风格的存在，倒是常常会掠过自己心头。

"真热啊，'鸟'。"前面说的话似乎再也找不出自己特有的趣味了，火见子见机换了个冷淡的话题。

"啊，确实很热。"从抖动的车底部薄薄金属板上，引擎的热气往上直冲，跑车的顶篷把"鸟"他们两个密封在车厢里，渐渐地他们像被推进一个暖棚。很明显，车篷一部分掀开了，雨乘着风灌了进来。"鸟"黏黏糊糊地察看了一下车篷。那可是相当旧的车篷啊。

"实在没办法呀，'鸟'。等一下停车开开门吧。"火见子看到"鸟"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说。

"鸟"看见车前面有一只死雀子，浑身让雨打湿了滚在地上。火见子也看到了那东西。"鸟"他们的车正对着它驶去，当它从视野中沉下去的时候，车子大幅度地斜斜拐弯，车轮一下子掉进黄色混浊污水涂成"迷彩"的马路边深深的坑里去了。"鸟"支撑睡篮的两手给重重地撞了一下。"车子到堕胎医院之前，咱会给弄得遍体鳞伤吧。""鸟"极其悲伤地想着。

"对不起哇，'鸟'。"火见子说。她也像什么地方给狠狠

撞了一下似的，那声音里听得出来她忍着疼痛。“鸟”和火见子都觉得没有撞到死雀子的身上。

“没什么大不了的。”

“鸟”说着，把膝盖上的睡篮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自从坐上车子后，这还是第一次笔直往下看到了孩子的脸。婴儿的脸越来越红起来，甚至无法判断他是不是还在呼吸。他给人一种窒息的印象。“鸟”有些着慌，摇了摇睡蓝。突然，孩子像要咬住“鸟”的手指似的，拼命张大嘴，用难以置信的大声音哭叫起来。真的只有一厘米左右线头似的紧紧闭着的眼睛，完全是干的；婴儿身子微微地颤动着，简直是无止境地阿依、阿依、阿依、依呀、依呀、依呀、依耶、耶、耶、依耶地哭叫着。“鸟”刚从恐慌里逃出来，这回他竟然想用手去捂住孩子叫喊着的蔷薇色嘴唇，伴着新的恐慌感情，他勉勉强强地控制住了自已。婴儿头上，扣在瘤上面画有小山羊的帽子战战兢兢颤抖着，他阿依、阿依、阿依、依呀、依呀、依呀、依耶、耶、耶、依耶地继续哭叫着。

“婴儿哭的声音里像是包含着各种意思呢。”火见子扯开嗓子喊着，那声音盖过了婴儿的哭叫。“也许蕴含着人类语言的所有意思吧。”

婴儿还在阿依、阿依、阿依、依呀、依呀、依呀、依耶、耶、耶、依耶地哭叫着。

“幸好咱们谁都不具备听懂那声音的能力啊。”“鸟”被不安的情绪攫住了。

“鸟”他们的车子一路载着孩子的哭声飞驰着。车上就像装载了五千只秋蝉似的一路飞驰，“鸟”他们俩感到像钻进一只“秋蝉”的身体飞起来了似的。不一会儿，“鸟”他们俩再

也抵挡不住车厢里的闷热和孩子的叫唤。他们把车靠路边停下，打开了车门。车里潮乎乎的热空气，像发热病人打哈欠时喷出的气呻吟着流了出去；外边的空气，伴着雨的飞沫，又凉又潮地扑了进来。大汗淋漓的“鸟”他们俩立刻感到了寒气，浑身一哆嗦，“鸟”膝盖上的睡篮里也渗入了几点雨滴，变成比眼泪小得多的颗粒粘在婴儿血红、光亮的脸颊上。婴儿还在哭叫。眼下，婴儿轻轻地阿依、阿依、阿依地哭着，不时地发作般咳嗽起来。那震得全身颤抖的咳嗽显然是不正常的，简直让人怀疑这孩子有没有呼吸器官的毛病。“鸟”把睡篮稍稍侧转一点儿，好容易挡住了雨点。

“在那种受调节的空气中得到保护的婴儿，忽然碰到外面这样的空气，恐怕会染上肺炎吧，‘鸟’?”

“是啊。”“鸟”回答。他感到了根深蒂固的疲劳。

“真麻烦呀。”

“究竟怎么做，才能让孩子不哭哇?”“鸟”感到自己实在是个没有经验的人。

“常常看见把奶头塞进去。”火见子说完，自己像是先吓了一跳似的缄了口，然后急急忙忙加了一句。“该准备些牛奶呀，‘鸟’。”

“是淡牛奶还是糖水呢?”“鸟”说，疲劳变成了无可奈何的冷嘲。

“我到药房去看看吧。那叫什么来着，喏，就是那模仿乳头塞嘴里的那玩意儿，也许有那种玩具吧。”

火见子往雨中跑去。“鸟”毫无把握地摇摇睡篮，目送着穿平跟鞋跑去的情人背影。她虽然是同年龄日本女人里受过最良好教育的一个，可那教育全成了无用的东西，她甚至连极一

般妇女所具备的日常生活智慧都没有。她恐怕一生都不会生养孩子吧。"鸟"想起大学低年级的时候，生气勃勃聚集在一起的女大学生群里，火见子是最活泼的；于是，他对眼前这个淌在泥水里，像条不中用的狗似的跑过去的火见子产生了怜悯之情。谁能预想那个年轻、知识渊博、充满自信的女大学生的将来呢？"鸟"抱着睡篮留在车里，身边好儿辆长途货运卡车，像一群犀牛轰隆隆震动着大地开了过去。"鸟"和婴儿也随着车子一同震动。"鸟"不清楚卡车群的轰鸣中有什么意思，但是他感到听见了一种尖锐迫切的呐喊。那肯定是幻听，可"鸟"还是竖起耳朵听了一阵。

火见子冒着狂风夹杂的大雨跑了回来，脸上一副幽暗里独坐、孤寂地生闷气时的表情，她公然不顾旁人之眼，皱紧了眉头。"鸟"看出她大骨架的全身，像自己一样已经疲劳到丑陋的地步了。可火见子一跑回车子，就用盖住婴儿哭叫的声音，乐滋滋地说：

"那个婴儿嘴里含的玩具呀，叫做'橡皮奶头'哇。老是要忘记。瞧，有两种呢，都买了来，'鸟'。"

"橡皮奶头"这样的词语从遥远的记忆仓库里挖掘出来，所以她仿佛恢复了一点自信呐。可是，火见子摊开手掌上放着的那土黄色橡皮做的玩意儿，那个带着翅膀的枫树果实般大小的东西，看起来是个"鸟"的孩子还未必用得上的麻烦器具。

"放进蓝芯的是矫牙用的，是给更大的孩子用的，'鸟'。这个里面没有芯子，塞软绵绵的嘴里正好有用吧。"火见子说着，把那玩意儿往哭叫着的婴儿桃红的口腔里试了试。

干吗把给有牙孩子用的也买来呢？"鸟"真想问一句。别说有牙用的，就连给最小孩子用的那玩意儿，看来婴儿也没有

反应。婴儿嘴里被塞进个东西，只见他想用舌头顶出来似的，微微动了一下。

“看来不行呀，还太早了点。”火见子试了一阵，彻底灰心了，再次失去自信心似的说。

“鸟”耐着性子没去说她。

“可是，不知有什么别的方法能让婴儿老实下来。”火见子走投无路了。

“算啦，只好就这样走喽。开车吧。”“鸟”说着关上了自己这一侧的车门。

“刚才药房里的钟是四点。大概五点以前能到医院吧。”火见子发动了引擎，脸色难看地说。于是，她又面对不走运的极北地区。

“大概他哭不了一个小时吧。”“鸟”说。

五点三十分，婴儿哭不动睡着了，可是“鸟”他们没有到达目的地。“鸟”他们的车子，已经在一片低洼地里兜了五十分钟的圈子。那是一片被南北高坡夹住的低洼地，“鸟”他们的车子上了坡又下来，好几次渡过河水浑浊、激烈流淌的弯弯小河，一会儿驶进了死胡同，一会儿又从相反高坡的对面一侧出来。火见子记得曾乘车来过那可疑医院的大门，一上坡就能估计出大致的方位。谁知一下到低洼地，铺得不十分平整的狭窄道路错综复杂。“鸟”他们一下子就蒙了，连他们的车现在朝什么方向都搞不清楚。总算开到火见子看着能想起来的那条路上，谁知迎面又来了一辆绝不肯让道的小型卡车，他们不得不后退一百米；等到放卡车过去想回到原路时，不小心“鸟”他们的车在前面一个拐角就拐了弯。而下一个拐角处是单行道

又不能调头。

“鸟”和火见子一直都不吭一声。他们都已经焦急得有些忍不住了，他们想不出说什么才能不互相刺伤对方。这个十字路口，该是已经走过两次了，连这种小事，他们都感到会立即招来产生尖锐裂缝的危险语言。特别是他们一次次地通过一个警察岗亭。那是个土里土气旧公务所模样的建筑物，入口处有两棵雌雄银杏，两棵树的树干成长度、树叶茂密度都完全不一样。“鸟”他们生怕唤起银杏树后面警察的注意，每次来到岗亭前都提心吊胆地驶过。他们不想过去向警察打听医院的地址。“鸟”他们甚至不敢向商店里的店员确认医院的号码。要是有“载着生瘤婴儿的跑车打听名声可疑医院”的风声传出，准会发生什么麻烦事的。况且医生还在电话里特地叮嘱火见子说，别把车停到医院附近的香烟店门口。于是，“鸟”他们感到是在几乎无止境地兜着圈子。“也许到明天天亮都到不了那医院吧？本来这种参与谋杀婴儿的医院是根本不存在的吧?”诸如此类的强迫观念抓住了“鸟”。再加上恼人的瞌睡。这时，一阵阵不安向他袭来：一睡过去，婴儿的睡篮该不会从他膝盖上滑掉下去吧。如果婴儿那瘤的表皮是一层露出脑子、包裹住头盖骨洞的硬脑膜，那么它立刻就会敲碎的。而且，变速杆与刹车脚蹬之间渗进的泥水弄脏了“鸟”他们的鞋子，婴儿也会让泥水污满全身的，于是，他就会呼吸困难而倏忽毙命吧，这实在是最倒霉的猝死呀。“鸟”拼命挣扎着要逃出瞌睡。尽管如此，“鸟”还是有一瞬沉入了意识的暗处，只听到火见子紧张地把他叫回来：“别睡过去呀，‘鸟’。”

睡篮像要从膝盖上滑下去似的。“鸟”一个哆嗦，赶紧牢牢抱住睡篮。

“我也犯困呢，‘鸟’，像要出事了，真害怕哟。”

浓浓的夜色笼罩在低洼地上了。风住了，雨赖在低洼地里还不走，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迷蒙的雾，浅浅地遮挡着视线。火见子去按大光灯的开关，只点亮了一边的灯。火见子那“孩子情人”的恶作剧这下可发挥效果了。当“鸟”他们的车再次驶过两棵银杏树的面前时，终于，一个像年轻农民似的警察从容不迫地从岗亭里出来，拦住了他们。

警察弯下腰，从打开的车门往车厢里查看。“鸟”他们脸色苍白，大汗淋漓，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驾驶执照！”警察说，一副老练娴熟的样子。这警察和“鸟”在预备学校所教的那班学生一般大，他看到自己确实使“鸟”他们俩吓着了，禁不住显出愉快的神情。“这辆车只有一个车灯啊，你们第一次通过时我就注意到了；好容易让你们逃掉了，你们却兜来兜去，这回可没办法喽。竟敢打着一个灯大模大样地又开回来，真的没办法哟，因为牵涉到了本岗亭的威信嘛！”

“是。”火见子用失去感情的中性声音回答了一句。

“你们还带着婴儿呀。”警察对火见子的态度有点不痛快。“车放着，请抱着孩子去吧。”

睡篮里的婴儿这时脸色异样地发红，鼻孔和张开的口腔一起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该不会得了肺炎吧。”这疑问让“鸟”一时忘记了警察的存在。“鸟”战战兢兢地用手掌去摸婴儿的额头。那里传来的是与人的体温完全不同的带刺的热。“鸟”不由得惊叫了一声。

“哦？”吃惊的警察回到与他年龄相称的声音问。

“我孩子病了，所以知道车的前灯坏掉还是把车开了出

来。”火见子说。她乘警察动摇时打着小算盘。“谁知迷了路，正为难呢。”

“到哪里去？叫什么医院？”

火见子犹豫了一阵，终于说出了医院的名称。警察告诉他们就在停车一侧边上小路的尽头，然后，他又想显示一下自己不是单纯的老好人：

“可这么近，下了车走过去不是也没多远吗？能请你们这样做吗？”

火见子歇斯底里地伸长手臂，哗地掀掉盖在婴儿瘤上面的绒线帽，这下，年轻警察受到了决定性的一击。

“要尽可能不摇动地运送婴儿哇。”

火见子乘胜追击压倒了对方。警察像有些懊悔似的还回了驾驶执照。

“孩子送到医院去以后，请马上把车送到修理厂去。”警察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让婴儿的瘤吸引过去，嘴里说着傻话。“可是嘛，真厉害呐！这是脑膜炎吧？”

“鸟”他们把车开上警察所指的小路。到医院门口停下车，火见子这才缓过劲来说：

“驾驶执照上的号码、姓名都没有给他记下来哇，那个傻头傻脑的警察。”

“鸟”他们把婴儿的睡篮搬到木板上抹灰浆的医院大门口。也没见有护士和病人，火见子叫了一声，蛋形脑袋的男人立刻出现了，他穿的说是麻的晚礼服，可看上去像是令人不快的满是皱纹的白大褂。他看也不看“鸟”，就像从鱼行商人那里买鱼似的，朝睡篮里瞄了一眼：

“真晚哪，火见子小姐，我刚才还在想别是场恶作剧吧。”

黏乎乎的声音慢吞吞地责备说。

医院大门过于明显的萧条印象让"鸟"心底抽紧了。

"实在认不清路哟。"火见子冷淡地说。

"我还以为路上遇到什么可怕的事了呢。也有一些'过激派'，一旦决定杀死婴儿，他们就认为不必分界限，衰竭死和绞死不是一样的吗？瞧瞧，多可怜，还染上肺炎了呐。"医生还是那样慢吞吞地说着，轻轻从睡篮里抱起婴儿。

13

"鸟"他们把跑车放在修理厂，拦住一辆出租车到火见子熟悉的同性恋酒吧去。他们疲倦极了，还让瞌睡困扰着；但是比这更难受的是隐约的亢奋抓住了他们，无尽的口干舌燥，谁心里都不愿就他们两个人再回到那幽暗的家里去。

"鸟"他们发现了那家酒吧，拙劣模仿煤气灯的荧光灯玻璃罩上，用蓝油漆写着"菊比古"字样，于是他们下了出租车。推开那扇用不整齐方料和板材好歹拼凑起来的门进去，原来是个像家畜小屋般杀风景的酒店：短短的吧台，相反一侧只排列着两对椅背异常高的古风椅子。客人除了他们两人再没有别人；吧台后面角落里，站着个小个子的男人，警惕地面对着两个闯入者，迅速地打量着他们；他有着来者不拒、羊眼般潮湿的眼睛，少女般的嘴唇，整体上是个给人圆溜溜印象的男人。"鸟"回敬了一眼推开门立刻就瞧见的男人。透过那男人暧昧微笑的薄膜，地方城市少年朋友的面容渐渐浮现了出来。

"呀，好个倒霉的模样呀，火见小姐。"那男人还在一个

劲儿盯着“鸟”看，嘴里嘟嘟囔囔地说，“我呀，认识这个人呐，不就是很久以前绰号叫‘鸟’的那位吗?”

“先别多说，坐下吧。”火见子对“鸟”说。

“鸟”和菊比古多年后重逢的戏剧里，火见子只能体味到逐步由强减弱的气氛。“鸟”还没有让这个菊比古唤起什么特别切实的感情。他疲倦、瞌睡，感到世界上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他生气勃勃的兴趣了。不知怎的，“鸟”就坐上了和火见子有一段距离的椅子。

“现在，这人的绰号叫什么，火见小姐?”

“‘鸟’。”

“是嘛，还是老样子，‘鸟’? 已经七年了吧。”男人说着，凑近了“鸟”问。“‘鸟’，喝什么?”

“威士忌不掺水。”

“火见小姐呢?”

“一样。”

“你们两人都好疲倦呀，天黑还早着呢。”

“不是‘性’的故事哟。下午一直在拼死命地驾车呢。”

“鸟”正想举起为他倒满的威士忌酒杯，怎么就感到胸口堵得慌，他犹豫起来。“菊比古还只有二十二岁，可看起来却像是比咱大得多的大人年龄，另一面看起来似乎还留着好些十五岁时候的特点，菊比古像是两个年龄段里的两栖动物。”菊比古自己也喝着不掺水的威士忌。他往迅速喝干第一杯的火见子和自己的杯里又满满斟上一杯。菊比古像头发怒的猫，浑身神经倒竖，很想开口问一问仿佛直盯着他看的“鸟”。终于，菊比古下定决心似的问“鸟”:

“‘鸟’，还记得我吗?”

“啊，当然。”“鸟”回答。“鸟”还是第一次和“同性恋酒吧”经营者之类职业的人说话。比起久别重逢、朋友互道阔别的意识来，“鸟”感到这种奇怪的意识，更强烈地支配着自己。

“那天以后，‘鸟’，我去了相邻的城市，就是被没有下半部脸的美国兵，从火车窗子里看见的那天以后哇。”

“那个美国兵，是怎么回事？”

菊比古恨恨地瞧了一眼“鸟”，回答火见子说：

“朝鲜战争那会儿，伤兵都运回日本的基地，火车上都塞满了呀。我们正碰上了那辆火车。‘鸟’，那种火车常常通过我们地方城市的吧？”

“好像也没有常常吧？”

“说是‘日本的高中生叫人贩子抓住，要带到战争前线去’，又说‘政府要把我们送到朝鲜去’，那时真可怕呀。”

“是啊，这家伙当时真的十分害怕呀。半夜里吵架后分手时，听到过他的叫声：咱害怕呀。”“鸟”想了起来。随后，“鸟”又想起了婴儿，“还好那孩子没有害怕的能力哇。”想着想着，他好像放心了，可其实那是靠不住的脆弱的放心。“鸟”想强行岔开第一次集中于婴儿身上的意识，他说：

“那完全是无稽之谈呀。”

“就算是无稽之谈，我也被那种风声逼着干了许多蠢事哟！”菊比古说：“那么，‘鸟’，你去追的那个疯子，平安无事地抓到了吗？”

“那家伙在城山上吊自杀了。结果，全白废力气喽。”“鸟”舌头上酸溜溜的，旧日的遗憾滋味又复苏了。“天亮时找到的，狗和我哟。那种事，没一点意义。”

"不会吧，'鸟'。一直追赶到天亮的你和半夜里掉队逃走的我，以后的人生道路可是大相径庭啊。你不再和我们不良少年为伍，又进了东京的大学；我呢，从那天晚上起，一直走下坡路哇，直到今天也还是只能龟缩在男色酒吧里哟。'鸟'，我觉得，那时要不是一个人走的话，也许我也能换一种生活方式吧。"

"'鸟'，那晚上要是不丢下菊比古，菊比古就不会成为男妓了吗？"火见子插进嘴来问。

"鸟"难受地避开了菊比古的目光。

"男妓嘛，就是选择施行同性恋的人，对吧？我自己选择了这行当，别人可没有什么责任呐。"菊比古温和地说。

"菊比古知道法国存在主义的语言呢。"

"男色酒吧的老板，不多懂一点可干不了啊。"菊比古用营业时那种色迷迷歌唱般的调子说。然后，他又回到普通的声音对"鸟"说，"我掉队逃走，走下坡路的时候，'鸟'该是一直上升的吧，现在，你在干什么活？"

"在做预备学校的教师，暑假后已决定开除我了。根本没什么上升啊。""鸟"回答说，"而且，我还让咄咄怪事儿追得够呛呢。"

"这么看来，二十岁时的'鸟'可从来没有这种意志消沉的样子哇。我觉得现在的'鸟'像是正在害怕什么，想从那里逃出来似的。"菊比古发挥了敏锐的观察力。他已经不再是"鸟"所认识的、曾经那么单纯的菊比古了。他那逃跑、下降的生活，每一天都过得极其复杂吧。

"是啊，我精疲力竭，我胆战心惊，我想逃避呀。""鸟"说。

“二十岁时候的‘鸟’可是个没有任何种类恐惧心理的自由男人啊。我可从来没看见过‘鸟’让恐惧心抓住过。”菊比古对火见子说，然后，他又对“鸟”说，“现在的你，对恐惧心可是够敏感的吧。我觉得你害怕得连尾巴都夹住了哟。”菊比古挑衅似的说。

“我已经不再是二十岁的人啦。”“鸟”说。

“他再不会变成以前的他了。”菊比古说，脸上露出本色的冷漠表情，他死了心，移到了火见子的旁边。

菊比古和火见子玩起了掷骰子游戏，“鸟”被解放了出来，松了一口气，他举起自己那份威士忌酒杯。菊比古和“鸟”七年没见，七年的空白仅仅用了七分钟的对话，双方已经全部消耗了值得引起对方好奇心的东西。“咱不再是二十岁了。现在咱和二十岁时相同的，尚未丧失的所有东西，就只有孩子气的绰号‘鸟’了。”于是，“鸟”一口喝干了漫长一天里的第一杯威士忌酒。几秒钟后，突然，他身体的深处，膨胀起一股实实在在坚固而巨大的东西。“鸟”把刚流进胃里的威士忌，毫无任何抵抗地吐了出来。菊比古赶快擦干吧台，又递过一杯水来；可是，“鸟”却茫然地望着天花板。“咱从婴儿怪物堆积起来的、无数的羞耻中逃了出来，究竟要维护什么呢？咱究竟应该尝试坚守什么样的自己呢?”“鸟”思忖着，冷不防他愕然了。回答竟是：零！

“鸟”从圈手椅上挪开腰，下到了地板上。于是，他对疲劳和急速醉意朦胧，询问般瞅着他的火见子说：

“我要把孩子带回大学医院去接受手术。东躲西藏的事我不干了。”

“你什么时候东躲西藏了？怎么回事呀，‘鸟’？都到了这

个分上，还去手术?”火见子惊讶地反问道。

“从那孩子出生的那天早上起直到今天，我一直在东躲西藏呀。”“鸟”确信地说。

“现在，你把自己的手和我的手都弄脏，正在谋杀婴儿哟。这可不是东躲西藏的事了吧？而且，我们还要出发去非洲呢!”

“不，我把孩子交给那个堕胎医生，逃到这里来了。”“鸟”倔强地说，“而且，我心里还在想象：继续逃跑，逃亡延伸的最后土地就是非洲。你自己也在逃跑呀。你不过像个陪着携带公款犯人一起逃亡的下流酒吧女郎而已。”

“我弄脏了自己的手，自己会应付，可不会逃哇。”火见子歇斯底里地大声叫起来。

“你还记得今天为了不碾到死去的雀子，你把车开到坑里去的事吗？难道那就是现在大叫杀人，还非要弄脏自己手的态度吗?”

火见子迅速充血肿大起来的脸上，闪烁着愤怒、充满绝望的预感，狠狠瞪视着“鸟”。她急不可耐地扭动着身子，想再反驳“鸟”几句，但她已经出不了声了。

“不从婴儿怪物处逃走，要从正面抵抗而又不是欺骗的方法只有两个：要么用自己的手直接绞杀他，要么接受他，把他养大，没有其他路。其实，我一开始就明白，只是缺乏勇气承认罢了。”

火见子威吓般地摇摇手指，打断了“鸟”的话头。

“‘鸟’，婴儿眼下正患着肺炎呐，你就是把他送回大学医院，孩子也可能在半路上死在车里呀。那样的话，你可要被逮捕喽。”

"真那样的话，等于我用自己的手直接把他杀了呀。我应该被逮捕。我自己负责任。"

"鸟"冷静地说。他感到自己终于从欺骗的最后一道网里脱出身来，恢复了对自己的信赖。火见子眼里噙满了泪水盯着"鸟"，匆忙寻找着心理线索；结果，她找到了另一个攻击方法，紧紧抱住不放。

"手术即使能救婴儿的命，又能怎样呢，'鸟'？不是说他只能是植物的存在吗？你不仅要让自己不幸，而且，你还让一个对这世界来说毫无意义的存在苟延残喘呢。这就是你为孩子考虑的吗，'鸟'？"

"那是为我自己。只是为了我不再做个东躲西藏的男人。""鸟"说。

火见子看来还不准备理解。她疑惑地、有时用挑逗的眼光盯视着"鸟"，她不去理会眼睛里涌起的泪水，尽量让脸上堆起浅浅的微笑，嘲弄似的对"鸟"说：

"硬要只有植物机能的婴儿生长起来，这是'鸟'最新获得的人道主义吗？"

"我不愿做一个到处东躲西藏、回避责任的男人。""鸟"不服地说。

"那，我们约定去非洲的事怎么办？"火见子激动地啜泣起来。

"火见小姐，太丢面子了。好啦，请停止吧！'鸟'只顾自己，他不会听见别人的哭声哟。"菊比古说。

"鸟"从菊比古那羊眼睛里，看到了闪着激烈憎恶的眼神。菊比古的提醒给了火见子转机。她又回复了几天前无比宽大、温和柔顺的样子，她接待过拎着瓶威士忌来访、处于最倒

霉时候的“鸟”，她正处于丧失青春的那种年龄。

“算了吧，‘鸟’，没有你，我照样要卖掉房子和土地到非洲去的呀。我带上那个偷我车胎的少年一起去喽。静下来想一想，我对那孩子还真做了些过分的事呢。”火见子说，她还留着一副哭丧的表情，可她确实度过了歇斯底里性质的危机。

“火见小姐已经不要紧了。”菊比古催促着“鸟”。

“谢谢。”“鸟”充满了坦诚的感情，既不像对火见子，也不像对菊比古。

“‘鸟’你将来可得忍耐各种各样的事哟。”火见子像是鼓励“鸟”说。“再见吧，‘鸟’!”

“鸟”点点头走出了酒吧。他拦下一辆出租车，在雨中濡湿的街道上，车子以惊人的速度飞驰而去。“假如咱在救婴儿之前发生事故死了的话，那咱到今天的二十七年生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哟。”“鸟”思忖着。一种未曾体味过的深深的恐惧抓住了“鸟”。

暮秋时节，孩子出院了。“鸟”去向脑外科主任道谢，回来时，看到抱着婴儿的妻子身边围着岳父、岳母，在特儿室门口微笑着等他呢。

“恭喜哇，‘鸟’，和你很像啊。”

“是啊。”“鸟”客气地回答了一句，婴儿手术后一周接近了“人模样”，下一周就像起“鸟”来了。“借来了头颅的X光片，回去后让大家看看，头盖骨的缺损真的只有几毫米的直径，目前正在闭合呢。脑子没有流到外面来，所以不是‘脑癫痫’，而是单单的肉瘤哇。听说切下来的瘤里面，还藏着两个乒乓球大小又白又硬的东西呢。”

“手术成功，真不错哇。”岳父瞅准饶舌的“鸟”说话中的一个停顿插了一句。

“手术时间很长，好几次反复输血，都是‘鸟’提供自己的血哟，最后他简直像个被蝙蝠精咬过的公主般脸色苍白呀。”心情特好的岳母，难得幽默地说，“‘鸟’顽强奋斗活跃着呢。”

婴儿像是害怕环境突变似的，一直畏缩地缄口不言，用他那几乎还没有视力的眼睛瞅着大人们的样子。“鸟”和教授反复地看着婴儿，终于比女人们早几步，边说话边走起来。

“你面对这回的不幸，倒是真敢从正面迎接了战斗哇。”教授说。

“不，我常常想着逃避呢，几乎都已经逃走了哟。”“鸟”说，接着，他不由地变成憋住怨气的声音，“可是，现实生活，就是最终被强制纳入正统的生活。即使打算落入欺骗之圈套，不知什么时候，也非得拒绝它不可，就是这副样子嘛。”

“不这样，也能够过现实生活哇，‘鸟’。有人青蛙一般一跳，从欺骗跳到欺骗，甚至到死都这么做哇。”教授说。

“鸟”稍稍闭了一会儿眼睛，眼前出现了充满诱惑的地狱之景：几天前，乘上去非洲桑给巴尔的货船火见子身边，替换那少年男人的，正是杀了婴儿的“鸟”他自己。也许这现实正在火见子所谓的另一个宇宙里展开着呢。然而，“鸟”应该回到他自己选择的这边宇宙上来，他睁开眼睛说：

“婴儿有正常培育的可能性，可同时也有可能培育出一个智力极低的孩子。为了孩子的将来我必须勤奋工作。当然我不会再恳求先生帮我介绍新的工作了。那次失败之后，我觉得已经超过了先生和我自己所能容许的界限。我打算和预备学校、大学讲师之类所谓有向上爬台阶的经历一刀两段哟。我想做一

个以外国观光客为对象的导游。我曾经有过去非洲旅行雇一个当地导游的理想，现在，反过来，我想为来日本的外国人充当本地的导游哇。”

教授正要回答“鸟”，这时，走过来一群年轻人，他们把过渡走廊占得满满的，“鸟”他们得退避到边上才能让他们通过。年轻人大大咧咧地簇拥着一个吊着胳膊的伙伴，也没朝“鸟”他们望一眼就走过去了。他们都穿着陈旧、有些肮脏的绣龙茄克衫，看上去与这个季节不合，有些寒意。“鸟”立刻认出了这群年轻人，就是在婴儿出生的那个初夏之夜和他打架的那帮人。

“我呀，认识这帮家伙，怎么他们对我却毫不注意呢?”“鸟”说。

“我觉得这几个星期你变了个人，所以他们认不出来吧。”

“是这么回事吧?”

“你变了哟。”教授含着几分爱怜之意，用亲戚的温暖之声说。“你呀，‘鸟’，这个孩子气的绰号已经不相称啦。”

“鸟”等着还在围绕孩子说个不停的女人们，等她们追赶上来，他看到了拥在妻子臂弯里儿子的那张脸。“鸟”觉得，婴儿的瞳孔，会照出自己的脸吧。婴儿眼睛里的镜子，清澄碧透的深灰色，尽管映出了“鸟”，但是，它不能让“鸟”细致地看清楚自己那张新脸。“一回到家里先照照镜子吧。”“鸟”想着。接下来，“鸟”打算翻一下巴尔干半岛小国的词典，由遣送回本国的特鲁切夫送给他的、扉页上题写着“希望”的那本词典，他想找的第一个词语就是——“忍耐”。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王新新　译

一、在死者引导下

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寻求着一种热切的“期待”的感觉，摸索着噩梦残破的意识。这种“期待”的感觉热辣辣的，一如咽下一口可以烧着你五脏六腑的威士忌。我心中忐忑，摸索着，企望它能切实重返体内。然而这种摸索却永远都是徒劳无益。手指已没了气力，我只好将它们并拢在一起。分明觉出自己全身的骨肉都已剥离。迎着光亮，我的意识畏葸不前，这种感觉也正转化成一种钝痛。对于这样的一个肉体，尽管它沉重、零落，每一处都在隐隐作痛，但出于达观和无奈，我却重又接受了它。我全然无意去想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所采取的姿势，只是蜷曲着身体睡着的。

每次醒来，都要去搜寻这业已失去了的、热切的“期待”的感觉。它不是什么失落的感觉，它本身便是一个实体，且性质积极。我知道它是无法寻觅得见了，便试图诱导自己重回再度睡眠的斜坡。睡罢、睡罢，世界不复存在。然而今天早晨，却有一种异样的巨毒渗进我的全身，令我疼痛难受，妨碍我重返睡眠。一种恐惧正喷涌欲出。至少还要过一个小时，太阳才会升起来。在此之前，我无从把握今天会是个怎样的日子。我浑然不知地躺卧在黑暗当中，恍若一个胎儿。以往的这种时

候，性欲恶习便来得方便了。然而现在，我已时年二十又七，既成家室，甚至还有了个住进保育院的孩子，只要一想到自己还要手淫，便会生出羞耻之心，转瞬间将欲望的胚芽捻得粉碎。睡罢，睡罢，睡不着就模仿一下熟睡的人也好！不想，昨天民工们为安装污水净化槽而挖掘的长方体洞穴却在黑暗中变得清晰可见起来。荒芜凄苦的毒素在隐痛的体内繁殖开来，简装果冻一般，似要从耳眼鼻口、从肛门尿道缓缓溢出。

我依旧模仿着熟睡的人，站起身，在黑暗中踽踽前行。我闭着眼，任身体各处撞在门上、墙上、家具上，发出谵语般痛苦的呻吟。说是闭着眼，可实际上，我的右眼，它即便是在大白天瞪得滚圆，也是什么都看不见。致使我右眼至此的根结，我几时才能搞得清！那完全是一次事故，可憎可厌而又毫无意义。一日，早晨，我走在街上，一群陷入惊惧和愤怒恐慌的小学生投来石块，正打中我的一只眼睛，使我摔倒在地。对于这次事故，我一直也摸不着头脑。我的右眼从眼白到眼仁横向撕裂，丧失了视力。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自己仍未理解这次事故的真正含义，而且还有一种惧怕对此有所理解的心理。如果你用手捂住右眼走路，你肯定会碰上埋伏在右前方的许多东西。你会突然撞上它们。你会一次又一次地磕着头、碰着脸。于是，我的头和右半边脸便是这样新伤不断，使我丑陋难看。记得早在我眼睛受伤之前，母亲曾经拿我与也许会出落得很英俊的弟弟相比较，预测过我成年后的容貌。母亲的话我倒是时常记得起，但我也渐渐明白了自己的丑陋特性。那只盲眼不过是日日更新着丑陋、时时强调着丑陋罢了。与生俱来的丑陋意欲躲进背阴处沉默起来，可这只盲眼，却总要将它生拽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然而，我给了这只面对黑暗的眼睛一个任

务。它虽然已丧失了机能，可我却把它比作面向头盖骨里侧的黑暗而开启的眼睛。我的这只眼睛时时注视着鲜血郁积、高出体温的黑暗。我雇佣了一个哨兵，让他窥伺我心中的夜下森林，于是我也承担起了反观自己内心的训练。

穿过餐厅，摸索着打开房门，我这才睁开眼睛。这深秋时节的拂晓，到处是一片漆黑，只有在大气层的高处，才现出些许微白。一条全身黝黑的狗跑跳着要扑过来。但它立即领会了我的拒绝，默不作声地缩紧了身子，把它那蘑菇似的小鼻子头儿从黑暗中挺起，朝向我。我把它抱在身边，慢慢往前走。那狗身上散出臊臭气。它一动不动地让我抱着，呼吸急促，弄得我腋下有些发热。这狗别是染上热病了吧。我赤裸的足尖触到了木框上。我暂且放下那狗，摸索着确认一下梯子的位置，再朝在黑暗中放下它的地方一抱，发现它还呆在那儿。我不能不微微笑了笑，可这微笑却不能持久。它一准是生病了。我吃力地顺梯而下。坑底到处是深及脚踝的积水，水不很多，像绞肉时流出的汁液。一屁股坐到地上去，便觉得水透过睡裤和内衣弄脏了臀部，并且我还发现自己对此竟能忍受，仿佛它无法抗拒。然而那狗却自然会抗拒这污水。它不做声，好似能够讲话却又故作沉默一般，在我膝上找着平衡，将颤抖发热的身体贴近我的前胸。为了保持平衡，它把带钩的爪子抓进我膝上的肌肉，而我，觉得自己对这种苦痛也依旧无法抗拒，于是五分钟之后，便不再介意了。地下的污水弄脏了屁股，渗进睾丸与大腿之间，然而这也无所谓了。我可以感觉到，我这 1.72 米高、70 公斤重的肉体，与昨天民工们从这里挖走并远远地丢到河里的泥土总量大致相当。我的肉体同化成泥土。只剩下那狗的热度和如同两只腔肠类动物内侧一样的鼻孔，只有它们，是我

的肉体以及身边的土壤、阴湿的空气这个整体中一息尚存的东西。鼻孔变得惊人的敏感，贪婪地嗅着坑底贫乏的气味，如同嗅着什么极其丰饶的东西。想必它的机能已开发到了极限，因而它非但不能一一辨别收集到的数种气味，而且，在我几乎失去知觉、将后脑（我感觉是直接将后脑的头盖骨）撞在坑壁上之后，它也只能吸入那各种气味和微量氧气。那荒芜凄苦的毒素仍滞留在我体内，却已全然没有向外渗出的迹象。热辣辣的“期待”的感觉还没有回转来，但恐惧却已消除。我对一切都觉得无所谓了，眼下，对具有肉体的自身也是如此。唯一让人颇感遗憾的是，任何东西的眼睛都不去看全然无谓的自身。那条狗？狗有什么眼睛。满不在乎的我，也没什么眼睛。自从下了梯子，我就又一直闭着眼睛了。

我静观起我那友人来。我参加了他的火葬仪式。今年夏末，我的友人用朱红色涂料涂了一头一脸，全身赤裸，肛门里插上黄瓜，自缢身亡了。他的妻子参加一处持续到深夜的聚会，当她病兔一样疲弱地回到家里时，发现了她丈夫的那怪异的尸体。友人怎么没和妻子同去参加聚会？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总是让妻子一个人去参加聚会，自己则留在书斋里搞他的翻译（他和我在合作翻译）。这已是司空见惯，没人会觉得奇怪。

友人的妻子从尸体前两米处径直跑回到聚会上，她惊慌失措，毛发倒竖，双臂乱舞，欲喊无声，拖着双稚气的绿鞋子，在月冷人稀的夜半，踏着自己的身影一路狂奔，活像倒转的胶卷。向警察报了案以后，她便开始静静地啜泣，直到她娘家来人接她。警方调查结束后，是我和友人刚毅的祖母，为我那涂红了头脸、一丝不挂、大腿上沾满一生最后的精液，确已无可

救药的友人料理了后事。死者的母亲几成痴呆，帮不上半点忙，只是在我们要洗掉死者的装扮时，才突然回过神来，予以反对。我和老妇们谢绝所有前来吊唁的客人，只有我们三个人为死者守了夜。他众多具有个性的细胞正不断被破坏着，隐蔽而迅速。那些蔷薇色的细胞已变得稀奇古怪、黏稠酸甜，被干涸的皮肤拦河坝一般截住了去路。友人那满头红色的肉体躺倒在简易行军床上，傲慢地腐烂着。友人这一生仿佛是在奋力穿越一条狭窄的暗渠，就要从另一端钻出来的时候却突然死去。眼下，他的肉体比他这二十七年生涯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具实在感，紧张且又危险。皮肤的河堤被迫决口。发酵的细胞群酿酒般酿造着肉体自身的死亡，真实而具体。活着的人们则必须将其饮下。友人的肉体和有股百合味的腐蚀菌一同刻下的时间，迷惑着我。友人的尸体在其存在的整个期间进行了仅只一次的飞行，在守望这种飞行的纯粹的时间圈时，我不得不承认另一种时间的脆弱，它柔和温暖得像幼儿的头顶，并且可以反复。

我无法不嫉妒。我也将不久于世、最终闭上双眼，可我的肉体在体验腐败之时，却不会有友人的眼睛去关注它、了解它了。

“他从疗养院回来那会儿，我真该劝他再回去。”

“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孩子是再也不能上那儿去了。”友人的祖母答道，“这孩子在疗养院表现不错，还挺受那些精神病患者尊敬的，所以也就不能再在那儿呆下去了。快把这茬子事忘了罢，你可不能这么埋怨自己。要是回去了，是能治好，可这孩子从那儿出来，过上了自由的生活，还真挺不错！要是在那儿自杀，怕是不能染红脸、光着身子上吊什么的罢？那些敬重他的精神病人会拦着他的。”

“你能这么想得开，我也就放心了。”

“谁都有一死。大多数人在百年之后，都没人会探讨他们的死法。能选一个自己最满意的死法去死，是再好不过了。”

友人的母亲坐在床脚，不停地摩挲着死者的腿和脚。她像只受了惊吓的龟，脖子深缩进肩头，不理会我们的对话。她那扁平的小脸酷似她惨死的儿子，表情松弛无力，如同融化的饴糖。我感到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如此写实地表现彻底绝望的面孔。

“跟个猿田彦似的。”友人的祖母说了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猿田彦，用词真滑稽。我们要被这种土俗的用词唤起一些不很明确的意识，但我脑髓的脂肪质已经因疲劳而变成了肉冻，尽管稍有震动，可这震动却不足以理清这团乱麻。我无益地摇摇头，猿田彦这个词便像秤砣一样，带着无从解意的封条坠入我记忆的深处去了。

现在，我抱着那条狗坐在稍有积水的坑底，猿田彦这个词又浮现在脑海之中了，犹如令人怀念的记忆矿脉上鲜明的露头。那日以来，有关这个词的脑髓脂肪质的肉冻一直冻结着，而今，这肉冻已经融化。猿田彦，猿田彦殿下在天界岔口迎战下凡诸神。猿女氏之祖作为闯入方的代表与猿田彦进行外交谈判，纠集新世界的鱼类原住民，试图确立统治权，并将默默抵抗的海参的嘴巴用刀子划开，说是此口无言语之能。我们那涂红了头脸、心地善良的二十世纪猿田彦，毋宁说是被划开了嘴巴的海参的同类更合适。如此一想，便不觉泪如泉涌。泪水从脸颊滚到唇边，又滴落在狗背上。

在去世一年前，友人中断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活，

一回国，便住进了治疗轻度精神异常的疗养院。至于疗养院之所在，以及友人在那里的生活状况，我们只能从友人的自述中略知一二，其他的便无从知晓了。他的妻子、母亲、祖母也从未实地查访过那个据说位于湘南地区的疗养院——友人不准他身边的任何人去那里探访。现在看来，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疗养院，恐怕也未必知道。

即便如此，我们不妨暂且相信友人的话：那疗养院叫做微笑训练中心，也被称作“微笑练兵场”，被收容进去的人每餐都要服用大量镇静剂，于是，他们不论白天黑夜，就都能笑容可掬、心平气和地过日子，据说那是一幢海滨别墅式平房建筑，这种建筑在湘南地区比比皆是。一间日光室占了建筑物的一半。草坪上设了很多秋千，白天，大多数患者便坐在秋千上聊天。被收容进去的患者严格说来不能称之为患者，而应该是所谓长期滞留的旅客。这些旅客服用了镇静剂以后，便成了这个世界上最驯顺的家畜一样的生物，互相间交流着温和的微笑，在日光室里、在草坪上度过时光。外出是自由的，没有谁会觉得自己是在监禁当中，于是也便无人出逃。

住进微笑训练中心后的第一周，友人回来取新书和换洗衣物时就说已经适应那怪地方了，似乎比任何一个先于他住院且已经能很好微笑的患者更迅速更愉快。然而，三周以后，友人再次返回东京时，虽也依旧微笑着，却隐隐现出了一些忧伤的样子。他向他妻子和我告白说，为他们这些患者分发镇静剂和食物的看护人员是个粗野男子，尽管患者们服镇静剂服得好像连气都不会生了，已全然没了抵抗能力，可那人却还是常常撒野，动辄施暴，诸如突如其来毫无动机地在你与他擦肩而过时猛击你腹部之类。我曾建议友人向中心负责人提出抗议，可他

却说：要是那样的话，院长准以为我们不是吃饱了撑的胡说八道，就是得了迫害妄想症，再不就是两样都占了，因为像我们这么无聊的人至少湘南海岸一带是不会再有了，而且我们也多少都有点不正常嘛。镇静剂弄得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生气了。

然而，时隔仅仅两三天，友人便开始拒服分给他的镇静剂了，那是应该在早饭时服用的。白天和晚上的份儿也都让他倒进了冲水厕所。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真的生气了，就伏击了粗暴的看护，结果，他自己伤得不轻，看护也给他弄了个半死。友人虽然因此而赢得了那些温和微笑着的病友们深深的尊敬，但是和院长谈过话以后，他却不得不走人了。离开微笑训练中心的时候，那些一如既往傻笑友善的精神病患者们前来相送，友人向他们挥手告别，心中生起深切的悲哀，这是他平生第一次。

“亨利·米勒这么说过，我体会到了和他的悲哀同样的悲哀。其实，在那以前，我还一直怀疑米勒这句话的真实性来着。”我也想一起笑笑，却笑不出来。我很悲哀，我一生中从没这么悲哀过，“这可不是单纯的语言表达的问题。对了，还有一句，也是米勒的话，打那以后就一直在我脑子里转：‘什么都一样，还不是想让自己快活起来！’”

在微笑训练中心呆过一段时间之后，米勒的话就一直缠着友人，直到他染红脑袋赤裸着缢死。“什么都一样，还不是想让自己快活起来！”友人绝对快活地、也过早地度过了他短暂的晚年。他曾陷入性的偏激，甚至钻进那种不正常的兴奋中难以自拔。在火葬了友人之后，我疲劳困顿地回到家里，和妻子谈起来，才使这段往事重又被我想起。妻子一边等我回来，一

边拿着威士忌自斟自饮。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妻子醉酒。

我一回到家，就直奔了妻儿的房间。当时儿子还住在家里。时近黄昏，孩子躺在床上，用空洞无神的茶色眼睛镇定自若地（如果植物有眼睛，那便是植物回视偷看它的东西时那种镇定自若）仰视着我。妻子不在孩子身旁。我是在书库的一个暗角里发现她的。她静坐在那儿，一声不响，烂醉如泥。妻子坐在置于书架间的梯凳上找着平衡的样子很滑稽，仿佛小鸟落在摇曳的枝头。找到她的时候，困惑之余，我更感到了自己的羞耻。她是拿出我藏在脚凳侧面空档里的威士忌酒瓶后，就那么坐在上面，对着瓶嘴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慢慢醉起来的。妻子鼻子、上唇油油的，微微出了些汗，机械娃娃一般仰着脸朝向我，却站不起身来。眼睛李子似的又红又热，可透过衣服却可以看见她颈上肩上都起着鸡皮疙瘩。她整个身体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一条肠胃异常的狗，乱吃了一通青草，又开始反胃呕吐。

“你该不是病了吧。”我戏谑道。

“我可没病。”妻子敏感地觉察到我的困惑，答话的语气中明显带有讥讽的味道。

“那就是你真的喝醉了。”

我向妻子俯下身子，她正疑惑地看着我，我看见粘在她唇边的汗珠随着上唇的起伏滚落到旁边。迎面扑来她那因酒精而变得潮湿肮脏的叹息。一种我从故去友人身旁带回来的生者的疲惫重新染黑了我身体的各个角落，弄得我只是想哭。

“你彻底醉了。”

“没醉那么厉害。出汗了，那是吓的。”

“你怕什么？你是担心孩子的将来？”

“我怕有人染红了脑袋光着身子自杀。”我只向妻子说了这些，黄瓜的事儿让我删了。

“恐怕这还不是你最怕的罢。”

“没准儿你也会染红了脑袋一丝不挂地自杀的，所以我才怕嘛。”妻子说着，垂下头，显露出赤裸裸的怯意。

霎时间，我颤抖着从妻子焦茶色的发间，看见了死去了的自己的模型。死去的根所蜜三郎满头鲜红，没溶好的水彩颜料粉粒粘在耳垂后，形同血滴。我的尸体也和友人的一样，来不及涂完双耳，显然，在想出这种怪异的方式自杀之后，缺乏足够的实施时间。

“我可不会自杀。我没有理由自杀。”

“他是色情受虐狂?”

“他昨天才死，你今儿就跟我打听！打听这干吗！好奇呀?”

“要是，”妻子从我嘶哑的声音里听出了愤怒的征兆（只是我本人对此并不十分明了），显得有些悲痛欲绝。“要是那人真是性变态，我不就不用担心你了呀。”

妻子再次仰起身子，盯视着我，像是要求得到谅解。那血红的眼睛里流露出直截了当、充满绝望的疲惫，吓了我一跳。可她却立刻闭上眼睛，抄起威士忌酒瓶，又灌了一口。她的上眼皮圆鼓鼓的，有些发黑，像是弄脏了的手指。妻子一声接一声地咳，流出了泪，混和着唾液的威士忌也从唇边溢了出来。我本该操心一下滴在妻子衣服上的污痕（她身上那件灰白色的柞丝衣服可是刚买来的），可我却从她瘦如猿爪、青筋暴露的手里夺过酒瓶，无聊之极地给自己也灌了一口。

友人确实曾经在性偏激的中途，也就是说在偏激的斜坡的

某一处，半快乐半忧郁地讲过，他有色情受虐的体验。这种偏激，既非谁都有可能偶然体验到的那种浅度偏激，亦非绝不可与人明言的那种深度偏激，而是虽尚属暧昧但当事人却很明了的一种偏激。友人去过那些凶暴疯狂、能满足色情受虐狂们的女人的秘密居所。头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可三周以后当他第二次去那儿的时候，一个肥硕的蠢女人记住了友人的嗜好，教训道：没我你是不行的。还把一捆儿麻绳扑地一下扔到了裸身俯卧的友人耳旁。这时他才明白过来，那蠢钝肥胖的女人真正作为一个确切的存在，进入了自己的世界。

“我体会到这样一种心情，仿佛自己的肉体四分五裂，每个角落都绵软无力，就像一小截儿毫无知觉的腊肠。而我的精神却完全脱离了肉体，浮游在辽远的高处。”

友人这么说着，还莫名其妙地浮起病弱般无力的笑容，盯着我。我又喝了口威士忌，和妻子一样咳个不止，让微温的威士忌透过衬衣传到胸部腹部的皮肤上去。我心里涌起一股向妻子撒撒野的冲动。这时她正闭着眼睛，把那发黑的蛾子翅膀伪装似的上眼皮伸给另一双眼睛看。

“即便他是色情受虐狂，也不见得你就可以不用怕了呀。就凭那点儿理由，就把他和我严格分开、断言我决不会染红脑袋赤身裸体地自杀，这还不够充分。因为性的偏激终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真正可怕怪异的东西盘踞在人心深处，而性的偏激，不过是它所带来的一种不良后果而已。一种巨大而难以抵御的疯狂的原动力横躺在灵魂深处，不时诱发一种叫做色情虐待的怪癖。这种怪癖的深化，并没有使友人产生自杀的疯狂，而是恰恰相反。再说，我身上也有这种难以治愈的疯狂的种子……”

然而这些话我一概没有跟妻子说起，这想法本身也没有在我大脑那疲劳迟钝的沟回里扎下它细若水草的根须。它宛如杯中的气泡，是转瞬即逝的幻想。这种幻想一闪而过，不会让人有半点体验。特别是在他沉默时就更是这样。我们只消等待着那并不可人的幻想无损大脑的沟回、一掠而过便是了。如若成功，至少作为经验来接受，就能在大举反攻之前免遭毒害。于是我管住舌头，从背后抱住妻子两肋，站起身来。我的手抱过死去的友人的尸体，我觉得用这样一双污手去支撑活着的妻子的身体——在危急紧张之中出生的人的那神秘而脆弱的身体——是一种亵渎，然而，自己腕上同等沉重的这两个肉体中，已故友人的肉体却更令我觉得亲近。我们向婴儿的卧室缓慢行进，妻子却在洗手间门口停住，抛了锚似的不肯往前走，她划水一般拨开室内夏日黄昏时分那微暗微温的空气，走了进去。妻子在那里呆了很久。我费了好大的劲儿，仿佛逆着更浓更暗的水，好不容易才把妻子带回到卧室。我放弃了让她脱掉衣服的念头，让她就那么和衣躺在床上。妻子长出了一口气，像是把魂儿都吐出了一般，就睡去了。她唇边还粘着呕出来的黄色纤维质，像花瓣的细毛，纤细而显眼地闪着光。

婴儿照例大睁着眼睛仰视我，可我却不知道他是渴了还是饿了，或者感到了其他的不快。他仿佛是灰暗水中的水栽植物，睁着毫无表情的眼睛，躺着，只是静静地存在着。他一无所求，而且绝无感情需要表达，甚至从来不哭。有时候我都要怀疑他是不是还活着。如果妻子在我早晨早早出门之后，今天白天一直醉着、置婴儿于不顾的话，这可如何是好！妻子现在只是一个熟睡的醉女人。灾难的预感笼罩着我。然而，我缩回了手，因为伸出我那污手去触摸婴儿，我同样感到亵渎。而且

同样，比起婴儿来，我觉得死去的友人跟自己更亲近。只要我俯视婴儿，他就永远用木然的眼睛盯着我。不多久，那茶色的眼睛里就有一股睡意袭来，宛若海啸引力一般难以抗拒。我甚至没有为他拿来一瓶牛奶，想就此蜷身躺下，昏睡过去。就在我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却有一种清晰的认识悄然而至：唯一的一个朋友把头涂得通红自缢而死，妻子又出人意料地突然醉倒，儿子则是个白痴！然而我，却不闭门户、不解领带，欲将触过尸体的不祥之躯躺进妻儿床间的窄空中昏然睡去。停止一切判断，在这一瞬间，我如同被大头针别住的昆虫，软弱、无力。我感到自己正被一种着实危险却又来路不明的东西侵蚀着。我战栗着睡去。而且翌日清晨，我已经无法将前一天夜里刚刚切实感受过的东西充分复原了，也就是说，那已构不成经验了。

去年夏季里的一天，我的友人在纽约的一家药店里遇见了我的弟弟。关于弟弟在美国的生活，友人为我提供了一些信息。

弟弟鹰四，是作为学生剧团的成员之一赴美的。这个剧团隶属革新政党右翼妇女议员领导，是由参加了 1960 年 6 月政治行动的学生们自己组成的“转向剧”① 的剧团之一，他们在演完一出名为《我们自身的耻辱》的忏悔剧之后，要以悔过学运领袖的名义，为妨碍总统访日一事向美国市民谢罪。鹰四在告诉我他要加入剧团奔赴美国的时候，就说他打算一到美国就只身一人立即逃离剧团，去自由地旅行。然而，通过日本报界

① “转向”指共产主义者放弃共产主义思想的现象。转向剧即以此现象为题材的戏剧。

驻美特派员半是嘲讽半是羞辱地寄来的有关《我们自身的耻辱》的报道，我注意到鹰四并未逃离剧团，而且接连参加了演出；《我们自身的耻辱》一剧，以华盛顿为起点，在波士顿、纽约等各大城市均有上演。我曾试图做一下推理，分析一下弟弟为什么会一改初衷、扮演一个悔过学运领袖的角色，但这却是远非我的想像力所能及的。于是我写信请求我那在纽约一所大学里携妻一同留学的友人去弟弟他们剧团看看。然而友人无法与剧团取得联系，所以他此番能遇见弟弟实属偶然。在百老汇的一家药店，友人一进门，就看见身材矮小的鹰四正倚着高高的柜台，聚精会神地喝着柠檬汁。友人从背后悄然无声地凑过去，冷不丁抓住弟弟肩膀的时候，弟弟猛一回身，就像弹起的弹簧，反倒把友人吓了一跳。鹰四一身臭汗，脸色苍白，神情紧张，仿佛刚刚策划单枪匹马抢劫银行，正想腻了的时候遭到了突然袭击一样。

“嗨！阿鹰！”友人辩解道，“我是从阿蜜的信里知道你来了美国的。阿蜜好像是一结婚就让新娘怀孕了。”

“我也没结婚，也没让谁怀孕。”听鹰四的声音，好像他还没从惊惧中回过神来。

“哈哈！”友人大笑，仿佛听了个绝妙的笑话，“下个礼拜我就回日本了，不给阿蜜捎个话儿吗？”

“你不是应该和夫人一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呆上几年么？”

“事情有变哪！这回不是外伤了，是脑子里面出了问题啦！虽说到不了住精神病院的地步，可也得进一般的疗养院住段时间。”

友人说完，看到鹰四脸上正有一种极大的耻辱感如墨水点一般蔓延开来，便感到似乎理解了鹰四刚才受到偷袭时突然痉

挛的意味。心地善良的他不能不内心懊悔了。他刺痛了悔过的学运领袖身上最柔弱的伤口。友人和鹰四陷入沉默，望着柜台对面货架上一排排摆得满满当当的大口瓶，那些大口瓶里装着内脏般甜腻鲜活的桃红色液体。他们两个人的影像映到瓶子歪扭的玻璃上，只要人身子一动，那桃红色的妖怪就夸张地摇摇摆摆，仿佛要唱出“美国！美国”来。

那年6月，鹰四还是个尚未悔过的学运领袖，他参加过国会议事堂前的集会。那天夜半时分，友人也来到了这里。与其说他是出于自身的政治意识，还不如说他是为了跟随他新婚妻子参加其所属小型新剧团的示威而来。发生混乱时，友人因为要从武装警察的袭击下保护妻子而被警棍击中了头部。单就外科含义来讲，这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裂伤，然而自从受了那晚的一击之后，友人的脑子里就仿佛出现了一个缺漏，隐蔽的狂躁抑郁症成了他的新个性。这种人肯定正是悔过学运领袖绝对不愿意见到的人。

友人对鹰四的沉默越发困惑不解，却又继续盯着桃红色的大口瓶，觉得自己的眼睛都要被困惑给烧化了，要变成同瓶中一样的桃红色黏液，湿淋淋地从头顶盖流将出来。友人眼前出现了这样的幻影：南欧血统、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以及犹太血统的各色美国人把他们汗津津、赤裸裸的胳膊紧压在柜台上，自己那融化成桃红色的眼球“啪嗒”一声正落在这银色的柜台上，活像被倒进平底煎锅的鸡蛋，不可收拾，无法挽回。在纽约的盛夏时节，在他身旁，鹰四正啧啧有声地把柠檬渣也吸进吸管，蹙着眉，揩掉额上的汗。

“要是有话跟阿蜜说。”友人以此代替了告别的寒暄。

“就说，我要从一个剧团里逃出来，要是逃不成的话，也

许会被强行遣返的，所以不管怎么着，我也不会再在那个剧团呆下去了。就这么说罢。”

“什么时候往外逃啊?”

“今天。”鹰四决然说道。

在这种近乎狼狈的紧迫感当中，友人觉察到弟弟眼下正在药店等待着什么。弹簧般弹起来的弟弟所表现出来的惊愕的全部含义和突然沉默下去的含义，以及被他焦虑地啧啧吸进的柠檬渣的含义，都明确地相互牵连着，套成一个环，活灵活现地动了起来。弟弟的眼睛迟钝厚重，给人一种摔跤手的印象，友人正是从这双眼睛里时隐时现的感情起伏中，重新找到了对他傲慢的怜悯，这与源自冤家路窄的窘迫拘束完全不同，友人于是心情平静下来。

“这儿是不是来了个援助逃亡的秘密联络员?”友人半开玩笑地说道。

“说出真相罢。”鹰四也做开玩笑状，威胁似的应道，“那个药架隔断对面，药剂师正往小瓶里装胶囊吧?（友人学着弟弟的模样扭转过身去，确实看见背后摆满无数药瓶的货架对面有一个秃顶的男子，背朝他们，站在纽约盛夏那照片底版样的日阴里，一直专心致志地进行他那细致的操作。）那可是为我准备的药啊。是为我那发炎苦恼的佩尼斯[①] 准备的！那瓶药平安到手以后，我就能从《我们自身的耻辱》里逃出来，一个人出发啦！”

在他们那别人无法听懂的日语会话里，突然冒出“佩尼斯”这么个英语词儿来。友人感觉到镶嵌在他们谈话里的这个

① 英语译音，指“阴茎”。

词着实令周围的美国人紧张了一番。他们身在异国，周围庞大的外部力量此时开始复苏了。

“那种药不是很容易弄到手的么?”友人说。为抵抗开始监视他们的外部力量，友人语气中带着略显一本正经的威严。

“要是走正规手续去医院的话吧，还行。”鹰四则对友人心理上的变化不理不睬，“可有时候不能那么办，那可就麻烦了，在美国。我刚才交给药剂师的，是求旅馆医务室的护士给伪造的处方笺。要是这事儿露了馅儿，那个黑人小护士就得丢了饭碗，我也得被强制遣返。”

鹰四干吗不走正常手续?他尿道的异常确是淋病，可那也是他独自溜出宿舍和一个黑人娼妇发生关系以后才染上的。那是他到美国以后的第一个晚上的事，从年龄上讲，那黑人娼妇完全可以做他的母亲。这种事如果曝了光，统率他们剧团的那个徐娘半老的女议员准会把鹰四直接送回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日本去，这是明摆着的。而鹰四，老是担心自己既已得了淋病就有可能染上梅毒，便害上了忧郁症，自然也便没有心思为别出心裁开始新行动而进行积极的努力了。

去过黑人居住区与白人居住区乱影般交错的那一街区之后，过了五个星期，也没见有梅毒的第一期症状出现。他借口喉痛，从剧团的剧务那里一点一点弄来了抗菌素，由于抗菌素的作用，一直跟他较劲的尿道异常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鹰四这才从全面的萎缩里解脱出来。鹰四在纽约长期滞留时（剧团是以纽约为基地去地方城市做短期旅行的），认识了旅馆医务室的护士，他便是从她那里把医师写给药剂师的处方笺用纸弄到了手。极富奉献精神的黑人姑娘不光在处方笺上给弟弟开足了最适合尿道异常的药品种类和数量，还吩咐弟弟要到繁华街

区的药店里去——那里事情败露的可能性要小一些。

“起初我是想用比较抽象、无机的语言跟护士讲阴茎不快的症状的，就是说，想叙述一下客观所见。”鹰四道，“也没什么特别的根据，但我觉得淋病[1] 这个词似乎很夸张又很吓人，所以就先试着说，我怀疑自己有尿道炎[2]。可那姑娘听不懂这个词，我就又试探着说自己得了尿道的炎症[3]。当时那姑娘眼里浮现出来的理解的光芒岂止是抽象、无机的！是它使我重新领会到了我那疼痛的尿道的黏乎乎的肉体性的！那姑娘还说，你的阴茎灼热难受[4]么？这话太富于实感了，我浑身一激灵，心里着了火似的感到羞耻，感到它真的灼热难受[5]了。哈哈！”

友人也跟着鹰四放声笑了起来。周围那些竖着耳朵听鹰四频频使用特殊词汇的异邦人，越发疑惑地望着大笑的他们。药品架对面出现了药剂师，他汗流浃背，表情痛苦。鹰四那晒黑的鸟儿似的脸上立刻失去了笑容，渴望和不安也都勾画在了脸上。见此情形，友人的心情也紧张起来。可是，那位似是爱尔兰血统的秃头药剂师却现出一副亲密的样子，说：

“这么多的胶囊，可是非常昂贵[6]的噢！三分之一吧，怎么样？”

“哈哈！我和那烦人的尿道一起生活了好几个礼拜，拿这个来比，什么都不昂贵[7]！”鹰四立即恢复了镇静，从容说道。

“为庆祝阿鹰开始在美国的新生活，今儿这钱我付了！”友人也乘势说。

鹰四兴高采烈。瓶里乖巧女孩一般柔顺待命的胶囊也色彩耀眼。鹰四盯着它们看了一会儿，说马上就把行李从宿舍拿出

①②③④⑤⑥⑦ 原文为英文。

来，踏上他独自流浪美国的旅途。友人和鹰四快速逃离了犯罪现场，出了药店，一起走到附近的汽车站。

“问题一旦真的解决了，才觉得你一直烦心的事儿有多愚蠢多无聊啊！”友人说。鹰四显得极其幸福，对他和瓶中胶囊的邂逅，友人似乎很是嫉妒。

“差不多所有的烦恼都是这样，一旦解决了，就觉着它愚蠢无聊了，不是么？”鹰四反驳道，“要是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扣儿都解开了的话，你特意回国进疗养院，最后不也还是愚蠢无聊的白忙活。”

“要是解开的话！”友人怀着纯朴的期待说，“可要是解决不了，那些愚蠢无聊的事就是我的全部人生了。”

“你脑子里的扣儿，到底都是什么呀？”

“不清楚。当初清楚的时候，我要克服它们，和这些愚蠢无聊的事纠缠在一起，停滞了好几年！我开始后悔了。反过来要是我向它们低头，像把它们当成我全部人生那样去面对自我毁灭的话，兴许就能渐渐看清那些扣儿的真面目了呢。只是，到那时候，即便明白过来，对我也没什么意义喽。另外我也不想把一个疯子在极限状态下明白过来的事情告诉别人。”友人突然涌起悲愤的热情，诉说道。

鹰四似乎对友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他也做出一种想尽快离开友人的举止。于是友人晓得了，他未完的诉说触动了鹰四的要害。这时候汽车来了。鹰四上去后，从车窗递给友人一本小册子，说是抗菌素药费的谢礼，然后便随车消失在广袤辽阔的美利坚大陆彼岸了。那以后，别说友人，就是我也再没听到弟弟的确切消息。他的的确确是像他对友人说的那样，立即离开了剧团，踏上了独自流浪的旅途。

友人上了出租车，就打开了鹰四给他的那本小册子。那是公民权运动的记录。在最前面的对开的两页上，登着照片。照片上，黑人因被烧烂膨胀而使得细微部分已模糊难辨，就像是稚拙的木雕偶人；白人们则围在他们周围，衣着简朴。这照片滑稽、悲惨，令人作呕，赤裸裸地展示着暴力，像一个可怕的魔影，震慑着读者的心。这不能不让人重新想起，在那魔影之下，自己要经常卑贱地屈从于恐怖的压力。在友人的感情世界中，这魔影立即就和他脑子里那些不明正体的烦闷联结到了一起，犹如两个水滴互相牵拉着，自然、圆滑。他还想，鹰四是十分清楚把那本将照片收在卷首的小册子送给他的用意，才把它留给他的。鹰四也触动了友人的要害。

“你是不是有时候事后回过头来才注意到，意识这架相机像是无意识似的，拍下了很多相互重叠的最外层那些模糊不清意想不到的东西？我现在就想起来了，我要找一个记忆画面的明暗色调比较模糊的角落，从背后接近阿鹰时，他就是一边盯着那张照片一边喝柠檬汁的。”友人说，“阿鹰当时真像是正为麻烦透顶的事儿发愁来着。但那事儿不像是抗菌素处方笺的事儿，别看阿鹰把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说出来了，他像是正为更严重的事苦思冥想呢。你觉得阿鹰是那种为了点儿性病就想不开的人么？他说‘说出真相吧’的时候，我受到一种特别的刺激，我想，阿鹰的所谓实情肯定和我实际听到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暮秋的黎明前膝上抱着条狗坐在坑底的我来说，我知道友人脑子里有某种东西在日渐膨胀，并最终导致了他扮相怪异的死亡，可我搞不清它究竟是什么，我也同样搞不清至少友人只是能够感觉到其存在的弟弟脑子里的某种东西是什么。死

亡，切断了理解关系的经线。而对于生者来说，却有着绝对不可言传的东西。而且，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对生者无法言传的某种东西，死者才选择了死罢。这种疑惑越发深重。虽然有时候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会引导生者去往灾难之处，但到那时，当事者明了的，只是一种被引导而致的实感。如果我的友人不是涂红了头、肛门里插上黄瓜、一丝不挂地自缢而死，取而代之的是比如在电话里留下一声尖叫之后再死去的话，也许就会有点线索。但是，如果把涂红了头、赤身裸体、肛门里插上黄瓜缢死这种行为当作是沉默之中的叫喊的一种形式，那么对于生者来说，光有喊声是不够的。我无法将这过于模糊的线索发展下去。而位于理解这位故去友人最有利位置上的生存者，大概只有我了。我和友人自大学一年级以来，在任何事情上差不多都是偕行同想，同学们曾经评论我们说我们像一对双胞胎。

现在，即便是容貌上，和鹰四比起来，我也更像友人。弟弟没有一点像我。我甚至觉得比起存在于流浪美国的弟弟脑子里的某种东西，反倒是死去的友人脑子里曾经实际存在的某种东西是我更容易触到的。1945 年秋天的一个黄昏，也就是二哥（在奔赴战场的两个哥哥中只有二哥一人生还了）刚出我们村的山脚，就在像长着瘤子一样的朝鲜人部落里被打死的那天黄昏，生病的母亲跟妹妹评论起我和弟弟——从那天起，我和弟弟便是我们家剩下来的全体男人了——她说：

“他俩还都是孩子，容貌上虽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但是过不了多久，蜜三郎可能要越长越丑，鹰四倒可能好看起来、招人喜欢、生活得顺利。你现在就要跟鹰四亲近些，长大以后也要和他齐心协力呀！”

母亲死后，妹妹和弟弟两人被伯父家收养。妹妹这么做是

遵从了母亲的忠告，可她却还没长大成人就自杀了。妹妹虽然不是像我儿子一样症状恶劣的白痴，但她是一个弱智姑娘，正像母亲说的那样，她不依靠谁就活不下去，除了对音乐、确切地说是对声音本身很敏感之外，对一切都很迟钝、木然。

狗在叫了。外界渐渐复苏，从两个侧面逼近坐在坑底的我。我右手团成铲形，挠着对面的土坑壁，被关东垆坶质土壤层的土壤压埋着的瓦屑已经让我挠下了五六块，落在膝上，那狗为躲闪它们越发贴近我的胸口。我的右手还在忙乱地挠着，一下、两下。有人在坑穴顶上往里窥探。我左手紧抱住狗，向坑顶仰望。狗的恐惧传染给我，我也本能地恐惧起来。晨光青白浑浊，仿佛患了白内障的眼球一般。黎明时高远微白的天空现在变得阴暗、低垂下来。如果我的双眼都有视力，晨光也许会加倍地充实风景（关于光学的这种错误成见时时缠着我），但在我只剩下的一只单眼里，却只有粗陋和残暴的黑暗的早晨。这个早晨，我身体肮脏地坐在这城市里低于任何一个正常人的位置——坑底，徒手抠着墙面。来自外部的凛冽的阴寒之气，源自内心的灼人的羞耻之心，对我大加申斥。比天空还要黝黑的粗短敦实的人影再度出现，盖住坑穴出口，好似黑暗的天空中即将倒下来的巨塔，也仿佛是站立起来的黑蟹。狗开始狂叫，我则恐惧而羞愧。数不清的玻璃实体的碰撞声霰粒般吹进坑底。我拼命瞪眼凝视，试图识别这天神般向下窥视的巨人的脸，却又不好意思地浮起茫然且愚蠢的浅笑。

“那狗叫什么名字?”巨人问。

这是一个与我所戒备的各种词语毫不相干的问题，我一下子被救上日常的陆地，精疲力竭、疲软无力地放下心来。有这个人为媒介，关于我的传闻很快就会在附近散开，可那终归是

日常性的传闻。它不是瞬间之前我惧怕而且引以为耻的那种绝对的丑闻，也不是那种如果卷进去就会因恐怖和耻辱而致使全身毛孔里长出可恶的硬毛的丑闻，更不是用粗暴的反拨力排斥所有人性的那种丑闻。那是一种现实的传闻，如同在和老女佣发生关系时被人发现一般。膝上的狗也敏感地觉察到它的保护者摆脱了有些奇怪的某种东西的危机，便驯服如兔、默不作声了。

"你是喝醉了掉进去的罢?"那个人把我那天黎明的行动更加彻底地埋进日常性里，"今儿早上雾太大了。"

我冲那男子谨慎地点点头（他的全身如此黝黑，我的脸便可谓昏暗的晨光，理应浮起），抱着狗站起身来。大腿内侧有几滴污水眼泪一般滴落了下来，弄脏了一直干爽的膝盖附近的皮肤。那男子不由得打个趔趄，向后退了一步，于是我得以从他脚踝处的视点仰视他的全身。他是个送奶的，很年轻，穿着一件很特别的搬运服，好像是在救生衣的空气筒里各插了一个奶瓶。年轻人每呼吸一次，玻璃的碰撞声就在他身边响起。他的呼吸也太重了。他扁平的脸很像比目鱼，几乎没有鼻梁隆起，他的眼睛则像类人猿，没有眼白。他正用这样一双茶褐色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盯着我，深深地呼吸着。他呼出的气息飘在短下巴四周，看上去像白胡子。我不去看他脸上涌起的有所意味的表情，把视线移到他那圆脑瓜后面黄了叶子的山茱萸树上。从高出地面五厘米处仰视，才发现山茱萸的叶背映着光线，红晃晃的。那色彩是烧着了一般的鲜红，咄咄逼人且令人怀念，很像每次浴佛会时我在山谷村落的寺院里见到的地狱图（那是曾祖父在万延元年的那起不幸事件之后捐赠的）上火焰的颜色。我从山茱萸树上得到一个意思并不十分明确的暗示，

在心里说，好吧。然后，我把狗放回绿草枯草混生的黑泥地面。那狗似乎忍耐了很久，轻轻地逃走了。我小心翼翼地爬上梯子。立刻，至少有三种鸟鸣和汽车的轮胎声涌将过来。一不留神，脚又踩空了梯子。是双腿在寒风中抖得太厉害了。当我裹着脏兮兮的蓝条纹睡衣、全身颤抖着出现在地面上时，送奶人又打了个趔趄，向后退了一步。我感到一种想吓吓他的诱惑。我当然没这么做。进了厨房，我随手把房门关在了背后。

“发现你在坑里的时候，我以为你肯定是死了呢!”送奶人见我无视他的存在就进了屋子，仿佛是觉得无缘无故受了骗，委屈地对我喊道。

我在妻子房门前窥视了一会儿，看看她是不是还睡着。然后我脱掉睡衣，擦洗身体。倒也想过烧点热水，洗去污垢，却终归没有动手。不知不觉之中，我已无心要保持身体的清洁了。身体的颤抖越发剧烈。毛巾都染黑了。开了灯一看，才发现是抓挠过坑壁的手指指甲剥落出的血。我用毛巾缠住手指，哆嗦着回到兼作工作室的我自己的房间，却不是为了找消毒药品。身体始终在抖，很快就发起烧来。负伤的手指针扎一样地疼，我的全身都在隐隐作痛，它比那种经常在黎明时分感觉到的痛感更加剧烈。我发现，自己那无意识的手扒出土里的砖瓦块，又抓挠坑壁，原来是要把我自己活埋。颤抖和钝痛已让我难以忍受。这些天黎明时分醒来以后便能感到那种身体四分五裂般的钝痛，现在，我也多少理解了一些这其中的意味了。

二、阖家再会

弟弟突然打来电报，说要结束在美国的流浪生活，从羽田机场回国。接到电报的那天下午，我和妻子在机场见到了弟弟那些年轻的朋友们。由于太平洋上起了风暴，飞机要延误一些。我们这些来接根所鹰四的人便在机场饭店要了个房间，等待迟到的飞机。妻子背朝着窗子，挂在窗上的合成纤维的百叶窗并没有完全遮挡住从外面射进来的光线，室内微光黯淡，好似无处可逃的轻烟。——这是她的精心设计——脸部昏暗，便没人看得清她的表情。她坐进低低的扶手椅，静静地喝着威士忌。妻子的手臂黑黢黢的，像濡湿的树干。她左手里紧攥着雕花平底玻璃杯，打着赤脚，威士忌酒瓶和冰块桶就放在脚边，和鞋并排摆在一起。威士忌是妻子从家里带来的，只有冰块是在这家旅馆买的。

弟弟的朋友们互相倚着坐在带罩的床上，形同窝中兽崽。他们屈腿抱膝，盯着小电视机看体育节目。电视音量很小，跟蚊子叫差不多。这两个接近成年的大孩子（星男和桃子）我以前见过两次。在弟弟让我那位友人付了抗菌素胶囊的费用便杳无音信之后，他们两人来找过我，像是要打听出弟弟的新住处。后来，大概弟弟只给他们寄来了明信片之类的东西，数月

之后这两个人又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查明了弟弟在美国的通讯处，但他们不肯告诉我，只是朝我要去些钱，作为经他们手寄给弟弟的若干物资的费用。他们的个性并未给我和妻子留下特别的印象，只是，弟弟不在似乎使他们有些束手无策，而从这一点上体现出来的他们对弟弟的倾倒，倒叫人有点念念不忘。

在室内微弱的光线中，啤酒显得黑乎乎的，我一边喝着，一边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眺望不断有笨重的喷气式飞机和灵便的螺旋桨式飞机起降的广阔空间。在与视线平行的高度上，钢筋混凝土高架桥从跑道和我们落下百叶窗潜伏于此的房间之间横穿而过。参观机场的女学生们一齐小心翼翼地弓着身子走过旱桥。这群身着深色制服的小家伙，一走到高架桥拐角，就好像跑道上的飞机一样一下子飘上了阴沉沉的天空。这叫人放心不下。刚才那些看上去像是女学生们脚踝上脱落的鞋子一样的东西其实是鸽子。几只鸽子乱哄哄地飞走了，只有一只像被击中了似的落在百叶窗对面铺着干沙、向前延伸的窄道儿上。定神一瞧，发现那是只瘸腿的鸽子。许是因此而缺乏运动吧，它过于肥胖臃肿，以至于不能顺利着地。从它笨重的颈部到腹部，也同妻子手臂的皮肤一样留着发黑的阴影。这只肥鸽突然起飞——可能是防音结构的玻璃窗对面充斥着让鸽子害怕的尖利声响，但由于一点都传不进来，所以老觉得外面的所有运动都不很连贯——在我眼前二十厘米远的地方心理调查卡上的黑点一般停了一下，就扑棱棱地飞走了。我吓了一跳，身子向后一趔趄。回头一看，依旧紧攥着威士忌酒瓶的妻子、还有盯着电视机的弟弟那两个年轻的朋友们也都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为掩饰自己的失态，我说：

“飞机晚点这么久，是风暴挺厉害的?”

“也不知道风暴有多大。”

“要是飞机颠簸得厉害，弟弟该害怕了。那种尝尽肉体痛苦后的死亡，他比谁都怕。”

“听说飞机失事造成的死也就是一眨眼的事儿，所以不会有痛苦的。”

“阿鹰可不会怕。”星男一脸严肃，插进我们的谈话里。如果不算上简单的寒暄，这是他这个下午说出的头一句话，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阿鹰会怕的。他是那种经常战战兢兢过日子的人。那还是孩子时候的事儿呢，阿鹰的手指肚破了一点点口子，出了万分之一毫克的血，他就哇的一下，胃液都吐出来了，还昏过去了呢！”

那是我用小刀尖刺破弟弟右手中指手指肚后，从很小很小的伤口里流出了点儿血。弟弟曾对我夸口说，就是用小刀剖开手掌他眼都不眨一下，于是我就想吓唬吓唬他。弟弟常常嘴硬，说他不怕任何暴力和肉体上的痛苦，甚至不怕死。每到这时，我都在彻底否定他之后进行这种游戏，而弟弟自己也毫不畏惧地热切期望通过游戏来验证自己。

“血珠从他中指尖那个小口子里慢慢渗出来，那地方有点儿像鳝鱼崽儿的眼睛。我们俩看着看着，他就哇地一下子吐出来，晕过去了。”为了嘲弄一下弟弟的这些具有献身精神的“亲兵”，我详细说明道。

“阿鹰可不会怕。六月份示威那会儿，他多勇敢啊，那我可是亲眼见的。阿鹰绝对不会怕。”

我越发被弟弟的朋友们这种单纯且固执的反驳勾起了兴趣。妻子也盯着星男竖起了耳朵。我重新观察起这个在床上端

坐起来和我对视着的年轻人。小伙子给人一种刚从农村跑出来、也就是年轻的逃亡农民的印象。发达的五官单个拿出来都不算丑，但由于摆放得不够均衡，看上去彼此相互独立、相互背叛，所以整体上就显得很滑稽。似忧郁又似悠闲的典型的迟钝，如同透明的网罩在脸上，这也像是农民的儿子所特有的。年轻人小心仔细地穿着一件浅驼色毛衣，但它很快就起了皱走了形，沦落成一件大死猫样的东西。

“阿鹰倒是希望做一个以暴力活动为常态的粗暴的人，可是即便偶尔做得成，也还是给人一个有意硬充的印象。这和勇敢不是一回事，不是么？”

我没有特别的决心要说服年轻人，只是试图反击一下他的反驳，结束争议：“你不来点威士忌或是啤酒？”

“我不喝！”年轻人语气中的厌恶十分露骨，让人不敢相信。为表示拒绝，他还特意伸起一只胳膊，“阿鹰说过，喝酒的人受到攻击就无法还击了。他说喝酒的人和不喝酒的人打起来的话，即使是力量技术都相当，也一定是不喝酒的人赢！”

我退后了一下，为自己倒了些啤酒，为妻子倒了些威士忌，她看上去已重又燃起了久违了几个月的好奇心。在不饮酒者处于优势的情形下，我们俩就像一对为进行拼死抵抗而团结起来的嗜酒者，一边紧紧攥着各自的饮料，一边应付着年轻人伸到我们面前的粉红色手掌。那短小厚实的手掌使我们很快看出年轻人离开农村的时间并不很久。

“你们的阿鹰肯定是对的。我今天头一次见弟弟，知道他是那么正直的青年，真让人高兴。”

妻子这么一说，年轻人摆出一副绝不可受醉酒女人嘲笑的架式，有力地挥着手臂，断然背过脸，又去看电视里无聊的体

育节目了，还一边低声向少女打听双方的得分——在我们争论时，她的眼睛也一直没有离开过电视机。我和妻子不得不沉默下来，返回到各自的酒精饮料中去了。

飞机继续晚点，让人觉得会没完没了地晚下去。时已夜半，弟弟的飞机也还是没有到。透过一直落着的百叶窗缝隙看到的机场，仿佛是在覆盖着大都市那浑浊黑暗的岩石上挖出的暖青色橙黄色微明的空洞，黑夜早已降临到了空洞外围，可它却悬在了那里一动不动。我们疲惫不堪，关掉了房间里的照明灯。让弟弟的朋友们守到最后一个节目的电视虽已不再显示任何图像，却还在继续徒劳地闪现着光线细弱的条纹，所以它便成了我们屋里的光源。电视机发出蜜蜂振翅似的声音，嗡嗡嗡的，我怀疑那是不是我自己脑袋里的鸣叫声。

妻子背朝跑道，一副拒绝破门而入的来访者的样子，执著地一点点啜着威士忌。妻子体内仿佛有个测量醉酒深度的仪器，凭着感觉，她醉到一定程度时就像鱼儿在各自不同的水层栖息和活动一样，绝不会再醉下去，也很难从中清醒过来，真是不可思议。妻子曾自我剖析说她这种起着自动醉酒安全装置作用的感觉是从曾经酒精中毒的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处在安全醉酒层的妻子，一达到某个确定的界限，就决意睡下并马上睡熟。妻子不曾宿醉不醒，她只有靠再次寻找回到令人留恋的醉酒状态上去的契机来开始第二天的生活。我多次对妻子说：

“你能用自己的意志调节和维持醉酒深度，起码在这一点上你就不同于一般的酒精中毒者。大概过几周你这突发的酒瘾就过劲了。你硬把突发的酒瘾和你母亲扯在一起，还借口说是遗传，这可不好。”可是妻子却不买我的账，还多次回敬我说：

“喝多了的时候，我是能用自己的意志来调整，可就冲这

点，我也是个酒精中毒者呀！我妈也是一样。醉到一定程度，我就不喝了，可这不是因为我要自己抵住诱惑不再醉下去，而是因为，醉到那种程度感觉很舒服，从那里游离出来会令我不安的。”

迫于几多怯懦几多厌恶的驱赶，妻子潜进醉乡深处。可她很清楚，自己如同一只负了伤而潜入水中的鸭子，一浮出水面就立即会飞来不安的霰弹，即便在深醉之时，也不能从怯懦和厌恶中完全解脱出来。妻子一醉，两眼就会莫名其妙地充血，她对此很是介意，并把它归咎于我们那不幸的孩子出生时的那次事故，烦恼之极。她曾对我说：

“听说在朝鲜民间传说里，要是哪个女人眼睛红得像杏子似的，那她就是吃了人的女妖。”

妻子醉后呼出的酒气弥漫在房间里。我喝的那点儿啤酒已经醒过劲儿来了，所以我的嗅觉可以在妻子每次呼吸时，都能像触到脉搏一样清晰地感觉得到。暖气太热了，我们只好打开双层窗户的一角来透透空气。迟到的喷气式飞机那尖利的啸音，挤过那条狭窄的缝隙，旋风般吹了进来。我慌忙睁大那只孤军奋战且因疲劳而变得迟钝的独眼，搜寻应该到港了的飞机。可是我看到的却只有两道平行光，它们正要隐没到乳灰色黑夜的深处去。如此惊动了我的声响原来是要起飞的喷气式引擎的声音。这倒是搞明白了，可我还是又上了一当。只是，喷气式飞机的起飞已不很频繁，整个机场给人一种半瘫痪的感觉。这被照射得一览无余、无处可逃、巍然不动的夜，这在暖青色与黄橙色的混沌中色如鱼干、安详静止的机群。

我们在房间里继续耐心等待迟到的飞机。弟弟的“亲兵”们另当别论，可对于我和妻子来说，弟弟此番归来本该是不具

任何积极意义的，然而由于现在弟弟即将带回一个重要动机，它会触动我们全体欢迎人员的一些本质上的东西，我们才全都在屋里一味地等下去。

“啊！啊！”桃子大叫着，笔直地从床上站起了身。刚才她一直睡在床罩上面，身体团成个胎儿模样。席地而卧的星男慢慢起身走近床边，妻子紧握着威士忌酒杯，黄鼠狼似的直扬起头，我则背朝着百叶窗茫然伫立。面对梦魇中的桃子，我们俩无能为力，只有在电视机发出的微光中呆看着桃子那张因惊惧而扭曲成了倒三角形的脸，那脸上满是泪水，泛着凡士林般的青光。

“飞机掉下来了，还起火了，起火了。”少女抽泣着。

“飞机哪儿掉下来了，快别哭了！”年轻人愤愤然粗声喝道，仿佛在我们面前那抽泣的少女让他很难为情。

“夏天了，夏天了。”桃子叹息似的说完，就颓然倒回到床上，重又团了身子，潜进一个别的什么梦境里去了。

房间里的确是夏天的空气。我的掌心开始出汗。这些孩子气的年轻人把弟弟当成他们的守护神，甚至在长夜的梦中都紧张地期盼着他的归来，何至于此啊。弟弟是那种能满足他们殷切渴望的人么？我对弟弟这些年少的朋友们满怀怜悯。

“来点威士忌，怎么样？”我对年轻人说。

“不喝，我可不喝。”

“以前你是不是一滴酒都没沾过？”

“我？以前喝过呀。那还是定时制[①] 高中毕业以后做日工那会儿呢，干三天活儿，第四天就连气儿从早喝到晚，喝杜

① 定时制：规定最低的出席时数、利用农闲业余授课的一种教育形式。

松子酒。中间儿也稍微睡一会儿，但就是那个醉呀，醉得醒着睡着全一样，那时候做了好多梦呢。”年轻人来到我身旁，把后背靠在百叶窗上，弄得它哗啦啦直响，热情洋溢地诉说着，声音都有些嘶哑了。他脸上浮起微笑（这是我头一次在他脸上看到微笑），眼里闪着光芒（这光芒鲜鲜亮亮，即便在黑暗之中也看得清楚），很是得意。

“那怎么后来又不喝了呢？”

“因为遇到阿鹰啦，阿鹰说，‘人生苦短，滥饮何益’，我就戒了。打那儿起，梦都不梦它。”

鹰四很能发挥教育本能。我以前可没发现弟弟还是这种类型的人。弟弟威风凛凛地对年轻人说了句“人生苦短，滥饮何益”，那个打短工的年轻人竟因此而改变了自己的颓废生活。而且那年轻人居然是微笑着说起这段往事的！

“要说阿鹰勇敢不勇敢吧，”年轻人看出我在这段关于饮酒的对话中已经折服，便重又提起傍晚时的争论，原来尽管他小狗似的睡在地板上，可他却一直盘算着怎么为他的守护神恢复名誉。“六月份示威的时候，阿鹰一个人，干了件事儿，那叫别出心裁！你还不知道罢？”

为了能用新理论向我挑战，年轻人把身子探到能从正面看清楚我的地方。我怀着隐隐的疑惑，望着年轻人的眼睛，现在那双眼睛看上去像两条暗暗的弹痕。

“有一天阿鹰参加了暴力团，把那些老伙计新同伴狠狠儿踢打了一顿！”

年轻人窃窃地也是开心地笑了，笑得天真烂漫。我积淀下来的厌恶感又被搅了起来。

“这种冒险只能说明阿鹰不过是个任性的小子，反复无

常，好心血来潮，这和勇敢可联系不上。”

“你是因为朋友在国会议事堂前面给打伤了，所以现在听说阿鹰加入打人的那伙儿，还挥着棍子乱打乱闹，才恨阿鹰的。”年轻人的话明显表露出了对我的敌意，“所以你才不想承认阿鹰的勇敢。”

“打我朋友的可是警察。阿鹰也不可能打他。那跟这是两码事。”

“可是暗处乱得很，谁知道呢。”年轻人狡黠地暗示道。

“砸开别人脑壳？结果被打的人疯了，最后自杀？我可不相信阿鹰能打别人脑袋，他从小就胆小怕事，这点我很了解。”

说着说着，我对这场于事无补的争论已渐渐失去了热情。出于疲劳和莫名其妙的愤懑我仿佛觉得腐蚀了的牙齿纷纷脱落，弄得满口里都是不快与空虚的味道。已故友人的回忆又复苏过来埋怨我：面对一个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死者，一个生者所能做的难道就是和这种毛孩子闲来斗嘴？这不就是说生者对死者一无所能么？尽管我没有确实的理由，但是，这几个月——友人去世，妻子开始喝威士忌、不得不把白痴婴儿送进保育院之后的日子里（或许与更以前的积累也有关联），总有一种模糊不清的预感笼罩着我，基于此，我相信我的死相比友人还要愚蠢滑稽且不具任何意义。并且，我死后，活着的人们大概不会为死去了的我做点什么正经事。

“你还不理解阿鹰，阿鹰的事你什么都不懂。真的，你和阿鹰就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你真跟个老鼠一模一样。你今天干吗接阿鹰来呀！”年轻人用着了魔似的哭腔说道。我把视线从他那似要落泪的脸上移开。他离开我，睡到床上他“战友”的旁边去，便再也没一点响动。

我从妻子脚边拾起威士忌酒瓶和晚饭时买来的供机场观光客享用机上餐时使用的纸杯，喝着那气味不佳、口感刺激的东西。妻子只买最便宜的威士忌。嗓子灼痛，弄得我一时间像得了犬瘟热的狗，连连发出可悲可叹的大咳。

“喂，老鼠，大黑夜的，干吗老盯着机场看啊？我有话要说，老鼠！”妻子叫道。她正在醉海的平均水位悠然潜行。

我小心地抱着酒瓶和纸杯，坐到妻子膝旁。

“要是阿鹰问到孩子，可怎么说好呢?”

“不吱声不就得了。”

“可要是阿鹰接着问我为什么喝酒，可就不能不吱声啦!”妻子发挥着酒醉带给她的不可思议的清醒，说，“不过，要是回答其中一个问题，那剩下的那个就可以省下不答了，问题就简单了。”

“简单不了。要是你把两个问题的因果关系弄那么明白，孩子的问题、喝酒的问题早就解决了。不喝酒，孩子怕也又能怀上一个了呢。”

“阿鹰会不会也教训我说‘人生苦短，滥饮何益’呢？可是，我可没心思接受再教育。”妻子斩钉截铁地说。我给她往杯里倒了些威士忌。“阿鹰没准儿还以为我们带着孩子来接他呢。”

“弟弟还不到把想像力往孩子身上用的年龄，他自己还是个孩子呢。”

妻子仿佛在自己左右两膝之间看到了孩子的幻影。她把酒杯放到扶手上，伸出空下来的手，像是勾画着长得胖乎乎或是穿得鼓鼓囊囊的孩子的轮廓。她这一连串的动作更加深了我的困惑和无处发泄的愤懑。

“我老觉得阿鹰要带来小熊阿布的玩具娃娃之类的礼物，我们会闹得挺尴尬的，我有这个预感。”

“阿鹰大概也没钱买什么玩具娃娃吧。”我说。同时我也不得不承认，同妻子不愿意向初次见面的弟弟提及那不幸的婴儿一样，我感到自己也想尽力回避这个问题，以免这个任务落到自己头上。

“阿鹰属于哪一类人？敏感还是迟钝？”

“极度敏感的时候和迟钝的时候都有，两者兼有罢。但是不管怎么说，依你现在这种状态，作为初次见面的新家庭成员，他可不属于你所希望的类型。”我话音一落，年轻人就在床上咕咕容容动了一阵，像个受到攻击的米虫儿似的缩成一团，轻轻咳了咳嗓子。鹰四的“亲兵”是在向我们试着进行了一点客气的抗议。

“我可不想受谁审问！”妻子突然变得很激昂，却又很快沉静下来，在感情像被抛向上方的球到达的静止点上，竟吐出了这么一句自我防卫的话来。

“就是！你用不着受谁审问！你也用不着怕见阿鹰！只不过是因为要见咱家的新成员了你才觉着有点紧张罢了。别的，你也没什么要怕的了，再说，实际上你现在也没怕什么呀！”

我怕妻子开始沿着她内心深处那歇斯底里般自我厌恶或自我怜悯的螺旋阶梯无休无止地往下滑，便这样安慰她，随后又往她的大玻璃杯里注满了威士忌。如果妻子还没主动起意要去睡觉，那么现在就有必要进一步加剧她的醉意。一种比头痛胃痛之类肉体上的痛苦更加可怕的东西，如同深夜里跳梁的怪物，就要袭击妻子那容易受到暗示的大脑了。妻子忍着恶心，喝了一口。我睁着因黑暗而感到疼痛的视力不佳的眼睛，看着

妻子那向内侧收敛着的无助、孤独的脸。很快，妻子那闭着眼睛微微上仰的脸上，严肃的轮廓消失了，继而出现的是少女般的笑容。她握着大玻璃杯的手在膝盖上面的空间中摇动着。当我把大玻璃杯取下时，妻子那枯瘦如柴、青筋突出的黑色手掌犹如死去的燕子一样落在膝盖上。她已经睡着了。喝干妻子剩下的威士忌，我动了动身子，打了个哈欠，学着年轻人的样子直接往床上一躺（你真跟个老鼠一模一样），也想眯上一觉，尽管睡眠像一辆摇摇晃晃的手推车。

梦中，我站在由电车道进入岔道的大十字路口上。背后是熙攘的人群，与我摩肩接踵。街树枝繁叶茂，表明时值夏末，树木之浓密一如环绕我故乡山谷的森林。我就像把脸贴在水面看水底一样眺望着前方，同我身后那杂乱的日常世界正好相反，展现在我眼前的，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存在于幽深的寂静之中。这个世界何以寂静得如此彻底？柏油路两侧的石道上步履缓慢的行人都是老人么！路上乘车往来的也是老人，在酒馆、药店、洋货店、书店里工作的店员，还有前来的顾客也都是老人么！在离路口不远处，有家理发店，透过半开着的法式窗，我们可以看见映在宽大镜子中的映像、那些让白布直包到喉咙的顾客是老人，理发师们也是清一色的老人。而且除了理发店里的顾客店员外，那些老人们都把帽子戴得很深，穿着黑色衣服，穿着雨靴一样能遮住整个脚踝骨的鞋。这静谧气氛中的老人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我又试图要想起一件什么确实在惦记着的事情。之后，我又注意到，在满街的老人中间，还有我那自缢身亡的友人和被送进保育院的白痴婴儿，他们也把帽子戴到耳根，着黑色衣，穿高腰鞋。他们在老人们中间时隐时现，而且几乎与那些老人没有什么不同，要分辨出

哪个是友人、哪个是婴儿是不可能的，但对我的感情体验来说，这种暧昧本身并不能成为什么特别的障碍。满大街安详的老人都与我有关系。我想要朝他们的世界跑去，却被一种透明的抵抗力拦住，使我悲叹声声。

“我抛弃了你们。”

然而，我的叫声变成无数回声，先是在我自己的头上盘旋，我无法确定它是否传到了老人们的世界。老人们依旧稳稳地走路，慢慢地开车，认真地挑书，或是凝固在理发店的镜子里，一直，一直。我充满了撕心裂肺的痛苦。我何以抛弃了他们？因为我没有代替他们把头涂红自缢而死，我也没有代替他们成为被弃到保育院的残疾儿，如同被打翻在地的兽仔。现在又何以这样明显？因为我没有同他们一样把帽子戴到耳根、身着黑色衣、脚蹬高腰鞋、以一个安详老人的姿态存在于这晚夏的街道上，在这一点上，已十分显然。

“我抛弃了你们！”

我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一场梦，但这种意识并没有减轻那些安详老人的幻影传递给我的压迫感。我确实体验到了那种幻影。

一只很重的手放上了我肩头。不知是出于眩晕还是耻辱，我闭紧双眼。我硬撑着睁开眼时，弟弟，身着獾皮（或是人造皮）领儿的外衣、粗斜纹布裤，正猎手一样深深地望着我。他的脸如同生了铁锈一般晒得焦黑。

“嗨！”弟弟打了声招呼，像是在激励我。

我抬起身子，看见在床那边儿有一个裸身少女正弯腰拿起一件茶褐色衣服。大冬天的，这少女除了件小衬裤身上什么也不穿，就直接往赤裸的身体上穿外套。我妻子和星男保护者一

样很注意地看着这一切。裸身的桃子活像只被拔掉羽毛的雏鸟，从这样的贫寒中，我看到的不是色情，而是略带荒凉的凄惨。

“这可是硝好了的印第安皮衣服啊，我从美国就买回来这么一样东西。为了换点儿钱，最后我都把妹妹的耳环给卖了。”

“啊，这也没什么嘛。”我掩饰着失去妹妹遗物而感到的沮丧。

“可我一直觉得挺不安来着。”鹰四嘴上这么说，可实际上却现出一副摆脱了不安的样子，开心地踢开昨晚的威士忌酒瓶杯子机内餐盒，来到窗前，把已经半卷起来的百叶窗全卷了上去。

早晨，灰暗的天空深处泛起了白色的微光，地面上蝗虫一样紧排在一起的机群停在阴沉的雾霭中。正是在这种无比巨大的背景中，我觉出了从那十六七岁的裸体少女身上发现的荒凉凄惨的感觉。于是我明白了：这种凄凉的感觉将随着宿醉的余韵和衰弱不足的睡眠一起，在我心中扎下根来。

微弱的晨光从所有的窗子射进来。桃子的小脑袋从宽宽大大的椭圆形皮衣领里伸出来，不知所措地摇晃着。她可能注意到了衣服的下摆还掖在腰间可下半身却仍然露在外面，然而，鹰四唯一的礼物毕竟已经归了自己，这使得桃子的脸上重又唤起了天真无邪的自豪，奕奕生光。虽然她也在嘟嘟囔囔，给衣服挑着毛病，但由于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这牢骚听起来也像唱歌一样了。

“这皮衣服和我的皮肤有点儿不配呀。真不知道哪根带儿要系到哪个扣袢儿上，阿鹰，怎么会有这么多扣带儿呢。印第安的计算是二进位制吧？他们居然能用好这么多的扣带儿。”

“这和二进位制可不搭界。”小伙子也高兴地应和着，还伸出手，笨拙地要帮忙。“这带儿都把皮子扯裂了，还不就是个装饰么。”

“就算是装饰，你也别往下揪啊。”

这时，妻子也加入了进去，在一家人围着一件印第安皮袄的欢聚气氛中，麻利地帮着桃子往身上穿。我发现今天早上妻子和弟弟的“亲兵”们混在一起竟是如此自然，好生惊诧。一定是在我痛苦可耻的睡眠中间，从晚点的飞机上下来的鹰四迅速施了魔法，使我妻子与他那群年少的朋友打成了一片。这下，缠了妻子一夜、我也感染上了的那份艰涩感，现在就只好由我一个人去承受了。

“孩子是严重的智残儿，最后，我们把他送到保育院那儿去了。”

“哦，听说了。”弟弟说。他的忧郁足以安慰我了。

“过了五周，我们去接他回来，可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却完全变了，弄得我和妻子甚至都无法相信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儿子。当然孩子也不认得我们。就像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那种断绝感真比死还彻底。所以我们也就空手回来了。”我含混不清地说。我不想让妻子听见。

弟弟默不作声地听着，他脸上有一种刚才我睡醒时从他那张还没看惯的黑脸膛上看到的表情，就是那种听说婴儿的不幸以后说了句“哦，听说了”时的表情，这种表情潜入我感情的内部，并带有一种不容反驳的真真切切的暗影。我没有想到，弟弟也有如此老成真切的暗影，于是我发现，我窥见了他旅美生活带给他的一些东西。

“这些你也听说了？”

“没，我没有。但我知道发生了什么很惨的事儿。”弟弟也压低了声音，说话时嘴唇都不动。

“我那个朋友自杀的事听说了么?”

“听说啦。那人多少有点儿特别呢。”

我看出来了，鹰四连友人自杀的细节都知道了。我第一次从与缢死的友人毫不相干的人口中听到对他的死表示哀悼的话。

“我现在好像完全陷到死亡的气氛中去了。”

“要是那样的话，阿蜜，你就必须挣脱出来重返生的境界。不然，死亡的幽灵可要缠上你了。”

“你是不是在美国摄到迷信家的精神了?”

“没错儿。”弟弟不依不饶，穷追不舍。他的话给我内心的空洞带来了反响，我试图掩饰一下，却让他给看穿了。“但是，那种精神我小时候就有，以后偶尔又放弃过，我现在只不过是又把它重新捡起来罢了。你记不记得，妹妹和我盖了一间草房，还在那儿生活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正是要远离死亡的幽灵，而开始了新生活。那还是S哥被打死以后不久的事儿呢。”

我不做声地看着鹰四，鹰四也盯着我。他眼里浮起疑惑的神色，充满火药味儿，并且就要变成危险残暴的东西。每次在妹妹的死因上受到什么暗示，他就会失去平静。这一点现在也没有变。可是，鹰四眼里刚刚闪出的目光又在瞬间消失了，就像超过弹性限度的钢突然断掉一样。这又让我吃了一惊。

“结果，妹妹虽然死了，可新生活的符咒却还有效。妹妹是为了让我继续生活下去才死的。正因为妹妹死了，伯父才同情我，送我上了东京的大学。要是我就那么在伯父他们村里呆

下去，我早愁死烦死了。阿蜜，你也一样，要是现在不马上开始新生活，不就太晚了么?”弟弟道。他的冷静很具有说服力。

“新生活？可我的草房在哪儿呢?”我挖苦弟弟说。但我不得不承认，新生活这个词已经开始使我动摇了。

“你现在究竟过得怎么样?”鹰四好像看出了我的动摇，认真地问道。

“我原来跟那个朋友一起在一所大学里做专职讲师，他一死我就辞了。其他的事情也就没有什么大变化了。”

从大学文学系毕业以后，我主要以翻译野生动物收集及饲养的记录为生。其中的一本动物观察记曾再版发行，我和妻子的最低生活水准便是靠着版税得以保障的。但是，现在我和妻子住的房、乃至把婴儿送进保育院的费用全是仰仗岳父大人的援助。而且从我放弃讲师这一职业时起，大概家庭开支的超支部分就已经是岳父在替我们负担了。起初我并不乐意让岳父给我们买房子，但自从朋友自缢身亡以后，对妻子什么都依赖岳父的做法我倒是不太在意了。

“精神生活怎么样？不太好罢。看到你躺在脏乎乎的地板上睡觉时我很是吃了一惊呢。而且，起来以后，我还发现你的表情、声音也都和以前不一样了。坦率地讲，我觉得你在下沉，在走下坡路。”

“自从朋友死后我确实很消沉。再加上孩子的事儿。”我畏畏缩缩地为自己辩护着。

“可是拖的时间也太长了。”鹰四追问着，“再这么拖下去的话，你脸上这种消沉表情可就要凝住了。我在纽约见到过一个日本哲学家，他过着隐居生活，跟个废人似的。他是为研究杜威的门徒才去的美国，完全丧失了自信，结果成了那个样

子。阿蜜，你可开始像那位仁兄了，脸也像，声音也像，特别是姿势和态度简直一模一样啊。"

"你的'亲兵'倒说我跟老鼠一样呢。"

"老鼠？那位哲学家的外号也叫老鼠。你不相信是吧？"鹰四脸上浮现出困惑的微笑。

"信哪！"我说。听到自己的声音中明显饱含着自我怜悯的情感，不觉脸上一阵潮红。

我的确像那位丧失了自信的哲学家一样越来越像老鼠了。在为设置净水槽而掘出的坑里度过了黎明时的一百分钟之后，我开始反复玩味那种体验。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肉体、精神都在下滑，下滑的斜坡又明显地通向死亡气息更加浓郁的地方。最初感到的那种身体沉重零落、各部无端隐痛的意味，现在则十分明了了。而且这种心理上的痛感并未因为已被意识到了而得到克服，反而更频繁地向我袭来。那热切的"期待"感也永远不再回复。

"你一定得开始新生活了，阿蜜。"鹰四加速度似的加重着说教的语气，重复着。

"开始阿鹰说的那种新生活，也很好啊。我也知道这对阿蜜是必要的。"许是阳光耀眼，妻子眯缝着眼睛，把月光均分给了并排立于窗边的我们兄弟俩。

桃子已经穿戴得像个印第安的小新娘了，还在头上戴了一个皮制的发卡。妻子帮桃子穿完衣服，正要朝我们走来。在早晨的阳光中，现在的妻子并不很难看。

"当然了，我也想开始新生活。可问题是我的草房在哪儿呢？"我现实地说。我确实感到自己需要一个令人怀念的小草房。

“现在你就放弃掉你在东京所做的一切，同我一起回四国去吧！把那儿作为新生活的起点也不坏呀，阿蜜！”虽然鹰四显露出率直的担心——他怕我会当场拒绝——却还是充满诱惑地说，“本来，我就是为了这个才坐上喷气机、用时差这把笊篱滤着大脑飞回来的。”

“阿鹰，既然要去四国，那咱们坐车去！装上行李再坐上三个人还宽宽绰绰呢，一跑起来后面起码还能睡一个人。我买了一辆旧雪铁龙在那儿搁着呢。”小伙子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阿星这两年一直在汽车修配厂干活来着。他买了辆破烂雪铁龙，修理得总算能开了，他自己修的。”桃子补充道。

年轻人从脸颊到眼睛周围都泛起了红晕，用很单纯的高昂语气说：“我已经跟工厂说我不干了。桃子来告诉我阿鹰来信了那天，就跟厂主说了。”

听了这些，鹰四有些不解，却又毫不掩饰内心的满足，真是孩子气。

“你们这些人，也不考虑一下，真行。”

“你给我们具体说说在四国的新生活。是不是也像你们祖先一样，辛勤种地呀？”

“在美国，阿鹰给一个去视察超级市场的日本旅行团做过翻译。那个团里有个人对阿鹰的姓很感兴趣，跟他一聊才知道，原来他是四国你们那个地方超级市场连锁店的老板。他是个有钱人，现在在你们那个地方还说了算呢。他老早就想买你们在老家的那栋宅子了，打算把它搬到东京开一家乡土菜馆。”

“这就是说，本地新兴资本家出现了，他要处理我们那栋古老的木制怪物了！如果阿蜜你也赞成卖的话，我想我们也应该回去看看就要给拆掉的旧宅子。我还想回村里把曾祖父与他

弟弟的事儿打听准了。我从美国回来，也是为了这个。”

我无法马上相信弟弟这个规划的具体性。就算是弟弟突然发现自己具有优秀实业家的才能，可他能把山脚村落里荒废多年的房舍强卖给具有当代头脑的超级市场连锁店的老板么？乡土菜馆？就我们那所不算漂亮、百十来年的老宅子？我倒是觉得弟弟对我们曾祖父与其弟弟间的争执还是关心不减。那是我们还住在山脚小村但即将一家离散的时候，鹰四听说了关于我们家族大约一百年前的丑闻。

“曾祖父杀了他弟弟，平息了村里的大动乱，还吃了他弟弟腿上的一片肉。他这么做是为了向藩里当官的证明自己与弟弟引起的动乱无关。”鹰四反复讲着听来的这件事，声音里现出十分的胆怯。

对那次事件我自己也知道得不很确切。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好像村里的大人们都忌讳谈那件事，我们一家也尽量回避曾祖父们的丑闻。然而为了使弟弟从胆怯中回复过来，我还是悄悄地对他讲了我听到的另一种说法。

“曾祖父在动乱后帮助他弟弟穿过森林逃到高知那边儿去了。他弟弟漂洋过海到了东京，改名换姓成了大人物，明治维新前后还给曾祖父寄来几封信呢。曾祖父一直对这些事闭口不提，所以大伙儿就编出这么个传闻，就像你听到的那样。曾祖父之所以绝口不提，是因为村里好多人由于他弟弟的缘故都被杀了，曾祖父是怕那些家族怨恨发怒才这样的。”

“不管怎么样，先回我家，然后再商讨新生活的计划。”我提议道。这时我很是怀念战争刚开始那几年我对弟弟那种绝对的影响力。

“好，就这样吧。只是，事关我们家族的宅邸将于一百年

后的今天从山谷中消失掉的问题，是该慢慢商量的。”

“你们要坐出租车，我就用我那辆雪铁龙拉着阿鹰和阿桃在后面跟着。”年轻人说。他是在用计把我们夫妻俩排出他的亲密快乐圈之外。

“上车之前我想喝一杯。”妻子对弟弟已不再戒备了，她恋恋不舍地用鞋尖碰了碰倒在地上的空酒瓶，说。于是，立即就有人搭救她。

“我在飞机上买了一瓶免税波旁威士忌。”鹰四道。

“你不再过不近酒精的生活了么?”我企图打破“亲兵”们的偶像形象。

“要是在美国喝得烂醉，我早就在个什么黑暗角落里给杀了。阿蜜，你知道我能醉到什么程度。”鹰四说着，从包里抽出一瓶威士忌。“这瓶是给嫂子买的。”

“在我睡觉的工夫，你们相互间好像已经十分了解了嘛。”

“你睡了好半天了嘛。阿蜜，你总是做又长又苦的梦么?”鹰四强烈地反击、嘲笑着我。

“刚才睡着的时候，我说什么了么?”我又完全陷入了不安之中。

“我可不相信阿蜜会不择手段陷害别人。谁都不会信的。阿蜜，你和曾祖父不一样，你不是那种真能狠下心对不起别人的人!”鹰四道。他是在体恤我的狼狈。

我接过妻子嘴对瓶口喝过一口的波旁威士忌，也灌了一口，努力想把这种羞耻遮掩过去。

“好啦!向着阿星的雪铁龙，出发!”一脸幸福的桃子一声令下，我们这重逢的一大家子人便启程了。桃子穿着印第安皮袄，显得英姿飒爽。作为最年长的男人，具有老鼠一样消沉

型外表的我加入了行进队伍的末尾。同时，我预感到自己终将顺从弟弟那令人生疑的计划。现在我已经不再有可与弟弟抗衡的强劲反驳力了。如此一来，那一小口威士忌带来的燥热竟意想不到地要与蕴藏于内心的“期待”的感觉融为一体。可是我也看到，通过自我放弃来实现精神复苏的这一做法中隐匿着一种畏惧，这一清醒的意识又阻碍我把这种燥热和“期待”的感觉连在一起。

三、森林的力量

大客车像是出了什么故障，在森林的正中央突然停下了。妻子坐在最后面的座位上睡着了，她从胸到脚围着毛毯，活像个木乃伊。这时她几乎要跌下来，我支撑着她，把她放回原位。睡眠硬被中断给妻子带来的后果实在是令我心生畏惧。堵在大客车前方的原来是个背着个大包袱的年轻农妇，她身边还有个像小动物似的东西，一动不动。我瞅了好一会儿，才突然发现那是个脸朝对面蹲着的小孩。在阴暗的森林风景衬托之下，他裸露的小屁股和异常发亮的一堆黄色排泄物非常显眼。在两侧密密匝匝的常绿灌木丛的遮掩中，一条林阴道向大客车的前方缓缓降下来，于是，农妇和在她脚边的小孩看起来就像是悬起了三十多公分。我不由自主地把身子斜探出车外眺望着。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危险感，时刻提防着，生怕在那因右眼失明而变得黑暗的视界里，从陷落的岩石后面跳出一个无可名状的怪物向我袭来。可怜那小孩的排泄还在继续。同情之余，我和他一样陷入焦躁、胆怯和羞愧之中。

在阴暗茂密的常绿树丛包围中，那条林阴道仿佛是在深沟里奔驰着，我们正停在这林阴道的一个点上。在我们的头顶上，只有一片狭小的冬季天空可见。午后的天空，如流水一

般，一边变幻着颜色一边暗淡下来，缓慢地落着帷幕。夜晚的天空大概会像鲍鱼的贝壳裹住贝肉一样罩住这广袤的森林吧。这么一想，一种恐惧又袭上心头。尽管我是在密林深处长大的，但每当横穿森林、回到自己的山谷中时，却总是不能从这种令人窒息的感觉中解脱出来。我的感觉中枢里，汇集着先祖们的感情精髓。迫于强大的长曾我部[①] 的不懈追赶，他们一步步走进森林的深处，发现了仅有的这么一块能抵抗森林侵蚀力的纺锤形洼地，便住了下来。洼地里冒出了优质的水。逃亡团体的统率者、我们家族的“第一人”，他依据想像力，以洼地为目标，莽撞闯入森林深处。他当时的感情精髓，塞满了我的窒息感觉的神经。长曾我部这个可怕、巨大的敌人真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以前我若不听话，祖母就会吓唬我说：长曾我部来了！它的余音，不仅使幼时的我，也使八十岁的祖母切实感受到了长曾我部的气息，它和我们生活在同一时代，恐怖而强大……

大客车从城里出发后，已经马不停蹄地跑了五个小时。在山巅的分岔点，除了我和妻子以外，所有的乘客都转乘沿着森林外围开往海边去的汽车了。大客车从城里进入密林深处、到达我们的洼地后，又沿着从山谷中流出来的河流向下，再从山顶向海边行驶，脚下这条路正好与大客车的路线合流，然而它现在正在荒废下去。一想到这条贯通森林的道路正在不断荒废，一种令人生厌的刺激缓缓地传向心底。杉树、松树、各种桧树紧紧地挤在一起，几乎让人觉得它们全成了暗绿色森林的眼睛，正凝视着被这条荒路束缚住的老鼠一般的我。

---

① 长曾我部，日本人的姓氏之一。这里指姓长曾我部的地方豪族。

那农妇叫后背上的大行李压得上半身直向后仰，只有脑袋向前耷拉着，嘴唇快速地动着，好像在说着什么。小孩站起身，慢慢吞吞地提着裤子，一边低头看着自己的排泄物，正要用鞋尖轻轻碰一下，农妇抬手就扇了他一耳光。小孩用两手护着脑袋，农妇却粗暴地搡着他，从客车侧面绕了过来。大客车载上新乘客，再一次驶进处于森林威胁下的沉默之中。这母子俩特意走到车尾，坐到我们前面的座位上。母亲坐在窗边，小孩抱着过道边的木扶手横着坐下。于是小孩新剃过的头和皮肤粗糙的侧脸便一下子闯进了我和妻子的视野。妻子醉意犹存，用烂李子似的眼睛注视着小孩。我虽然也感到厌烦，但视线却不能不被小孩所吸引。小孩的脑袋和皮肤的颜色具有一种唤起我们最坏记忆的力量。尤其对于妻子体内在饱和状态下郁结起来并开始结晶的东西来说，刚剃过的脑袋和完全失去血色的皮肤对她充满了最尖利的恶性刺激，使我们的记忆直接向我们的婴儿做脑瘤手术的日子逆行。

那天早上，我和妻子在有手术室的那层楼的病人专用电梯前等待着。不一会儿，外层门开了，我们眼见着电梯的铁箱到了，可里面那层青色铁网门却抗拒着护士的力量，久久不开。

“婴儿也不愿意做手术呢。”妻子道。虽然她浑身汗毛倒竖，身子向后仰着，像是要从那里逃走似的，但还是拼命往铁网的里面望着。

通过青色的铁丝网，可以看到我们的婴儿。在夏日树阴般发青的微明之中，他正躺在从特儿室推过来的滚轮床上，像罪犯一样被剃光了脑袋，皮肤苍白，了无生气，仿佛撒上了一层粉，眼睛紧闭着，好似两条皱纹。我踮起脚，向婴儿脑袋的另一侧瞧去。只见积满血液和脊髓液的土黄色肿瘤充满活力而且

不紧不松地和婴儿的脑袋连在一起，与那种衰弱不安的紧张印象截然不同。瘤子很有威慑力，尽管它深藏在婴儿自己体内，却使人真实地感到自己无法统率的奇异力量。我们夫妇生下了这个婴儿和超过他统率力量的瘤子。也许，某一天早上醒来时，会发现我们各自的脑袋里也长出这种充满生命呼唤力的异物，在与我们灵魂相关的所有器官和那瘤之间，正互通着匆匆进行着新陈代谢的大量骨髓液。那个时候，我们夫妇也将剃光脑袋，尽管感到自己像个粗暴的犯人，但还是要奔向手术室去。护士用力踢开铁网门。婴儿受了刺激，便张开伤口一般黑红色没有牙齿的大嘴开始哭泣。当时他还有用自己的哭声来表现自我的能力。

“我总觉得医生会说‘来，把你们的婴儿还给你们’，再把切除的瘤子拿过来。”护士把婴儿车向装有好儿层门的手术室里面推去的时候，妻子叹息道。

于是，我和妻子都意识到了，比起面无血色、闭眼熟睡的婴儿，倒是那肿胀着的土黄色肿瘤更能让人发现确切的实在感。婴儿的手术持续了十个小时。在我们夫妇俩疲惫不堪的等待中，我一个人被叫进手术室，输了三次血。最后一次输血的时候，婴儿的脑袋被他自己的血和我的血弄得脏兮兮的，我一见就觉得像是煮在沸腾的肉汁里面了。抽过血，判断力就减弱了许多。我脑子里浮现出一个方程式：婴儿被切除瘤子等于我自身也被切除了肉体上的某些东西。而现实中，我也感到了体内深处的剧痛。我极力抑制住自己，没有向继续耐心手术的医生们问：你们是不是从我和儿子的身上切除了非常重要的东西。不多时，婴儿就回到了我们的身边。但他已变成了一个不能表示任何一种人类反应的存在体，他能做的，只有用茶色眼

睛静静地呆望。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接受了某种神经网的切除手术，把无限的迟钝当作了自己的属性。而且，切除术所带来的缺陷不仅清楚地表现在婴儿自身和我的身上，它也在妻子身上变得更加极端的明显了。

大客车一驶进森林，妻子就喝着袖珍瓶的威士忌，陷入了沉默。大客车里的乘客都是生活在地方城镇的正经人，妻子的这种举动无疑会成为在他们中间传播丑闻轶事的材料，但是我并不想阻止妻子。妻子在入睡前曾下决心要以清醒状态在山谷中的村子里开始新生活，还把剩下的威士忌连瓶扔进了树丛深处。我也曾希望把妻子带入梦乡的那瞬间的醉意是她的最后一次。然而，我却感到妻子那双即使醒着也还充血的眼睛正死盯着农妇儿子的眼睛，这种感觉如同能感到自己腋下发热一样切实、具体。于是我丢掉了那种妻子也许能开始滴酒不沾的新生活的幼稚想法，只盼望婴儿的肿瘤带给妻子的感情体验在这里再生、亢进得不要太激烈，但我不得不承认，那只是一种虚空的愿望。妻子的呼吸不断地变强、变深。扔掉的威士忌也真是令人感到惋惜。

售票员挺着小肚子，一边保持着平衡，一边往大客车后面走来。年轻的农妇对售票员视而不见，绷着脸皱着眉，透过车窗往外看。我一直观察着小孩。虽然他对售票员也毫无反应，不过我看出来他很明显地紧张起来。农妇娘儿俩为避开售票员，几乎坐到了我和妻子的座位边上。

“票呢?”售票员询问道。开始农妇还不理睬售票员，可是一会儿突然又变得十分饶舌：她谴责售票员不该要从山顶到山谷之间的规定车费，说她和儿子从山顶已经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如果不是小孩子叫着肚子痛的话（她说着还拥紧抱着木

扶手不放的小孩子的肩膀），他们会一直走回到山谷的。售票员解释说，原来从山顶到山谷之间所需的费用新近已降到了最低价，说是由于这条线路营业不景气，所以客车公司才下决心采取新的经营方针。被森林包围着的道路将要荒废的征兆从这一做法中也能窥见一斑了。看起来似乎是售票员的理论压倒了年轻农妇。这时，让我感到既吃惊又滑稽的表情出现在刚才还因愤怒而涨红了脸的农妇那令人讨厌的红脸膛上。年轻农妇发出哧哧的笑声，随即用消除了紧张感的强加于人的声音说："可我没现钱！"

不过，她的儿子却一直还是脸色苍白神情紧张。那一刹那，倒是售票员有些畏缩了，恢复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农村小姑娘，找司机商量去了。我希望能借助农妇那奇妙的吃吃笑声，把妻子和我自己的紧张感一点点地溶化掉。于是我又微笑着把视线移回到妻子身上，可妻子却从脸部到颈部都起了鸡皮疙瘩，只有看着少年脑袋的双眼像发烧似的闪烁着。我知道又要发生不祥之事，很感棘手。我体内的热火像小老鼠焰火似的四处乱窜，无处跳窜的愤懑在心中奔涌。我怎么就没阻止妻子扔掉威士忌酒瓶呢？！我临时做了一个选择：

"下车吧。阿鹰该到车站了。求售票员转告一声，叫阿鹰用车来接咱们就行了。"

妻子慢慢地侧过头来，活像小心地顶着水压工作的潜水员，惊讶地看了我一眼。我感到，妻子现在正处于她内心的胆怯和她所想象的被大客车抛在密林之中而产生的畏惧这两种危险的平衡中。我对森林本身的畏惧在增大，我意识到，在把妻子稳定在大客车上之前，不如说倒是想要说服妻子的我自己想从眼前那农妇儿子被剃光的脑袋和苍白的皮肤上产生的对自己

婴儿的幻觉中逃脱出来，从而忧心忡忡的。

“要是电报没到，阿鹰他们不来接怎么办?”

“就算是万不得已得走着去，天黑之前也走到山脚了，刚才那个小孩儿不就想走着去么。”我说。

“要是那样，我也想下车。”妻子道。尽管她还有一丝莫名的不安，但还是像被解救了一样。这让我感到安心和怜悯。

售票员正不停地和司机说着话，一边很不自然地斜眼瞅着没有现钱的农妇母子俩。我跟她打了个招呼：

“按理说，我弟弟应该到山脚的汽车站来接我们，你能不能帮我把行李交给他，然后告诉他用车来接我们？我们要从这儿走着去。”我说道。可是让售票员用她那种仿佛堆满了脂肪的迟钝怀疑的眼光一盯，我才发现没有事先找好一个对别人有说服力的假理由，因此有些狼狈。

“我晕车。”尽管妻子机敏地帮了句腔，可那售票员还是一副不大相信的样子，更确切地说，她是一边琢磨我的话，一边想弄个明白的。然后，她说：

“大客车进不去山脚。大水把桥都给冲垮了。”

“大水？冬天还有大水?”

“夏天，大水把桥冲坏了的。”

“从夏天到现在，一直就没修上?”

“桥这边有个新站，客车只到那儿。”

“那，我弟弟大概就在那儿等着。他叫根所。”我说。可是，桥叫夏天的洪水冲毁了，却直到冬天还那么搁着没人管，这成什么事儿了。

“知道啊，开车来的嘛。”一直竖着耳朵听我们说话的农妇开口道，“要是他不在车站的话，我家孩子就跑到仓库的根

所家去告诉一声！”

年轻农妇误会了，她以为我们家所在的高台就是个叫仓库的地方呢。二十年前在我的少年伙伴中间，便经常发生同样的误解。总而言之，我放下了心。如果要在森林里一直走到晚上，那么这种体验定会在妻子心里插下新的麻烦的种子。而且，如果晚上起了大雾，那漆黑的森林一定会使妻子陷于某种恐怖。

大客车把我们抛在林阴道上，兀自开走了。农妇和售票员并着头，从车尾的窗户望着我们。农妇的儿子也许还在抱着木扶手、铁青着脸吧，他可是不想从窗户露出脸来。我们向农妇她们点头示意，售票员爽快地摆摆手，可那年轻农妇却哧哧地笑着，下流地握着手指，吓唬我和妻子。我又气又羞，涨红了脸，可妻子却现出一副因被侮辱而获得了几分自由的样子。自我处罚的欲望支配着妻子的整个心灵。而今，那个带着一个和我们的婴儿一样剃了头、皮肤失去光泽、一动不动的孩子过活的年轻母亲的举动，使妻子的这种欲望得到了几分满足。我和妻子都从外套的外面抱紧自己，任潮湿阴冷、夹杂着无数种气味的狂风从侧面刮来，沿着铺满枯枝烂叶的林阴道走去。每每鞋尖弹起落叶，蜥蜴腹部一样奇红的地面就会裸露出来。早已不同于孩童时代的是，现在，我甚至感到土红色的地面都在威胁着自己。既然我这个已经变得像老鼠一样提心吊胆、疑神疑鬼的人曾一度离开了那里，现在又想重新开始同森林自身的关系，那么森林的眼睛带着猜疑之心监视着我，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我深深地感受着那种气息，以至于几只鸟叫着掠过灌木丛飞向遥远的高处，我就险些被红土绊倒了。

“阿鹰怎么也没打电话告诉咱们一声啊，桥叫大水冲坏

了，还没修好的事儿?”

“阿鹰在电话里不是说了挺多事儿的么？出了那种怪事，阿鹰没心情说起修桥的事儿，也没什么嘛。”妻子替鹰四辩解道。

鹰四出发去山谷的时间比我和妻子要早两周。他和他的“亲兵”们一起开着雪铁龙开始了大轿车旅行。鹰四和星男不分昼夜轮流驾驶，除了渡海去四国时把车装在联运船上一个小时之外，一直是疾驶不停，三天之后就到了山谷村落。我和妻子从鹰四在邮局打来的长途电话里，听说了山脚村子里的一件怪事，它给鹰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叫阿仁的中年农妇身上。阿仁替我们看管房子，作为交换条件，她拥有耕种祖辈留下来的那一小块耕地的权利。鹰四出生那会儿，阿仁作为孩子的保姆来到我们家，打那以后就再没离开过。就是结婚以后也是和丈夫、孩子一起住在我们家。

鹰四他们把雪铁龙停在山谷洼地中央的村公所前面的广场上，扛着行李、登着狭窄陡峭的石板路往家里走的时候，阿仁的丈夫和儿子们已气喘吁吁地下来迎接了。他们都瘦得让鹰四他们害怕，浑身皮肤黝黑，现出一副病态，尤其是她那些儿子们，眼睛大得像鱼眼睛，使鹰四想起了中南美洲难民孩子们的表情。那几个瘦弱的孩子，拼命抢下鹰四他们的行李搬了回去。阿仁那忧郁的丈夫仿佛是打算向鹰四解释什么，声音有些气恼，可是由于他过于害羞，鹰四只明白了他希望自己在见到阿仁之前，能向自己说明一下阿仁现在的反常经历。这时候，阿仁的丈夫极不情愿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起了毛的纸片让鹰四看。这张纸片折了四折，是从当地报纸上剪下来的，它已经给弄得脏兮兮的了，上面登着一张很大很大的照片，那照片

大得让人觉得那天的报纸版面一定是排列失衡了。鹰四看了，像挨了一击。照片的右半部分是阿仁那消瘦的家人，他们穿着白色的夏装，像照结婚照似的拘谨紧张而又规规矩矩。而把照片的左半部分挤得满满的则是过于肥硕的巨大的阿仁。她身上裹着印花衣服，用洋式风箱似的左胳膊支撑着身体，撇脚偏身坐着。包括她在内的所有人，都侧耳倾听一般忧郁地忍耐着，注视着前方。

妻患“过食症”，从早到晚吃吃吃
为夫受其害， 养家糊口干干干

日前，本县发现日本第一肥婆——住在本县东南部森林地带大洼村的金木仁女士。此人时年四十五岁，已婚，膝下四子。她身高 1. 53 米，与常人无异，而体重却甚为异常，竟达 132 公斤。其腰围 1. 20 米，臀围 1.20 米，臂粗 42 厘米。此人并非天生便如此肥胖。六年前她仅有 43 公斤，无论如何当属清瘦型。其“悲剧故事”始于六年前的某一天，阿仁忽觉手足痉挛，且引起贫血昏死过去。数小时后虽恢复了神志，却开始感觉异常，无法抑制空腹感，一时口中无食便无法支撑身体，甚至晚吃一点就会颤抖不停、哭喊不止，直至昏倒。

阿仁现在每隔一小时就要进食一次。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要先吃一锅炖菜、芋头和大麦饭，上午要每隔一小时吃一些烫面荞面片或快餐面，午饭和早饭一样，而午饭到晚饭之间又是每隔一小时吃一些烫面荞

面片或快餐面，晚饭又重新炖一锅羊栖菜、萝卜干和魔芋，还有芋头和大麦饭。这便是她一天的食谱。如此异常的食欲使她的体重在六年间增长了三倍，目前她还在继续发胖。

此事最大的受害者便是其夫。要确保她胃囊所需的食粮绝非易事，且说如此大量的快餐面便是一笔巨额支出。阿仁靠做裁缝多少也有些微的收入，不过这些努力在令人生畏的胃囊需求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而已。村公所虽无法对他们的窘境视而不见，每日补助一些伙食费，可即便如此仍是无济于事。

阿仁自述：不能长时间站立，一超过十五分钟就感到疲劳。连业余的裁缝也不能做好，每天几乎只能坐着。因为不能坐公共汽车，所以去红十字医院时只能麻烦卡车。晚上也睡不好，还常做梦。

鹰四正茫然不知所措时，阿仁的丈夫说，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把正房租给了小学校的老师，也好挣些钱用。不过已经和老师说好了，鹰四他们停留期间，让小学校的老师们到值班室去住，希望鹰四能够理解。原来这才是阿仁的丈夫最于心不安的事。

“别看阿仁老在独间儿靠门旁的木板间的暗处坐着，她可不像是向缠住自己的不幸屈服了呀！只是左一遍右一遍地叨咕：肥胖太惨了，太惨了。阿蜜你们来的时候要是打算给阿仁带礼物的话，大盒快餐面肯定是最受欢迎的！”鹰四说。

临来前，妻子回娘家说了这件事，尽管岳父上了年纪却还能理解这种滑稽又悲惨的怪事。这么通情达理的人，真是难

得。岳父按鹰四的说法从有关公司给我们送来半打大盒快餐而，我和妻子是事先把送给“日本第一肥婆”的食品用火车托运去之后才出发的。

我和妻子不停地走着。从道路两旁压迫过来的森林总是以同样的表情向前方伸展着。这在我那只缺乏远近感的单眼的视野里，总有种原地踏步的感觉。

“天空怎么看起来有些发红啊？是我眼睛的关系？不过，阿蜜，就算眼睛充血，看东西也不能发红吧？”

我仰起头。虽然乔木丛阴森森的，的确给人一种从两侧遮盖过来的幻觉，然而，那狭窄的灰色天空上泛着红色则并不是幻觉。

“是晚霞。再说，你的眼睛也不红了哇！”

“老呆在城里，可培养不出把这种颜色认作晚霞的能力来，阿蜜。”妻子辩解道。

“灰中带红，就是在医学辞典里看到的大脑的原色照片的颜色嘛。”

妻子从公共汽车上少年的光头想到我们孩子的头，又想到头盖骨中被损坏的实质，她的思维还在被不幸记忆束缚着的印象群中彷徨着。醉酒的征兆已经完全从妻子眼里消失，充血消退之后的眼睛便成了两个暗灰色的小坑。妻子的面部皮肤排满了像桧树叶似的密密麻麻微微细细的鳞片。有个想法正要冒出来，我已经感觉到了它的前兆，舌头觉出一种恐怖的酸味。

一辆吉普车像一头愤怒的野兽，掀起枯叶和泥土向我们开来。吉普车的接近使我的视野恢复了远近感，让我从踏步的感觉中解脱了出来。

“阿鹰来接我们了！”

“可是，雪铁龙呢?”我虽然从一路猛开过来的吉普车上看出了以做一个粗人为荣的阿鹰的个性，可是为了反驳妻子那明目张胆充满喜悦的声音，我发出了疑问。

“阿蜜，那是阿鹰!”妻子充满确信地说服着我。

吉普车在离我和妻子五米远的前方掀起一股赭色土浪，一头冲进林阴道旁的枯草从，挡泥板紧擦着树木刹了车，又以和前进时同样猛烈的速度后退，然后掉头，停下。吉普车的突然挺进，使我伸出胳膊去，想要护住妻子，可她却马上躲开了，我的胳膊只好难堪地伸直着耷拉下去。我希望从吉普车的驾驶室里扭着身子探出头来的鹰四没有看到这些。

“嗨！菜采嫂！嗨！阿蜜!”鹰四快活地打着招呼。他穿着兜帽搭肩的胶皮斗篷，活像个消防队员。

“谢谢你，阿鹰。”妻子第一次恢复了在公共汽车里睡醒之后完全失去了的生气，朝弟弟微笑着。

“听说桥坏了?”

“可不是嘛。我们的雪铁龙好不容易才算开到了山脚，可是要来接你们，把雪铁龙再重新拖出来可就麻烦了。所以我就把森林监督员的吉普车借来了。那个森林监督员还记得我，连胶皮斗篷都借给我了。”鹰四单纯地夸耀着自己。

“阿蜜坐后面吧，菜采嫂还是坐前面好。”

“谢谢，阿鹰。”

“行李星男正搬呢。只要过桥时扛着过去，到那边就可以用雪铁龙了。”说着，鹰四开动了吉普车，这回他可是开得小心谨慎，和遇到我们之前的时候判若两人。

“阿仁怎么样?”

“刚看见她的时候可吓了我一跳，不过，除了有时候看起

来丑得厉害之外，她的脸胖乎乎的，显得很年轻，感觉蛮不错的。在过了四十岁的山野村妇里，她还是很有魅力的。哈哈！现在最小的孩子就是在她发胖之后生的，所以对于阿仁的丈夫来说，超过一百公斤的妻子也是有性魅力的嘛。”

“生活好像挺苦的吧？”

“也没报纸说的那么糟。报社记者是让她丈夫那种极度忧伤的面孔给骗了，我们也是一样。说起来，他们的日子也不算太紧，因为山脚那些人总给阿仁送吃的，各种各样的。我真是想不明白：山谷中那群‘抠门儿’家伙怎么会这样坚持了六年。我遇到那个过去和S哥是同级同学的寺院住持的时候，倒是试探着问过，住持说是因为山谷人们的生活整体上看来已达到顶点的缘故，就是说，这时候，大家对突然间肥胖起来、超过一百公斤的奇怪同胞寄予着一种宗教的希望。像阿仁这样无缘无故受绝症困扰的人，也许正是把山谷中所有人的灾难承担于一身的赎罪羊吧。这是住持的解释。他真是具有哲学人格。也没准儿他是在担负起了山谷所有人灵魂责任的过程中，才变成这样的吧。阿蜜，你也应该见见他，他在山脚里可是最高层的知识分子！”鹰四道。我脑子里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在认为阿仁是全体山谷人的赎罪羊这种想法里面，有一种力量，它唤起了我根植于心灵深处的一个深埋着的记忆。

“阿蜜，你还记得一个叫阿义的疯子么？”我正沉思着想要挖掘自己的记忆，鹰四招呼道。

“是那个在森林里隐居的阿义么？”

“对。就是那个一到晚上就到山脚来的精神病人。”

“记得呀！他本名叫义一郎，我很了解他。山脚下有的小孩除了关于隐士阿义的传说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呢。还有的伙伴

甚至认为阿义是个白天在森林里睡觉，只有晚上才在山谷里四处游荡的妖怪。不过，由于我家住在森林和山谷中间，所以才有机会看到阿义傍晚的时候沿着通向山谷的石板路下来。”我向被我们两兄弟的谈话撇在了一边的妻子说明道，“阿义会以野狗一样异常敏捷的速度跑下山坡，我就目送着他的背影，直到看不到他。这时候，整个山谷已经是夜晚了。阿义能精确无比地穿过昼夜之间短暂的空隙。在我的记忆中，阿义总是忧虑地耷拉着脑袋，走得飞快。”

“这次我见到隐士阿义了！”鹰四岔开我回顾式的感叹，说道，“那天我想看看半夜里能不能在哪儿弄到东西，就开车在山脚转了一圈。白天忘了买东西，可是超级市场已经关门了，其他的店也都破产了似的，没有一家开门的。不过，我碰到了阿义。”

“隐士阿义还活着？这可真让人高兴！他也老了许多了吧？精神不正常，又一直住在林子里，他还能那么长寿，真是不可思议。”

“可是，阿义给人的印象可不大像老人。我们只是在暗处遇见的，看得不是很清楚，也不过就是五十出头的感觉。他耳朵特别小。他也没有什么地方特别像精神病的，就是那对小耳朵，让人觉得是长年发狂的沉积。阿义是对我们的车感兴趣，才从暗处一声不吭地靠过来的。桃子和他打招呼，他还一本正经地自报家门说他是隐士阿义。然后我一说我是根所家的儿子，他就说认得我，还说和我说过话呢。可我一点儿也记不得他了，真是的。”

“隐士阿义说的是我。S哥复员回来的时候，他来过咱们家，看见过我和S哥，还说了话。那回，阿义实际上是来问战

争结束了没有。他原来是怕被抓去当兵才逃到林子里去的，他是村子里唯一一个逃避征兵的人。S哥跟阿义解释说现在已经用不着东躲西藏了，可是阿义最后还是没能回到村子里生活。要是在城市，战后不久阿义可能就是个英雄了，可在村里，一旦逃到林子里成了精神病的话，就绝不可能再重新加入到山脚下的人类社会里来了。只不过，从战争期间开始，阿义的生存权是一直被村里人当作精神病人才受到认可的，所以战后保持原状的话，他也能活下去了。"我说道。一种令人留恋的遥远的情感涌上心头，几乎让我感到筋疲力尽。

"不过，我可没想到隐士阿义现在还活着。他一定经历了相当严酷的生活。"

"而且阿义还没垮掉，完全是个森林超人嘛。哈哈！和阿义分手后，我们在山脚转了一圈，又回来的时候，隐士阿义一蹦一跳地从车前灯的光圈里穿过去，像只认真的兔子似的，非常敏捷。他好像是专门为了躲避光亮才蹦蹦跳跳的，可实际上没准儿是他为了让我们看看他的健在呢。真是个可爱的精神病，哈哈！"

我还很小的时候，总有一个疯子常驻山脚。虽然山谷里这里也有几个重度神经衰弱者和白痴，但是真正被大家看作是疯子的只有一个。在山谷里，如此彻头彻尾的疯子从未出现过第二个，但也没有一个也没有的时候。这是山谷人类社会的特殊，然而也正因为如此，疯子才成了不可缺少的一员，且定员只能是一个。我好像不止一次地见到山谷里的疯人像国王交替一样更新换代，但每次都只能有一个。然而从战争末期开始，一直是隐士阿义扮演着这个不可缺少却又唯此一人的角色。曾有宪兵从城里来调查隐士阿义的情况。村里的民兵团倒是去搜

了山，可到底也没有抓到阿义。他们大概谁也没有认真搜，而且，密林深处到处有倒下的树木及常春藤障碍和沼泽地带，又连接着原始森林，进到那里去搜索是不可能的。村公所前面的广场上（它位于我家的正下方，我坐在长长的石墙上，看到了整个过程），帷幕挂满四周，宪兵在中间等待着民兵团回来，在红白相间的围栏四周，阿义的母亲几乎是在一边用膝盖蹭行，一边不停地哭喊了一整天。可是第二天，宪兵前脚一离开山谷，这女人后脚就又恢复成了一个平凡的村妇，微笑着忙这忙那了。

隐士阿义从青年学校毕业后就做了代用教师，是山谷里所谓“受过教育”的人之一。从军队回来的一帮喝醉了酒的粗人曾埋伏下来，想捉住彷徨在山谷间寻找食物的阿义。几天后的早晨，在广场上村内民主化运动公报栏里发现了隐士阿义写下的诗。S哥说那是宫泽贤治的诗，可我直到现在也没能在宫泽贤治的作品集里发现这首诗：“尔等相聚投石块，称之为游戏。然而于我等于说‘快死去’！闭紧嘴巴，脸色苍白，表情异常，无可奈何兮。”

夹在公报栏前看热闹的人群中读这首诗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阿义说有人对他说“你死去”的话，那么看着他脸色苍白、表情异常的人到底是谁呢？我试探着去问S哥，可S哥不但不回答我，反而闭紧嘴巴，脸色苍白，一副异常的表情，瞪着我，挥舞着拳头，把我撵跑了。

“我问过阿义，最近人类的力量无情地渗透到森林里，这会不会对森林里过隐居生活的人有什么不良影响呢？可是阿义却断然否定了我的说法，他说，不，森林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壮大，山谷村庄不久就会被森林的力量吸收掉。他坚持主张说：

眼下这几年，森林的力量不断壮大，压迫着山谷，森林里一条有水源的河流已冲垮了有五十年的历史的桥，就是一个证据。如果认为隐士阿义是在发疯的话，就应该从他的那种观点里发现异常之处。”

“我可不认为那是异常，阿鹰。”一直保持沉默的妻子首次介入进来，说道。“自从上了公共汽车，我也不断地感到这个森林的力量在增大呢。我被这森林的力量压迫得好像要失去知觉了似的。如果我是隐士阿义，我就逃离这个可怕的森林，主动参军去！”

“也许是菜采嫂和隐士阿义有同感吧。”鹰四说道，“要说对森林的恐怖很敏感的人和发疯逃进森林的人会不会构成对极，我觉得并不尽然，倒不如说这两种人在心理上属于同一种类型！”

于是，在这些话的暗示下，我开始想象：在鹰四的吉普车出现之前，如果我被妻子那粗糙的皮肤所触发出的恐怖感之萌芽一直发育下去的话，会开出什么花呢？我想在头脑中描绘发疯的妻子跑进森林深处的情景，却又切断了联想的锁链。因为我想起了柳田国男描写赤裸着身体、只在腰上围着破衣服、红头发、眼睛闪着蓝光的女人的文章——跑进山里的农村妇女多数是因为产后发疯，这也许是非常重要的线索。

“山脚的酒馆卖威士忌么，阿鹰？”我受自我防御本能的支配，问道。

“阿蜜动摇过我无酒精生活的决心，阿鹰。”

“不是，是我自己想喝。你是阿鹰的无酒精近卫队员嘛。”

“我只是担心没有威士忌我能不能睡着。我已经不是为了要让自己醉才每天晚上都喝威士忌的。阿星戒酒的时候，有没

有得失眠症？"

"星男是不是真是个大酒鬼我不清楚。说不定本来就滴酒不沾，才那么说呢。本想夸耀自己英雄般的过去，可他那点儿年纪，连点儿英雄式的积蓄都没有。谁知道他会撒什么样的谎！"鹰四说道，"我听过星男给桃子讲性的问题，简直是太可笑了！这两个家伙还没有过性体验呢，居然对这种问题摆出一副专家的姿态，他还认定只有这样才是英雄，哈哈！"

"那就是说我得单枪匹马地进行没有酒精的训练喽！"妻子显然很泄气地说。不过那明显可怜的回音并没有引起别人的反驳。

灌木丛迫于风的压力向同一个方向倾斜着，树木遮天蔽日，狭小的天空染上了越发浓重的黑红色，最后成了晒黑的皮肤的颜色。林阴道上，薄雾低低地移动着，像是路旁森林下的杂草里冒出来的瘴气，在吉普车的车轮底下，慢慢地扩散着。在雾气升到我们眼睛的高度之前，必须离开森林。鹰四小心地加速了。不一会儿，吉普车出了森林，来到了视野豁然开阔起来的高台上。我们停下车，眺望着纺缍形的洼地。在红黑色的天空下面，一望无际的暗褐色阴影正浓密地笼罩着它，森林也环绕着它。我们驱车驶过的林阴道在高台处拐了个直角，沿着森林的斜坡，一直伸到洼地谷间的颈部，最后与从那里过桥、通向山谷的石板路和反过来从洼地流出、绕着高台的边缘伸向海边的河岸人行道的交汇点重合。从高台放眼俯视，山谷的道路刚一从洼地里伸出来就在对面森林的始发处像沙地中的河流一样忽然消失了。同样，从高台下望，村落及其周遭的水田旱田也都让人觉得只有一个巴掌大小。那是环绕洼地的茂密深广的森林搅乱了人们对于宽度的感觉所致。正如疯子隐士观察到

的那样，我确实感到我们的洼地只是一个脆弱的存在，面对森林的侵蚀，它只能做微弱的抵抗。比起洼地的“存在”，倒是纺锤形中树丛的“不存在”的印象更加自然地浮现出来，只有四周的森林才是确切的实体。习惯了这种感觉之后，便会发现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在笼罩着洼地。从穿过洼地中央的谷底河流上涌出了雾来，现在村落正位于雾底。我们的家建在高处，四周还很朦胧，只有长长的石墙非常显眼。我本想向妻子介绍一下我家的位置，可是眼睛沉重疼痛，无法持续盯视。

“我要先弄一瓶威士忌，阿蜜。”妻子像是要寻求和解，可声音却毫无自信。

鹰四饶有兴致地回头看了一下我和妻子。

“那就不喝水了？这可是有泉水呀，山脚人都说那水是整个森林中最甜的，要是没有干涸的话。”我劝妻子。

泉水没有枯竭。从路旁森林那一侧斜坡底部的一角突然冒出水来，形成了周长大概有两臂环抱那么大的水洼，不禁使人想到从那么小的地方怎么会流出水来呢。十分充沛的水流成了河沟，流到山谷间。在冒水的水洼旁边，有新的和旧的锅灶，内侧的土和石头都被烧焦了，黑乎乎的。孩提时我也曾和小伙伴们在泉水旁边砌过一个那样的炉灶做饭做汤。加入哪个集团去野营由孩子们自己选择，山谷里孩子们的势力分布也便由此而定。这种活动每年都有，虽说只是春季和秋季的两天野游，但一旦结成团伙，它的力量却将全年有效。对孩子来说，没有比被驱出自己参加的团体更可怕更耻辱的事情了。当我朝水洼弯下腰去，想吮一口泉水时，我的大脑被一种感觉缠住了，这是我切实的感觉——这个小水洼，只有这里才保存着白天的光线一般明亮的水底，一个个青灰色、朱色、白色的圆圆的小石

头，搅混了水洼的细沙粒，水面轻微的抖动，这一切就是二十年前我在这里看到的东西！不断喷涌流淌的水流也和那时的完全相同，那时它也是这样喷涌着流淌着的！——这是一种充满着矛盾但对于我自身来说有绝对说服力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又直接发展成了另一种感觉：现在眼前这个弓背弯腰的我和曾经裸露着膝盖蹲下去的孩提时的我并不是同一个人，这两个我的中间没有持续的连贯性，眼前这个弯下腰来的我对于以前那个真正的我来说是全然不同的陌生人。现在的我正在丧失回归真我的本性[1]。无论我的内心还是外表都没有恢复的迹象。水洼里透明微小的涟漪发出轻轻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说："你真跟只老鼠一模一样。"我闭上眼睛，吮吸着冰冷的洼水。齿龈受到凉水刺激，舌头上留下了血味。我刚站起身，妻子就模仿着我顺从地弯下腰去，仿佛我是泉水喝法的权威。可是，现在，对于这个水洼，我也和第一次穿越森林的妻子一样，是一个陌生人。我全身颤抖，过于强烈的寒气重又进入了我的意识。妻子也哆哆嗦嗦地站起来，为了表示水很甜，她想微笑一下，可是紫色的嘴唇一缩，看起来倒像是生气一样露出了牙齿来。我和妻子肩挨着肩，沉默着，颤抖着，回到吉普车上。鹰四移开了视线，仿佛看见了什么很可怜的东西。

而后我们在越来越浓厚的雾中向山谷下面走去。吉普车关了发动机，在静谧的氛围中小心翼翼地往前滑行，车轮轧飞小石子的声音和风吹过挡风篷的声音在我们周围响起；从林阴道到山谷柏油路之间的陡坡上，除了夹杂着的少许红松外，还长着高高的栎树和山毛榉，从稀疏的树林中还传来树叶零散掉落

---

[1] 原文为英文。

的细微声音。从高处的树梢上零落的树叶让横刮过来的风一吹，与其说是垂直下落，倒不如说看起来更像在缓慢地横向流动着，并不停地发出一种漫无边际的嚓嚓声。

“菜采嫂，你会吹口哨么?”鹰四问得一本正经。

“会呀。”妻子答得警惕。

“到了晚上，一吹口哨，山脚的人们就会生气。阿蜜，你还记得山脚的这种忌讳么?”鹰四带着一种自然的忧郁感说道。这和我现在的心境正好吻合。

“当然记得。传说晚上一吹口哨，魔鬼就会从林子里跑出来，祖母说那是长曾我部来了。”

“是么。这次回山脚我才发现，许多东西我都没有记住。即便是好像记住了什么，也对它的准确度没有信心。在美国经常听到根除[1]这个词，我是想确认一下自己的根，可回到山脚来一看，我的根已经完全被拔掉了，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棵无根草，这才是真正的根除[2]。我现在必须在这里扎下新根，为此就要采取适当的行动。到底该怎样行动，自己也不太清楚，只是越来越强烈地预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总之，即使是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也并不一定说明自己的根还埋在那里。也许你会认为这是多愁善感，可是草屋的确没有留下呀，阿蜜。”鹰四语气中流露出的无法恢复的疲惫感与他的年龄有些不相符。“我甚至连阿仁都没记清楚，就算阿仁还没那么胖，我也肯定想不出来她以前的样子。当阿仁认出来这就是自己曾经照料过的小孩、开始哭起来的时候，我害怕地想，如果这个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原文为英文。

陌生的胖女人伸出长满脂肪的胳膊摸我的话，我该怎么办。我真希望那种令人讨厌的畏惧没有让阿仁感觉到。”

到达山脚时夜已经很深了。每个混凝土桥墩，都以不同的角度走了形，扭曲的桥上架起了临时保护器材，桥的对面传来明快的警笛声。青年们发出了暗号，可在黑暗中很难分辨出他们的雪铁龙。去森林监督员那里还吉普车和斗篷回来的鹰四，虽然穿着从美国带回来的猎装模样的衣服，可是看上去还是显得很寒酸、矮小。我在脑子里描绘着这个弟弟在美国民众面前扮演一个忏悔的学运领袖的情景。然而，只要从山谷里抬头一望，那居高逼人的黑色森林就好像在说：“你真跟只老鼠一模一样。”不得不听这种骂声的正是我，而不是弟弟。我搀着妻子去过那座危险的临时便桥，在我紧张的心里，回到山脚的喜悦萌芽正在萎缩。从下方水面吹来的风中夹杂着密实的水珠冻成的冰刺儿，它刺激着我的眼睛，仿佛要把我那只能看见东西的眼睛弄碎。从我们身后的下方，突然传来一群不知是什么鸟的咕咕喔喔的叫声。

“是鸡！村里的小青年们在原来的朝鲜人部落那儿养鸡呢！”

通向海边的道路上，在离桥一百米的下方有几座房屋，与谷间的村落分开坐落在那里。那里曾住过朝鲜人，被迫从事过采伐森林的工作。我们现在正经过桥的中央，所以百米下面的鸡鸣声能直接传到我们耳边。

“鸡怎么这时候还叫呢?”

“听说明儿这儿千只鸡就要饿死了。这大概是饿得直叫吧。”

我臂上的妻子在不停地抖。

“要是没个领头的，山脚的青年们干不成一件像样儿的事儿。曾祖父的弟弟那样的人要是不出头，他们就麻木了，在困境中找不到自我解放的方向。”鹰四带着一股嫌恶，说，“我回到山脚，这帮长年住这儿的家伙让我最先明白的就是这个，阿蜜！”

四、看到的和可以看到的一切的“有”，无一不过是梦幻罢了

（美国诗人爱伦·坡/日夏耿之介译）

我们迎来了在山谷的第一个早晨。正房宽敞的土间里有炉灶，还有一口用厚板子盖了盖儿的井，隔壁是一个铺地板的房间，我们正在这个房间里围着地炉吃饭，瘦成了倒三角、只有眼睛很大的四个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起，在微暗的土间里并排望着我们了。妻子叫他们几个一起过来吃，他们却一齐发出了叹息声，这是他们表示拒绝的声音，意思是说：“不，我们不吃！”然后，最年长的孩子告诉我说，阿仁想和我谈谈。昨天夜里，我已经与阿仁见过面了。正如鹰四所描述的那样，她虽然身躯肥硕，但除了某一特别的瞬间外，看上去并不算丑。她那月光一样青白的大胖脸上，一双轮廓不甚分明的忧伤的眼睛被发白的眼泪弄得有些浮肿，有如鱼眼一般。单是在这种目光里，我就找到了我所认识的阿仁的痕迹。阿仁散发着一股野兽的气味，妻子终因贫血瘫软下去，我们便返回了正房。只有星男和桃子不住地抱怨，说想再多看一会儿阿仁。当时他们红着脸，捏着鼻子，相互掐着对方的侧腹，忍着就要爆发出来的

笑，目不转睛地打量着阿仁的全身上下，弄得阿仁的孩子们对他们顿生敌意。今天早晨，这四个细瘦的孩子之所以拒绝了妻子的邀请，恐怕也是因为这些无礼的年轻人仍坐在这里冷笑的缘故。吃完饭后，妻子由年轻人和鹰四带路去看仓房，我则由四个孩子领着，到住在独间儿的阿仁和她家人的住所去。

“嗨！阿仁，睡得好么?”我站在土间门口，跟阿仁寒暄。昏暗中，她那张又大又圆的脸上，和昨晚一样显露出悲苦的表情。

阿仁的身旁摆满了脏锅脏碗，活像制陶匠陈列作品一样。她把下巴搭在颈部的脂肪袋上，痛苦地仰起头，若有所思地沉默不语。早晨的阳光越过我的肩头，一直射到阿仁那体积硕大的膝盖周围，我这才看清阿仁歪坐在像是把马鞍倒置过来的自制座椅上。昨天晚上我曾误以为它是阿仁那身肥肉的一部分，觉得她活脱是个圆锥形的臼。在阿仁的座椅旁边，她的丈夫跪着两膝刚要起来，却又静止在半途，默不作声了。阿仁的丈夫昨晚也是面容憔悴、一副苦思冥想模样、一言不发地待命的，只要阿仁一用缓慢的动作示意，他就极为敏捷地跳将起来，把荞麦面做成的灰色炮弹给阿仁吃，让人觉得这与其说阿仁在与我和妻子会面的仅仅五分钟的时间内都难以克制食欲，莫如说这是为了具体说明阿仁所陷困境的一种表演。

终于，阿仁痛苦地吐出大量的空气之后，带着怨恨紧盯着我说：“没睡好！尽做噩梦，没有家的梦！”我立刻明白了阿仁为什么想和我见面，以及阿仁的丈夫为什么跪着两膝紧靠着阿仁优愁地注视我了。

“拆掉了往东京运的只是仓房，正房和独间儿不用拆吧。”

“不是要卖地皮么?”阿仁也刨根问底。

“你的住房问题不解决，土地和正房、独间儿就都原样不动，阿仁！”

虽然阿仁和她丈夫并没有特别表现出放心的样子，但绕到父母身后注意着我的四个孩子都一齐微微笑了。知道阿仁全家人的不安已暂时解除，我感到很愉快。

“墓怎么办呢，蜜三郎先生?”

“墓只能原样不动了吧。”

“老二S的骨灰还在寺院里……”阿仁说。不过是这么几句对话，就已经把阿仁累得疲惫不堪了，她眼睛周围现出令人讨厌的黑眼圈，嗓子眼儿里像打开了无数通风孔，声音嘶哑。这时的阿仁确实显得比一般的丑人还要丑上千百倍，而且还怪怪的。我挪开视线，做了个近乎残酷的想象：阿仁大概终究会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吧。其实阿仁对鹰四说过，她预感到死亡在向自己逼近，并且担心火葬场的焚化炉能否顺利地容纳她肥胖的身体。

“阿仁觉得胖得几乎什么都干不了，而且每天得大量进食，还会继续胖下去，这种日子完全就是白过。听到一个胖得出奇的四十五岁女人郑重其事地说自己食量超常的每一天是白活，真发人深省。阿仁不是单凭一时的想法，而是从一切观点出发，切实感到自己活着是白活的，可尽管如此，她却还是从早到晚，毫无意义地大量进食。阿仁之所以厌世，是有充足理由的。”鹰四非常同情地说。

“先把S哥的骨灰从寺里取出来吧。我还想看看寺里的地狱图，今天就过去看看。”我这样和他们讲好，便走出土间。这时从背后传来阿仁嘶哑的声音。只听她连讽带刺地低声嘟囔道：“老二S要是还活着，就绝不会卖仓房。蜜三郎当户主就

不成了，不成了！”我没有理会她。

仓房坐落在正房和独间儿之间的院子深处，我去那儿找弟弟他们。严严实实地涂了防火用沙浆的厚门自不待言，就连由铁丝网和木板做成的双层内门也大敞四开。上午的阳光洒满了整个房间，使围着楼下两个房间的榉木结构材料的黑色和墙壁的白色十分鲜明，但是室内却空无一人。我走进房间，查找刻在横梁和门楣表面木构件上面的许多刀伤。它们仍然保留着粗暴的表情，和在我孩提时代对我威吓时毫无二致。里屋壁龛上悬挂着一幅扇面，扇底已被晒成茶褐色，但还勉强可以辨认出上面的墨迹。那是一串笔迹稚拙的洋字母。右下角的署名“John. Mang”在二十年前S哥教我读法的时候就已经不很清晰了。曾祖父曾偷偷穿过森林，到高知的中之浜去见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流浪汉。S哥说当时曾祖父让流浪汉写的字母扇面就是这个。

二楼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我刚要爬上狭窄的楼梯，却被露出头来的硬木板材撞到了太阳穴，疼得我叫出了声。在丧失了视力的那只眼睛的黑暗球体内部，炽热的微粒子交错乱飞，使人联想起威尔逊在室中描绘荷电粒子扩散的状态，同时也叫我想起以前严禁进入古宅邸的禁忌。我就这样茫然愣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掌拭了一下面颊，发现手掌上带着眼泪和血迹。鹰四从楼上探出头，见我正用手绢按着太阳穴，便嘲笑道：“阿蜜，你赶到菜采嫂和别的男人幽会地点的时候，都是这样先敲敲墙警告，再在这儿死等着么？真是通奸者难得的好丈夫啊！”

“你的‘亲兵们’没在么？”

“他们正修理雪铁龙呢。对于六十年代的小青年儿来说，这种垂木结构毫无魅力。即使告诉他们这种老宅子在四面环林

的区域内独此一处，他们也无动于衷。”鹰四孩子气地向他背后的嫂子表示他对这种建筑样式所感到的自豪。

上了二楼，我看见妻子正抬头望着支撑圆木屋顶的榉木大梁，没有注意到我的太阳穴受了伤并正在流血。这样更好。我每次撞了头，都会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羞耻心所困扰。

终于，妻子出神地叹息了一声，回过身来说：“好大的榉木啊，看样子还能挺一百年呢。”

留意一下，我便发现妻子和鹰四都有一点不好意思，令人感到弟弟说的“通奸者”这个词的微弱回音还徘徊在古宅天花板上面的房顶构架周围。但是这种感觉并没有具体内容。自从婴儿出事以后，妻子就从她的意识中摘掉了所有的性欲萌芽。在接近性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切实有所共感的只是一种必须相互忍耐的嫌恶和痛苦。无论是妻子还是我都不想忍耐，因此我们很快就放弃了性生活。

“这种大榉树在森林里要是要多少有多少的话，仓房很容易就能建起来吧？”

“不见得罢。建这个仓房当时对曾祖父们来说好像是相当大的负担哩。它似乎还有很特别的故事呢。”我努力不让妻子感觉到我正忍着太阳穴伤口的疼痛，慢吞吞地说，“榉树倒是挺多，可不管怎么说，这座仓房也是在村子经济疲软时期建起来的，所以让人感到特别嘛。事实上，就在它建起来的那年冬天发生了农民暴动。”

“真不可思议呀。”

“大概因为事先预感到要发生暴动，曾祖父才觉得有必要建一座防火建筑吧。”

“我讨厌这么深谋远虑的保守派曾祖父，阿蜜。曾祖父的

弟弟一定也讨厌他，所以才反抗兄长，成了农民的领袖。他是反抗派，看到了时代的未来。”

“和他弟弟相比，曾祖父毫不逊色，他不是也看到了时代的未来么，阿鹰？其实，他还到高知去学回了许多新知识呢。”

“去高知的是曾祖父的弟弟。”鹰四反驳道。鹰四希望自己这样去相信，所以他故意选择谬误。

“不对。最先去高知的是曾祖父，不是他弟弟。只是后来有一种说法，说他弟弟在暴动后逃到高知再也没回来。”我用心不纯地故意打碎他错误的记忆。“两兄弟中的一个穿过森林，会见约翰·万次郎并得到新知识，如果确有其事，那么可以证明那个人就是曾祖父。回国后的约翰·万次郎在高知只住了一年，那是嘉永五年到六年的事。万延元年暴动的时候，曾祖父的弟弟应该是十八九岁，如果曾祖父的弟弟在嘉永五年或六年去高知的话，那么他就是在十岁左右穿过森林去高知的。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为了暴动，在森林深处开辟一个练兵场、训练粗鲁的农民子弟的，可是曾祖父的弟弟，而那些训练方法应该是来源于在高知得来的新知识。”鹰四有些动摇地坚持说道，“站在镇压暴动一边的曾祖父不可能把用来训练民兵暴动的方法传授给弟弟的。难道他同敌人合谋，发起了动乱不成？”

“没准儿。”我有意冷静地说，但我听出自己的声音变得很尖。从小时候起，我就一直不得不反攻鹰四，他总想要给曾祖父的弟弟罩上英勇反抗者的光环。

“阿蜜，出血了？准是又撞着头了。”妻子的目光停在我的太阳穴上，“梦幻一样的往事，何必这么热心呢？伤口流着血都不管。”

“梦幻一样的往事里也有重要的内容呢。”鹰四第一次在我妻子面前表现出露骨的不悦。

妻子从我垂着的手中抽出紧握着的手绢，擦了擦我的太阳穴，用手指沾上唾液润湿伤口。弟弟盯着我们，那目光仿佛是看肉体之间隐避的接触。然后，为了避免身体的触碰，我们三个人都相互拉开距离，默默地下了楼。仓房里并不满是灰尘，但是在那里呆上一阵后，鼻孔里就像牢牢地粘了层灰尘膜一样，感到有些呛得慌。

午后稍迟一些的时候，我和妻子、鹰四还有两个年轻人，到寺院去取S哥的骨灰。阿仁的儿子们事先跑去联系过，所以寺院一定会像浴佛节时那样，把曾祖父捐献的地狱图展示在正殿里。我们走向停在村公所前广场上的雪铁龙，村里的孩子们立刻围拢上来，或嘲讽我们这部旧车的老朽，或讥笑紧紧贴在我右耳上方的大块橡皮膏。这些我们都视若无睹，只有妻子，从昨晚没有喝威士忌以来，一直处于一种恢复期的好情绪之中，甚至孩子们对驶出的雪铁龙大喊大叫的骂声，都让她觉得有趣。

我们把车开进寺院时，曾是S哥昔日同窗的住持正和一个年轻男子在院子里站着说话。我认出住持，他的容貌和我记忆中的没有一丝改变。少白头剪得短短的，闪闪发亮的白色脑袋上，总是附带着一个谁看了都舒服的鸡蛋一样的笑脸。他曾和一个小学女教师结过婚。那个女教师和她的一个同事之间传出绯闻，在山脚弄得满城风雨、无人不晓之后，私奔到城里去了。他明明知道在山谷的社会生活中，这种灾难将会给他带来怎样残酷的影响，可他脸上却依然始终浮现着病弱儿一样的微笑。这给了我一种特别的印象。不管怎样，他不失温和恬静的

微笑，度过了危机。和他说话的那个青年却是相貌魁伟，与住持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山脚的人有两种脸形，大部分的脸型都可归入其中某一类型，而警戒地注视着刚下车的我和妻子的这个青年，他的脸形看上去却是格外独特。

“那个人，就是山脚青年养鸡小组的灵魂人物。”鹰四告诉我和妻子。下了雪铁龙，鹰四走近那青年，开始低声交谈起来。青年似乎是为了见鹰四才等在寺院里的。在他们两人排他的单独谈话期间，住持、我和妻子都只好互相交流着暧昧的微笑，在那儿候着。那青年长着又圆又大的脑袋，额头就像头盔一样宽广地伸展着、弯曲着，因此，整个头部看上去就像是脸的延续。向两侧突出的颧骨，宽厚钝圆的下巴，这些简直就是海胆的化身。他的眼睛、嘴唇都很小，又都集中在鼻子周围，所以乍一看他的脸就像被强大的牵引力拉向了两边。我不仅从他的容貌，而且从他和鹰四谈话时表现出来的不必要的傲慢态度中，感到一种东西正被唤起。那不是某种记忆，而是一种散发着灾难气味的预感。只是，自我封闭的感情倾向越发严重的我，一遇到新的、具有特性的东西时，总是产生这种反应。

鹰四仍然低声和青年交谈着，并把他带到雪铁龙旁。那两个大孩子一直留在他们认为最舒适的巢穴里。鹰四让青年坐到后排座位上，然后向司机星男发出了命令，雪铁龙便直冲着山脚的入口开去了。

“运鸡蛋的小卡车坏了，他来求阿星给他修理一下发动机。”鹰四解释道。同时，他又天真地向我炫耀说，只有他才能接近山脚的青年小组。鹰四一定觉得挽回了在围绕曾祖父去高知的争论上所处的劣势，而保持了受伤的孩子气般的竞争心理的平衡。

“不是说鸡快饿死了么?”我问。

“山脚这群年轻人做事不对路。鸡蛋销得不顺利，饲料费也成问题，应该制定根本对策，可这帮家伙却满脑子装的都是鸡蛋运输车的事。当然，连小卡车也坏了的话，那就不可收拾了。”住持好像作为一名山谷人也和青年们一样感到了惭愧似的，脸上露出羞怯的微笑，替鹰四答道。

我们走进正殿，就看见了地狱图。我在体验了黎明时分一百分钟的坑底生活之后，从映着半阴天的阳光的山茱萸树叶背上看到过燃烧般的鲜红。如今，我在地狱图上的火焰河和火焰林中又看到了这种红色。尤其是火焰河，红色的波浪中泛着发黑的斑点，一下就和我记忆中山茱萸那泛着点点斑痕的红透了的叶子联系起来了。我很快进入到地狱图中。火焰河的色彩以及精心勾勒的细致柔软的波浪线使人心情平静。这种平衡的感觉从火焰河大量地注入到我的内心深处。火焰河里有许多死者，他们好像正被狂风吹着，头发竖了起来，举着双臂在喊叫。还有的死者只把窄小的臀部和瘦腿伸向空中。他们苦闷的表情中也有使人心境平和的地方。因为，虽然他们明显陷入了痛苦之中，然而体现他们这种痛苦的肉体本身却给人一种庄重的游戏印象。看上去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痛苦。在岸边裸露着阴茎的死者，头、腹、腰被燃烧着的火焰石击中的死者也给人以相同的印象。一些女死者们正被挥舞着铁棒的鬼怪赶向火焰林，她们甚至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死者们充满亲情，试图与鬼怪们继续保持着折磨与被折磨的相互关系。我对住持坦白了我的感受。

“地狱里的死者们确实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折磨，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于痛苦了。也许，那仅仅是他们为了保持秩序而表现

出来的痛苦姿态。这种关于在地狱里受苦时间长短的定义，是太偏执了。”住持同意了我的观察，“比如说，在这个焦热地狱里，如果以人间一千六百年是一个昼夜为单位来算的话，那一万六千年才是这儿的一昼夜长呢。是很长的！而且这个地狱里的死者都要按照那种长度单位苦苦挣扎一万六千年。下去再晚的死者在这么漫长的折磨中也都习以为常了吧。”

“这个岩石块似的鬼怪面朝对面，系着兜裆布，还在勤快地干活哩。黑洞长了一身，也不知那是肌肉阴影还是伤疤，整个荒废了嘛。倒是被他殴打的女死者看上去还挺健康。的确让人觉得死者和鬼混熟了就一点都不怕了。是吧，阿蜜？”

妻子也附和着我的看法。不过看样子妻子并没领会到我从这张地狱图上所感受到的深深的安宁，倒是早晨以来的好心绪正在逐渐退色，我注意到鹰四也转过脸去，谁也不看，只把身体转向正殿金色的黑暗中，固执地沉默着。

“阿鹰，你怎么了？”我招呼他。鹰四冷淡地转过头，没有理会我的问话，生硬地说：“该去拿S哥的骨灰了吧，这可比画更要紧，阿蜜。”

于是，年轻的住持让正在走廊像看稀罕物一样看着我们的他的弟弟领鹰四去取骨灰罐。

“阿鹰小时候就很怕地狱图。”住持说。然后，他把话题转到来见鹰四的青年们身上，开始评论山谷间眼下的日常生活：“村里的人们无论考虑什么问题，都没有长远的设想。来找阿鹰的朋友去修理小卡车的青年小组，养鸡一失败，立刻就陷入困境，这是极典型的例子。只在眼前的小事上花时间磨磨蹭蹭，最终弄得一切都不可收拾。这时又草率地考虑依靠外部力量改变局面。特别是超级市场的问题更是这样。村里的酒

店，除了仅有的一家酒馆兼杂货店的酒馆部分还没倒闭以外，在打入到山脚来的超级市场的压力下，全部倒闭了。面对这种情况，商店的那帮家伙们不仅不自卫，大部分人反倒以某种形式从超级市场借钱。人们好像都在期待着出现奇迹：超级市场会在无力支付借款、残局不可收拾的最困难时期突然消失，于是便谁也不会再来催借款了。仅仅一家超级市场，就把山脚的人挤兑得到了过去所说的全民逃散的地步。”

正在这时，鹰四抱着白棉布包裹从灵堂返回来，他和先前不高兴时判若两人，甚至表现得有些豁达起来。

“S 哥的铁眼镜框和骨灰一起装在骨灰罐里。所以，我想起了戴着眼镜的 S 哥的模样，清清楚楚的，阿蜜。”

青年小组的一个成员替星男和桃子把车开回了寺院，我正要上车，鹰四却直愣愣地说：“S 哥的骨灰罐让菜采嫂拿着吧。阿蜜连防备自己的脑袋别碰着了都做不到，当运送人不可靠。”

我想鹰四这不单单是出于对 S 兄的尊敬，也是他想尽可能把跟老鼠一样的我和 S 哥隔开。鹰四让抱着骨灰罐的妻子坐在副驾驶席上，自己边开车边说起了对 S 哥的回忆。我弯着膝盖躺在后面座位上，继续回味地狱图中火焰般的红颜色。

“还记得预科练[①] 的冬季制服么，菜采嫂？大夏天的，S 哥穿着藏蓝色的冬装，拿着军刀，穿着半腰皮靴爬上石板路。一遇到山脚的人，就像纳粹军人一样，跺响短皮靴的后跟，再敬个礼。硬皮靴后跟发出的‘咔’的声音和‘根所 S 次，现已复员归来！’的雄壮声音好像现在还回荡在山脚呢。”

虽然鹰四是这样说，但是我记忆中的 S 哥却不是个外向型

① “预备科训练”的简称，相当于预备役。

的活跃分子。而且复员回来时S哥在过桥前确实穿着预科练的冬装制服，可是，上了桥他就扔掉了帽子、半腰长靴和军刀，是脱去上衣夹在腋下、弓着腰身走上石板路的。这就是我所记得的S哥的复员。

“S哥被打死那天的情景，我记得更清楚，就是现在也还反复出现在梦里，当时的情景我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鹰四对妻子说。

S哥脸朝下倒在了干燥的泥地上。踏得粉碎棱角很钝的砂石中还夹杂着白色粉末。在秋天的灿烂阳光沐浴下，柏油路乃至长满野草的山崖、山崖对面芒草丛生的斜坡以及山下远远的河滩都反射着白光。在一片白色之中，小河上燃起了更为炽烈的白光。S哥的脸紧贴着地面，朝向河对面，在离他五十米远的旁侧，蹲着缩成一团的鹰四，狗在他们周围跑来跑去，发出像磨牙一样尖细的呻吟声，他们也更白晃晃的了。被杀的S哥、鹰四和狗都笼罩在闪着白光的云里。一滴眼泪落在鹰四拇指上的小石子上，石子覆盖着一层灰土，眼泪滴下，便出现一个黑色的斑点。但是斑点转眼就干了，小石子上只留下一个像烧伤一样的白色小泡。

S哥的光头被打开了瓢，像一个黑色扁平的口袋。从那里溢出红色的东西。头颅本身和从里面溢出来的东西都干了，好似被曝晒的纤维。除了被太阳灼热的泥土和石头外，其余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气味。就连S哥被打碎的头也像纸扎的工艺品一样，什么味儿都没有。S哥的两只胳膊就像跳舞的人那样随意地、松弛地举在两肩上，两条腿的姿势就像是在边跳边跑。从海军飞行预科练习生体育课时穿的衬衫和裤子中伸出来的脖颈、手腕和脚上的所有皮肤就像鞣皮子一样黑乎乎的，使上面

粘着的泥土显得更白。鹰四很快发现一群蚂蚁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到S哥的鼻孔里，然后又各自叼着红色小颗粒从耳朵眼儿撤退出来。于是鹰四想到，S哥的尸体之所以干燥收缩，毫无气味，这都有赖于蚁群的劳动。这样下去，S哥大概会变得像破成两半的干鱼一样的鱼干标本吧。蚁群把闭着的眼皮里面的眼睛吃光了。眼睑处出现一个核桃大的洞，从这里射进来的微弱的红光照着来往于耳鼻之间三岔小路的蚂蚁们的细腿。透过S哥面部皮肤上黑乎乎玻璃一样半透明的薄膜，可以看见下面有一只蚂蚁淹死在血泊中……

“这些并不都是阿鹰亲眼所见的吧?”

“当然这些是在梦幻中被追加上去的部分。不过现在想起来，S哥被打死那天，我在离桥一百米远的柏油路上看见阿仁了。这一事实和梦幻是在什么地方相接的搞不清楚了。起初的记忆在梦幻的滋养下正在不断地膨大。”

我并没有主动回忆有关S哥之死的内在原因。但是为了鹰四的精神健康，我感到有必要指出，现在他的记忆中，梦幻创作的成分远比他自身清醒意识到的部分还要占据根本的位置。

“阿鹰，这些东西，你相信它是亲眼所见，而且又使记忆不断更新的这些东西，其实一开始就只是作为一个梦出现在你的大脑中的。关于S哥干燥尸体的印象，可能是根据你看到的被轮胎压扁晒干了的蟾蜍形象虚构出来的。你所描写的S哥被打碎的黑色脑袋和从里面溢出东西这一情景，很容易地让人联想到被压扁的蟾蜍，想到内脏溶化并流出来的扁平的东西。”我评论了一番，向鹰四的记忆提出反证：“阿鹰，你绝对不可能看到过死后的S哥。尤其不可能看见过倒在柏油路上的S哥，看到他尸体的只有推着手推车去取S哥尸体的我和帮助我

装尸体的朝鲜人部落的人们。朝鲜人他们打死S哥是事实，但是他们待S哥的尸体倒是很亲切和善，就像对待自己家人的尸体一样充满了爱心。还给了我一块白色的绢布。我用布盖上手推车上的尸体，为了不被风吹翻，我在布上压了许多小石子儿，就推着沉重的手推车回山谷去了。手推车载上重物时，推比拉更易掌握平衡，而且我想，尸体要是掉下去、或者变成鬼站起来抓我，那可不得了，所以我从始至终一直小心看着它。我把S哥运回山谷时，已经是傍晚了。石板路两侧的人家中，没有一家大人出来，小孩儿们也都只是藏起来偷偷地看。他们把死了的S哥看作是灾难的媒体，害怕被连累进去。我把手推车放在广场上回到家，看见你嘴里含着一大块糖，从嘴角流出焦茶色的口水，正站在土间里。那口水就像村里演的剧里服毒的人紧咬牙关时、从牙中间流出来的血一样。当时妈妈有病卧床不起，妹妹在旁边也学着妈妈有病的样儿躺着。总之，家里没有一个人帮得上我。于是，我就到仓房后面的地里去叫正在劈柴的阿仁。她当时还是个健康有力的苗条姑娘。我和她来到广场，发现车上的白绢布已经被人偷走了。S哥的尸体裸露在外面。我记得当时S哥的尸体已完全萎缩，看上去只有躺着的小孩那么大，身上沾满了干泥，散发着腥味儿。阿仁和我试图抬起S哥的肩和脚，但是太重了，没抬动。我和阿仁都被血给弄脏了。于是我按阿仁说的那样，回去取防空演习用的担架。我正费劲儿想要把挂在土间屋檐上的担架拽下来，听见妈妈正在对妹妹讲我和你的容貌。你那个时候还在土间的暗处吃糖，对我连看都没看一眼。S哥的尸体，一直到晚上才从绕着石围墙的道上搬了进来，然后放进了仓房，所以你阿鹰到最后也没看见，不是么。”

鹰四在驾驶雪铁龙，小心翼翼地注视着前方，我瞥见他从脖子红到耳根并且在微微地颤抖着，从他的喉咙下方还不时发出含糊不清的咕噜的声音。很显然，我的回忆对他的记忆世界做了根本的修正，使他受到了打击。我们都默不作声地跑了一段路，过了会儿，妻子安慰鹰四说："不过，说阿鹰一直站在土间里，对用手推车运回来的S哥不感兴趣，不是有些不对劲么。"

"是啊。"我回忆起记忆的另一个深层，说道，"我命令过阿鹰不许从土间出来。为了让他守约，才给了他糖块；我和阿仁故意从绕着石墙下面的弯道把尸体运上来，也是为了让S哥的尸体避开土间里的阿鹰和躺在房间里的妈妈还有妹妹。"

"确实，我记得糖的事。不过，那是S哥把第一次袭击朝鲜人部落时抢来的一大块糖板，用短剑的柄打碎后给我的。我连那把海军短剑的形状和颜色都记着呢。以后，S哥又去第二次袭击才被打死的。总之，S哥把战利品糖给我时情绪很好，兴致勃勃的。我觉得S哥是为了使我这个小弟弟和他本人更加兴奋，才故意使用刀柄的。我现在还能梦见，穿着洁白的衬衣和军裤的海军飞行预备科实习生，倒握着短剑砸板糖的那种令人陶醉的情景。梦中的S哥总是面带快活的微笑，挥舞着闪闪发光的短剑。"鹰四充满热情地说道。他好像觉得被我的修正意见刺伤的心理通过这些补充就能立即治愈一样。

我以自己的修正为诱饵，重新引起鹰四错误的回忆，然后再一次攻击他，这使我从中感觉出一种奇妙的快感。我虽然对自己的这种做法感到厌恶，但还是热衷于从鹰四在妻子的头脑中塑造的S哥的肖像上揭下英雄的光环。

"阿鹰，那又是你梦幻中的记忆。不过是梦幻中的想象，

可在你的记忆中却和实际发生的事以相同的浓度固定下来了。第一次袭击时，S哥和他的同伙从朝鲜人部落那儿抢来私造的酒和糖块是确有其事。可是S哥刚复员不久，就要妈妈去精神病院做检查，从那时起，他和妈妈的关系就恶化了，他羞于让妈妈知道他抢了糖回来，所以就把它们藏在仓库的稻草堆里了。我偷偷地把糖偷出来，自己吃了，也分给了你。更直截了当地说，S哥在第一次袭击后情绪很好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朝鲜人部落已经死了一个人。于是山脚的日本人方面也得有一名牺牲者，这样才好偿命，并且双方才能不向警察告发而私下了结。所以第二次袭击原本就是不带有攻击目的的袭击。在那个偿命的袭击中，谁来承担被杀的使命呢？答案早就有了。也就是说S哥知道那是自己的责任。至于在这两次袭击之间，S哥是个什么样子，我只有一个模糊的照片一样的记忆。不过这可不是我创造出来的照片。在同一时间里，其他那些家伙喝着抢来的私造酒酩酊大醉，而在我的记忆画面中，S哥没有喝酒，他面朝仓房里间的暗处，弓着背伏卧着，一动也不动。他也可能是在看壁龛那儿约翰·万次郎的扇面。就在那前后，我找出了S哥藏的糖块，放进嘴里一片，还被他发现了，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后来，我逐渐理解了S哥觉得抢朝鲜人部落是十分可耻和愚蠢的心理，这个记忆，也许是我后编出来的，是像阿鹰一样的梦幻般的记忆。因为我也经常梦见S哥。在我们成长的每个阶段里，S哥的死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因此我们才一次又一次地梦见了他。可是，和你一谈，便发现我所梦见的和你梦见的气氛似乎完全不同。”我说道。我已经对过于深究鹰四感到后悔，所以想找一个妥善的话题。“大概是S哥的死对你我的影响方式毫无相同之处罢。”

鹰四没有理会我想和解的口气，仍在沉思。他正在捉摸击溃我的记忆所占的霸权，摸索自己记忆的世界和梦幻范围里值得怀疑的每个角落。我和弟弟的争论，引起一直使人感到只是第三者的妻子心中多余的不安。

“为什么S哥知道自己要被杀还参加袭击，而且真的被杀了呢？为什么非得S哥去承担偿命的义务呢？一想起在仓房里面的暗处一动不动卧着的S哥，就让人感到恐怖。再想象一下等待第二次袭击的年轻人，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特别是今天早晨我看了仓房的内部结构以后，不能不去具体地想象，连你们S哥的脊背都清晰地在想象中描绘出来了。”妻子说道。现在，妻子正顺着通往威士忌的心理蚁穴的斜坡猛然下滑。从昨晚到今天早晨刚刚开始的没有酒精的新生活受了一次挫折。“去偿命受死的人为什么必须是S哥呢？是因为他在最初的袭击中杀了朝鲜人么？”

“不是那么回事罢，阿蜜？”鹰四认真地插嘴道。“只因为他是领袖。不用你阿蜜说，我也知道这是梦中的记忆。我感到记忆中有这样的场面：S哥穿着海军飞行预备科见习生的冬装制服，指挥山脚的青年团体，向朝鲜人部落那些身强力壮的精兵挑战，场面壮烈极了。”

“阿鹰，追究你记忆歪曲的原因，就会发现其中融入了你主观的热切愿望。这一点是很明确的。我也并非没有同感。不过，S哥绝对不是山脚青年们的领袖。恰恰相反。这是事实，连我这十岁的小弟弟都看得一清二楚。那时S哥甚至常常被大家当作是供消遣解闷的玩物。能够考虑一下S哥复员回来那天的古怪打扮是基于怎样一种动机而对他表示同情的人，在战后不久的山脚恐怕是不可能有的。说老实话，S哥当时已经是大

家的一个笑料了。恐怕你们两个人都不清楚，在山脚的村子里，那种不怀好意的笑将会发挥多么可怕的破坏力，在复员回来的年轻人中，S哥大概是唯一一个没有女朋友的废物。即便如此，作为一个男人，他还是加入了村里的社会团体。在被迫承担袭击朝鲜部落这项工作的复员军人莽撞大队中，他年纪最小，又没有力气，胆子也小。说到为什么要袭击朝鲜人部落，其实，是以村长为首的农业大户唆使青年们袭击，并把他们逼到不得不干的境地的。朝鲜人黑市集团揭发了村里农民藏匿大米然后到城里去卖的事，这是最初的起端。对打假报告、藏匿大米的农家来说，依靠警察的力量反倒不利。所以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山脚那帮刁徒身上了，他们才具有与朝鲜人对抗的实力嘛。那帮刁徒大部分都是农家子弟，因此从阶级来分析，他们参加袭击有其必然性。可是，在耕地解放以前，咱们家的农田经营就已失败了，没有一粒可藏的大米，还是靠阿仁和朝鲜人搭上关系，偷偷地买黑市米。在这种情况下，S哥还是参加了袭击，他粗暴的同伙杀了朝鲜人后，他却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这对于当时还是孩子的我来说是无法理解的。生病的妈妈甚至说，要带她去精神病院的S哥才是疯子。阿仁把S哥的尸体清理干净后，妈妈也没到仓房来看看他。她对S哥愚蠢绝望的冒险感到气愤，结果真的开始憎恨S哥了。所以，也就没有为他举行葬礼。是战时组织起来的居民组里的大人在阿仁的请求下替我们把他火葬了。所以，他的骨灰一直都放置在寺院里。如果正式举行了葬礼的话，把骨灰罐放进根所家的墓里不是很简单的事么？妹妹的骨灰不就完好地放在墓地里面么。”

“是被强制的？”妻子特意向鹰四问道，但是鹰四没有回

答。他紧闭着双唇。我触及到了妹妹的死。

“我不认为是强制的。他是主动向同伴提出承担那个任务的。可是他被打死后，他的同伴不管他的尸体，所以我才不得不用手推车去拉S哥尸体的。”

“那是为什么、为什么呢?”妻子十分害怕地继续问。

“事后我也没调查清楚。那些参加了袭击、眼看着他被打死以后逃回来的家伙们，当然不愿与S哥的遗属有什么关系，所以从他们那儿什么也没打听出来。那些家伙们现在几乎都不在山脚了。还有个人去了城里，做了职业罪犯。那是我高中时，看到地方报纸上大篇幅的报道才知道的。当时我怀疑袭击时会不会是他杀了朝鲜人，看了报纸上的照片马上就明白了。杀人真是很容易成癖的。”

我想换个话题，使问题一般化，可是陷于恐慌中的妻子却不配合我，她执拗地追问想保持沉默的鹰四。

“阿鹰，在你梦幻的记忆里面，那是为什么?为什么呢?”妻子反复提问，强迫他回答。

“梦幻的记忆?”鹰四发挥出从幼时起并不属于他本性的坚韧的忍耐力，开始说话了，但是他并没有充分地回答妻子的提问。“在我的梦幻中，从未怀疑过S哥为什么非要承担那个任务不可。因为他完全是作为一个天生具有牺牲精神的英雄存在于我的梦幻中的。无论是在梦幻里还是在现实中，我从未像阿蜜那样用批判的目光看待他。现在甚至听到菜采嫂问为什么，我都感到受了打击。为什么?这个问题在梦幻中没有必要问S哥。而且在二十年前的现实世界中，据阿蜜说，我嘴里塞满了糖，所以不可能问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呢?”遭到鹰四的拒绝后，妻子现在既

不是问鹰四也不是问我，而是在自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三个字又在她内心的空间里荡起一连串的回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呢？真可怕。一想到一动不动地卧在仓房的黑暗处的年轻人圆圆的脊背，就让人害怕。我今天晚上肯定也会梦见这个场面，并且和阿鹰一样，使它也扎根在我的记忆中……”

我让弟弟把雪铁龙倒到住持所说的那家酒馆兼杂货店的前面。我们先回到村公所广场，把车停在那儿说了一会儿话，又买了一瓶廉价威士忌，走上了石板路。

一到家，妻子就喝起威士忌来。她对我和鹰四不理不睬，面朝地炉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她慢慢地、却又是确确实实地在醉意中消沉下去，使我想起第一次见到她喝醉时的情景。那天坐在书房里的她和现在——山脚那不很节约但照明效果却又不好的灯光和地炉的火光从两侧夹击下——的她何其相似。这一点，通过观察鹰四的眼睛也能一目了然。第一次看见妻子醉成这般模样的鹰四，虽然假装漠不关心，但从他那受了刺激的眼睛里，我可以找出那天我的一切感情体验。鹰四回国以来，妻子经常在他面前喝醉，但那只不过是家人团聚时的内心的醉，而不是从妻子的眼睛、皮肤的表层就能看得见的那种她滑向心中令人不快的阴暗抑郁的螺旋式阶梯的醉。她出了许多汗，细细密密地像虱子一样附在窄窄的额头、黑眼圈周围和翘着的上唇以及脖颈上。妻子眼睛红红的，已经不在我和鹰四所存在的吸引力范围中。妻子慢慢地但又的的确确地沿着散发着劣质威士忌味道的螺旋式阶梯，向那令人担心的深处滑下去。

妻子对外边的事情不闻不问，所以和星男一起回来的桃子做了晚饭。星男把发动机拆开运了回来，在瘦骨嶙峋的四个孩

子的注视下，继续修理发动机，弄得土间里满屋子是轻烟一样透明的淡淡的汽油味儿。至少星男成功地使四个孩子对他由反感变成了充满敬意。我也觉得以前从没有过像他这样勤快的年轻人，于是放弃了对他的成见。自来到山谷后，星男就充满了自信，甚至让人感觉他滑稽可笑的脸上表现出一种美丽的谐调。鹰四和我喝着威士忌，横卧在一言不发的妻子正对面，听死去妹妹收集的唱片，它们在旧式手提留声机正放着声响，利帕蒂正在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音乐会的录音里弹奏着肖邦的圆舞曲。

“妹妹听音乐的方法真是特别。她绝不放过一个音符，要把所有的音符都听个真切。不管利帕蒂弹得多快，妹妹都能听出钢琴发出来的每个音符，和弦也能分解出来。妹妹告诉过我这张唱片的降 E 大调圆舞曲里有多少个音。我笨啊，就把数字记在本子上，却给弄丢了。可妹妹的耳朵真叫绝了！”鹰四说。他的声音低沉嘶哑。我想，这大概是妹妹死后，弟弟头一次主动提起妹妹。

“妹妹能算出那么多数？”

“那哪能呢。所以她才用铅笔往一大块纸上扎满了小黑点儿嘛。那画面就像是临摹银河天体照片上的点点。那可是作品 18 号圆舞曲全部音符的量啊！我费了好长时间统计出了图上的数字，可我却把那个计算结果给弄丢了，真是的。我觉得妹妹铅笔点儿的数量一定是对的。”说完，鹰四却安慰起我来，令我感到十分意外。“这么看来，你夫人也挺特别呢！”

我想起在跟鹰四讲起染红了头缢死的友人时，我说过，他真是个特别的人，如今这句话和鹰四用的这句话两相重叠，令我觉出了深深的不安。如果鹰四说，S 哥也是个特别的人，我

便绝无心情去试图修正他那梦幻记忆了。这句话使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这些死去的人们、这些被难与他人语的不安所困扰的人们心中某种东西的存在。

五、超级市场的天皇

一个晴朗奇冷的早晨，土间里的手压井冻住了，我们只好去后院的那个水井，放下重重的吊桶打水上来。它隔一条窄窄的桑田就毗连到灌木茂密的山腰，我们曾唤它做世田和。弟弟先占了第一桶水，没完没了地洗脸洗脖子，连耳朵后面也洗到了，还脱光上身，执拗地搓着前胸和肩膀。我站在他旁边，无所事事地等着他腾出桶来。这时我意识到，小时候很怕冷的弟弟已改变了他的秉性。弟弟也许是有意识地露出他的背给我看，那上面有一块遭钝器重击后皮肤和肌肉组织溃烂而留下的黑紫色疤痕。第一次看到这块疤，我的胃就感到了一种可恶的压迫感，仿佛肉体所蒙受的痛苦记忆重又复苏。

吊桶还没轮到我用的时候，桃子带着海胆怪物穿过土间来到世田和。这个容貌魁伟的山里青年在这寒气袭人的早晨，居然只穿了条深绿色的工作裤和一件袖子长得都盖住了半截手指头的衬衫，他不住地抖着，低垂着又圆又大的头，仿佛只要我在那儿，他就不会与鹰四说一句话。他脸色苍白，这似乎不光是寒冷所致，大概还有一种发自体内的极度疲乏在作祟。最后我放弃了洗脸的念头，回到炉边以给他们一个密谈的机会。我现在觉得不洗脸也无所谓，至于说牙，由于数月不刷，它已黄

得像兽牙一般，然而这种性格改造并不是我有意而为之的。是死去的友人、进保育院的婴儿在分别之时留给我的。

“那个年轻人就不觉得冷么，阿蜜？他住在寺院里的时候穿的也是初秋的衣服。”妻子顾及到鹰四他们，悄声问道。

“冷是能感觉到的吧，他正抖得厉害呢！他是希望作为一个具有禁欲主义者忍耐力的怪人受到同伙们的瞩目，才这样大冬天里也不穿外套上衣的。也许在山谷里仅靠这些很难赢得尊敬，但他的容貌和无视他人的表演倒还显得很独特。”

“如果单凭这些就能产生出青年小组的灵魂人物，那也太简单了。”

“但是，这种能把自己装扮得天真无邪的怪人却未必就是心理单纯。村里年轻人的政治复杂性就潜伏在这儿。”我说。

不多久，鹰四与那青年十二分亲密地并肩回到土间，用一种旁观者看了都能受到鼓舞的气势握了握手。送走了那个一直默不作声的青年，就在那青年跨过门槛的那一刹那，我看见在户外阳光照射下，青年那宽宽的脸庞上镌刻着粗犷的忧郁，就在这忧郁之中，有一种抗拒力，使正在窥视着他的我不由得后退。

“怎么了，阿鹰？”和我一样后退的妻子怯怯地问道。

鹰四并不直接回答，像个正在苦练的拳击手一样，把毛巾绕在脖子上回到炉边。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像是正在忍耐着异常滑稽的事，又像是刚刚碰到了回天无力的大惨事，他正在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激烈感情之间被撕来扯去。他一边用凶猛热烈的目光试探性地盯着我和妻子，一边大声笑道：“谁知道是饿的还是冻的，说是几千只鸡都死掉了，哈，哈！”

我对那几千只不幸横死的鸡动了恻隐之心，同自己刚才从

鹰四的表情中看到的一样，在又感滑稽又感悲惨的不安中沉默了。我展开想象，仿佛看得见装出不怕冷的样子却又抖个不停的海胆怪物和他的伙伴们呆立在几千只骨瘦如柴的死鸡前的情景，于是，就连我也不能不被他们的困顿勾起一股厌恶和羞愧。

“所以，他来求我去和超级市场的天皇商量商量，看看那几千只死鸡怎么处理，我不能不管，我上城里去一趟。”

“超级市场的天皇？就算是跟超级市场连锁店的老板商量，死了的鸡也成不了商品啊！能做那么多固体汤料么！”

“养鸡费用的一多半都是超级市场的天皇负担的。青年小组虽然想从超级市场的势力下独立出来，但考虑到饲料购入和鸡蛋售出的过程，就很难违抗天皇的势力了。现在鸡都死了，青年小组蒙受的损失也就是出资人天皇的损失。所以，大家都希望我和天皇谈判，能多少挫一挫他向青年小组追究责任的锋芒。不过，青年小组中大概还有一些幻想家认为超级市场的天皇也许能给他们想出个办法，有利地处理死鸡，真是一群愚蠢的家伙！”

“要是山脚的人吃了死掉的几千只鸡中了毒什么的，可就难救了。”我很是担心起来，叹息道。

“把内脏掏空了冷冻的鸡，没准儿和冷冻加工的洁净蔬菜一样卫生呢！就算是跑一趟城里的报酬吧，我要两三只不太瘦的鸡，让阿仁摄取点儿蛋白质也好嘛，怎么样？”鹰四这么一说，妻子便回答：“虽然阿仁有过食病，但是动物蛋白对肝脏不好，所以听说她几乎是不吃的。”

匆匆忙忙吃早饭的时候，鹰四就和星男做了一番详细的交谈，涉及坐青年们的卡车去城里往返途中所需的时间和燃料补

给地点间的距离等等。星男的汽车知识真是既实用又全面，只要鹰四提出问题，他就回答得上来，又简短又正确，所以谈话进行得很干脆利落。星男就卡车引擎的缺陷进行说明的时候就很有把握地预测到，在穿越森林行驶的几个小时中会发生机械故障，于是最后大家决定星男也一起去城里。

“阿星修理破烂儿汽车很专业，只要带这孩子一起去，不管什么车，跑多远都绝对没问题！阿星是越差的汽车越熟悉它的构造，带阿星去的话，一定能帮上忙的！”桃子努力表示出公正的态度，然后又充满羡慕地叹了口气，“哎！——文明社会现在放映什么电影呢？碧姬·巴铎[①]还活着么？”

“把桃子也带去吧！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举止太张狂了可不好！”鹰四说。桃子全身上下都透出喜悦，单纯的微笑也同步浮现在脸上。

“阿鹰，开车小心哪！林子里的路都冰冻了吧！”

“OK，特别是回来的路上，更得加倍小心，我得给菜采嫂买半打威士忌回来呀，比在村里弄到的多少好一点。阿蜜，有什么事要我办么？”

“没有！”

“阿蜜现在是于人于己都无所期待无所求！”鹰四嘲弄着颇显冷淡的我。

我觉得鹰四的确已窥探到我内心深处“期待”感的缺乏了。也许，只要是看到我这肉体的人，就谁都能把我业已失去期待感的迹象看得清清楚楚。

“帮我买些咖啡，阿鹰！”

---

① 法国著名女影星。

“我们会满载而归的，我从超级市场天皇那儿把仓房的定钱先要来了。阿蜜夫妇俩也有权用这笔钱高兴一下。”

“要是行的话，我想要滴落式咖啡过滤器和碾碎的咖啡豆，阿鹰。”妻子继而表现出她也对去城里做一次小旅行抱有憧憬之情。

鹰四和他的亲兵们吃过早饭就立刻成群结队地跑向了村公所前广场上的雪铁龙，我和妻子早饭才吃了一半，便提心吊胆地站在挂满冰柱的前院地面上目送他们上路了。

“阿鹰渐渐就和山里的年轻人打成一片了。可是阿蜜，你虽然来到了山里，却还是和躲在东京自己的房间里没什么两样。”

“阿鹰是想重新把根扎在这儿嘛！但是我好像都没有根。”我回答，悲惨得对自己的声音都感到厌恶了。

“阿星似乎很不赞成阿鹰和山里年轻人的关系发展得太深！”

“他不是在帮阿鹰一起为青年小组做事么?”

“只要是阿鹰做的事，不管什么，阿星都会热心帮忙的。可这次的事情他像是心里不满啊！莫不是在嫉妒阿鹰的新伙伴?”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许是因为阿星一直生活在农村，对山脚的青年们有种近亲相憎的心情吧？阿星对农民很了解，而阿鹰几乎不记得在山里的生活了，所以他大概不像阿鹰那样信赖山脚的年轻人。”

“阿蜜，你也有同感?”妻子追问道。我却没有回答。

鹰四他们的雪铁龙的排气声肆无忌惮地涌向我脚下的石墙，在山谷中留下错综的回音，消失在被高大林木遮掩的长方

形天空中。当雪铁龙自己也和回声一样迅速地消逝之后，在一切都已归于平静的清晨的山谷里奇怪地升起了一面明黄色的三角旗。那是和我们家一样古老的旗。万延元年农民暴动时，山谷里只有两家遭到了袭击，和根所家一同遭到袭击的酿造坊酒库前面的旗杆上挂着的，就是这种鲜艳的旗子。现在，酿造坊全家都离开了村子，被收购了的酒库的土墙给打穿了，建成了超级市场。

“旗上绣着 3S2D……”我感兴趣地问，“到底是什么的省略语？”

“是 SELF SERVICE DISCOUNT DYNAMIC-STORE①，昨天看的地方报纸里夹带的广告里登的。大概是超级市场连锁店的老板去美国旅游学到的形式吧！即使那句英语是日本人发明的，也还是一句又有力又漂亮的话。”妻子充满疑惑地说。

“你真的很佩服么？”我一边问，一边搜索着每天与山间风景有关却已不太清晰的记忆，想确认一下这面旗是否每天早晨都挂在那儿。“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旗呀！”

“大概因为今天是特价日所以才挂出来的吧！听阿仁说，特价日的时候，林边的部落就不用说了，就是邻村也有顾客坐公共汽车沿河边的路到这里来的。”

“不管怎么说超级市场的天皇倒像是个挺能干的人呢！”我让这偶尔随微风飘扬着的三角旗弄得有些束手无策地说道。

“就是啊！”妻子说。但那时她正在考虑另一个问题，“如果这片森林里所有的树都受寒腐烂了的话，这块洼地里的人们

① 意为“超级市场跳楼大甩卖！”

对那臭气能忍多久?”

我为妻子的话所吸引，想眺望着四周的森林，但一种勾起具体的反拨的预感袭上心头，便只好呆呆地俯身看冰柱已开始崩裂的地面。我吐出的冰冻的气息朝地面沉下去，虽然也随着越来越强的滞涩感在扩展开来，却并不很快消散，飘荡着。这时我又记起了受冻腐败的观叶植物① 那肥厚的叶群刺鼻的恶臭。我浑身颤抖，催促妻子说：“喂，还是回去接着把早饭吃完吧!”

妻子转身迈出一步时，脚下的冰块裂开了，妻子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双手和两膝都被冻泥弄脏了。过了一个酩酊大醉的长夜，第二天早晨，妻子的平衡感衰退了，所以不仅是物理的力量，就算是只有心理的力量也会叫人一下突然摔倒。大概现在妻子的鼻孔又恢复了对恶臭的记忆，这便使她的平衡感变得越发迟钝了！可以说是枯死在我们东京家里的观叶植物群的亡灵使妻子摔倒的。

结婚以后，妻子在厨房南侧盖了座只有一坪② 大小的玻璃温室，种了一些橡胶树、天南星和各种羊齿类、兰花类植物。严冬的时候，如果有寒流预报，妻子就整夜地开着饭厅的煤气炉，每隔一小时就从床上爬起来，把加了温的空气送进小温室。我曾给出了个折衷的办法：夜里，要么把饭厅和小温室间的间壁留个缝隙，要么在小温室里放个小炉子。但自小就被小偷和火灾吓怕了的妻子却不肯采纳。多亏了神经质的妻子精心照顾，小温室从地面到天棚都被繁茂的植物群遮盖得严严实

① 花卉园艺的分科之一，主要指供赏叶的形态与色彩类的植物。

② 坪：日本面积单位，1坪约为3．3平方米。

实。然而今年冬天，每晚都沉醉于威士忌的妻子很难再从深夜到天明地照顾小温室，而我自己也觉得让醉酒的妻子深更半夜摆弄煤气炉实在很危险。就在这时，传来了今冬第一次寒流到来的预报。我们就像大军压境时人心惶惶的弱小部族一般，等待着寒流的到来。令人难以入睡的寒夜过去了。第二天一早我跑到饭厅隔着玻璃门往小温室里一看，发现所有的植物都受了冻害，叶子上留下发黑的斑点。然而看起来，这结果并不是特别值得诅咒。叶子虽然都受了伤，但还没有枯死。我打开玻璃门走进小温室，这才大吃了一惊，看到了使观叶植物蒙受灾害的真实情况。使我大受打击的是，小温室里弥漫着如同小狗湿漉漉的嘴里的臭气一样鲜活而强烈的臭气。我一度被臭气左右了意识，发现我两边的橡胶树、天南星都带有青黑色深浅不一的斑点，仿佛是站着死去的身材魁伟的男人一样，而我脚下的阔叶兰的乌黑的斑块就像是生了病的狸子。我已没了气力，返回到卧室，一边为皮肤沾染上的狗嘴的臭气感到苦恼，一边倒头睡去。上午当我再次起来的时候，妻子正在吃过了时的早饭，她身上也传来了一阵熟悉的臭气，这臭气向我重演了妻子在小温室里度过的时间。自从妻子开始沉醉于威士忌之后，我们家里所显现出的衰败征兆就不计其数了，但是如此强硬地伤害我们新鲜的感觉，却还不曾有过。我强压下心中的厌恶，再次向玻璃窗对面望去，看见在强烈的阳光中，乌黑的斑点正扩散到叶面，从叶柄开始枯萎的叶子耷拉着，就像从手腕折断的手掌，更加明显地昭示着植物群正一步步走向死亡。

的确，如果山谷四周的森林中所有的树木都受了冻害的话，大概村里人就会觉得他们被上亿条狗的湿嘴里的臭气所包围。这种事态怕不是顺应了日常生活感觉的人们所能抗拒得了

的。想到这里，一种在崩裂的冰柱上失去平衡的感觉，不由地袭上了心头。于是我们都毛骨悚然，沉默不语地回到屋里，在与鹰四在时完全不同的阴沉的气氛中结束了早餐。

过了中午，邮递员送来一封寄给桃子的信，并告诉我们说，寄到山里邮局的小包裹已经到了。包裹里是一种叫做“乐便器”的东西，是妻子在杂志广告栏里发现之后求她东京的娘家寄来的。据产品目录介绍说，它就像是个没有底儿的椅子。把“乐便器”放在普通的便器上，使用者就可以像用坐便器一样、膝上不受任何负担地排泄。妻子想把它送给阿仁，以此把这个“日本第一肥婆”从排泄时由自身重量带来的苦恼中解放出来。只是，问题在于“乐便器”的轻金属管的构造是否能耐得住132公斤+α的重量，而且，能否既不刺激保守的阿仁、又能说服她使用这么个器具，也是个问题。但是不管怎样，“乐便器”的到来，给我们的好奇心带来一丝朝气。于是闷在家里百无聊赖的我和妻子马上走下石板路出发了。

我们正走着，超级市场前异样活跃的人群使我们停住了脚步。依我在山谷时的记忆，这种热热闹闹的气氛直接和祭日的熙攘联系在一起。在稍离开超级市场入口和出口处浓密人群的地方，一些盛装打扮的孩子们正热衷于古老的跳间游戏，这种艳丽喧闹也是与祭日的记忆相联系的。其中有个小女孩穿着件绣着金凤绿凤的红地儿礼服，外面系着银色的带子，背上挂着个金色的铃铛，而且还在短短的脖颈处绕了一圈通红的仿狐狸毛的围领。那一定是粮食紧缺的年代，她的父母以若干粮米为代价才弄到的。小女孩每跳一次，铃铛就大声地响起来，震慑着周围的孩子们。仓库屋檐下垂着通红的垂帘，上面用绿色写满了宣传标语。

魅力的集聚
掀起爆炸性话题的漩涡
3S2D 大受欢迎、众望所归今又举行空前大减价，本年度最后一个特价日
全店暖气开放

“全店都开了暖气，这倒不错嘛！”

“只不过是放几个简易火炉罢了，阿蜜！”妻子说。她已经带桃子来买过很多食品了。

已经买完东西的女人们聚在隔开出口和入口的大玻璃窗（那上面用白色的油漆写着很多商品的特卖价格，所以从我们站着的地方看不到里面）前不想离开。她们中间还有人把额头抵在玻璃窗上隔着白色的数字迷宫向里面探望。不一会儿，里面出来一个农妇，抱着装得满满当当的纸袋，像个印第安女人似的把一块极花哨的毯子从头顶盖到肩膀。她一出来，聚集在外面的女人堆里就刮过了一阵艳羡叹息的旋风。披着毯子，身材矮小的农妇像是被那些围着她伸长胳膊来摸毯子的女人们搔了痒一般，发出昏头昏脑的大笑，连身子都笑颤了。我离开山谷已经很久了，在我看来，她们好像都是外来人，可实际上当然并非如此。这种风俗，只能看作是山里的住户自身表现出的。

我和妻子没有说话，正打算离开，偶然发现寺院里年轻的住持胸前抱着他本人的购物包，从女人们的背后走出来。对方也发现了我们，便向我们走过来，他善良的脸上露出微笑，也倏然泛起了红晕。住持是少白头，精心洗过的泛着银光的短发

下面那双烧成蔷薇色的眼圈和面颊，使他的整个脸都给人一种刚出生的兔子的印象。

“我是来买正月里用的年糕的！”年轻的住持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买年糕？山脚的施主们不送年糕了么？这习惯改啦？”

“现在山脚的人家都不捣年糕了，都是在超级市场用糯米换或者拿现金买了！这么一来，山里生活的基本单位就一个个没了样儿！就像是草叶的细胞都坏掉一样。用显微镜看过草叶吧，菜采子？”

“嗯。”

“叶子的一个个细胞都有固定的形态吧？如果它破了，软瘫瘫地没形了，那细胞就会受伤或者死掉了。这种没了形的细胞一多起来的话，草叶就会腐烂。山脚的生活也是，要是基本的要素一个个都没了形了，那就危险了，对吧？但是我不能劝村里人让他们用祖先传下来的石臼和旧杵再流着汗去捣年糕啊，大家都会猜疑我是为了要年糕才这么说的呢！啊哈哈！”

植物的比喻很强烈地刺激了我们。妻子也很勉强地对住持报以软弱无力的微笑。又有两三个女人从超级市场出口走出来，受到等在外面的伙伴们的迎接。出来的一个女人自嘲似的叹道：“扔货！”那是一个中年妇女，脸热成了红铜色，她挥动着一件蓝色合成树脂的高尔夫球杆玩具，眉根都蹙到了一处，咯咯地笑着。

“她说的‘扔货’，就是‘这么没用的东西’的意思。”我翻译给妻子听。

“虽说是玩具，但在山脚这儿，高尔夫球杆什么的，是没用啊！”妻子奇怪地问，“买它干吗？”

"不是买的，那些人拿的没放进袋子里的东西，像毯子啦、玩具啦，都是奖品。出口的里边有个抽奖台，有很多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那些买完东西的人们聚在那儿就是看着别人的运气呢！"住持把脸背过去，说道。

我和住持在妻子的两边，一起向邮局走去。话题转到那儿千只鸡和青年小组遭到的厄运上来。关于鸡的死，住持已经知道了，但当他听到鹰四为与超级市场天皇商谈后事处理的问题已去了城里时，便怒形于色，责备道："现在才来求阿鹰，当初鸡还没死的时候干吗不和超级市场天皇联络呢？那帮家伙办事总是不对路，什么都慢一步！"

"青年小组还不是一直想尽量能从超级市场天皇那儿独立出来么！即使是在销售渠道上不得不全面屈服于他的情况下。"我发表着一个局外人的中立意见。

"说起来那帮家伙不肯签订把鸡蛋全部直接卖给超级市场的合同，而是希望争取自由在市场、小卖店里开辟市场，结果埋下了祸根。那本来就是不合理的。养鸡场的地皮、建筑物都是旧超级市场业主所有的呀，阿蜜！战后，朝鲜人部落的土地被村里处理给了在森林里被强制劳动的朝鲜人，其中有一个人从同伴们那儿把土地全部买下来据为已有，发展来发展去，就成了现在的超级市场天皇啦！"

我感到深深的震惊。包括阿仁和她家里人在内的山脚的老相识们，在知道了我和鹰四把仓房卖给超级市场连锁店老板的事情之后，也不曾对我们说起过一点点天皇的来历。

"要是阿鹰知道了这些事儿再去跟超级市场天皇交涉就好了。我担心山脚的青年小组是不是给了阿鹰足够的信息。"妻子说。她明显地对那个一直无视我们存在、低声地与鹰四说话

的海胆怪物表示疑惑。

但是，对于鹰四为与青年小组们合作积极出头而可能碰到的小挫折，我只不过是做了些漠不关心的想象而已。村里人在超级市场天皇何许人也这个问题上的彻底的沉默，沉重地压在了我的整个意识上，留给我的余地也只有这么一点点。

“就算他已经归化日本了，可给一个朝鲜血统的男子冠以‘天皇’的称呼，这倒像是山脚人的作风，骨子里透着股恶意。可怎么这件事谁都不跟我说呢?”

“这很简单嘛，阿蜜！一个二十年前被强制去林子里采伐劳动的朝鲜人，现如今神气了，山脚的人们反要在经济上受他的支配，所以谁都不想承认这件事嘛！可是这种感情又不能拿到面儿上来，所以才故意把那个男人叫天皇的。这是山脚的晚期症状了!”

“也许真是晚期症状了吧!”我黯然地承认。我的确从这里感觉到一种相当根深蒂固的晚期症状的表现。也总觉得好像有种莫名其妙的阴暗险恶的东西潜伏在山脚人和超级市场天皇中间。“可自打我回到山脚以后，听到看到的也没有什么预示晚期症状的现象啊!”

“山脚的人们早就习惯晚期症状了！而且还磨练出一套本领来，能把它隐藏得天衣无缝，那些进山来的外来人发现不了。”住持说道。仿佛他正揭穿一个秘密。

“超级市场的天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哪?”

“你是说他是不是坏人？可是直接指责人家的话我说不出啊，阿蜜！如果就那人的生意经而言，说他恶劣倒不如说是这山里的人不好。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还是山里人啊！鸡这件事不就是么。我有时候也觉得挺害怕，怕那个人对山脚下的人

使什么坏。但现在只不过这么点儿事，我也不能说什么。”

“不过，还是觉着挺讨厌的。不知为什么老觉得对整个山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们觉得讨厌极了！”住持的眼神一瞬间便可怕起来。他盯着我，然后又悲哀地说道，“是很难说得清楚的，阿蜜！现在能让人看得清楚的就是晚期症状！”

住持像是戒备着我下一个问题似的，重新抱了一下年糕袋子，急急忙忙地走掉了。

我沉默着快步走下石板路，被落下的妻子小跑着追上来。我们在邮局取了“乐便器”的邮包，又走回石板路。妻子顺便去了趟超级市场，给我们和阿仁一家买了年糕。对于被改成超级市场的仓库，我总抱有一种失调感和抵触感，虽说山外来的妻子与此不无关系，但也构不成什么大碍。作为奖品，妻子抽到个绿色的塑料青蛙，她从超级市场一出来就极其沮丧地抱怨道：“这可是我结婚以后第一次抽奖啊！谁知道……”

解开“乐便器”的包装，就从里面露出一个把两支桨弯成U字形、用支柱连结在一起的简单器具。亲眼见到这个东西了，就感到要说服阿仁使用这个东西可不是件容易事，便不由得踌躇起来。也许阿仁会比那些聚集在超级市场前的女人们更尖锐、更恶毒地叫着：“扔货！”予以坚拒，也许又会胡乱猜疑是我不嫌麻烦琢磨出这么一招儿来捉弄她。

于是，有关“乐便器”用法的说明，我都推给了妻子。趁此机会，我把阿仁的儿子们叫到前院，把他们对那个未曾谋面的超级市场天皇刚刚萌芽的不安的空想一个个地粉碎了，又把捆包裹用的绳头、瓦楞纸收到一块儿拢了一小堆火。孩子们也知道青年小组的鸡全都死掉的事了。据阿仁的儿子们说，为了

不让山脚人来偷死鸡，青年们还在鸡舍周围设了警备。以前的朝鲜人部落被埋进了便于多层式鸡舍和鸡粪干燥的棚架里，简直像令人作呕的蜂窝一样。今天早晨，那些可怜的鸡一只只倒在了各自狭窄的小窝中。阿仁的儿子们和其他小孩子们一起去看热闹，被把守在那儿的年轻人赶了出来。

“那些年轻人发好大的火呀。又不赖我们!”阿仁的大儿子露出无法揣度的温和且狡猾的表情，批评道，“一群死鸡，有什么可偷的。除了那帮发怒的小伙子!”

于是，阿仁的这些精瘦的儿子们一起高声地笑起来。很显然他们的嘲笑中所暗藏的正是山脚中所有大人们对养鸡失败的青年小组那种冷漠无情的客观态度。这时，我开始对青年小组心生怜悯了，他们正受到超级市场天皇这个难以对付的怪物和同样难以对付的山里大人们的夹击。在以S兄的死为高潮的复员青年集团的暴力活动问题上，利用这件事达到某种目的的大人们对青年小组的一般态度，也是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警戒心和污蔑心的基础上的。这些事情都是在我逃到村外，能够客观地回顾村里的日常生活以后，而且是在我也过了S兄死时的年龄的现在，才能有所理解的。以前山脚的孩子们跟大人们相反，喜欢把那些故作粗鲁的年轻人当作偶像来崇拜，但是现在的孩子们对青年小组的态度则和大人们同样冷淡。火堆灭了以后，在冰冻的地面上留下一块泥泞的黑色溃疡。孩子们毫无意义地要把它踩实。

妻子回来了，告诉阿仁的儿子们说：“你们可以进屋了，有年糕吃啊!”可阿仁的孩子们却无动于衷，继续踩着那堆火留下的痕迹。他们对所有食物都持有过分的反感，嗤之以鼻。阿仁总觉得食物上像是长了让人吃苦头的刺一样，诅咒自己强

大的食欲，她的儿子们大概也受了影响；对食物感到厌恶，所以才这样消瘦也说不定。

“阿仁挺高兴的，阿蜜！”妻子说。

“阿仁没生气？”

“一开始，阿仁看到那东西就说你在愚弄她，但后来她知道了是我买的。阿仁真是用的‘愚弄’这个词。”

“哈，那是啊！‘愚弄’这个词，至少在我小的时候，就是山脚的日常用语哩。我们一开玩笑，我妈立刻就会大发脾气：‘怎么愚弄妈妈呢？’对了，那新产品阿仁能用得上么？”

“我想能。只不过阿仁得注意别摔倒受伤。刚才试了那么一下，看情形还挺好的！”妻子报告完了，孩子们还固执地伸着耳朵站在那里不动，可妻子却不肯在他们面前讲些细节，突然说：“阿仁问孩子的事了，我都说了。”

“没法子啊！既然给她拿去那么个东西，那么跟她坦白一些秘密给她挽回点面子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要听了阿仁是怎么说的，大概你就不会这么泰然了。当然了，我并不相信阿仁的看法。”妻子好像在克服某种心理障碍似的说道，“她说孩子的反常现象会不会是从阿蜜那儿遗传下来的。”

灼热的愤怒使我颤抖起来。那一瞬间，它竟能赶跑我头脑中超级市场天皇带来的不祥的阴影。我像是受到来历不明的敌人的攻击，一方面因不安而面红耳赤，同时又尽力调整自我防御的姿态。

“她怀疑的根据其实不值一提！就是，说你还没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抽筋儿抽得很厉害。”见我满脸通红，妻子也红了脸急切地解释道。

"那是看汇报演出会，看着看着就抽筋儿了，还昏过去了。"我在一开始的打击的余震中安不下心来，却还在用舌头体味着已传遍全身的无法消除的余怒。

阿仁的儿子们发出尖锐刺耳的笑声。大概在这既大胆勇敢又含轻蔑之意的幼稚的笑声中，他们对我和妻子心理上的借贷关系就此化为白纸一张了吧。我瞪着他们，可他们仍旧肆无忌惮地笑着、雀跃着，并肩回到他们那肥胖的母亲和年糕那里去了。我和妻子也回到了地炉边。我害怕今晚仍会醉酒的妻子内心深处产生的疑惑将不断膨胀。为了事先除掉这疑惑的种子，我觉得必须和她说说看汇报演出会那会儿突然袭击了我的恶魔的真面目。但是我这些往事的回忆又不能带有冲击力，免得又把妻子推回到陡峭的醉酒斜坡上去。我加了万分的小心告诉她：

在战后恢复举办汇报演出会之前，那是山脚小学的最后一次汇演，经常成为大家的话题，所以那应该是在战争开始第一年的秋天举行的。当时，我爸爸在中国的东北，别说是我们这些孩子，就连当时还在世的祖母和妈妈都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为此，他还卖了地，筹措了一笔资金飘洋过海去了中国，而且每年都有一大半时间在中国度过。大哥和S哥分别上了东京的大学和城里的中学，所以家里就剩下祖母、妈妈，不算阿仁就是我和弟弟还有刚出生的妹妹我们这些孩子了。收到给父亲的汇演请柬后，阿仁就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去了。阿仁背着妹妹坐在小学里最大的教室的第一排中间，我和弟弟在她两边。坐在小学生的木椅子上，腿悬在半空中，这情景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就好像我自己有第三只眼睛能从教室的天花板俯瞰到一样。

在我们前面一米处，用两个讲台拼在一起做了个舞台，高小的学生们就在那上面演剧。开始是头上包着毛巾的学生们（从山脚高小学生的数字来推测，也只不过是十四五个人而已，但在还是孩子的我来看就觉得是个小规模的群体了）在田里劳作。就是说他们在演以前的农民。他们扔了锹，把斧头、镰刀之类的东西当武器开始了格斗训练。领袖出现了，他是山里的一个年轻人，是一个在孩子们看来也觉得相当漂亮的男子。在他的指导下，武装了的农民们练习着取藩阀实力派首级的战斗。把一个黑包当作首级，分成两群的农民们训练互相争夺“假首级”。在第二幕中，一个装束体面的男子出现了，他对农民们训诫道：“不可以斩下实力派的头！”但群情激愤的农民们不听这一套。于是那个男子对农民们说：“那么我来取实力派的头！”黑暗中一个蒙面的男子从埋伏着的农民面前走过，这时那个装束体面的男子猛然向他斩了下去。那个演蒙面男子的是一个学生，从头到脚用黑布蒙住，又在上面绑了一个黑球，所以他看上去比别的孩子高出一截，也显得很恐怖。被斩的男子的“真首级”伴着蠢钝沉重的声音滚落到舞台上，那个斩了人的男子便向藏在一边的农民们怒吼道：“那是我弟弟的头！”农民们揭开蒙面布确认那是死去的年轻的领袖的首级，羞愧地嚎哭起来……

关于剧情，阿仁事先已经告诉过我们，而且这出剧在排练时也已看过多次，所以其中的机关早已熟知了。尽管如此，也不知是在竹笼里装了石头做成的“真首级”落地的那一瞬间，还是在因为“那是我弟弟的头！”这句怒吼声而受了惊吓的那一瞬间，又或者就我记忆中的真实情况而言，其实是这二者合成的最危险的一瞬间，我还是恐慌得哭喊着滑落到地上，抽起

筋来，昏了过去。当我再次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被抬回了家。我听到枕边的祖母对妈妈说：“连曾孙也受血脉影响，真是可怕啊!”由于恐惧心理还在作祟，所以我仍旧闭着眼睛、硬挺着身体，装作还没有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样子。

“我第一次出版翻译作品的时候收到过一封信，是山脚小学一个退休教师写来的，你还记得吧？汇演那会儿，他是学校的首席教员。他是搞数学的，可他正在研究乡土史。那出戏的剧本就是他写的。但是他信上说：那年冬天战争开始了，第二年又变成了国民学校制度，那个汇演的剧本出了问题，他被降格成了一般教员。于是我又在回信里问他：‘我的曾祖父真的杀了他的弟弟么?’他回信告诉我说，那种传说似乎有误，有一种意见认为，正确的史实是我的曾祖父让他那农民暴动领袖的弟弟逃去高知了，他还说他也赞成这种意见。当时我也曾就我父亲去世的详细情况问过他，但最后他回信说：‘关于这件事，我的母亲应该是知道些什么的，但她不仅不希望了解这件事的意义所在，而且还竭力地要忘掉它，因此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打听就这件事的确切情况了。’”

“阿鹰不是想见见那个退休教员么?”妻子说。

“阿鹰的确对我们家每个死去的人的各种秘密和真相都很关心，这是真的，不过，那个乡土史学家是否能满足阿鹰的英雄主义倒是值得怀疑。”我用这句话做了结束。

太平洋战争刚一开始，我的爸爸就跟我们联络说他要放弃在中国的工作马上回国，但此后就去向不明了。三个月后，他成了一具尸体，被下关警署交还给了妈妈。有人说他是在联络船上心脏病发作而死，有人说是临近入港时投海自杀的，还有人说是在被警察局调查时死的，爸爸的死引来无数传言，让人

疑惑不解。但是，去领遗体的妈妈回村后对他的死绝口不提。战后，S兄也曾就爸爸死亡的详细情况追问过妈妈，却遭到断然的拒绝，他因此焦躁不安，甚至直接以此为动机企图带妈妈去精神病院接受检查。

日暮时分，山脚的入口处吹起一阵强风，触怒了纺锤形的洼地。它给山脚的每一家带来一股烧烤了大量肉类的怪异气味，直接引得人身体难受或是恶心反胃。我和妻子用手绢堵鼻掩口来到前院，环顾着山脚的入口处和下方。但我们只能看到袅袅升起的一点点白烟，可它又混入打着旋冒出来的新雾中变得不甚清晰了。我们能看见的只有那白烟刚一从浓重的雾层中升起来就扩散到红黑色沉沉夜空中去的残渣。它以黑漆漆的森林为背景，闪烁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唾沫颜色。阿仁的丈夫和儿子们从独间儿出来，聚集在离我们几步之隔的地方，也眺望着下方的天空。孩子们一次次地抽着鼻子，试图查清那股恶臭到底是什么味儿。在不断加深的薄暮中，孩子们的小鼻子就像是黑色的手指，正生气勃勃地发出声音，显示着自己的存在。村公所前的广场上也浮动着几个正在仰望天空的黑色人影。

夜幕完全降下之后，鹰四和他的“亲兵们”回来了。他们虽然都已筋疲力尽而且还脏兮兮的，但除了一语不发的星男外，鹰四和桃子都是气宇轩昂。鹰四很守信，给妻子买回了半打威士忌。看着那一排瓶子，妻子到底被打动了。他还给星男买了件上衣，给桃子买了件毛衣。他们都穿上了新衣服，也把笼罩了日暮山谷的异样气味像保护膜一样缠到了身上。

“阿蜜和菜采嫂怎么都是一副怀疑面孔呢?”鹰四有意曲解了我和妻子对他们制造出来的臭味的反应。“不过，我们可不是在林子深处出了交通事故的亡灵啊！道冻了，又下大雾，

我们开着离合器不安全的破烂车飞跑。可阿星开得棒极了！他可真是天才！阿星在黑洞洞的林子里开起车来，就像狗用爪子敲出声音来跑在冰冻的路上一样自由。机械文明时代，能够让机械本身也具有动物的第六感官的种族业已出现了！”

很显然，鹰四是想挑起星男的情绪，可是这个年轻的工程师却对此毫无反应。他大概是因为在满含危险的林中大道上疾驰而过于劳神，或者是经历了其他痛苦的体验而耗尽了微弱的气力。

“阿鹰，你的确不是亡灵，可是却很臭！”我直截了当地说。

“那是因为几千只死鸡全都烧掉了，哈，哈！把鸡舍的木板一抽走，成了僵尸的鸡和软乎乎的鸡粪就一起烧掉了。要说那味儿呀，真是不得了！它肯定都渗到我们血液里去了！”

“山脚的人们没发牢骚？”

“当然有了！可我们不理他们。最后，巡警来了，因为我们的火已经变成一个熊熊的大火堆了。但是，青年小组的四五个人在桥头上一站，巡警就灰溜溜地走了。青年们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实力，能够对付警察的实力，一个个都精神抖擞的。几千只鸡死了，又给白白地烧掉了，这次青年小组算是长一智了。这好歹也算是收获嘛。”

“其实你们也没有必要赶跑巡警。就算是胜了一个巡警，可要是警备队一来，你们马上就完了。根本没意义！”星男似乎是又钻了牛角尖，插话道。这让我想起在机场等鹰四的那个午夜，他那种执拗争辩的样子。他是那种即使违背了自己的守护神也要坚持自己成见的年轻人，而不单纯是为了自己守护神的名誉才固执己见的。

“当时已经开始下雪了，从城里或是从海边的城镇到这儿的交通都中断了，所以只要对付唯一的一个巡警就行了。‘你干坏事就给你告警察叔叔！’阿星，你可真是受这种道德教育长大的典型！”

“我没说不能跟巡警斗啊！那年六月，不论阿鹰你做什么，我不是都是支持的么？”星男还在顽强地抗争，“我是搞不懂你干吗为了养鸡小组竟不惜跟巡警发生冲突，我是这个意思！”

一直独自看家里来信的桃子这时抬起头，像对待孩子似的嘲弄起年轻人来：

“阿星是想独占阿鹰才那么说的！也不用再狡辩。阿星，你就像个小姑娘似的嘟嘟囔囔，也不过是嘴硬罢了！快点吃饭睡觉去吧，菜采嫂给我们准备了好吃的！”桃子离间道，语调就像在唱歌。

年轻人用可怕的眼神瞪着桃子，脸色铁青，由于过分激动，他几乎说不出话来，争论也便就此结束。

“和超级市场天皇交涉得怎么样了？”我打听道。从鹰四迟迟不肯转入正题的态度，我已确信了他的回答一定不妙。

“糟透了。今后，山脚的青年小组要想摆脱超级市场天皇更甚的束缚，恐怕得苦战恶斗才行。天皇提出的具体意见就是把鸡全部烧掉，一只不剩。他大概是怕山脚人吃了死鸡会降低超级市场的食品销量吧。我回来后一说把鸡烧掉的事，就有人眼露馋光觉得很可惜。看来超级市场天皇的担心倒是很切中要害啊。不过，我倒是愿意相信通过把那几千只鸡淋上汽油放把火烧掉这种无益的劳动，那些人软弱、愚蠢的头脑中的那些贪婪、任性的根性多少能变成一些强烈、清醒的憎恶。”

“送你去城里的时候，山脚的青年小组想象了一个多么圆满的大结局啊！”我心里愁苦地说。

“他们什么都没想象。他们是彻底地缺乏想像力。所以他们才希望我做他们的代理人能够调动他们的想像力。可是，我没有给他们一个甜美的想像力的点心，而是把他们将如何因饿肚子而受苦这样一个现实揭示在他们布满眼屎的眼前，我就是为了这个才去城里的。哈，哈！”

“你早就知道超级市场天皇是朝鲜人了？”

“今天，那家伙自己跟我说的。他说S哥被杀的那天他还在部落里呢！所以我也有个人理由和山脚的青年小组一起跟那家伙斗下去。”

“但是阿鹰，你和山脚的青年小组欺负那个可怜的山村巡警，无论是公的私的，只要你愿意，还不是照样都能编得出理由？我是觉得阿星的态度是最公正的！”鹰四的话使我对超级市场天皇又有了新的不安，为避免这不安再生出枝节，我又把问题扯回到他和星男的争论上来。

“公正？你还在用这个词么？”鹰四现出一种抑郁的表情，沉默下来，他的表情使盯着他的我都觉出一种荒凉。

于是，刚才一直嘟哝着“好了，吃饭了，吃饭了！”催我们去吃饭的桃子此时终于找到了直接与鹰四说话的机会，就假惺惺地故意装出很感动的样子，说：

“我家人都在看阿蜜翻译的大猩猩的书，他们知道我和那个阿蜜老师家一起住，都很放心呢！阿鹰，阿蜜可真是个在社会上吃得开的人啊！”

“阿蜜已经完全从社会生活中退出来了，可他还是个在社会上吃得开的人！”已经把第一杯威士忌喝下肚的妻子解释说，

“像阿鹰这样的，正是和他相反那一类，这不明摆着么！”

“就是，明摆着！”鹰四把视线从我这里移开，对妻子答道。

“你们的曾祖父、祖父和他们的妻子都和阿蜜是同一类人。我们家可不一样，我们家几乎所有的人都死于非命，可他们都安安稳稳、悠悠闲闲地活得很长。菜采嫂，阿蜜要到九十岁上才能得癌，而且是很轻的癌！”

“阿鹰很想在我们的家族里找出一个典型，并且总好像有些过于心急。”我不是十分强硬地反驳道，可除了星男，似乎没人听到，“如果不是发现他自己就是那个典型的话，那么所有的努力将都只是一种空想，无法成为现实，你说是不是，阿鹰？”

吃过饭后，鹰四把他从超级市场天皇那里得到的定金的一半分给我的妻子，可早已酩酊大醉的妻子却全然提不起兴趣。当我正要将它揣进衣兜里时，他说道：

“阿蜜，我为训练山脚青年小组建立了一支足球队，能不能赞助我们五万块钱？我从城里买了十个球，堆在雪铁龙里了，可是花销太大了。”

“一个球有那么贵么？”我略带寒酸地问大学里曾是足球队员的鹰四。

“球可是用我自己的钱买的呀，可在足球队的候补队员里，有些人每天都要到邻村去当苦力，开始的时候不按天给他们发薪水的话，恐怕他们就谁也不会给我踢球了。”

六、百年以后的足球队

黑暗在黯淡的肉体四周扩展开来，我在睡梦中听见竹子被冻裂的脆响。那声音变成了锐利的钢爪，抓向我睡意朦胧、昏热发胀的脑袋，直抓出一道道印痕。梦里的画面渐渐展开，先是山脚农民的暴动，然后是战争末期山脚每家的大人们都被倾巢动员出来到竹林伐竹那一天的印象，接着又折回到万延元年的新梦。我重新沉溺到深深的睡梦里面。那有着朝鲜人的强健肌体和高深莫测表情的超级市场天皇之流，曾带给我一种烦躁和不安，而今也叫我抛到了脑后。唯一认可的，只有疲惫不安的自己，盼望着把早已安之若素的噩梦做下去……

在新的梦境里面，一群农民身穿草绿色国防服，肩背铁盔，头结发髻，生得极像万延元年的遗民，又颇似战争末期的村夫，正手不停歇，砍伐下满山的竹枪。便是他们，举起竹枪把万延元年的战斗推到了顶峰；也是他们，在飞机和登陆舰装甲的侧翼拼了性命展开攻击。我的母亲也在挥着斧头砍竹根。可她惧怕一切利器，单是把斧头拿在手上，就会吓得贫血，了无生气的脸上汗珠淋漓，两眼紧闭，只会挥动斧头朝竹子乱砍一气。这竹林生得密密匝匝，事故便也在所难免。随即，母亲又把斧头举过了头顶，却连手背带斧柄撞在身后的竹子上，那

斧刃撞得一偏，正打到了母亲的脑袋。她慢慢把斧头丢到了常绿草丛中，又缓缓地用手按了按脑后，再把手移到眼前盯着瞧。那掌心满是血污，红得发亮，活像做法事时点心上涂的红颜色。一种深及肉体根本的厌恶和胆怯，使我冻结。可母亲却恢复了活力，朝我矜夸般地说道：

“受了伤，可算免了训练了！”于是，她理也不理斧头和东倒西歪的竹子，跪伏着从覆盖着常绿草丛的斜坡滑下去。

我和母亲躲进了仓房，山脚那边便有一队人肩扛着竹枪，正爬上石板路来。指挥他们的便是鹰四。可我说不清他的年龄。在山脚，只有他真正到过美国、亲眼见过美国人。因此，既然山脚的村民要用竹枪迎战从海边登陆进攻的美军，他自然成了最可信赖的领袖。可是，这竹枪队却先逼进我和母亲藏身的仓房这边来了。

“正房给毁了，仓房可不会烧着的！在万延元年那会儿，也没有烧着嘛！”母亲满头血污，一张大脸满含着敌意，“你的曾祖父还从仓房的瞭望窗里放枪，把暴徒打跑了呢！”

母亲催着我动手。我手里倒是有一条老式步枪，但我对它却一窍不通。眨眼间，正房就给捣毁了，独间儿也被点着了火。在通亮的火焰里，分明就看见无路可逃的大胖子阿仁，正在地上滚来滚去，源源不断地流出痛苦的体液，活像一只甲虫的幼虫。弟弟指挥着这群暴徒。他仿佛与引导万延元年暴动时曾祖父的弟弟已化为一体，猖狂地向藏在仓房里的我、母亲和那些家中的亡灵挑衅。他通过足球练习训练出来的那群青年，紧紧地聚在他的身边。以海胆怪物为首的这群小伙子，一律身穿旧式横条睡衣制服、头盘乌黑膨大的发髻。所有的暴徒，都异口同声地向我大张挞伐。

“你这家伙，真跟只老鼠一模一样！”

在睡梦里，我的意识犹如两只健康的眼球飞上山脚的高处。那一束束无线话筒垂下的蛇形管一样的神经，也被它牵动了起来。然而在仓房，我的肉体却只会把那条旧式步枪倚在膝头，于是这肉体便连同那两只眼球一道，被一片挞伐的声音轰到了地上。我呻吟着惊醒了过来。梦里情绪的波动，令我周身震颤不已。既然梦中的景象已经灰飞烟灭，留给我的便只是满载着悲哀的动荡不安，它畸形地增大，几乎要把我压垮。那个方形的坑，而今已埋进了净化槽，又加了水泥盖子，可我却真的怀念着它。身边的妻子睡得像凝固了一样，酒精的残液加上酣然大睡，使得她像孩子似的热烘烘的。而我，我是醒着的，可我的身体却是冷冰冰的。

从洼地的中心登上山脚，便有一条河流流进两边兀立的林间山坡中去。于是，如果你站在山脚入口处的高地极目眺望，会觉得洼地犹如在那里关闭了一样。再上溯过去，河床便成了裸露的岩块，两边铺了好大一片竹林，石板路便从河边开始变成了一条陡坡。一些人散居在坡道两侧，洼地人管他们叫“乡下”人。那洼地呈纺锤形，像楔子一样伸入林中。这条裂缝与竹林交成直角，使竹林变成了分隔洼地和“乡下”的一条宽带子。那一次，山脚的人们佩上竹林里砍来的竹枪，在国民学校的院子里耀武扬威，县里前来视察竹枪训练的官吏信口说道：

“大洼村的人做竹枪，可熟练了！”就这一句话，竟使得以村长为首的村中元老全都大发雷霆。结果，村长跑到城里抗议一番，终于把那小官吏撤换了事。便是这种突如其来的震怒，造成了不可思议的转变，使得一向驯顺的乡村元老竟能胜利地反抗了县府的强权。对山脚孩子来说，这中间自然带了种

莫测的秘密。那时我还是孩子，我的母亲，就跟在梦里一样，对斧子之类所有的利器一律怕得要死。她带着我，和山脚下的大人们一起，到竹林里去。在那个早晨，身边竹子刺耳的破裂声和记忆中村里大人们的狂怒重叠在一起，使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威胁。直到战后，在上社会课的课堂上，我第一次听到了关于万延元年农民暴动的介绍，那老师一再强调说，农民们的武器是用竹子砍成的竹枪，我这才算明白，战时村长他们何以如此愤愤不平。在战争中间，一想起那次大暴动，山脚所有的人便都觉得承受着一种耻辱，而那片竹林，便是万延元年暴动最为明显的证据。而今，山脚的人们再次被驱赶出来，要砍同样的竹，削同样的尖。那官吏的话重新激起了他们的耻辱，他们自然不能够听之任之。先辈们砍竹是要反叛现存体制，而以此为耻的村长一伙儿人却希望顺应潮流，他们可是效命国家，才把竹子削得尖尖的。他们希望从自己身上，将万延元年的阴影祛除得干干净净。

梦里母亲说过的话，我曾经真的听到过，事隔二十多年，它又重现在我耳畔。父亲死后，大哥大学一毕业就入了伍，S哥也要报考海军飞行预科练习生。母亲怅然，久而久之，竟得上了被害妄想狂症。总是喋喋不休，说山脚那伙人要来袭击我们家，拆房放火。她还说，只要见到有人来袭击，马上就得跑到仓房去，关上门，这必须经常训练才行。我对此颇不以为然。于是，母亲便告诉我，在万延元年那会儿我家遭到了怎样的暴行，拼命要让她年幼的儿子能够理解她的恐惧。

母亲认为，万延元年的暴动，乃是源自于山脚农民无厌的贪婪欲望和强烈的依赖心理。母亲告诉我们说：原来，藩主在流经山脚的河流注入濑户内海的地方建有一座石头城堡。农民

们向那藩主求取“拜借银”却遭到了拒绝。此时，大户根所家把同样数量的钱错给了农民，可农民们却以“贷付利银”和“租地利米”太高为由，去竹林砍来竹枪，先就袭击了根所家，拆除、烧毁了正房。然后，他们又去袭击山脚酿造坊的酒库，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还沿途攻击富家大户，网罗暴徒，径自挺进到海边的城里。要不是曾祖父带了那条从高知运来的枪，据守仓房开枪抵御，怕是连仓房也要叫这群暴徒攻占了。至于曾祖父的弟弟，他成了被山脚狡猾的农民煽动起来的那群小伙子的中心人物，还妄称整个山脚的“首领”。他们先是前去交涉“拜借银”，一经失败，便立刻变成了暴徒们的头目，站到了暴动的前面。从根所家内部看，他既然将自己的家也要拆除烧毁，可见他活脱脱就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疯子；而我的父亲，偏要到中国干一种不可思议的工作，破了财，丢了命，可见他是继承了家族里这种疯狂的血脉。尽管大哥读完法学系找到了工作却又参了军这不是出于自愿，应另当别论，可是S哥却是心甘情愿地报考预科学校的，八成通过父亲，他的身上也流有了曾祖父弟弟一样的血液了吧。他真不是我的儿子！母亲这样说道。

“可你的曾祖父真是好样的！暴徒们只有竹枪，可他倒把步枪准备好了。他盖的仓房，打也打不坏，烧也烧不掉。他就在二层楼上往外边打枪！蜜三郎、鹰四，你们哪个能像你们曾祖父那样啊！”

这话里的教育意味简直太强了。只要我默不作声，母亲就会执拗地唠叨个没完；可要是我迫不得已，说一声我会的，母亲便会还我个满腹狐疑的冷笑，然后闭上嘴不再说话了。

有一位老教师与我有过书信往来，他是一个乡土史学家。

谈及暴动原因，他对我母亲的意见不置可否。他这人总是持有科学态度，强调在万延元年前后，不光在本地，整个爱媛县到处都有各色暴动，将这些力量和取向综合为一的向量，便是维新。他指出，本藩唯一特殊的事件，乃是万延元年的十几年以前，藩主临时兼任寺社奉行官，结果把该藩的治理引向了邪路。自此以来，便向城乡的土豪征收叫做“万人讲”的日钱，向农民征收“奉献米”，再征收“追加奉献米”。在书信的末尾，这位乡土史学家引用了一节他收集的资料，说：“夫阴穷则阳复，阳穷则阴生，天地循环往返，无不流变。人唯万物灵长，苟治政失宜，民穷时蹶，变故岂不生哉！”这革命的启蒙主义挟着一种力量。我倒是无所谓，可鹰四的情感却受到了相当的激励。正如妻子所说，要不是那退休在家的乡土史学家得了癌症、心脏病什么的，鹰四八成应该去见见他。而我呢，梦中也罢，醒来也罢，我终究不会加入暴徒的一伙，纵然躲到仓房，也不会用步枪开战。我就是这样一种宁愿恪守精神的人，所以我不会与暴动发生任何关系。可是鹰四，他的人生目标则与我截然相反，至少在我的梦里，这种希望已经达成……

独间儿那边传来了一阵响声。大概是那个得了过食症的中年妇人叫噩梦吓醒过来，便在黑暗中爬起身，找些可以充数却缺乏营养的食物填填肚子吧。正是半夜，我在黑暗中伸出手，去摸那瓶妻子喝剩的威士忌。这时，我的手指碰到了什么冰冷的东西，活像掏空了肉的蟹壳。我把枕边的手电筒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一个油炸沙丁鱼罐头的空罐。我一边留心不照到熟睡中妻子的脑袋，一边移动着那很小的光圈，找到酒瓶，便就着电筒的光亮喝起酒来。我努力回想昨晚妻子是不是就着沙丁鱼喝过酒，却怎么也想不起。妻子喝酒的习惯如今着实已经变

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看见她叫威士忌灌得醉醺醺的，我不过是像看她抽几支香烟一样，早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我喝着威士忌，不住地看着那个油炸沙丁鱼的空罐。罐上开了个爪型的小窗，一柄小叉子固执且端正地直立在小窗中央。罐身外侧的马口铁上积了一层白花花的油脂，可罐里面却是镀了一层金黄，吃剩的油脂和鱼屑薄薄挂在上面，依稀闪动着光泽。妻子用那柄不很结实的开听钥匙把罐盖卷将起来，再把铁筒一层层紧紧卷到罐子边缘，端详着罐里一条条沙丁鱼纤细的尾鳍，她一定会感到一种原始的喜悦，如同破开牡蛎的外壳，取出肉来吃进肚里一样。她会一边吃沙丁鱼，一边用她那叫鱼油和鱼屑弄得脏兮兮的嘴唇啜饮威士忌，还会把自己抓鱼的三根手指舔上一舔。从前她的手指没有力气，所以开启油炸沙丁鱼罐头往往是我的活计。自从她惯于独自酣醉以来，手指也变得有了力量，可我觉得这反倒是一种荒废。于是，面对一天天肥胖起来的妻子，我涌上来一股怜悯和郁郁的无名怒火。我闭上眼睛，灌下一大口威士忌，好把怜悯和愤怒都丢到刚才的那个洞穴里去。那酒灼烧着喉部的皮肤，也灼烧着胃和脑子里的黑暗，我便沉入了没有梦境的睡乡……

早晨，鹰四和他的亲兵们打算把山脚的年轻人召集起来开始练习足球，便跑到正放寒假的小学操场去了。我和妻子也感到一种焦灼的空虚，仿佛我们也必得开始着手做点什么似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我只好唤阿仁的儿子们帮忙，把正房的榻榻米和炉子搬到仓房的二楼，重新捡起曾与我那死去的友人一同做过的翻译。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英国的动物采集家，书中回忆了他少年时在爱琴海度过的愉快时光。我那死去的友人发

现了这本书，便爱不释手了。见我开始工作，妻子也捧了本旧版的《漱石全集》来读，那是找炉子时从正房的小仓库里一并拿出来的。我们便是这样打发着时间。

友人那刚毅的祖母曾打算把友人译完部分的草稿和笔记都托付给我，然而葬礼之后，亲戚们却反对迭起，结果他写的东西竟全被烧掉了。他的亲戚们生怕从他留下的手稿笔记里面再跳出一头满头血红、全身赤裸、肛门里还塞根黄瓜的怪物来，威胁到生者的世界。我却从不认为这就能掩盖住映照在焚烧书稿笔记时的火焰上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氛围。然而我并没有全然从那个怪物的阴影里摆脱出来。为重新翻译他负责的那部分书稿，我阅读他用过的那本还留有他眉批旁线的企鹅丛书版原著，却发现那里面好像安排了许多捕捉我的陷阱。比如说，有一章描写希腊的一种喜食草莓的龟类，友人便在该章的余白处从动物年鉴上临摹下三平方厘米的小龟素描图，这分明表现了他至为柔和稚气的幽默。至于下面的一段文字被他加了旁线，则令我仿佛又听到了他的声音——他开始说："那，跟我说再见吧。"他讲话时声音颤抖，两行热泪流到满是皱纹的脸上。"我发誓，我不哭！"他挺起肚子，抽泣个没完。"可好像要告别我真正的家族啊，我觉得你们真的像属于我的一样！"

妻子一直在不做声地读着漱石，仿佛也总能读到什么东西便得她心旌摇荡。她拿走我正用的辞典，查找漱石写在文章里的英文，尔后，她便说道：

"漱石在修善寺叫胃溃疡闹得够呛，可你知道，他在日记里还用了不少英文词和成语呢。我觉得用这些词形容你最近的样子，倒挺合适的，像什么无精打采，虚弱状态，无痛的，消

极被动，善良，安宁，平静。[1]”

“什么？无痛的？[2] 你觉得我现在一点也感觉不到痛苦？我累得要死，想干坏事也没有力气，大概这就叫做疲惫得只剩下善良了吧。可你真能相信我是一派安宁[3]？”

“至少我看是这样，阿蜜。我们结婚以来，你可从来没像这几个月这样沉静下来过呢。”妻子坚持说。她的话里，带着嗜酒人清醒时夸张的冷静。

我努力控制住自己，不去细想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幻境：我一天比一天沉静下去，一直到达动物的极限，最终变得像一棵蔬菜那样全然沉静。我读过一篇故事，说是室町时期有个老和尚盼望自己变成具木乃伊，于是他便计划开始减少饮食，以使自己进了坟墓之后，只要一停止呼吸，肉体就立刻开始干燥。在这秋日的黎明，我过了足有一百多分钟的穴居生活；于是，由于扮演了一个如此反动物性的人，我才觉出一种难以抵御的死的诱惑。带着深切的恐惧，我从那里折返回来，相信自己已经重新开始了日常的生活。但是在妻子看来，我现在的一举一动，与那会儿一动不动在净化槽的坑里、抱着热烘烘的狗，屁股弄得透湿的情形实在是毫无二致。于是，一种耻辱感渗进我老鼠一样的全身，渗进所有毛细血管的各个角落，让我羞愧难当，周身发热。如果这在妻子看来也是显而易见（尽管她总是酩酊大醉，自我封闭），那么，我要遇到“期待”的情感，恐怕真正是难上加难了。新生活？草庐？它们怕是不会光顾我了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原文为英文。
③ 原文为英文。

吧。

“你真觉得开始了一种新生活?”

“你知道么?新生活呀，就是我要把威士忌接着喝下去!山脚这里能搞到的酒质量太差，味道也太冲，可瞒不了人啊!”对于我的问话，妻子单单理解成意在刺伤她的讥诮。于是她也便锋芒毕露，挑战似的回答。“阿鹰倒是倡导过新生活，那可是对你阿蜜，哪有我的份儿呀。”

“是啊，这可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萎靡地承认道，“可关于你的酒精嗜好，我倒真想弄个清楚呢。”

“对于我现在的酒精中毒，我要么把它看成是自然流逝的青春体验的一种，要么，它是我一天天变老变糟的最初表现，让我觉得至死都要附合它。我酒精中毒的根源是受我妈遗传，而且，我也不是睡一宿觉就把前一天的忧愁都忘掉的那个年龄了。所以，还是后面那种说法才是对的。依我的年龄，每当我的皮肤上出现新的皱纹时，我就会觉得自己该和这皱纹一道等死了!”

“要是你是赌气才故意这样说怪话，那你就错了。到你的年龄，早不该缩手缩脚的了。要想再生个孩子，那么在今年之内就得把这决心下了，到明年，可就来不及了呀!”

我马上就为自己的话深深地后悔起来。即便是对我自己，这话里的毒素也是太强了。我们一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妻子那让泪水而不是威士忌弄得像李子似的眼睛里带着可怜巴巴的敌意，盯着我，说道：

“你说来不及?要是我们发现到了这个时候，没准儿我们彼此会更加和气一点呢!”

“去看阿鹰他们练习足球，怎么样?”我带着自己的厌恶，

打算回避开去。

“那，我就去给足球队做午饭了，阿蜜。这样干起活来，或许能见到些新生活的希望，山脚丑闻的迷雾也会少一点吧。”妻子像是在嘲讽自己，也像是在嘲讽我，说完就转身到正房去了。她说的山脚丑闻，便是山脚广为流传的一个谣言，说根所家老三的媳妇因为酒精中毒，已全然丧失了能力。在超级市场，这话竟传到妻子自己的耳朵里来了。

妻子能够这样反驳我的话，这让我感到，她用以对抗心中崩溃感的意志还没有完全叫酒精的破坏力溶解干净。我本该伸出手去支撑妻子，可我自己却有了一种崩溃感，让我几乎站立不住。

“你这家伙，真跟只老鼠一模一样！”仓房里满屋的亡灵这样叫个没完。我对这叫声充耳不闻，专心翻译。我感到远处传来踢球声和喊声，可是，这又仿佛是我的耳鸣。

过了中午，阿仁最小的儿子来喊我，说寺院年轻的住持来看我了。一回到正房，我就看到土间满屋都是一股竹叶味儿的水汽。灶上架着一口大锅。妻子刚从锅上把旧得要命的蒸笼取下来。那水汽直把阿仁的两个儿子裹到头顶，也把住持罩到胸口，他们却还在看妻子不停地干活。叫我来的那个孩子喘着粗气跑到两个哥哥身边，也隐在水汽里。

在火光映照下，妻子的脸直红到耳根，她正要伸手去拿蒸笼里的东西，阿仁的儿子们炫耀般地齐声警告道：“烫手！烫手！”妻子便像被弹了一下似的，迅速用手指捏住自己的红耳垂。那些孩子们则带着善意，大笑起来。

“做什么呢？”见身陷水汽的妻子已平静如初，我也插进这一片喜气洋洋的氛围当中，问道。

“粽子呗。是阿仁教我的。孩子们还到树林里采了些竹叶呢！”妻子的声音与刚才在仓房里全然不同，显得怡然自得，充满活力。“好像我的粽子做成功了，阿蜜。记得竹叶包的粽子么？”

“在山脚这儿，只要到树林里去砍树，历来就是带粽子吃的。阿仁的父亲是职业伐木工人，所以阿仁的做法肯定是正宗的。”

那“正宗”粽子足有两个拳头大。妻子把粽子分给大家吃。我和住持剥着带有热水滴的竹叶，一面在盘子上把粽子弄成小块吃起来。阿仁的几个儿子，他们将粽子在湿漉漉的手上摆来弄去，十分高明地从角上吃起，以免破坏粽子的形状。那粽子是一块糯米，用酱油调味，再放入猪肉和香菇末。至于包粽子的竹叶，虽说边缘枯干难看，但在现在这个季节，就算是这样的竹叶，孩子们也一定花了不少力气才采到它，而且还要克服点恐惧吧。见阿仁的孩子们吃粽子的方法如此巧妙，我越发坚信：山脚孩子们不愿意冬天进森林的习惯至今也没有改变。

“粽子好吃极了，就是有股子大蒜味儿。至少我在山脚那会儿，粽子不必说了，山脚别的食物也全都不加大蒜呢！”我对妻子批评道。她正把蒸笼里剩下的粽子倒在一只浅长的木箱里面——我记得那木箱叫模棱箱。想来那蒸笼和木箱，都是按照阿仁的叮嘱，从仓库里找出来的吧。

“怎么？”妻子一脸的怀疑。“阿仁特别嘱咐我加大蒜呢。去超级市场买肉时，我就把大蒜也捎回来了。”

“阿蜜，这可是山脚风俗演变的典型例子呀！”住持恭恭敬敬地用手指头夹起一块粽子，说道。“战前，村里的生活同

大蒜压根儿没什么关系。差不多所有的人，八成光是知道大蒜这种植物的名字。可战争一来，那帮朝鲜工人过来砍树，建起了部落，他们倒吃这种叫什么大蒜的臭乎乎的草茬子，这些家伙真叫人瞧不起！就这么着，村里人才知道有大蒜了。阿蜜，这些事你遇上过吧。村里人逼着朝鲜人去树林里砍树，那会儿他们要显示显示自己的优越，就说什么，不拿上粽子当干粮就不能进林子，心眼儿多坏！这么一来，朝鲜人也做上粽子了，可他们按照自己的口味，开始把大蒜也加了进去。这再反过来影响了山脚做粽子的方法，闹得村里也开始用大蒜来调味了。村里人只会虚张声势，他们有什么主见！这样，山脚的风俗自然要改变啦！从传统上说，村里本来不用大蒜做调料，现在它在超级市场倒成了抢手货了，难怪天皇背地里要乐得够呛了！”

“就算没有主见吧，可它叫我做的东西成功了，倒也不错嘛！”妻子反驳道，“不合传统又怎么样！”

“当然成功了！就算按感情打分儿，比起妈妈做的粽子来，你做的可要好吃多啦！”

“真的，真的！”住持也附和着我的夸奖。不过，妻子还是那样满腹狐疑，瞥了我们一眼，毫不示弱。

住持困惑不解地把那张教科书似的善良的小圆脸皱成了一团，朝着我说道：“我倒是饱餐了一顿，其实我是来送这个的。你大哥有个笔记本，S先生死以前放在我这儿的，这会儿找出来了。”

“咱们到仓房二楼去说会儿话吧。我又不练足球，一个人闷得很哪！”我不光想给住持打气，也想引他与我聊聊天。“你不是对万延元年的暴动很有兴趣么？”

“我倒了解过暴动的情况，还做了笔记呢，对暴动来说，

阿蜜的祖上当然最重要了，可本寺的祖上，虽说没什么血缘关系，但作用也不能低估，可以说仅次于你的祖先啊！”年轻的住持从窘境里解脱出来，欣喜中夹杂着明显的热情。

妻子对住持自我意识中这种微妙的反应理都不理，忙不迭地指挥阿仁的儿子们给他们的母亲送些粽子，再到小学操场上叫星男开上雪铁龙来拉粽子。我和住持正打算离开正房，这时，妻子还在不依不饶地说呢：

“下午我也去看练习足球，阿蜜。听听他们对加了大蒜的粽子怎么说。”

十分客气的住持和我往仓房走去。满嘴喷着大蒜味，活像幻想影片中怪兽喷出的火焰。住持带来的大哥的笔记本，是订成的小本子，包着紫色的封皮。对我来说，大哥与我们固然是亲人，然而却相当疏远，仿佛他总是住在城里的宿舍或是东京的公寓，假期也难得回家看看。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却只有这样一桩：他大学毕业不到两年便战死了，山脚的大人们每每引以为戒，觉得让儿子接受高等教育简直是白白花钱。我接过笔记本，将它放在友人留下的那本企鹅丛书上面。我能感到，我没有当着他的面读这本笔记会令住持很失望，但是实际上，对大哥留下的文字我并没有很深的好奇，倒是有一种模糊却很缠人的不祥预感，让我的心变得冷冰冰的。于是，我决定不去理会这本笔记，径直地向住持问道：

“听我母亲说，曾祖父曾从二楼窗户往外开枪，阻止暴徒靠近。这窗户看上去造得真像射击孔，仿佛这说法倒是真的，可我却总觉得可疑。为什么呢？据说那条步枪是曾祖父在高知旅游时带回来的。就好像万延元年那会儿，爱媛的农民都是用步枪武装的一样！”

"你曾祖父也算这一带的大户了，说他是农民怕是不对，所以有条步枪嘛，也没什么不自然。可是，这条枪八成不是你曾祖父自己从高知带回来的。倒应该是暴动之前从高知潜入山脚的人提供的武器吧。"住持道，"我的父亲解释过，从高知来的那个人就住在寺里，他通过当时的住持说服你曾祖父还有他弟弟，引发了暴动。这个潜入的人，不能断定他肯定是个土佐藩武士，可是至少，他是林子那边来的人。他通过住持和你曾祖父还有他弟弟见过面。他大概是扮成行脚僧从树林那边过来的。当时的情形完全是动荡不安，大家觉得暴动能动摇本地的政权，只要对此有利，那时就允许树林那边的势力派来的工作者来进行活动。不光山脚，整个藩内都是如此啊。住持和你曾祖父都认为如果不举行暴动，山脚的农民就得不到拯救，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那时住持保持中立，而大户们都倾向于当局；不过，要是农民被完全消灭了，他们肯定也是在劫难逃。因此，他们苦心孤诣的问题核心，就成了何时发动暴动、以及发动多大规模的暴动这两个方面。看起来最为明智的发展该是这样：在事情恶化、大户受到集中攻击之前，便让他们把暴动积聚的暴力能量宣泄出来，将山脚的暴力减小到最低限度，残部则转移到城里。为发起暴动，需要一批领导人，然而不管暴动如何成功，这些领导人都一定会被捕被杀。既然命中注定要牺牲，那么怎么选领导人就又是个问题。暴动中间，他们不光要领导山脚，还要掌握从这边到城里所有农民的领导权，于是，大家就都盯住了你曾祖父的弟弟训练的那批青年。他们中虽有几个继承土地的长子[①]，但多半是农家的次子、三

① 日本封建时代是长子继承制，只有长子才能继承家产及土地。

子，他们得不着土地，是一群没有目标的多余人。这些多余的青年就是牺牲了，对山脚也不会造成什么打击，而且反倒省去了不少麻烦！”

“看起来，曾祖父的弟弟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树林对面来的人、住持和曾祖父这些暴动领袖当枪使了？”

“但是可能只有你曾祖父的弟弟自己得到了秘密约定，暴动之后便从高知脱身，再前往大阪或是东京。我想，该由树林对面来的那个人负责执行这个约定。阿蜜，你不是也听到有传言说，你曾祖父的弟弟逃出树林跑掉以后，还更名改姓，在维新政府下面做了大官么？”

“照这么说，曾祖父的弟弟从一开始也就成了叛徒了呀。看来我算脱不开叛徒世家的干系了！”

“哎，阿蜜，哪能这么说呢。你曾祖父之所以在自己的兄弟领着山脚的农民来攻击时动了步枪来防卫，是因为他怀疑他弟弟是不是遵守他们兄弟商量好的约定，不烧仓房。要是根所家安然无恙，没受一点攻击，藩里当局肯定会对你曾祖父追究责任，就算正房什么的必须给毁掉。我想，你曾祖父不把树林那边提供的武器交给那些年轻人，而是留到了自己手里，这也是他的怀疑使然。现在看来，这场暴动一直持续了五天五夜，结果，使农民的要求被接受，奉献制度被一举废止，而且向藩主进呈这个制度的儒者也被杀掉了。这以后，你曾祖父的弟弟他们在仓房拼死抵抗，是不愿同志中间再有谁牺牲啊。暴动中，这些领袖们想必围绕你曾祖父的弟弟是产生了一种连带感的。”

暴动结束以后，曾祖父的弟弟他们把自己关在仓房里，拼死抵御藩里来的搜查官。他们全副武装，焦躁不安，在仓房里

烦得用力砍房梁和门框，留下无数的刀痕。我童年时，这一条条刀痕常常引发我充满杀伐的幻想。那些山脚的农民，昨天还在服从他们的指挥，今天却连口粮食连口水也不肯帮他们，害得这些身陷重围的人孤立无助，偃旗息鼓，终于被骗出仓房，就在现在成了村公所前面广场的那块高地上面横遭斩杀。而直接安排策划，把仓房里这群饥渴交迫的青年骗到了外面的，正是我的曾祖父。他让山脚的姑娘们换上好衣服，在仓房前面烧火做饭，待青年们喝得大醉，昏睡过去，他又带着搜查官突然向他们发动了进攻。祖母总喜欢得意地大讲这个故事，好炫示一下根所家的前辈竟有如此机智，记得我母亲说过，她嫁到山脚那会儿，有一个曾祖父施诡计时用过的姑娘还活着呢。在杀戮的时候，单单曾祖父的弟弟免遭毒手，逃进树林跑走了。诚然如那年轻的住持所说，他与暴动的同志之间有那么一种连带感，然而到头来，他甚至连这一点也弃之不顾了，所以作为一个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人，我终究无法得到有效的慰藉，尽管住持的话言辞恳切。曾祖父的弟弟，在他独自逃进森林的时候，不曾驻留林中的高处，回首眺望那片洼地，凭吊他那些从醉乡里惊醒过来、在山脚高地上横遭砍杀的可怜的同志么？还有，行刑时，我的曾祖父，他是亲临现场，还是只是登上石墙，远望这幅惨景了呢？

“至于说你曾祖父的弟弟十吗要开始训练山脚那群青年，它的直接起因还不是因为咸临号启航去了美国！”年轻的住持机敏地觉出了我的抑郁，便改变了话题。他的心灵何其纤细敏感啊。然而，在妻子私奔之后，尽管山脚盛传了关于他的各色流言甚至说他是个丧失了机能的人，可他硬是顶着这些肮脏的中伤活下来了。

“你曾祖父的弟弟听说你曾祖父在高知见过的那个约翰·万次郎又要乘着他的咸临号去美国了，他当然会觉得很痛苦，因为树林那边的那些渔民的儿子已经在新天地里展开了冒险的生活，他却还被困在这狭隘闭塞的山脚里。那一年的初夏，他听说幕府已经允许从本藩进军舰操练所学习，就通过寺里的住持做些工作，以被选中。我的父亲说他读过他申请书的副本，到寺里仓库去仔细找找，恐怕现在也找得到呢。一个乡绅大户的次子，深入到下层武士中间，在当时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知道，那正是树林对面乡绅的儿子们大搞尊王攘夷激烈活动的时代嘛！不用说，你曾祖父弟弟的活动没有成功。这倒不是因为他缺乏能力，而是因为本藩实在没有把人送到军舰操练所的冒险精神。他满心的愤怒得不到发泄，于是就成了村里青年的首领，策划一些特殊的训练，干上一些替农民向藩主申请“拜借银”之类的反政府的事情。从森林那边来的工作者、住持，还有你曾祖父，也就开始留心这个危险的年轻实力派了。我研究的结论就是这些了。”

“至少在我听过的万延元年故事里，这个想法算是最迷人的了。”我承认道，“想一想战后没多久，S哥就在朝鲜部落给人杀了，好像在那件事里，山脚那些粗野的小伙子起的也是这样的作用。你让我弄懂了不少事情。”

“说真的，”年轻的住持也坦率地承认道，“在冷眼旁观朝鲜人部落事件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种智慧，用它足以解释万延元年的那场暴乱。在S兄的举动里面，有那么一个症结，让人不能不想到，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一定想的是万延元年。我觉得，把万延元年与1945年夏天联系起来，怕不能单单说是什么牵强附会哟！”

“你的意思是，S哥一直想着我曾祖父的弟弟是负责暴动的人里面唯一逃掉了处刑的人，他自己才要在参加袭击朝鲜人部落的同伙中担当唯一被杀的角色的？对死掉的S哥，这实在是最体面的一种解释。”

“我是他的朋友嘛。”年轻的住持那少白头下面的一张小脸上羞出了红晕，“帮不上什么忙的朋友。”

“好像鹰四也和S哥一样，盼着在万延元年事件影响下做点事情。从今天开始，他要把山脚的年轻人召到一块儿练足球。恐怕他是觉得，在曾祖父的弟弟砍倒树林建造的练兵场上训练青年，这种行为有很大魅力吧！”

“可现在，不可能再爆发万延元年那样的暴动了。像战争刚结束那会儿，朝鲜人部落和山脚人之间大打出手，连警察也无法干预，那个时代也早就过去了。现在是歌舞升平，任你多少个阿鹰也煽不起暴动，这才真叫平安无事哩！”住持又恢复了他平日里的微笑。

“对了，这个笔记本里有没有什么东西与这种歌舞升平格格不入？”我趁住持微笑的当口道，“要是的话，倒是给鹰四才好吧。根所家人的这些性格中，我继承下来的只有一种，就是绝不愿意从万延元年事件中得来任何孔武勇猛的启示。我做的梦也都惨兮兮的，在梦里我从没与曾祖父那壮烈的弟弟融为一体，倒是战战兢兢地把自己关到仓房里，连曾祖父那样开枪也不会，只顾胆战心惊地做壁上观罢了！”

“依你的意思，笔记本还是给阿鹰的好啊。”一时间，住持显得怯生生的，微笑也好像冻到了脸上。

于是，我从死去的友人留下的企鹅丛书上面拿起紫色的笔记本，放进外套的口袋里，和住持一起往小学操场那边去了。

鹰四和他的那群新伙伴，正在那里练习足球。

天空一片晴朗。狂风忽东忽西，围着山脚乱吹。那群少年一声不响，在这狂风中气喘吁吁地认真踢着球。特别是那个身材矮小的海胆怪物，奇大的脑袋上还缠着厚厚的毛巾，疯狂地跑来跑去，一次又一次地摔倒在地。可奇怪的是，没人笑他。就连站在操场周围观战的山脚的孩子们，也完全不像城里孩子看比赛时那样活跃喧闹，只是抑郁认真，不做一声。

鹰四和星男，正在来回跑动的少年中间指导他们。见到我和住持，他们倒是朝这边做了个手势，却丝毫没有把练习停下来的意思。只有坐在雪铁龙上的妻子和桃子，远远绕开踢球的少年，过来同我们搭讪。

“你瞧怪不怪！一个个没有个笑模样，怎么倒踢得热火朝天的！”

“他们这帮人，做什么都是，除了一心一意热火朝天，他们也不会别的招法了！我和桃子，倒喜欢这样认真练球！以后我们每天都要来看呢。”妻子不肯附和我令人沮丧的口吻。

偶尔少年们把球踢偏，球就会滚到我脚前来。我要踢那球，却几乎次次踢空，那球自管飞快地旋转着，扬起一片尘土，最后停下来。车里的女人们冷冷地瞧着我和球，甚至不曾露出一丝嘲笑。倒是那年轻的住持，带着始终如一的微笑，仿佛要安慰我的困窘。然而，他只会使得我沮丧阴冷的心境越发浓重起来。

到了晚上，吃过饭，大家都在炉边睡下以后，鹰四便凑到我的跟前，说：

“阿蜜，笔记本里写的事情真吓人。”他的声音低低的，像是不想让醉醺醺的妻子听到。然而他的话语里面，却有着一

种黯淡的冷酷。我盯着黑暗，免得直接对着弟弟的脸。不用听他继续说下去，我便觉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厌恶了。

“大哥在大学是学的德语吧。他用了一个词在一块干成了[①]！说军队简直是受苦的士兵拼凑起来的。听说有人在中队训练时掉了队，挨了打，就留下封遗书，说对不起中队长，就自杀了呢。那中队长就是大哥呀！他写：‘实际今日之日本苦何？混沌、非科学、无防备，且不易软化。今德意志盛行购物券制——该购物券，盖昭和八年希特勒上台之时已准备印刷矣。唯愿苏联兮，赐我枪林弹雨。日本人沉于泰平毒梦，临此绝境，沐浴战火，已无力自制矣！’他还说，在军队得到的成果只有一件，就是‘忍耐力之略增，体力之增加’。在笔记本里他还写道，他认为读书应‘既广且深，不悖初衷’，还有什么高岛米峰的深呼吸方法之类。他刚记下这样的事：‘海南岛之××队，　队长固可亲污小姐之[②]童贞[②]，其善后处理则必行勿论。而善后云者，自指杀掉[③]矣’，却又写下道德戒律：‘登临富士山顶，亦必积跬步而后止’。他还详细记录了一个莱提岛的土著密探的遭遇：‘队长捕之，令新兵刺击，复行抢掠，则始以军刀斩土民首级’。阿蜜，不读读么？”

“我对那些记录没有兴趣，也不想读，阿鹰。”我粗暴地回绝了，“我知道写的准是这些东西，才给你的。可那里不只是这些吧？那不是些司空见惯的战争之歌么？”

“要我看，可不光是这些啊，阿蜜，你能发现我们的一个亲人，他即便在战场上也能有一种日常生活的感受，可他作恶

---

① 原文为德文。

②②③ 原文为德语。

时却又十分能干。要是我生在大哥那会儿，这该是我写的日记了吧。这么一想，我觉得我又可以从一个新侧面展望世界啦！”鹰四断然反驳了我的评判。纵然妻子正酩酊大醉，那声音一时间也一定让她心旌摇动了。我回头看一眼弟弟，只见妻子也正抬起头来，拼命盯住执拗之极且满而晦暗的鹰四，此时他正一副暴力罪犯的模样。

七、诵经舞的复兴

第二天早上一醒，我就马上意识到，现在我和在东京时一样，是一个人睡着的，我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顾及睡在身边的妻子的目光，可怜巴巴地惊恐不安了，尽管身体某些部位仍然撕裂般疼痛，肋骨深处荒凉寂寥的失落感仍然令我辗转反侧。这给我带来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解脱感，我现在睡觉的姿势是我自己一个人睡觉时惯用的姿势，毫不介意任何人的目光，也毫不遮掩一切脆弱。对于这种姿势的成因，过去我一直是回避探讨的。但是现在我可以认定，那一准是我那病儿的姿势。他被寄养在保育院，去领他的时候，我和妻子茫然低头看去，但见他躺在木架床里，气息奄奄，模样离奇。我怀疑如果医生把婴儿换个地方，婴儿会受刺激而死，但是我们自有把婴儿留在那里的理由：对那惨东西的厌恶会使我们自己也被刺激死的。我们的行为已经无法为自己辩解。如果他死后变成一个厉鬼回来咬杀我们的话，至少我是不想逃跑的。

昨天晚上妻子不愿意过到隔扇这边来，就同鹰四及其亲兵们一起在炕炉旁睡下了。妻子在被酒精烧得发烫的思维运转中发展了我们在仓房二楼围绕新生活和死亡进行的谈话，最后态度变得毅然决然。

“喂，咱们睡吧。把威士忌拿到毯子里来喝岂不更好！”我劝道。这时妻子早已大醉，她并不是有心顾及鹰四他们能否听见，可她却用低沉而清晰的声音拒绝了我。这种事我也希望用小声讲。

“阿蜜，你老像没事人儿似的说想办法重新开始，再生一个孩子，可是想想看，你自己也得来点儿实的呀。你没有重新开始的决心，那我为什么一听到你发号施令，就得像小狗似的钻到毯子里去呢？”

于是，我反而有些坦然，留下了妻子。鹰四从不介入我和妻子这些毫无意义的纠纷。紫红色笔记本上回响着大哥那陌生的声音，这声音支持着他，像个螺丝似的把自己拧进他个人世界的幽深处。我不指望从他的亡灵中受到种种影响，也没有过什么特别的不安，我想把它当成遍地都是的战争歌曲，背过脸去不再理睬。要唤起大哥浑身是血地站在战场上时的晦气形象，还不如在想象的世界里开个洞睡过去来得容易……

我把头埋进毯子里，嗅着自己温热的体臭，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这感觉就像是扒开了自己的内脏把鼻子伸进去了似的。我成了身高1.72米的腔肠类动物，把头缩到腹部，暖烘烘地把自己蜷成了一个肉圈。我甚至感觉得到身体各处的钝痛和失落感就要转化成鬼鬼祟祟又令我内疚的快感。我意识到现在我避开了别人的耳目，自由自在，疼痛和失落感也是惟我独有的。我的快感也正源于此。我也许能够像最低级的生物一样，孕育这种疼痛和失落感，进行单细胞生殖。我是“稳重的人”。我忍受着呼吸的艰难，继续躺在毯子里那暖臭的黑暗中，我试想着这样的情景：自己把头涂成红色，肛门里插着黄瓜，在毛毯温热的黑暗中嗅着自己的体臭，窒息而死。渐渐地，这

种想象还伴着强烈的真实感呈现出清晰的轮廓。

快要窒息的时候，满脸的皮肤都又厚又重，充血发热。我猛地把头探出到毛毯外那清冽的空气中，便听见鹰四和我的妻子正在隔扇那边低声交谈，鹰四的声音中还带着昨夜以来的亢奋。我看见妻子是面朝暗处听他说话的。刚刚睡醒的妻子，也不想掩饰本已昭然的崩溃征兆，然而弟弟的眼中却有一种特别的神情，他这样闯入我们的“家庭”，我的自尊心则不能不受到伤害。鹰四正讲着关于记忆呀，梦中世界之类的什么，这形成了谈话内容的核心，也让我想起了在雪铁龙车里的争论。

“……记忆错误指出来的时候，我实际上什么也说不出，是吧？所以我蔫了，还疑神疑鬼的，可我从足球队员的话里……已经恢复了，菜采嫂。”

“阿鹰，你的记忆……比阿蜜的记忆……”妻子有气无力地说。妻子的这种声音并不表明她心不在焉，恰恰相反，这表明妻子是一个忠实的听众，正对谈话聚精会神。

“不，我并没有说我的记忆符合事实，但那也不是我有意歪曲，至少我还是个在这个山谷里扎过根的人，遵从山谷中所有人共同的期望，这与个人主观的歪曲是不一样的，是吧？我离开村子以后，在我心中培养起来的正是那种共同梦想支撑下的回忆啊。我这小毛孩子在现实中就看见过S哥的‘亡灵’穿着海军飞行预料练习生的冬装制服上衣，在盂兰盆会[①]上跳诵经舞时，一边指挥青年团体，一边同朝鲜人部落的那伙人战斗，最后被打死，被剥去外衣，只剩下雪白的衬衫和裤子，趴倒在地。不是说被打死的S哥的胳膊像正在跳舞似的，腿也像

① 农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为超度祖先亡灵所举行的仪式。

是边跳边跑似的么？它表示充满野性跳跃的诵经舞突然停止的瞬间。诵经舞会是在盛夏的正午举行的，所以让我记忆生辉的那片灿烂的阳光也都是我在现实中的盂兰盆会上体验过的。它并不是袭击朝鲜人部落时的记忆，这个事实是山谷中人们的共同感情被形象化被再现出来的在诵经舞世界的体验。我从这片洼地出来以后，足球队员们也说看见过S哥的‘亡灵’在每年的盂兰盆会上跳着我记忆中的那种舞蹈呢，我不过是在记忆过程中把盂兰盆会上的诵经舞和实际当中的袭击朝鲜人部落时的情形混为一体罢了。这正意味着我的根和山谷中人们共同的感情相系相连，根深蒂固。我相信是如此。在我小时候阿蜜肯定和我一起看过诵经舞，并且他比我年长，按理说应该比我记得清楚，可是在雪铁龙车里争论时，为了有利展开自己的理论，他却有意地闭口不谈。阿蜜也有阴险的一面呢！”

“盂兰盆会上的诵经舞是个什么样的活动？阿鹰？你说的亡灵是死人的灵魂吗？”妻子问道。但我想她已体会出了鹰四话里的本意。鹰四借梦寻根，发现自己的根同山谷中人们共同的感情会紧密相连，并以此为荣，而妻子对此也是充分理解的。

“这个你去问阿蜜吧，要是我把山谷里的事都告诉你的话，阿蜜该嫉妒了！对了，今天你来给足球队做午饭吧？过几天我想把足球队领到家里来合住，新年的时候年轻人聚在一起过几天是山脚中的习惯，我打算在家里过，菜采嫂，帮帮忙啊！”

我没听清妻子的回答，但我明白了，妻子现在显然已经成了鹰四的一个“亲兵”。下午，妻子向我请教山脚中盂兰盆会的风俗。她当然没有提及弟弟说的“嫉妒”这个词，因此我也

丝毫没提早上听到她和弟弟谈话的事，给她讲诵经舞。

从外部袭来、给洼地带来灾难的邪恶势力的典型代表是长曾我部，是山脚居民们要誓死抵抗的敌人，但是又有一种不同的邪恶势力或者是要做恶的东西为非作歹来到了洼地。这对山脚的人们来说，仅靠抵抗和拒之于外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属于山脚住民的成员，每年盂兰盆会时，他们就列成一队从森林的高处沿着石板路返回山脚，并受到山谷中居民满怀敬意的欢迎。我从折口信夫的论文中得知，那些要从森林回来的家伙，便是从森林（也就是阴界）来到山谷（也就是阳世）来活动、有时还要为非作歹的“亡灵”，每当山谷中洪水泛滥久治不退，或是稻热病极度猖獗之时，人们就会认为是那些“亡灵”所为，为了安抚他们，人们便热衷于盂兰盆会。在战争后期斑疹伤寒流行之际，人们曾特地举行了一个祭祀“亡灵”的盛大的盂兰盆舞蹈大会。盂兰盆会的队伍中有些人装扮得像又白又大的乌贼，他们从森林走出来，去吓唬村里的孩子们。那大概是肆虐的虱子的“亡灵”吧。不过那并不是虱子死后变成的亡灵，而是我们祖先中那些生前残暴的人或是死于不幸的善良人的灵魂，在那一年现身成虱子的“亡灵”，逞凶作恶。在山谷中有一位男子是诵经舞的专家，指挥盂兰盆会队伍的准备工作。平常他是榻榻米店的老板，可一旦瘟疫流行，竹林里的隔离医院人满为患，他便从开春就开始筹划下一次盂兰盆会的演出了，而且乐此不疲。有时一边在自家店里干活，还一边同石板路上过往的行人兴奋地高声商量。

每年，排成一列从森林走出来的盂兰盆会的队伍，都要到我家前院围成圆圈跳舞，最后上楼在仓房里落座后又吃又喝。因此要说起观看盂兰盆会队伍，我在山脚的所有孩子中可谓享

有特权。于是，我所看到过的盂兰盆会的队伍里，我记得的最惊人的变化就是：战争时期的一个夏天，突然出现了穿着士兵服装的"亡灵"（那是从山脚出征后战死者的"亡灵"），而且穿士兵服装的"亡灵"一年年增多。有一青年身为国家征用的劳工，在广岛干活时被炸死，他的"亡灵"像通体乌黑的软木炭块，从森林中走出来。S哥死后第二年夏天的盂兰盆会时，榻榻米店老板来向我借飞行预科练习生的制服，我便瞒着母亲只把冬装外衣借给了他们。第二天顺着石板路从森林走出来的一列队伍中就有一个"亡灵"穿着那件军衣，热情奔放地舞蹈着。

"阿蜜，你在雪铁龙里可没说过这件事，这对阿鹰不太公平罢。"

"什么呀！我不是故意不提的。我知道实际上S哥不是山脚里年轻人的头儿，而且我亲眼看见S哥被打死倒下，这印象非常强烈。要我把大家视为英雄的壮美'亡灵'同S哥的死连结起来，我做不到。"

"这就是说，你同阿鹰所说的山脚人的共同感情离得太远了。"

"如果我真是个同山脚隔绝了的人，那么即使'亡灵'要来兴风作浪，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可庆幸的是……"妻子若无其事的话语中隐含着攻击的苗头，我把它捻碎了："你实际看一下诵经舞就知道了，穿着飞行预科练习生制服的'亡灵'，即使真的在圆圈舞中做着夸张的动作，但是在从森林出来的那列队伍中，他也不过是跟在队伍屁股后面的下等'亡灵'。站在队伍最前面的中心人物是那些身穿古装的万延元年农民起义领导者的'亡灵'，也就是扮成曾祖父弟弟的'亡灵'。他们衣

着华丽，观众和其他扮演‘亡灵’的人都对他肃然起敬。”

‘诵经舞是万延元年农民起义以后才形成的风俗么?”

“不是，不是那么回事，以前就有诵经舞，而且‘亡灵’也是自从有人住在山脚以来就一直没有灭绝过吧。农民起义之后的几年或是几十年里，曾祖父的弟弟的‘亡灵’也肯定和S哥的‘亡灵’一样，不过是跟在队伍屁股后面受严格训练的初级的‘亡灵’。折口信夫把这种新‘亡灵’称为‘佛门新弟子’，通过诵经舞这种形式进行的对新弟子的训练则被定为‘入门特训’。跳诵经舞需要扮上妆，猛烈地转动，可以说是相当重的体力劳动，所以，即使姑且不说‘亡灵’自身的训练，村里那些扮演他们的年轻人，也无疑先要受足严格训练。特别是当洼地住民的生活中发生变故的时候，就有人使诵经舞表演者狂放的舞姿大打折扣了。”

“真想看看诵经舞啊!”妻子说道，脸上露出了真挚的向往。

“你不是打算每天去看阿鹰他们的足球训练么? 如果阿鹰真的是把根扎在山脚共同的信念中搞活动的话，那也算是新型的诵经舞了。即使他们身上没有‘亡灵’附体，但是因为他们的自身充分地得到了锻炼，也接受了‘入门特训’，所以，起码能起到诵经舞二分之一的作用吧。至少，通过足球训练受到严格锤炼的那些人到了夏天跳诵经舞的时候就不会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吧。我希望阿鹰的足球训练跟曾祖父在森林里开辟练兵场训练青年队伍有所不同，它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有益于和平。”

鹰四的训练在山谷的日常生活中的确发挥着它的这种作用。这是除夕前一天我亲眼所见的。那天过了晌午，一阵暖风

吹过仓房那牢不可破的窗户，温水一样浸着我，消融了我头上、肩上和侧腰上冻结的冰块，渐渐地我与辞典、企鹅丛书、铅笔融为一体，除了正在继续翻译的我，其他的我都轻烟一般散得无影无踪了。如果工作能经常这样进行，我大概既无劳作之苦，又无大业可成，就这样直到寿终正寝。我一边这样迷迷糊糊地瞎想，一边继续我的工作。这时一声大叫穿透了我和暖松弛的耳鼓。

“有人给冲走了!”

就像钓起没了气的鮟鱇鱼，我的意识像铁钩一般一下子把我软瘫瘫、湿乎乎的身体钓了起来，紧接着我踏着楼梯狂奔下去，居然没有摔倒。独眼的我刚跑下楼，一种后怕便紧张着袭上心头，令我僵立在微暗的楼梯下。同时，我也在想，严冬时节，河流几乎干涸，不可能冲走人的，可是这回，阿仁的孩子们的喊叫声，的确真真切切地带着连续的回声从近旁传进了我的耳鼓。

“有人冲走了!”我来到前院，眼见着阿仁的孩子们像追赶野兽的猎狗一样大叫着从石板路上跑下来，转眼又消失远去。孩子们在船底形陡急狭窄的石板路上跳跃奔跑着，灵巧地保持着身体的平衡，这情景撼动着我心底关于奔跑和洪水冲走人的记忆。从夏末到秋季的汛期里，特别是战争时期森林被乱砍滥伐以后，每年都有人不幸被猛涨的河水冲走，最先发现的人就高声喊：“有人冲走了!”听到的人也会一边发出同样的呼喊，一边成群地沿着河岸一路奔跑下去。然而他们没有办法救助被冲走的落难者。山脚中的成年人徒劳地企望着追赶上流速迅猛的洪水，跑过石板路的小道大道、跑过大桥小桥，在补修的道路上汇合后还是一个劲地往下跑。伴着大叫的奔跑虽然能

够坚持，但是即使是体力最好的人，也还是无法尝试一下具体的救助措施，直到最终精疲力竭地倒下。第二天水量减退后，河边便有穿着消防队员外套的人们，一改昨天激昂的情绪，心不在焉，郁郁不振地把竹竿插进堆积在密草和蒲柳上的淤泥里，开始艰难而又渺茫的行程，一副不找到溺水者尸体绝不收兵的阵势。

我已经确信是自己听错了喊声，我蜗居在这仓房的二楼，从事着也许与山谷居民的生活毫无关系的工作，肉体变得瘫软松弛，但不管怎样，那喊叫声还是引起了我的反射运动，使我又感到我原本就是这山脚集体中的一员，这本身就令我兴奋。我想尽可能地体味这种兴奋，可忽然间分明又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喊声："有人冲走了！"于是我决定信以为真，并采取行动，反正我有足够的时间。

我也曾经是山谷里的孩子。于是我学着自己像阿仁的孩子们那么大时的样子，脚心紧贴船底形的斜坡，不停地挥动胳膊肘以保持身体的平衡，沿着石板路跑下去。下到村公所前面的广场上时，我已经头晕眼花，气喘吁吁，双膝也没了知觉。朝下跑的时候，我耳朵一直能听见自己那一身肥肉上下颤动发出的声音。即使这样，我还是像个在长跑比赛中掉了队的人，伸出下巴喘着粗气，一面担心着那狂跳的心脏，一面向桥那边快步走去。望着络绎不绝跑到我前面去的孩子和女人们，我才注意到这几年来我没跑过一次步。

很快，我就望见了桥边色彩斑斓的人群。从前山脚中的人群多呈沙丁鱼般的灰黑色。一眼望去，人群本身就像是一个坑洼或是一个窟窿。然而从超级市场流出来的粗糙衣料却改变了山谷中人群的色彩。人们正紧张地盯着前方，沉默带着一种沉

重的抵触情绪，网一样笼罩着所有的人。我像孩子们那样，踩在石板路旁的枯草丛上，开始张望斜对面围绕着塌毁桥墩进行的作业。

由于正中央的桥墩迫于洪水的压力倒向了后方，致使它和桥身的接合处像扭伤了的手指头，几个关节向各自不同的方向突出出来。塌裂的混凝土的关节处虽然都有钢筋串连，但也都成了能随意晃动的沉重的水泥块。如果在它某一部分上加力，它们大概就会以巨大的冲击力量相互冲撞发生复杂而危险的旋转运动。然而就在其中一个水泥块上，一动不动地骑坐着一个孩子。他帽子戴得很低，遮住了眼睛，安静得出奇。也许他已经给吓得丢了魂。这孩子就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他是从临时便桥木板的缝隙中滑落下去的，虽然抓住了水泥块，但他的体重却使水泥块晃动起来，所以那惊恐的孩子只有紧紧贴着它挨过这段可怕的时间。

年轻的人们设法要去救这陷入绝境的孩子。他们从便桥的立脚处绕着出事的桥墩，把两根合在一起的圆木用粗缆绳吊了下去。为了避免圆木碰到中央的桥墩，小伙子们光着脚踏进几近干涸的河床拉着绑在中间的第三根缆绳。圆木上坐着两个年轻人，他们正一点一点地向掳获孩子的水泥块靠过去。他们一边向孩子喊着像哄小动物似的什么话，一面在圆木上坐着往前蹭。前面的小伙子刚刚挪到孩子的正下方，后头的人就用双臂搂紧他的腰，并用两腿夹住圆木以保持身体平衡，于是前面的年轻人便拈蝉似的从水泥块上救下了瘫软的孩子。周围响起了欢呼声，就在那一瞬间，孩子坐过的水泥块立刻翻了个个儿，撞到塌散的桥身那锯齿状的一角上，发出沉重的声音，响彻山脚，传入四周的森林。刚才指挥年轻人趴在水泥石块上方的便

桥上救孩子的人是鹰四，这时他站起身，为把圆木上的三个人拉上便桥的高度上去，对拉缆绳的青年们发着新的指令。水泥块的撞击声激越不止，使我无法平静。是的，看见亲人从最险恶的困境中化险为夷，悬着的心是可以放下了。可是假如当时没能转危为安呢？这么一想，我便分明又感到了一种绝望，一种融到这个世界粗暴凶残一面时的更加深重的绝望。如果援救失败，那孩子的身体也和水泥石块一起撞到锯齿般的断面上粉身碎骨了的话，那么，事件责任者鹰四也无疑要被铅坠般的摇摇晃晃的水泥块砸着脑袋自取灭亡。不，也许会有更加可悲而残酷的刑罚落到这个虐杀了山脚共同体中幼小成员的外来男人身上。即使我可以安慰自己说，鹰四毕竟成功了，可一想到这些，我还是抑制不住和胃液一起上涌的恐惧。鹰四干吗要挺身而出？我带着无端的愤怒这么想着，转过身，不再理会那一小堆拥向得救孩子的人们，折回山脚去了。在此之前，一直是足球队的小伙子们把人群控制得秩序井然，使救援工作顺利有效地进行的。曾有一次鹰四夸口说，不怕任何暴力以及肉体上的痛苦，甚至死都不怕，可是，就因为手指肚上渗出血滴来就昏迷过去。现在，我倒是不由得想起了当时他那紧张而不知所措的神情。如果鹰四趴在便桥上目睹那孩子在自己下方五十厘米处摔得血肉模糊，再溅上一脸带着水泥渣和血块的血水，那他还打算哇地一下呕吐出来，从这残酷的现实中逃跑么？身后响起了兴奋的笑声和新的欢呼。在这欢声笑语的威逼之下，我怀着一种与他们的兴奋正好相反的情绪，喘着粗气，快步走着。

“有人冲走了！”

刚才被最危险的洪水冲跑的实际上是鹰四。但通过这件事，鹰四及其足球队大概会在山脚赢得一种力量。鹰四也肯定

会获得自信，感到自己的根已深深扎进了山脚。于是，妻子渐渐看清了他身上萌发的新东西，同时它大概也会使妻子再一次感到我是这么的一成不变。我这才给弟弟对妻子说的“嫉妒”这个词填充上具体的内容。要回来之前，我发现人群后面停着辆雪铁龙。拨开激动的人群靠拢上去，我就能与妻子他们汇合。可我重又不顾雪铁龙，把人群置于身后。“嫉妒”这个词带上新意的电荷，它那劈劈啪啪的火花说，我不想和妻子共同分享弟弟的成功。

一个下肢奇长的男人骑着辆非常老式的自行车，像练慢跑似的悠然地从我身边超过去，然后，轻松地单腿支地，回过头，不以为然地说：“蜜三郎啊，鹰四的领导能力不得了啊！”这是山脚里有地位的人通常的口吻，他们戒备心很强，经常戴着客观冷静的面具狡猾地试探对方的感受。我离开村子的时候，他还是村公所的助理，现在他依旧骑着村公所的自行车。看肤色他像是患上了肾炎之类的疾病，身体肥胖，正神情暧昧地打探我的态度。

“要是失败了的话，鹰四要受罚的吧？”我说，与助理同样冷静的声调里含着厌恶。他一定明白了我对山脚中成人们谈话的基本策略并不是一无所知。“哈！”他发出了这样的一声，语义叵测，却隐含着轻蔑。

“要是鹰四以前也一直生活在山脚，他就不会主动跑到那么危险的陷阱边上去转悠，做出这么轻妄的举动来啦。还是这家伙太不了解山脚里的人哪。”

“哪里，哪里！”他微笑着说。含糊之中带着谨慎和令人怀疑的成分。“山脚的人也不都那么坏。”

“那干吗桥塌了还那么搁着不修呢？”我问他。他推着自

行车和我并肩而行。

“桥？嗯。”他说完就默不作声，很久不再言语，然后用自嘲的口吻（这也是山谷中那些难缠的成年人说话时惯用的口吻）说：“来年春天要和邻村合并了嘛，合并之前，咱村没有必要单独修桥啊。”

“合并的话，村公所怎么办？”

“嗨，助理就不需要了！”他的反应第一次这么坦率。“就是现在，村公所也几乎没有什么活儿干了。森林工会吧，早就五个村合并了。农协又解散了，村公所楼里可冷清了。村长也不愿意干了，从早到晚闷在家里看电视。”

“电视？”

“超级市场在森林高地上安了公共天线以后，就卖起电视来了。买天线使用权要三万块呢！就这么贵，洼地里还是有十家买了电视！”助理说。

尽管村里很多人都经济拮据，可还是有至少十家富裕户安了电视，这并非是他们屈服于超级市场奴役性的支配，而是他们大概要享受消费生活吧，不过，如果相信了年轻住持的悲观意见，那么这十户人家购买电视的费用中可能就有一部分是向超级市场借的。

“都说超级市场的天线接收不到 NHK 的电波，所以谁都不交视听费。”

“是看地方城市的民间节目么？”

“哪儿啊，最清楚的还是 NHK，哈！”助理带着满意的神情说。

“现在还搞诵经舞的活动么？”

“不了，这五年多不搞了，蜜三郎，你家就剩下个看门

的，榻榻米店老板也乘夜远走高飞了！说是因为现在村里盖了新房子，都是西式的，用不着草席子了，哈！”助理话里带着对新话题的戒备。

“诵经舞的队伍在我家院子里跳舞是根据什么定下的规矩？按理说应该是选在村长家里或是山林地主的家里嘛，是因为我家在森林和山谷中间么？”

“那大概是因为你们家姓‘根所’，是山谷中人们灵魂扎根的地方吧。”助理说道，“你父亲在去中国之前在冲绳工作过，还在小学作过讲演，说琉球语里有和‘根所’意思一样的词，叫‘念度靠鲁’，还捐赠了二十只装满红糖的圆木桶呢。”

“我母亲对父亲的‘念度靠鲁’一说不以为然，根本没当回事。还听说父亲也因为捐赠了红糖成了村里的笑柄呢，自己家里都空了，还要捐赠，这是受嘲笑的直接原因吧？”

“不，不，没那个意思。”助理把他没动声色就张开了的充满恶意的网收了起来。“根所——念度靠鲁学说”曾经作为隐晦毒辣的笑话，在山脚里流传了一阵。在村里人们把父亲一生中因为轻率而造成的几次失败当成“消遣”的谈资的时候，这个笑话便是顶尖之作了。父亲则因为二十桶红糖被当成企图独占山谷中的所有亡灵的根的人，受到了永久的嘲笑。如果我走进了助理那关于“根所——念度靠鲁学说”的圈套，他又会和他的朋友们制造出一个新的笑话，说根所家的儿子继承了他父亲的血脉。

“蜜三郎，你不是把房子和地皮都卖了么，是笔很赚的买卖喽。”

“还没正式出卖，阿仁家也住在那儿，地皮大概就不卖了。”

“别瞒我了，蜜三郎！出价很高吧？”助理坚持说。鹰四都和超级市场的经理在村公所办完地皮和房屋的登记手续了，这大家伙儿都知道。”

我下意识地控制着自己身体上本能的反应，沉稳地微笑着，镇静地朝前走去，我脚下的石板路突然变得坑坑洼洼凸凹不平起来。肮脏的玻璃窗上还留着很久以前下大雨时溅上的泥水污渍，窗户后面的黑暗中，老人们和女人们所有的眼睛都以旁观者冷锐的目光紧盯着走累了的我们，而走在我身边的助理就是他们的总代表。四周的森林暮气沉沉，天空也昏沉阴暗似要下雾。我不由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别人的风景，与我毫不相干。我面带沉稳的微笑，这沉稳一如我们那面对现实世界又与世界毫不相通的婴儿。我闭锁住自己，对山谷中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也丝毫不为它所动。对于山谷中的那些人来说，我是不存在的……

“那，我先走了。”助理说着跨上自行车。他又运用了从先祖那里继承来的智慧，觉察出了我态度上的异样并避而远之。但是，他所觉察到的异样，并不是做兄长的为弟弟自作主张卖掉房屋和地产而感到的惶惑。在这个山谷的集体中不可能再有比这类事件更大的传闻了。所以要是助理觉察出了一点苗头，那他准会像山虱钻进猎犬耳朵里一样敏捷地钻进我惶惑的洞穴里一动不动的，然而他在我身上看到的，却是我对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村里所有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的局外人的态度。于是助理心情不畅地跨上自行车走了。他长长的上身因用力蹬车而左右摇晃着，他可能还在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在和一个幻影谈话。对于他来说，我突然变成了一个像远方街镇上的传闻一样不真实的人了。

“那好，助理，再见!”我也跟他寒暄了一句，那声音我自己听着都觉得沉稳而悦耳。可他头也不回，毫不理会我这幻影的招呼，忧心忡忡地伸着头，骑上石板路的斜坡，渐渐远去。我像个透明人，微笑着信步走在陌生的街道上。没能跑到桥下去的小孩子们仰头望着我，在他们满是土垢的脏脸上我发现了与我从前酷似的表情，可我却毫无惊诧畏缩。从被超级市场破坏了的酿造坊仓房门前经过时，也没觉出什么特别感慨。今天超级市场冷冷清清，闲得无聊的年轻姑娘从自动计价器后面用呆滞阴沉的目光望着我走过去。

从美国回来的鹰四对叫喊着从噩梦中惊醒的我来了个突然袭击，说：“你得开始新的生活了! 阿蜜。抛开东京这里的一切和我回四国吧。开始新生活，这可是个挺不错的办法啊，阿蜜。”回想一下，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才感到真实存在的山谷村庄在久违十几年之后又重回到了我的生活中。于是为了寻找自己的“草庐”，我回到山谷。然而我不过是上了弟弟的当，被他在美国放荡生活中日积月累下来的阴郁态度欺骗了。我在山谷中的所谓“新生活”也只不过是鹰四先发制人、为了顺利地卖掉仓房和地产而进行的设计。从这次旅行一开始，山谷于我而言就没有真实存在过。不过我不曾在山谷中留下任何根系，也根本不想扎下新的根系，所以山谷里我名下的房产和地皮等于不存在，弟弟可以用任何计谋把它们从我这里拿走。

刚才我靠着回忆孩童时代掌握平衡的感觉跑下了船底形的石板路，现在又带着不安的艰难登上去。不过，虽然我倒也感到了一种模糊的不安（它源自我那包括这石板路在内的整个山谷都与我无关的想法），但另一方面我也从长大后丧失了与真

我的一致[1]这种罪孽感中解脱了出来，返回山谷之后这种罪孽感就一直挥之不去。

“你真跟只老鼠一模一样！”对于这样非难我的整个山脚，我现在已经能够充满敌意地回敬说：“你们凭什么要多管闲事，对与己无关的人品头论足？”在这山谷中，我不过是一个按年纪来讲有些臃肿肥胖的独眼过客而已，除了我的这种形象之外，山谷中的事物已唤不起其他任何真我的记忆和幻觉，我可以主张过客的一致[2]，老鼠也有老鼠的一致[3]。既然我是老鼠，那么人家说“你真跟只老鼠一模一样！”我就不会有太大的惊讶，那只即使被骂得狗血喷头也目不斜视跑回自己窝里的小老鼠就是我。我无声地笑了。

我一回到已经被弟弟卖给了超级市场天皇的、不属于我也不属于家里任何人的家里，就把身边的用品塞进皮箱。如果鹰四不只是把房子、甚至把土地也卖掉了的话，那他可能还得到了数倍于向我和妻子报告的定钱的金额。而且，他还要从一次性分给我的虚假定金中搜刮走一半以上，捐赠给足球队。我想象着鹰四把如何从我手里夺走房产和土地、如何从虚假定金中取得捐赠的经过得意地向足球队员和盘托出的情景。这是一出伤害了我的滑稽剧。弟弟扮演狡猾的恶汉，我担任迟钝心善的角色，我对足球队的捐赠，恐怕与这出滑稽剧增添了几多幽默色彩。我从仓房里拿回企鹅丛书、辞典、笔记本和稿纸之类的东西，塞到箱子里，然后静待弟弟及其“亲兵们”——这里也

---

① 原文为英语。

② 原文为英语。

③ 原文为英语。

包括新加入进去的妻子在内——回来。我还是回东京过生活去吧，在那里我又将要在黎明时一醒来便能感到身体各处长久的钝痛了。也许我的面孔和声音也会发生变化，像真老鼠一样尖着嘴，并开始声音尖细地窃窃私语。这次我要在后院挖一个只供我在黎明时钻进去的洞穴，就像美国市民拥有核战争避难所一样，我也要有一个观测用的洞穴。即使这个私人避难所使我有机会安详死去，但是由于我并不想不顾别人的死活来据守一个长久生存的据点，所以不论是邻居还是送牛奶的，他们大概都不会憎恨我这个古怪的习惯的。这是我的决断，我不需要我的未来再去寻找什么新生活和草庐了。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带给我一个契机，使我对自己的过去以及死去友人的所有细微言行有更深刻的理解。

鹰四他们回来时，我已在火炉边睡着了。我横躺的姿势肯定清楚地显露出我内心保守式的稳重。我正要睁眼，却听见桃子批评我说：

“阿鹰他们热火朝天大干事业的时候，这个在社会上吃得开的人居然像只老猫似的，稳稳当当、暖暖和和地睡大觉!”

“跟老鼠一模一样的老猫？这个比喻可有点矛盾哟。”我一边起身一边说道。

“阿鹰他们……”桃子脸红得像柿子似的，狼狈之余还想要反驳什么，妻子挡住她说：

“阿蜜一直在人群后面看来着，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阿桃。他没向足球队祝贺一下，就悄悄溜了，想必是困了吧。”

我注意到鹰四正注视着我那只皮箱，它就放在突出来的边上。鹰四依旧紧盯着皮箱，小心翼翼地试探道：

“我看见助理骑车追你去了。在围观我们冒险的观众里，

只有你和助理两个人，没看看得救的孩子就溜了，我也注意到了。”

“助理想问我房产和地皮的买卖怎么样了。阿鹰，赚了一笔吧？”我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常常刁难他时的得意感觉。

鹰四像只粗暴野蛮的鸟，猛地抬起头瞪着我，可在我满不在乎的目光下，他怯怯地移开视线，和桃子一样，涨红了发黑的小脸儿，婴儿似的摇了摇头，怯声问道：

“那，阿蜜，你要回东京吗？”

“噢，回去。我已经完成任务了吧？”

“我要留下来，阿蜜。”妻子毅然插话说，“我想给阿鹰他们帮忙。”

我和鹰四都同样吃了一惊，分别从两边向妻子望去。说实话，我在装箱子时没想过妻子的去留，但也绝没料到妻子会如此主动如此坚定地和鹰四他们留在山谷里。

“不管怎么说，阿蜜，反正你暂时出不了山谷了。今晚有雪。”鹰四说道。当他用练足球时穿的运动鞋鞋尖轻轻踢我的皮箱时，我的愤怒便在知道了弟弟的诡计之后第一次像溶化了的火红的铁水从头上传遍了全身。不过它马上就一走而过，所以我便在大怒之后的怯懦中宽容地做了让步：

“就算是让大雪封住，我也要睡在仓房里，不和你们掺和。上房你们就随便让足球队来往好了。”

“我们会给仓房里的独立者送饭去，阿蜜。”

“后半夜仓房里挺冷的吧？”只有星男对我表示了同情，他也似乎对鹰四今天的成功抱有怀疑，一直闷闷不乐地旁听着我们的谈话。

“天皇说超级市场里准备了进口的煤油取暖炉做展览品，

但是当然一台也卖不掉，买一台来吧。”恢复过来的鹰四说。他脸上闪过一抹阴险的微笑，窥视着我，又加一句说，“钱嘛，有的是，阿蜜。”

刚才我就觉得像是有年轻人在门口干什么，大概是他们见我这样的异己分子占据了火炉旁的地方，没敢进来。没过一会，响起了用锤子在铁砧上敲砸金属的声音。我拎起皮箱要到仓房去，走到前院时，蹲在铁砧四周的小伙子们，懒懒地只把头转过来抬眼望了望我，但他们的脸上毫无表情，呆板僵硬，那一副架式好像是说绝不向我透露一丁点。小伙子们正在往在这里被称作黄瑞香去皮机的铁制小器具上对准凿子使劲用锤子敲打。地上已经摆了几个像鸢嘴似的东西，构造像剪刀，一侧能分开，下侧的部分由把儿中间的刀刃以及尖端弯成直角锋利尖锐的部分组成。把这个器具用成直角的尖端固定在木质部分上，把黄瑞香的树皮夹进去，捋去表皮，这样的操作就叫做“黄瑞香去皮”。地上摆着的鸢嘴似的东西，它的把儿也好，刀刃也好，锋利的尖端也好，都毫不掩饰地露出凶器的威慑。我生出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的心理，却也不再深究下去，走向仓房。现在，对于山谷中将要发生的一切，我都是局外人。

以这个山脚为中心的洼地从及“乡下”都出产优质的黄瑞香。过去砍下的黄瑞香要经过蒸热后剥下树皮，将树皮干燥后扎成一捆的“黑皮丸”，一并收放到我们家的黄瑞香仓库里。把它再拆开放到河水里浸泡，用去皮机去掉黑皮，干燥后它就变成了“白皮丸”，把挑选出来的放到压缩机里制成长方体的造纸用的材料，交纳给内阁印刷局，这是根所家长年的工作，而“去黑皮”便是洼地农家的主要副业。我去收领S哥尸体时拉去的那辆板车就是向农户分发“黑皮丸”及回收“白皮丸”

的运输工具，承揽这种工作的农家要委托山谷里的铁匠铺打制一种特别的去皮机，它的把柄上分别用凿子刻着“光”、“宽”、“雀”、“申”、“乱”等字样的农家屋号。为了保护祖祖辈辈从事这项副业的农户，去皮机的台数是固定的，所以至少到战后的一个时期，拥有刻着屋号的去皮机，便成了山谷集体中一个阶层的象征。我还记得因为“白皮丸”的合格率太差而没收了农民的去皮机时，他们蹲在土间里向母亲苦苦哀求的情景。母亲临终之前把有关向内阁印刷局交纳黄瑞香的所有权利都转让给了农协。当时年轻的人们从正房地板下拿出了那些被没收回来的去皮机，大概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找得见刻着自己父亲屋号的去皮机。既然那鸢嘴形状的东西除了让它作武器外，再想不出什么其他的用法儿，他们当然就每人有了一把刻着祖先传下的屋号的铁棒作为武器。鹰四给小伙子们每人发了一杆那种鸢嘴式的东西，把它作为足球队员身份的证明，并从他这个新集体中把害群之马赶走时，他所采用的方式和我祖父、父亲不是一样的么？然而，这对我来说也是与我无关的别人的工作，即使是出现刻着“蜜”字的鸢嘴状的东西，我也不想接受它。

从仓房窄小的窗户望去，阴森森黑沉沉的，相比之下，远处天边的晚霞像一面浅粉色的墙壁，而围绕着它们的更高远的天空仍是淡淡的青灰色。比起白天阴阴沉沉似要下雪的天空，反倒觉得眼下的天空明亮些。大雪将至的气氛更加浓厚。为了给在前院干活的人们照亮，星男正在修理坏了很久无人过问的檐灯。锤子击打铁器的声音不绝于耳。森林的颜色突然黯淡下来，整个森林一片深绿，微微晃动起来，雪从森林上空飘下，不断落向山谷。我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深深的忧郁。当我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被外部世界完全解放了的时候，我也感到一种

完全与别人无关的自己内心的颓丧。如果这种热情不断昂扬起来，那么，我再一次在黎明时抱着发臭发热的小狗坐进洞里时，我的手将会怎样动作，这便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了。对那天早晨回到卧室后那种永远无法抑止的颤抖和疼痛的回忆再一次将我淹没。新生活、草庐，在这山谷里等待我归来的并不是这些。我又一次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看不到丝毫希望，经历着比弟弟回国前更加深刻的痛苦，我明白这种经历的全部含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个人的体验　　（上册）
作者＝（日本）大江健三郎著　　杨炳辰　　王新新译
页数＝３６４
ＳＳ号＝１１１２８６７９
出版日期＝２００１年０３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